

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編

第二輯

本书系供有关研究工作的内部参考资料请注意保存

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

第二辑

北京大学历史系

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编

•

中华书局出版

(北京复兴门外翠明庄2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17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1/32·11.5/16印张·287,000字

1964年5月第1版

1964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1,500 定价: (9)1.60元

统一书号: 11018·486 63.5.京型

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編第二輯目录

第一編 直隶	1
直东剿匪电存(石印本).....	林学城編 1
第二編 东北	199
洋事記册(稿本).....	嵩崑等撰 199
嵩崑庚子日記(稿本).....	316
庚子交涉隅录.....	程德全等撰 323

第一編 直 隶

直 东 剿 匪 电 存

林学斌編

編者案：《直东剿匪电存》五卷，林学斌編。林氏字叔鴻，福建閩县人，庚子年任天津县减河主簿。全书輯录直隶总督裕祿在光緒二十四年九月十五日至二十六年五月十九日間，为鎮压义和团、保护洋人教民及保护铁路电杆等事，与候补道张蓮芬、提督梅东益、藩司廷杰、臬司廷雍、提督聶士成、直隶各州县地方官，以及山东巡撫毓賢、张汝梅、袁世凱，总理各国事务衙門，督办铁路事务大臣盛宣怀等人往来之电报六百八十一件。从这些电报里，我們可以看出义和团在直隶山东交界处、及京津保地区活动的情况；也可以看出这些貪官污吏們在义和团运动汹涌发展时，积极調兵遣将极力鎮压的凶恶相与惊慌失措手忙脚乱的狼狽相。因此是研究这一地区义和团运动的重要資料。

本书只有光緒三十二年石印本，今已不易見到。这里把它全部采录进来。原书无目录，为了便于查检，我們編了一个詳細目录，并把电文排上号碼，注明收发电人姓名及日期。各处发致裕祿的电报，原书仅在电首注出收到日期，凡非当日收到者，我們均将原电尾代日酌目注出发电日期，以便讀者。

原 序

庚子拳匪之祸，审其萌蘖，实始于戊戌。其年九月，长白裕制軍初蒞畿輔，即与山左^①电牒往来，合筹剿办；而朝議方持两端。既項

② “山左”及下文“东境”，均指山东省。

城袁宮保戡定東境，直亂仍未盡戢。庚子四月，涿、良^①事起，當軸乃專主撫，于是義名所被，勢成燎原。五月十五、二十等日，京師遂有焚殺之變。維時學城主簿海河，冗官末秩，不足與知當世之務。二十二日以後，外侮愈棘，制軍命從事戎幕，因得窺聞緒論，乃于電綫所載有關剿匪顛末者，輒自手錄。軍書旁午，日昃不遑，及綫杆被毀，僅得原電六百餘則，追隨炮雨槍林，湮于十死，而此裘迄未散佚。復乞諸公子敬甫觀察，出折片各稿，登之冠首，合成五卷。嗟夫！天下事所聞異辭，所傳聞又異辭，惟實見之施行者，終始不可磨滅；簡策之存，殆非无故也。其間忱國諸賢與當局者諮議殷勤，固已深衷若揭；后之君子瀏覽斯編，慨然于肇禍致衅之由，庶幾為論世知人之一助已。閩南林學城謹識。

直東剿匪電存目錄

林學城原序

卷首

光緒二十四年十月

1. 總署來電 光緒二十四年十月初六日

戌刻到

光緒二十六年二月

勅來強凌令縱放拳匪片〔光緒〕二十六年二月二十六日

〔光緒二十六年〕三月

嚴禁設場習拳片〔光緒二十六年〕三月初十日

〔光緒二十六年〕四月

遵旨籌議據實奏陳折〔光緒二十六年〕四月十八日

2. 致總署電〔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五日

3. 總署來電〔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七日申刻到

〔光緒二十六年〕五月

4. 致總署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一日

5. 總署來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二日酉刻到

6. 總署來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七日申刻到

7. 致總署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十日

8. 又致總署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十日

9. 聶提台〔士成〕急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三日丑刻到

〔軍機處寄直東總督裕祿上諭〕〔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七日〕

〔軍機處寄裕祿等上諭〕〔光緒二十六年〕

② 涿、良指涿州、良鄉。

年五月十七日]

卷一

光緒二十四年〔九月〕

10. 东撫張〔汝梅〕電〔光緒二十四年〕九月十五日
11. 致大名吳鎮〔殿元〕、王道〔培因〕電〔光緒二十四年九月十五日〕
12. 复东撫〔張汝梅〕電〔光緒二十四年九月十五日〕
13. 大名道〔万培因〕電〔光緒二十四年九月〕二十日巳刻到
14. 〔大名道万培因〕又電〔光緒二十四年九月二十日〕午刻到
15. 〔大名道万培因〕又電〔光緒二十四年九月二十日〕酉刻到
16. 复〔大名道万培因〕電〔光緒二十四年九月二十日〕
17. 致大名道〔万培因〕专送呂統領〔本元〕電〔光緒二十四年九月二十日〕
18. 东撫〔張汝梅〕電〔光緒二十四年九月〕二十一日未刻到
19. 致东撫〔張汝梅〕電〔光緒二十四年九月二十一日〕
20. 致大名道〔万培因〕電〔光緒二十四年九月二十一日〕
21. 复东撫〔張汝梅〕電〔光緒二十四年九月二十一日〕
22. 致大名道〔万培因〕電〔光緒二十四年九月二十一日〕
23. 东撫〔張汝梅〕電〔光緒二十四年九月〕二十三日未刻到
24. 大名道〔万培因〕電〔光緒二十四年九月二十二日酉时发〕
25. 复东撫〔張汝梅〕電〔光緒二十四年九月二十三日酉时发〕
26. 东撫〔張汝梅〕電〔光緒二十四年九月〕二十四日戌刻到

27. 大名道〔万培因〕電〔光緒二十四年九月二十四日〕
28. 致大名吳鎮〔殿元〕電〔光緒二十四年九月二十四日〕
29. 致大名道〔万培因〕電〔光緒二十四年九月二十四日〕
30. 大名道〔万培因〕電〔光緒二十四年九月〕二十五日巳刻到
31. 〔大名道万培因〕又電〔光緒二十四年九月〕二十七日巳刻到
32. 复〔大名道万培因〕電〔光緒二十四年九月二十七日午时发〕〔光緒二十四年十月〕
33. 大名道〔万培因〕電〔光緒二十四年〕十月初三日亥刻到
34. 致总署電〔光緒二十四年十月〕初五日
35. 大名道〔万培因〕電〔光緒二十四年十月〕初七日辰刻到
36. 复〔大名道万培因〕電〔光緒二十四年十月〕初七日
37. 大名道〔万培因〕電〔光緒二十四年十月〕十一日〔到〕
38. 复〔大名道万培因〕電〔光緒二十四年十月〕十一日
39. 大名道〔万培因〕電〔光緒二十四年十月〕十二日申刻到
40. 署藩司廷〔雍〕電〔光緒二十四年十月〕二十七日戌刻到
41. 复〔署藩司廷雍〕電〔光緒二十四年十月〕二十八日〔光緒二十四年十二月〕
42. 致藩司〔廷杰〕電〔光緒二十四年〕十二月初十日
光緒二十五年〔四月〕
43. 致清河高道〔驤麟〕電〔光緒二十五年〕四月十一日
44. 清河高道〔驤麟〕、張中協〔士翰〕電〔光緒二十四年〕

- 緒二十五年四月)十五日申刻到
〔光緒二十五年七月〕
45. 大名鹿道〔鴻書〕電〔光緒二十五年〕七月十四日巳刻到
46. 復〔大名道鹿鴻書〕電〔光緒二十五年七月十四日〕
47. 致東撫〔毓賢〕電〔光緒二十五年七月十四日〕
48. 大名道〔鹿鴻書〕電〔光緒二十五年七月〕十五日酉刻到
49. 復〔大名道鹿鴻書〕電〔光緒二十五年七月十五日〕
50. 致大名呂統領〔本元〕、王鎮〔連三〕、吳守〔積鑒〕電〔光緒二十五年七月十五日〕
51. 致呂統領〔本元〕電〔光緒二十五年七月十五日〕
52. 大名道〔鹿鴻書〕電〔光緒二十五年七月〕十六日午刻到
53. 〔大名道鹿鴻書〕又電〔光緒二十五年七月十六日到〕
54. 復〔大名道鹿鴻書〕電〔光緒二十五年七月十六日〕
55. 大名道〔鹿鴻書〕電〔光緒二十五年七月十六日〕酉刻到
56. 大名鎮〔王連三〕電〔光緒二十五年七月十六日〕未刻到
57. 復〔大名鎮王連三〕電〔光緒二十五年七月十六日〕
58. 致大名守〔吳積鑒〕電〔光緒二十五年七月十六日〕
59. 東撫〔毓賢〕電〔光緒二十五年七月〕十七日巳刻到
60. 大名道〔鹿鴻書〕電〔光緒二十五年七月〕二十一日申刻到
61. 〔大名道鹿鴻書〕又電〔光緒二十五年七月二十一日〕酉刻到
62. 復〔大名道鹿鴻書〕電〔光緒二十五年七月二十一日〕
63. 大名鎮〔王連三〕電〔光緒二十五年七月〕二十八日未刻到
64. 〔大名鎮王連三〕又電〔光緒二十五年七月二十八日〕
65. 大名道〔鹿鴻書〕電〔光緒二十五年七月二十八日〕
66. 復大名鎮〔王連三〕、道〔鹿鴻書〕電〔光緒二十五年七月二十八日〕
67. 大名道〔鹿鴻書〕電〔光緒二十五年七月〕二十九日辰刻到
〔光緒二十五年八月〕
68. 致大名守〔吳積鑒〕電〔光緒二十五年八月初八日〕
69. 大名吳守〔積鑒〕電〔光緒二十五年八月〕十三日申刻到
70. 致東撫毓〔賢〕電〔光緒二十五年八月〕十五日
71. 又〔致東撫毓賢〕電〔光緒二十五年八月十五日〕
72. 東撫〔毓賢〕電〔光緒二十五年八月〕十六日巳刻到
73. 〔東撫毓賢〕又電〔光緒二十五年八月〕十七日酉刻到
74. 致東撫〔毓賢〕電〔光緒二十五年八月〕十八日
75. 呂統領〔本元〕電〔光緒二十五年八月〕十九日申刻到
76. 致東撫〔毓賢〕電〔光緒二十五年八月〕二十一日
77. 東撫〔毓賢〕電〔光緒二十五年八月〕二十五日午刻到
〔光緒二十五年九月〕
78. 清河道〔高驂麟〕電〔光緒二十五年九月初七日〕巳刻到
79. 大名道〔鹿鴻書〕電〔光緒二十五年九

- 月)初八日申刻到
80. 复[大名道庞鸿书]电〔光緒二十五年九月〕初九日
81. 致大名守〔吳积奎〕电〔光緒二十五年九月〕十二日
82. 清河道〔高驂麟〕电〔光緒二十五年九月〕二十日亥刻到
83. 致东撫〔毓賢〕电〔光緒二十五年九月〕二十六日
〔光緒二十五年十月〕
84. 东撫〔毓賢〕电〔光緒二十五年〕十月初三日巳刻到
85. 致东撫〔毓賢〕电〔光緒二十五年十月〕初四日
86. 又〔致东撫毓賢电〕〔光緒二十五年十月〕初五日
87. 东撫〔毓賢〕电〔光緒二十五年十月〕初六日戌刻到
88. 德州〔陶式鎰等〕来电〔光緒二十五年十月〕初八日
89. 致东撫〔毓賢〕电〔光緒二十五年十月〕初八日
90. 东撫〔毓賢〕电〔光緒二十五年十月〕初十日巳刻到
91. 致东撫〔毓賢〕电〔光緒二十五年十月〕二十四日
92. 东撫〔毓賢〕电〔光緒二十五年十月〕二十六日午刻到
93. 景州牧〔王兆駢〕由德州〔来〕电〔光緒二十五年十月二十六日〕申刻到
94. 复〔景州牧王兆駢〕电〔光緒二十五年十月二十六日〕
95. 致东撫〔毓賢〕电〔光緒二十五年十月〕二十七日
〔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
96. 天津罗鎮〔荣光〕新城来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初六日辰刻到
97. 天津鎮〔罗荣光〕大沽来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初七日午刻到
98. 〔天津鎮罗荣光大沽〕又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初七日〕未刻到
99. 景州牧〔王兆駢〕由德〔州〕来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初七日〕申刻到
100. 复〔景州牧王兆駢〕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初七日〕
101. 致梅統領〔东益〕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初七日〕
102. 总署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初八日酉刻到
103. 复〔总署〕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初八日〕
104. 致梅統領〔东益〕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初八日〕
105. 两司〔廷杰、廷雍〕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初九日未刻到
106. 梅統領〔东益〕德州来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初九日〕酉刻到
107. 天津鎮〔罗荣光〕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初九日〕戌刻到
108. 复两司〔廷杰、廷雍〕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初九日〕
109. 复梅統領〔东益〕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初九日〕
110. 致天津鎮〔罗荣光〕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初九日〕
111. 致梅統領〔东益〕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初九日〕
112. 天津鎮〔罗荣光〕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初十日〕申刻到
113. 梅統領〔东益〕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初十日〕戌刻到
114. 复天津鎮〔罗荣光〕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初十日〕
115. 景州牧〔王兆駢〕电〔光緒二十五年十

- 一月]十一日巳刻到
116. 臬司〔廷雍〕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一日〕申刻到
117. 梅統領〔东益〕泊头来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一日〕戌刻到
118. 复臬司〔廷雍〕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一日〕
119. 致梅統領〔东益〕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一日〕
120. 景州王牧〔兆騏〕及吳营官〔有珍〕、范营官〔天貴〕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二日巳刻到
121. 复〔景州牧王兆騏、吳营官有珍、范营官天貴〕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二日〕
122. 致梅統領〔东益〕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二日〕
123. 又致〔梅統領东益〕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二日〕
124. 致正定董鎮〔履高〕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二日〕
125. 致叢提督〔士成〕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二日〕
126. 天津鎮〔罗荣光〕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三日酉刻到
127. 致荣中堂〔祿〕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三日〕
128. 致梅統領〔东益〕、张道〔蓮芬〕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三日〕
129. 致天津鎮〔罗荣光〕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三日〕
130. 总署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十四日戌刻到
131. 复〔总署〕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五日
132. 献县吳令〔霽〕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十六日巳刻到
133. 复〔献县令吳霽〕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十六日〕
134. 致梅統領〔东益〕、张道〔蓮芬〕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十六日〕
135. 梅統領〔东益〕、张道〔蓮芬〕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七日巳刻到
136. 〔梅統領东益、张道蓮芬〕又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七日〕亥刻到
137. 复〔梅統領东益、张道蓮芬〕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十八日
138. 致梅統領〔东益〕、张道〔蓮芬〕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十八日〕
139. 袁侍郎〔世凱〕德州来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日巳刻到
140. 梅統領〔东益〕、张道〔蓮芬〕德州来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日〕酉刻到
141. 〔梅統領东益、张道蓮芬〕又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日〕
142. 复〔梅統領东益、张道蓮芬〕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143. 复工部侍郎袁〔世凱〕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144. 梅統領〔东益〕、张道〔蓮芬〕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酉刻到
145. 复〔梅統領东益、张道蓮芬〕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146. 致藩司〔廷杰〕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147. 梅統領〔东益〕、张道〔蓮芬〕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148. 藩司〔廷杰〕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申刻到
149. 复梅統領〔东益〕、张道〔蓮芬〕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150. 致中协〔张士翰〕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151. 致两司〔廷杰、廷雍〕、清河道〔高驂麟〕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152. 署东撫袁〔世凱〕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巳刻到
153. 范管带〔天貴〕德州来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154. 中协〔张士翰〕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未刻到
155. 复东撫〔袁世凱〕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156. 梅統領〔东益〕、张道〔蓮芬〕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午刻到
157. 复〔梅統領东益、张道蓮芬〕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158. 梅統領〔东益〕、张道〔蓮芬〕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酉刻到
159. 致梅統領〔东益〕、张道〔蓮芬〕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
160. 梅統領〔东益〕、张道〔蓮芬〕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初一日未刻到
161. 复〔梅統領东益、张道蓮芬〕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初一日〕
162. 致东撫〔袁世凱〕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初五日〕
163. 东撫〔袁世凱〕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初六日戌刻到
164. 梅統領〔东益〕、张道〔蓮芬〕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初八日子刻到
165. 复〔梅統領东益、张道蓮芬〕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初九日〕
166. 致东撫〔袁世凱〕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初九日〕
167. 东撫〔袁世凱〕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初十日未刻到
168. 复〔东撫袁世凱〕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初十日〕
169. 致梅統領〔东益〕、张道〔蓮芬〕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初十日〕
170. 两司〔廷杰、廷雍〕、中协〔张士翰〕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十四日未刻到
171. 赵州孙牧〔传斌〕、宁晋胡令〔錫綸〕由获鹿〔来〕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十四日〕申刻到
172. 致两司〔廷杰、廷雍〕、中协〔张士翰〕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十四日〕
173. 致梅統領〔东益〕、张道〔蓮芬〕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十四日〕
174. 致正定鎮〔董履高〕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十四日〕
175. 梅統領〔东益〕、张道〔蓮芬〕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十六日午刻到
176. 正定鎮〔董履高〕来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十八日午刻到
177. 山东尙粮道〔其亨〕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十八日〕酉刻到
178. 复〔山东尙粮道其亨〕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十八日〕
179. 致正定鎮〔董履高〕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日
180. 致东撫〔袁世凱〕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日〕
181. 东撫〔袁世凱〕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未刻到
182. 梅統領〔东益〕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到〕
183. 复〔梅統領东益〕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184. 东撫〔袁世凱〕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酉刻到
185. 正定鎮〔董履高〕赵州牧〔孙传斌〕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午刻到

186. 梅統領〔东益〕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酉刻到
187. 复正定鎮〔董履高〕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卷二
光緒二十六年〔正月〕
188. 梅統領〔东益〕电〔光緒二十六年〕正月初三日申刻到
189. 大名道〔万培因〕电〔光緒二十六年正月〕初七日午刻到
190. 两司〔廷杰、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正月〕十八日未刻到
191. 中协〔张士翰〕电〔光緒二十六年正月十八日〕酉刻到
192. 复〔中协张士翰〕电〔光緒二十六年正月〕十九日
193. 复两司〔廷杰、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正月十九日〕
194. 两司〔廷杰、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正月〕二十日巳刻到
195. 中协〔张士翰〕电〔光緒二十六年正月二十日〕申刻到
196. 张道〔蓮芬〕德州来电〔光緒二十六年正月〕二十二日酉刻到
197. 致藩司〔廷杰〕电〔光緒二十六年正月〕二十四日
198. 藩司〔廷杰〕电〔光緒二十六年正月〕二十五日申刻到
199. 复〔藩司廷杰〕电〔光緒二十六年正月二十五日〕
200. 致梅統領〔东益〕、张道〔蓮芬〕电〔光緒二十六年正月二十五日〕
201. 梅統領〔东益〕德州来电〔光緒二十六年正月〕二十六日巳刻到
202. 复〔梅統領东益〕电〔光緒二十六年正月二十六日〕
203. 梅統領〔东益〕、张道〔蓮芬〕电〔光緒二十六年正月〕二十九日
〔光緒二十六年二月〕
204. 梅統領〔东益〕、正定董鎮〔履高〕、张道〔蓮芬〕电〔光緒二十六年〕二月初九日戌刻到
205. 梅統領〔东益〕、张道〔蓮芬〕电〔光緒二十六年二月〕十二日申刻到
206. 复〔梅統領东益、张道蓮芬〕电〔光緒二十六年二月十二日〕
207. 梅統領〔东益〕、张道〔蓮芬〕电〔光緒二十六年二月〕十六日戌刻到
208. 梅統領〔东益〕电〔光緒二十六年二月〕十七日巳刻到
209. 复〔梅統領东益〕电〔光緒二十六年二月十七日〕
210. 两司〔廷杰、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二月〕十八日辰刻到
211. 复〔两司廷杰、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二月十八日〕
212. 致梅統領〔东益〕、张道〔蓮芬〕电〔光緒二十六年二月十八日〕
213. 梅統領〔东益〕、张道〔蓮芬〕保定来电〔光緒二十六年二月〕二十三日酉刻到
214. 复〔梅統領东益、张道蓮芬〕电〔光緒二十六年二月二十三日〕
215. 梅統領〔东益〕、张道〔蓮芬〕电〔光緒二十六年二月二十三日〕亥刻到
216. 致中协〔张士翰〕电〔光緒二十六年二月〕二十七日
217. 中协〔张士翰〕电〔光緒二十六年二月〕二十九日巳刻到
〔光緒二十六年三月〕
218. 荣中堂〔祿〕电〔光緒二十六年〕三月初七日巳刻到
219. 张道〔蓮芬〕电〔光緒二十六年三月初七日〕戌刻到

220. 两司〔廷杰、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三月初七日〕戌刻到
221. 复荣中堂〔祿〕电〔光緒二十六年三月初七日〕
222. 致两司〔廷杰、廷雍〕、中协〔张士翰〕电〔光緒二十六年三月初七日〕
223. 两司〔廷杰、廷雍〕、中协〔张士翰〕电〔光緒二十六年三月初八日〕申刻到
224. 盛京卿〔宣怀〕北京来电〔光緒二十六年三月〕十四日巳刻到
225. 复〔盛京卿宣怀〕电〔光緒二十六年三月十四日〕
226. 总署电〔光緒二十六年三月〕十七日亥刻到
227. 复总署电〔光緒二十六年三月〕十八日
228. 致两司〔廷杰、廷雍〕、中协〔张士翰〕电〔光緒二十六年三月十八日〕
229. 藩司〔廷杰〕中协〔张士翰〕电〔光緒二十六年三月〕十九日巳刻到
230. 两司〔廷杰、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三月〕二十三日辰刻到
231. 保定电局电〔光緒二十六年三月二十三日〕到
232. 总署电〔光緒二十六年三月二十三日〕酉刻到
233. 复两司〔廷杰、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三月二十三日〕
234. 复总署电〔光緒二十六年三月二十三日〕
235. 致两司〔廷杰、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三月二十三日〕
236. 两司〔廷杰、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三月〕二十四日辰刻到
237. 两司〔廷杰、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三月二十四日〕巳刻到
238. 复〔两司廷杰、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三月二十四日〕
239. 两司〔廷杰、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三月〕二十六日申刻到
240. 两司〔廷杰、廷雍〕、中协〔张士翰〕电〔光緒二十六年三月〕二十七日
241. 复〔两司廷杰、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三月二十七日〕
242. 致两司〔廷杰、廷雍〕、中协〔张士翰〕电〔光緒二十六年三月二十七日〕
243. 中协〔张士翰〕电〔光緒二十六年三月〕二十八日午刻到
- 〔光緒二十六年四月〕
244. 两司〔廷杰、廷雍〕、中协〔张士翰〕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初一日子刻到
245. 复两司〔廷杰、廷雍〕、中协〔张士翰〕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初一日〕
246. 致臬司〔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初二日〕
247. 臬司〔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初三日〕酉刻到
248. 两司〔廷杰、廷雍〕、中协〔张士翰〕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初三日〕戌刻到
249. 复臬司〔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初三日〕
250. 致两司〔廷杰、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十二日
251. 两司〔廷杰、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十三日巳刻到
252. 两司〔廷杰、廷雍〕又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十四日辰刻到
253. 涑水县〔祝蒂〕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十五日〔到〕
254. 两司〔廷杰、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十六日亥刻到
255. 中协〔张士翰〕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十六日到〕
256. 两司〔廷杰、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十七日申刻到

257. 张道〔蘧芬〕高碑店来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十七日到〕
258. 中协〔张士翰〕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十七日〕亥刻到
259. 天津鎮〔罗荣光〕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十七日到〕
260. 致两司〔廷杰、廷雍〕、中协〔张士翰〕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十七日〕
261. 致中协〔张士翰〕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十七日〕
262. 致两司〔廷杰、廷雍〕、中协〔张士翰〕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十七日〕
263. 致天津鎮〔罗荣光〕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十七日〕
264. 致聶提督〔士成〕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十七日〕
265. 天津鎮〔罗荣光〕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十八日巳刻到
266. 两司〔廷杰、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十八日〕午刻到
267. 〔两司廷杰、廷雍〕又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十八日〕未刻到
268. 总署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十八日到〕
269. 复天津鎮〔罗荣光〕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十八日〕
270. 复两司〔廷杰、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十八日〕
271. 又〔复两司廷杰、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十八日〕
272. 中协〔张士翰〕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十九日〕
273. 天津鎮〔罗荣光〕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十九日〕巳刻到
274. 聶提台〔士成〕开平来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十九日到〕
275. 总署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十九日〕亥刻到
276. 复聶提台〔士成〕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十九日〕
277. 复总署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十九日〕
278. 张道〔蘧芬〕、楊分統〔福同〕涑水来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日申刻到
279. 两司〔廷杰、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日〕亥刻到
280. 复总署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一日〕
281. 复两司〔廷杰、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一日〕
282. 两司〔廷杰、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二日辰刻到
283. 保定营务处司道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二日〕未刻到
284. 中协〔张士翰〕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二日〕酉刻到
285. 复两司〔廷杰、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二日〕
286. 致聶提台〔士成〕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二日〕
287. 致两司〔廷杰、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二日〕
288. 聶提台〔士成〕芦台来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三日巳刻到
289. 两司〔廷杰、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三日〕酉刻到
290. 复聶提台〔士成〕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三日〕
291. 复两司〔廷杰、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三日〕
292. 致两司〔廷杰、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三日〕
293. 聶提台〔士成〕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四日未刻到
294. 涑水祝令〔带〕由高碑店急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四日到〕

295. 中协〔张士翰〕由高碑店〔来〕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四日〕申刻到
296. 张道〔蓮芬〕由高碑店加急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四日〕戌刻到
297. 两司〔廷杰、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四日〕
298. 复滦水张道〔蓮芬〕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四日〕
299. 致聶提台〔士成〕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四日〕
300. 致聶提台〔士成〕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四日〕
301. 两司〔廷杰、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五日〕巳刻到
302. 聶提台〔士成〕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五日〕
303. 邢統領〔长春〕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五日〕
304. 聶提台〔士成〕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未刻到
305. 张道〔蓮芬〕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五日〕
306. 邢統領〔长春〕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五日〕申刻到
307. 复两司〔廷杰、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五日〕
308. 复聶提台〔士成〕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五日〕
309. 致邢統領〔长春〕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五日〕
310. 致张道〔蓮芬〕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五日〕
311. 通永李鎮〔藩邦〕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六日〕申刻到
312. 复〔通永李鎮藩邦〕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七日〕
313. 铁路总局〔楊士琦、唐紹儀〕急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七日申刻到
314. 复〔铁路总局楊士琦、唐紹儀〕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七日〕
315. 张道〔蓮芬〕由定兴〔来〕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八日辰刻到
316. 复〔张道蓮芬〕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八日〕
317. 长辛店铁路局〔联芳、夏人傑〕急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九日酉刻到
318. 中协〔张士翰〕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九日〕戌刻到
319. 孙道〔鍾祥〕保定来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九日〕亥刻到
320. 韓副将〔照琦〕大沽来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九日〕
321. 致中协〔张士翰〕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九日〕
- 卷三
〔光緒二十六年五月〕
322. 盛京卿〔宣怀〕汉口来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一日〔到〕
323. 复〔盛京卿宣怀〕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一日〕
324. 复长辛店铁路局〔联芳、夏人傑〕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一日〕
325. 邢統領〔长春〕保定来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一日〕巳刻到
326. 复〔邢統領长春〕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一日〕
327. 又复〔邢統領长春〕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一日〕
328. 許侍郎〔景澄〕北京加急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一日〕申刻到
329. 复〔許侍郎景澄〕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一日〕
330. 邢統領〔长春〕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一日〕酉刻到

331. 致藩司〔廷杰〕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一日〕
332. 两司〔廷杰、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一日〕戌刻到
333. 复两司〔廷杰、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一日〕
334. 色〔楞額〕热河来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一日〕
335. 复〔热河都統色楞額〕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一日〕
336. 致荣中堂〔祿〕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一日〕
337. 致聶提督〔士成〕加急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一日〕
338. 馮道〔敷高〕京局来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一日〕
339. 复京局〔馮道敷高〕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一日〕
340. 总署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一日〕
341. 复总署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一日〕
342. 盛京卿〔宣怀〕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一日〕
343. 复盛京卿〔宣怀〕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一日〕
344. 复孙道〔鍾祥〕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一日〕
345. 唐守〔紹仪〕丰台来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二日子刻到〕
346. 唐守〔紹仪〕丰台来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二日〕辰刻到
347. 聶提督〔士成〕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二日〕
348. 聶提督〔士成〕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二日〕
349. 复聶提督〔士成〕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二日〕
350. 复唐守〔紹仪〕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二日〕

- 初二日〕
351. 林司馬〔紹清〕由京〔来〕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二日〕
352. 复〔林司馬〕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二日〕
353. 許侍郎〔景澄〕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二日〕午刻到
354. 复〔許侍郎景澄〕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二日〕
355. 孙道〔鍾祥〕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二日〕
356. 复孙道〔鍾祥〕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二日〕
357. 盛京卿〔宣怀〕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二日〕未刻到
358. 复盛京卿〔宣怀〕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二日〕
359. 荣中堂〔祿〕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二日〕
360. 中协〔张士翰〕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二日〕申刻到
361. 韓副将〔照琦〕大沽来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二日〕
362. 〔韓副将照琦大沽〕又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二日〕
363. 〔韓副将照琦大沽〕又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二日〕
364. 聶提督〔士成〕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二日〕酉刻到
365. 盛京卿〔宣怀〕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二日〕
366. 〔盛京卿宣怀〕又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二日〕
367. 致宋宮保〔庆〕、馬提督〔玉崑〕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二日〕
368. 宋宮保〔庆〕、馬提督〔玉崑〕山海关复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二日〕

369. 韓副將〔照琦〕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二日〕戌刻到
370. 〔韓副將照琦〕又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二日〕亥刻到
371. 致總署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二日〕
372. 致中協〔張士翰〕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二日〕
373. 盛京卿〔宣懷〕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三日〕子刻到
374. 韓副將〔照琦〕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三日〕
375. 聶提督〔士成〕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三日〕辰刻到
376. 盛京卿〔宣懷〕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三日〕到
377. 韓副將〔照琦〕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三日〕巳刻到
378. 聶提督〔士成〕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三日〕
379. 林司馬〔紹濤〕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三日〕午刻到
380. 邢統領〔長春〕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三日〕
381. 兩司〔廷杰、廷雍〕、中協〔張士翰〕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三日〕
382. 聯道〔芳〕北京來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三日〕未刻到
383. 宋宮保〔庆〕、馬提督〔玉崑〕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三日〕
384. 總署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三日〕
385. 韓副將〔照琦〕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三日〕
386. 叶統領〔祖珪〕、韓副將〔照琦〕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三日〕戌刻到
387. 盛京卿〔宣懷〕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三日〕
388. 〔盛京卿宣懷〕又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三日〕
389. 總署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三日〕
390. 致兩司〔廷杰、廷雍〕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三日〕
391. 兩司〔廷杰、廷雍〕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三日〕亥刻到
392. 復宋宮保〔庆〕、馬提督〔玉崑〕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三日〕
393. 致中協〔張士翰〕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三日〕
394. 復總署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三日〕
395. 致盛京卿〔宣懷〕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三日〕
396. 致聶提督〔士成〕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三日〕
397. 致總署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三日〕
398. 又〔致總署〕急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三日〕
399. 總署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四日〕寅刻到
400. 〔總署〕又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四日〕巳刻到
401. 盛京卿〔宣懷〕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四日〕
402. 韓副將〔照琦〕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四日〕
403. 總署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四日〕午刻到
404. 〔總署〕又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四日〕
405. 盛京卿〔宣懷〕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四日〕
406. 〔盛京卿宣懷〕又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四日〕
407. 唐守〔紹儀〕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四日〕未刻到
408. 復〔唐守紹儀〕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四日〕

- 初四日]
409. 唐守[紹儀] 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四日〕申刻到
410. 聶提督[士成] 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四日〕酉刻到
411. 榮中堂[祿] 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四日〕戌刻到
412. 鐵路总局[楊士琦、唐紹儀] 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四日〕
413. 南洋大臣[劉坤一] 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四日〕
414. 通永沈道[龍虎] 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四日〕亥刻到
415. 盛京卿[宣懷] 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四日〕
416. 兩司[廷杰、廷雍] 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四日〕
417. 中協[張士翰] 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四日〕
418. 復邢統領[長春] 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四日〕
419. 復總署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四日〕
420. 盛京卿[宣懷] 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四日〕
421. 致通永道[沈龍虎] 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四日〕
422. 復聶軍門[士成] 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四日〕
423. 致總署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四日〕
424. 復鐵路总局[楊士琦、唐紹儀] 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四日〕
425. 復南洋大臣[劉坤一] 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四日〕
426. 致總署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四日〕
427. 邢統領[長春] 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五日〕子刻到
428. 盛京卿[宣懷] 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五日〕
429. 張道[蓮芬] 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五日〕丑刻到
430. 盛京卿[宣懷] 急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五日〕丑刻到
431. [盛京卿宣懷] 又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五日〕寅刻到
432. 中協[張士翰] 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五日〕巳刻到
433. 聶提督[士成] 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五日〕
434. 湖广总督[張之洞] 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五日〕
435. 邢統領[長春] 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五日〕未刻到
436. 孫道[鍾祥] 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五日〕
437. 聶提督[士成] 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五日〕申刻到
438. [聶提督士成] 又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五日〕
439. 孫道[鍾祥] 又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五日〕
440. 盛京卿[宣懷] 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五日〕酉刻到
441. [盛京卿宣懷] 又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五日〕亥刻到
442. 韓副將[照琦] 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五日〕
443. 復聶提督[士成] 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五日〕
444. 復盛京卿[宣懷] 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五日〕
445. 復榮中堂[祿] 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五日〕
446. 復兩司[廷杰、廷雍]、中協[張士翰] 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五日〕

447. 复邢統領〔长春〕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五日〕
448. 致两司〔廷杰、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五日〕
449. 致两司〔廷杰、廷雍〕、中协〔张士翰〕、孙道〔鍾祥〕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五日〕
450. 总署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五日〕
451. 复总署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五日〕
452. 总署急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五日〕
453. 复总署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六日〕
454. 两司〔廷杰、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六日〕丑刻到
455. 两司〔廷杰、廷雍〕、中协〔张士翰〕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六日〕
456. 盛京卿〔宣怀〕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六日〕巳刻到
457. 〔盛京卿宣怀〕又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六日〕未刻发
458. 〔盛京卿宣怀〕又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六日〕午刻到
459. 〔盛京卿宣怀〕又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六日〕
460. 〔盛京卿宣怀〕又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六日〕
461. 孙道〔鍾祥〕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六日〕
462. 聶提督〔士成〕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六日〕
463. 复聶提督〔士成〕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七日〕
464. 聶提督〔士成〕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七日〕
465. 邢統領〔长春〕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六日〕未刻到
466. 許侍郎〔景澄〕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六日〕
467. 孙道〔鍾祥〕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六日〕
468. 順天府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六日〕
469. 总署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六日〕戌刻到
470. 盛京卿〔宣怀〕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六日〕
471. 韓副將〔照琦〕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六日〕
472. 韓副將〔照琦〕又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六日〕亥刻到
473. 复盛京卿〔宣怀〕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六日〕
474. 复許侍郎〔景澄〕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六日〕
475. 复总署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六日〕
476. 致鐵路总办〔楊士琦、唐紹儀〕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六日〕
477. 楊道〔士琦〕等复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六日〕酉刻到
478. 致两司〔廷杰、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六日〕
479. 致司道等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六日〕
480. 致司道中协等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六日〕
481. 致正定鎮〔董履高〕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六日〕
482. 致中协〔张士翰〕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六日〕
483. 致张道〔蓮芳〕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六日〕
484. 致总署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六日〕
485. 通永道〔沈能虎〕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七日子刻到
486. 盛京卿〔宣怀〕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七日〕寅刻到

487. 张道〔莲芬〕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七日〕已刻到
488. 韓副將〔照琦〕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七日〕
489. 營務處司道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七日〕午刻到
490. 總署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七日〕申刻到
491. 中協〔張士翰〕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七日〕酉刻到
492. 兩司〔廷杰、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七日〕
493. 總署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七日〕
494. 通永鎮〔李安堂〕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七日〕
495. 復通永道〔沈能虎〕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七日〕
496. 復兩司〔廷杰、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七日〕
497. 致張家口察哈尔都統祥〔麟〕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七日〕
498. 致宣化陳鎮〔飞熊〕、口北鍾道〔培〕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七日〕
499. 致中協〔張士翰〕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七日〕
500. 致叢提督〔士成〕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七日〕
- 卷四
501. 盛京卿〔宣怀〕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八日辰刻到
502. 通永沈道〔能虎〕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八日〕巳刻到
503. 叢提督〔士成〕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八日〕
504. 〔叢提督士成〕又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八日〕
505. 中協〔張士翰〕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八日〕
506. 叢提督〔士成〕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八日〕未刻到
507. 兩司〔廷杰、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八日〕
508. 〔兩司廷杰、廷雍〕又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八日〕申刻到
509. 叢提督〔士成〕急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八日〕
510. 〔復總署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八日〕
511. 總署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八日〕酉刻到
512. 許侍郎〔景澄〕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八日〕戌刻到
513. 邢統領〔長春〕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八日〕亥刻到
514. 通永鎮〔李安堂〕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八日〕
515. 復總署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八日〕
516. 復盛京卿〔宣怀〕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八日〕
517. 復兩司〔廷杰、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八日〕
518. 復總署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八日〕
519. 復許侍郎〔景澄〕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八日〕
520. 復邢統領〔長春〕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八日〕
521. 復通永鎮〔李安堂〕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八日〕
522. 致兩司〔廷杰、廷雍〕、中協〔張士翰〕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八日〕
523. 又〔致兩司廷杰、廷雍、中協張士翰〕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八日〕
524. 致總署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八日〕
525. 致兩司〔廷杰、廷雍〕、孫道〔鍾祥〕电

〔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八日〕

526.致两司〔廷杰、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八日〕

527.总署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九日已刻到

528.察哈尔祥都护〔麟〕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九日〕

529.通永鎮〔李安堂〕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九日〕

530.两司〔廷杰、廷雍〕、中协〔张士翰〕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九日〕

531.〔两司廷杰、廷雍、中协张士翰〕又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九日〕

532.聶提督〔土成〕由楊村加急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九日〕

533.孙道〔鍾祥〕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九日〕申刻到

534.总署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九日〕酉刻到

535.口北鍾道〔培〕、宣化陈鎮〔飞熊〕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九日〕

536.盛京卿〔宣怀〕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九日〕

537.聶提台〔土成〕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九日〕

538.〔聶提台土成〕又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九日〕戌刻到

539.致两司〔廷杰、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九日〕

540.致順天府兼尹赵〔舒翘〕、府尹何〔乃瑩〕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九日〕

541.致鐵路局总办〔楊士琦、唐紹仪〕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九日〕

542.致总署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九日〕

543.又〔致总署〕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九日〕

544.又〔致总署〕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

九日〕

545.致通州徐統領〔得标〕、翼营官〔先第〕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九日〕

546.徐統領〔得标〕、翼营官〔先第〕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十日子刻到

547.荣中堂〔祿〕急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十日〕

548.盛京卿〔宣怀〕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十日〕

549.〔盛京卿宣怀〕又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十日〕丑刻到

550.聶提台〔土成〕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十日〕辰刻到

551.通永鎮〔李安堂〕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十日〕巳刻到

552.邢統領〔长春〕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十日〕

553.邢統領〔长春〕又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十日〕午刻到

554.聶提台〔土成〕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十日〕未刻到

555.馬总统〔玉崑〕由榆关〔来〕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十日〕

556.两司〔廷杰、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十日〕酉刻到

557.江督刘〔坤一〕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十日〕戌刻到

558.复通永鎮〔李安堂〕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十日〕

559.复盛京卿〔宣怀〕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十日〕

560.复榆关馬总统〔玉崑〕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十日〕

561.致鐵路局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十日〕

562.致中协〔张士翰〕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十日〕

563. 致蒞餉局司道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十日〕
564. 致通永鎮〔李安堂〕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十日〕
565. 总署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一日子刻到
566. 通永鎮〔李安堂〕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一日〕
567. 榮中堂〔祿〕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一日〕丑刻到
568. 通水道〔沈能虎〕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一日〕午刻到
569. 徐統領〔得標〕等通州来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一日〕
570. 聶提督〔士成〕文案处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一日〕
571. 盛京卿〔宣怀〕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一日〕
572. 聶提台〔士成〕楊村来电。此电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一日〕由津轉榮相者
573. 两司〔廷杰、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一日〕申刻到
574. 盛京卿〔宣怀〕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一日〕
575. 张道〔蓮芬〕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一日〕
576. 保定蒞餉局司道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一日〕
577. 总署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一日〕
578. 〔总署〕又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一日〕
579. 复江督〔刘坤一〕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一日〕
580. 复总署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一日〕
581. 复榮中堂〔祿〕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一日〕
582. 复张道〔蓮芬〕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一日〕
583. 复总署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一日〕
584. 致总署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一日〕
585. 致鐵路总局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一日〕
586. 致通水道〔沈能虎〕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一日〕
587. 通水道〔沈能虎〕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二日午刻到
588. 江督〔刘坤一〕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二日〕未刻到
589. 通水道〔沈能虎〕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二日〕酉刻到
590. 鄂督〔张之洞〕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二日〕
591. 复总署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二日〕
592. 复通水道〔沈能虎〕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二日〕
593. 致通水道〔沈能虎〕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二日〕
594. 复鄂督〔张之洞〕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二日〕
595. 致聶提台〔士成〕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二日〕
596. 盛京卿〔宣怀〕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三日子刻到
597. 聶提台〔士成〕楊村来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三日〕
598. 〔聶提台士成〕又急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三日〕寅刻到
599. 中协〔张士翰〕电。此电由北京商棧〔于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三日〕丑刻轉到
600. 通水道〔沈能虎〕急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三日〕
601. 聶提台〔士成〕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

- 十三日)巳刻到
- 602.江督[刘坤一]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三日〕申刻到
- 603.献县[令吳霖]泊头来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三日〕
- 604.两司[廷杰、廷雍]急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三日〕
- 605.张道[蓮芬]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三日〕
- 606.邢統領[长春]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三日〕
- 607.〔邢統領长春〕又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三日〕
- 608.营务处司道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三日〕
- 609.中协[张士翰]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三日〕戌刻到
- 610.孙道[鍾祥]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三日〕
- 611.两司[廷杰、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三日〕
- 612.盛京卿[宣怀]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三日〕
- 613.〔盛京卿宣怀〕又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三日〕
- 614.复中协[张士翰]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三日〕
- 615.复献[县]令[吳霖]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三日〕
- 616.复江督[刘坤一]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三日〕
- 617.复张道[蓮芬]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三日〕
- 618.复邢統領[长春]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三日〕
- 619.复营务处司道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三日〕
- 620.复孙道[鍾祥]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三日〕
- 621.复两司[廷杰、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三日〕
- 622.复盛京卿[宣怀]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三日〕
- 623.致总署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三日〕
- 624.致聶提台[士成]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三日〕
- 625.致两司[廷杰、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三日〕
- 626.致通永鎮[李安堂]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三日〕
- 627.通水道[沈能虎]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四日子刻到
- 628.孙道[鍾祥]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四日〕午刻到
- 629.通永鎮[李安堂]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四日〕申刻到
- 630.聶提台[士成]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四日〕
- 631.〔聶提台士成〕又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四日〕酉刻到
- 632.复两司[廷杰、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四日〕
- 633.致总署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四日〕
- 634.致鐵路局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四日〕
- 635.致两司[廷杰、廷雍]中协[张士翰]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四日〕
- 636.盛京卿[宣怀]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五日子刻到
- 637.邢統領[长春]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五日〕午刻到
- 638.楊統領[慕时]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五日〕
- 639.臬司[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

- 五日)未刻到
640. 中协[张士翰]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五日〕申刻到
641. 两司[廷杰、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五日〕酉刻到
642. 盛京卿[宣怀]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五日〕戌刻到
643. 复[盛京卿宣怀]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五日〕
644. 复邢統領[长春]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五日〕
645. 复楊統領[幕时]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五日〕
646. 复中协[张士翰]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五日〕
647. 聶軍門[士成]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六日子刻到
648. [聶軍門士成]又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六日〕
649. [聶軍門士成]又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六日〕丑刻到
650. 东海关李道[希杰]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六日〕
651. 邢統領[长春]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六日〕酉刻到
652. 总署电。此电〔于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六日〕酉刻由驛递津
653. 梅統領[东益]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六日〕戌刻到
654. 两司[廷杰、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六日〕亥刻到
655. 通永鎮[李安堂]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六日〕
656. 复东海关李道[希杰]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六日〕
657. 致邢統領[长春]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六日〕
658. 致两司[廷杰、廷雍]、中协[张士翰]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六日〕
659. 致两司[廷杰、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六日〕
660. 盛京卿[宣怀]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七日亥刻到
661. 梅統領[东益]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七日〕
662. 楊統領[幕时]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七日〕
663. 滄州商牧[作霖]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七日〕
664. 中协[张士翰]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七日〕亥刻到
665. 张道[蓮芬]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七日〕
666. 致张道[蓮芬]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七日〕
667. 致东撫[袁世凱]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七日〕
668. 致东撫[袁世凱]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七日〕
669. 鄂督[张之洞]急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九日子刻到
670. 两司[廷杰、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九日〕
671. 张道[蓮芬]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九日〕
672. 中协[张士翰]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九日〕
673. 楊統領[幕时]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九日〕辰刻到
674. 苏撫鹿[传霖]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九日〕巳刻到
675. 江督[刘坤一]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九日〕未刻到
676. 邢統領[长春]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

- | | |
|------------------------------|---------------------------|
| 十九日]申刻到 | 五月十九日] |
| 677.复鄂督[张之洞]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九日] | 680.致藩司[廷杰]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九日] |
| 678.复江督[刘坤一]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九日] | 681.复张道[蓮芬]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九日] |
| 679.复两司[廷杰、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九日] | |

卷 首

光緒二十四年十月

1. 总署來电 光緒二十四年十月初六日戌刻到

奉旨：直东边境拳民，时与教民为难，隐患甚巨。兹据裕祿电称：广平拳民姚洛奇，于冠县、威县一带，勾匪鬧教，业經拿获审办。該党結会众多，一旦借端滋事，势将不可遏抑。著张汝梅①密飭地方文武，加意弹压，随时防范，以弭衅端。仍著裕祿将撫恤保护一切事宜，妥筹办理，毋稍大意。欽此。魚。初五日致总署电列后

〔光緒〕二十六年二月

効棗強凌令②縱放拳匪片 光緒二十六年二月二十六日

再，自上年夏秋以来，山东边界，时有拳匪滋事之案，直隶河間、深、冀等属，与东省毗連之处，亦漸被匪徒誘惑习拳滋事，全在地方官妥为諭禁解散被惑愚民，查拿滋事首要，方足以資綏靖。迭經奴才严飭各牧令，認真办理。

乃訪聞正任枣強县知县凌道增，上年冬間于飭緝該县匪首王庆一一犯，并不認真緝拿，且有任听該匪首出入衙署，致令聞拿逃逸等情事。即經飭令藩、臬两司派員密查。茲据該司等委員查复：該員凌

① 山东巡撫張汝梅，字翰仙，河南密县人。

② 枣強知县凌道增，安徽定远人。

道增，因該县有拳匪馬玉堂等与教民滋事之案，听信家丁吳浚川之言，以王庆一系拳民教师，令其出为处和，遂任听王庆一出入衙署。迨兵役由景州往緝，該匪首业已远颺各情。訪查均系属实。至王庆一脱逃，是否吳浚川暗与送信，采訪輿論，僉称事涉私密，不能确指，若以情形而論，不无可疑。現吳浚川于凌道增撤任后，即不在县，应查緝到案，訊明究办等情，由藩司廷杰^①、臬司覺罗廷雍^②，請将正任枣强县知县凌道增奏参前来。

奴才查該員凌道增，于民教滋事之案，并不妥为查办，輒听信家丁吳浚川之言，令拳匪王庆一出为处和，已属办事乖謬；迨經景州兵役赴該县查緝，王庆一又致聞风脱逃，更难保非該署家丁吳浚川暗通消息；該員有縱匪不拿情事。除飭严拿匪首王庆一暨該县家丁吳浚川，务获訊明究办外，相应据实奏参。請旨将枣强县知县凌道增即行革职，仍俟拿获匪首王庆一，該县家丁吳浚川到案，訊明有无迴护縱匪情弊，再行照例拟办。謹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訊示。謹奏。

奉硃批：“凌道增著即革职，余依議。欽此。”

嚴禁設場習拳片（光緒二十六年）三月初十日

再，光緒二十六年正月二十二日，承准軍机大臣字寄：光緒二十六年正月二十日欽奉上諭：“总理各国事务衙門奏請飭严禁拳会一摺。上年据山东巡撫电称，各属义和拳会以仇教为名，到处滋扰，并及直隶南境一带。迭經諭令直隶、山东督撫派兵弹压。此种私立会名，聚众生事，若不严行禁止，恐无知愚民被其煽惑，蔓延日广，迨酿成巨案，不得不用剿办，所伤实多，朝廷不忍不教而誅。著直隶、山东各督撫，剴切出示晓諭，严行禁止，俾百姓咸知私立会名，皆属违禁犯法，务宜革除恶习，勉为良民。倘仍有执迷不悟，复蹈故轍，即行从严惩办，勿稍寬纵。至民教同是編氓，凡遇詞訟案件，該地方官务当秉

^① 廷杰字用宾，滿州正白旗人。

^② 覺罗廷雍，字勸民，正紅旗人。

公审断，但分曲直，不分民教，不得稍有偏倚，用副朝廷一视同仁之至意”等因。欽此。并准总理各国事务衙門抄录原奏，咨会前来。

奴才伏查直隶河間、深、冀一带，毗連山东，前聞有义和拳会蔓延直境，設場練拳，滋扰教民，当經派委分統淮軍右翼新授貴州提督梅东益^①、候补道张蓮芬^②带队前往，督同地方官妥为弹压解散。并于有教堂之所，拨兵保护。迭經該提督等將設立拳場、煽惑滋事首要匪犯拿获，交由地方官懲办。其无知愚民被誘入会习拳者，均令取具妥保，不准再行演习。其民教交涉之案，并飭地方官迅速持平理結。欽奉寄諭，即經奴才恭录諭旨，剴切出示晓諭，严行禁止，分发各州县，徧为張貼。仍于各属派拨营队，認真巡緝，如有私立会名，設場习拳情事，即行随时查禁，不准稍涉疏懈。除已将告示抄咨总理各国事务衙門查核外，所有遵奉諭旨，出示严禁拳会緣由，理合附片复陈，伏乞圣鉴。謹奏。

奉硃批：“知道了。即著随时認真查禁，毋稍疏懈。欽此。”

遵旨籌議据实復陈摺〔光緒二十六年〕四月十八日

奏为遵旨籌議，据实复陈，恭摺仰祈圣鉴事。窃奴才于光緒二十六年四月初五日，承准軍机大臣字寄：光緒二十六年四月初三日奉上諭：“有人奏，义和团蔓延日甚，請飭筹办团練一摺。据称直隶、山东两省，拳民殆徧，将及近畿，数月以来，仍未解散，請飭派員办理团練，以弭隐患，等語。所奏是否可行？著裕祿、袁世凱各就地方情形，通筹妥議，据实复奏。总期消息无形，毋任聚众滋事，致启衅端。亦不得強勉从事，徒滋紛扰。原折均著抄給閱看”等因。欽此。奴才查核原奏条陈各节，自为安輯民情、消弭隐患起見。惟良民农隙耕武，练习拳棒，自卫身家，原为例所不禁。而游手好閑不务本业之流，自号教师，演弄拳棒，教人学习，遍游街市，射利惑民，应严行禁止。如

① 貴州提督、直隶淮軍右翼統領梅东益，字如云，安徽人。

② 直隶巡防营务处总理、即补道张蓮芬，字毓渠。

有不遵，凡教誘之人及随同学习者，則罪应分別流徙，例禁甚严。团練本古人守望相助之义，良民为之，則足以互相聯絡，保卫乡里；莠民为之，則必致恃众生事，流弊无穷。其中良莠之分，不可不詳审区别。

义和拳会始自山东，其传习拳棒者，皆系无籍游民，託言持符念咒，能以降神附体，金刃不入，枪炮不伤，游行各处，誘惑乡愚，拜师传徒，立厂設坛，聚众而演习。其所供奉之神，大都采择稗官小說之人，穿凿附会，荒誕不經。并知各处民教，多因雀鼠之訟，口角之爭，积有嫌怨，故假以仇教为名，使其言易于动听。甚至編写无名揭帖，捏造謠言。或云拳会思逞，定期拆毀教堂，以恐吓教民；或云教堂害人，井中置毒，以煽惑乡愚。种种所为，无非为誑騙錢文，牟取衣食之計。此等教拳匪徒，經地方官获案訊驗，并无真实本領。所传率系十余岁幼童，閉目跳舞，状若癡癲。所演拳棒，毫无門路，究之信者，概系乡間愚蠢之人，稍明事理者不为也。

似此无知愚氓，其技既无可取，而其教习之人，又皆匪类，用为团練，未必能奉公守法；而公正有为之紳士，亦断不肯出为倡导。且該拳会方以仇教为名，屢与教堂構衅，若再假以官势，更恐恃众生事，外人益有所借口。詳度情形，如原奏所称，委道府正佐各員督率办理，因其私团而官練之，行之似非所宜。

窃維乡民习学义和拳，皆由外来匪徒所誘惑，教民倚恃洋人庇护，与乡民結怨者到处皆有，乡民謂此可以抵制教民欺侮，因而传习漸广，匪徒即借此布散謠言，与教民为难。地方文武一有所聞，立往查办。其所报之处，有事出有因者，有全系謠言者，并有教民与乡民向有嫌隙，欲借此中伤，亦有彼此相疑，羣聚防备者。

其河〔間〕、深、冀等处，自派提督梅东益、道員張蓮芬督同地方官弹压劝諭，拿获滋事匪徒，分別懲办；仍分拨駐防营队，会同地方官加意巡查，毋令散而复聚，此风已漸次止息。惟保定一带，尚有民教不和，構衅生事之案，业飭秉公查办。現惟仍当飭令提督梅东益、道員張蓮芬等，随处稽查，督同地方各官，切实开导，如查有学习拳技之

处，謹遵前奉諭旨，只論其匪不匪，不問其会不会，分別妥为办理。既不可姑息养奸，亦不可累及良善。

至民教不和，亦实由于习教者率多莠民，往往借洋人为护符，欺压乡里，以致人心积忿不平。正本清源之計，尤要在遇有民教爭执之案，該地方官持平审断，只論是非，不分民教；有洋教士出而干預者，申明約章，以理辨駁，不存敷衍迁就之見，方可尽释猜嫌，共敦輯睦。其各屬保甲团練联庄等事，仍当严飭各該地方，遵照定章，选派公正紳耆，督率良民，实力举行，認真經理，以仰副朝廷保安黎庶、消患无形之至意。所有遵旨籌議，据实复奏緣由，理合恭摺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訓示。謹奏。

2. 致总署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五日

总署鈞鉴：本月十五日涑水之高洛村，定兴之仓巨村，拳匪滋事，伤害教民，焚烧房屋。当派道員张蓮芬、練軍分統楊福同^①帶領兵队，前往查办。旋在高洛拿获拳民二十名，起获符袋及黃紙牌位、器械等件。曾將办理情形，电达鈞署在案。連日該道等查拿捕緝，并搜获教民尸身数具。高洛、仓巨匪徒，漸已解散。

复又聞定兴县屬之石亭地方，有匪徒聚众設立拳厂之事。二十三日，分統楊福同前往劝散、查禁。該匪抗拒，当經拿获二名，余众均散。二十四日，又散而复聚，楊福同带队七十人复往劝导。詎該匪等均匿村外，于楊福同甫抵村外，匪众数百人突起围住，持械猛扑，用长矛將楊福同連扎致伤墜馬，旋即殞命。該匪等仍复进村，負隅抗拒。

查該拳匪等聚众設厂，借仇教为名，烧杀搶掠，扰害地方，并胆敢恃众戕官，实屬穷凶极恶，法所难容。若不予以懲創，必致頑梗者益肆強梁，被胁者难于解散。現在匪徒肆行无忌，亟应添調营队，分布涑水、定兴、安肃、涿州一带，查拿首要，解散胁从。如敢再行抗拒，即

^① 直隶練軍分統楊福同，字云峯，直隶保定人。

飭严行剿捕,以免致成巨患。至分統楊福同劝諭聚众拳民,遽致被匪戕害,实堪憫惻。除飭查明該員死事詳細情形,奏請恩恤外,所有涑、定拳匪滋事情形,謹請代奏。裕祿。有。

3. 总署來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七日申刻到

北洋大臣：奉旨：“裕祿电悉。查拿首要，解散胁从办法，均是。此事各处情形不同，迁就适足养奸，操切亦恐滋变。該督务当严飭派出文武，相机操縱，勿稍大意，是为至要。余依議。欽此。”

4. 致总署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一日

总署鈞鉴：頃据芦保鐵路委員知府夏人杰面禀：“二十九夜，聞涑州至琉璃河一带，猝被拳匪將鐵路焚毀。詎今早由琉璃河至长辛店一百余里，沿途鐵道、車站、桥梁，并局所洋房，均有拳匪蜂起焚燒。三河店所住洋人二十余人，現尚不知下落。丰台、黃村勢甚危急”等語。裕祿現急由津先撥步隊一營，今日坐火車趕往丰台、黃村一带，保护鐵道。惟匪勢甚众，恐兵單不敷彈壓捕击。而天津除撥赴涑、定、河間等处外，營數无多，尚須留防租界。拟即商令聶士成^①，亲帶所部馬步數營，至丰台、长辛店一带相机查办，以免滋蔓難圖。謹請代奏。裕祿。东。

5. 总署來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二〔三〕日酉刻到

北洋大臣：奉旨：“近日拳匪滋事，琉璃河至长辛店一带，車站局厂均被焚毀，亟应懲前毖后，認真彈壓。著裕祿飭令聶士成，將芦保、津芦兩路電綫鐵道，专派队伍妥为保护，毋任再有疏虞，是为至要。欽此。”

^① 直隸提督、武卫前軍統領聶士成，字功亭，安徽合肥人。

6. 总署来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七日申刻到

北洋大臣：奉旨：“裕祿电悉。芦保铁路工司洋人，据法使毕盛、比使姚士登赴总署称：被戕四人，受伤四人。是否属实？著即詳查明确电知总署查照。欽此。”虞。

7. 致总署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十日

总署鈞鉴：拳匪自焚毁铁路电杆后，匪势頓形猖獗，涿州聚匪尤多，勾結党类，肆行滋扰，如任邱、霸州、东安、永清等处，与教民寻仇，迭次烧杀搶掠，甚至戕害洋人。近則靜海、青县亦属响应，明目张胆，不服劝諭，竟敢在天津县属之郭家村焚杀教民，官兵前往查禁，列队抗拒，虽經派队击走，而天津、靜海附近一带，尚未解散。至于芦保、津芦铁路有兵分守，仍敢肆意焚毁、拒捕、伤兵，其凶悖情形，实属法所难宥。

現在各处拆毁教堂，各国洋人已甚忧憤。而天津租界之洋人，尤深惊恐，屢以中国办理太松，欲派兵助剿为言。此时我軍自行剿办，尚可操纵自如，若至外人干預，則事更难措手，且与国体有关。

目覩情形，拳匪如此鴟张，不止专与教民为难，断非仅恃劝导所能解散。趁此匪势初起，必須勦撫并用，尚可尅期而定。带兵之員，如再存因循姑息之見，必致酿成大患，不可收拾。惟有請旨飭諭聶士成暨带兵各員，先于涿州、定兴一带拳匪聚集之处，探明巢穴，迅速訊真剿办，不得迁延观望，致誤事机。其果系胁从者，亦即查明解散，以免株累。謹請代奏。裕祿。蒸。

8. 又致总署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十日

总署鈞鉴：奉初九电查黃村車站被燬情形，等因。祿于初八午間聞該站被燬，即飭铁路局确查。現据查明，初八日寅刻，突有匪徒持械到黃村車站放火，聶軍左路后营管帶張繼良，率兵两哨彈压劝阻，該匪等不服，胆敢率众抗拒，我軍上前捕击，因匪聚众多被围，致該軍伤

亡八十余名，余队逃至郎坊。計焚毀車站一所，旱橋一座，電綫數十根等情。查該匪等滋擾鐵路、電杆，均已派队按站設防。惟匪勢猖獗，必須添撥队伍，方足鎮懾。現已由聶士成調前右兩路各營，開赴楊村，相機分布，妥籌辦理。謹請代奏。裕祿。奏。

9. 聶提台〔士成〕急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三日丑刻到

榮中堂、天津大帥鈞鑒：頃探，拳匪偷渡保營，徑襲天津，劫我軍后路，关系甚大，非痛剿不能支柱。不及請旨，已督馬步队拦头截击，然后次第剿捕，以維大局。伏乞代奏。士成謹電。元。

〔軍机处寄直隸总署裕祿上諭〕〔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七日〕

軍机大臣字寄直隸总督裕：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七日奉 上諭：“京津一带電杆，現被匪徒拆毀不少，著裕祿即行電商盛宣懷，迅派委員，尅日集料興工，逐段修復。其電杆未經復設以前，所有津沽近日情形，及外来消息，著即按段添設馬拔，逐日知照軍机处，以期呼应灵通。至津芦鐵路，現聞洋人有干預修復之說，亟應自我復設，免致授人以柄。著裕祿會商許景澄①、張翼②，迅速勘修。所有修復電綫鐵路兩項事宜，并著裕祿酌派得力队伍，随时認真彈壓，毋致再有阻抗。將此由五百里諭令知之。欽此。”遵旨寄信前來。（編者按：此上諭亦見《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一三三頁。）

〔軍机处寄裕祿等上諭〕〔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七日〕

軍机大臣字寄直隸总督裕、直隸提督聶、升授喀什噶爾提督天津鎮總兵羅③：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七日奉 上諭：“前据裕祿報稱，日內有洋兵千余，將由鐵路到京等語。現在近畿一带土匪滋事，辦理方形

①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吏部左侍郎許景澄，字竹貧，浙江嘉興人。

② 津鎮鐵路幫辦張翼，字燕謀。

③ 天津鎮總兵羅榮光，字耀廷，湖南乾州人。

棘手。各国使馆先后到京之兵，已有千余名，亦已足敷保护；倘再紛至沓来，后患何堪设想！著裕祿迅将聶士成一軍，全数調回天津附近鐵路地方，扼要駐扎。倘再有各国兵队欲乘火車北来，責成裕祿实力禁阻。并著聶士成整齐队伍，备豫不虞。其大沽口防务，并著督飭罗荣光一体戒严，以防不测。如有外兵闖入畿輔，定惟裕祿、聶士成、罗荣光等是問！将此由五百里各諭令知之。欽此。”遵旨寄信前来。

卷 一

光緒二十四年〔九月〕

10. 东撫張〔汝梅〕电〔光緒二十四年〕九月十五日

寿帅台鉴：据临清州电禀：威县沙柳寨拳民聚众，現在冠、威两县交界，忽聚忽散，势欲滋事。梅已派营前往弹压。地关两省交界，又有教堂林立，恐酿巨祸，亟須消弭。乞速派营赴威；并飭县会同东省营印，併力弹压解散。至为感禱。汝梅。威。

11. 致大名吳鎮〔殿元〕^① 万道〔培因〕^② 电

〔光緒二十四年九月十五日〕

頃接东撫电：“据临清州电禀：威县沙柳寨拳民聚众，現在冠、威两县交界，忽聚忽散，势欲滋事。已派营前往弹压。地关两省交界，又有教堂林立，恐酿巨祸，亟須消弭。乞速派营赴威，并飭县会同东省营印，併力弹压解散”等因。应飭大名吳鎮，迅派得力营弁，酌带練軍馬队，即日馳往威县；并飭万道飞檄威县；并遴派妥員馳往，会同东省营印，赶紧实力弹压、解散，勿任酿成巨患，致干重咎。仍将遵办及現在情形，飞速电复。勿延！删。

① 大名鎮总兵吳殿元，字嵩峯，安徽合肥人。

② 大順广兵备道万培因，福建崇安人。

12. 復東撫〔張汝梅〕電〔光緒二十四年九月十五日〕

翰仙中丞鑒：咸電敬悉。刻已電飭大名鎮、道，就近酌撥馬隊，派員前往，并飭該縣会同東省營印，實力彈壓、解散，以期消息未萌。

13. 大名道〔萬培因〕電〔光緒二十四年九月〕二十日巳刻到

督憲鈞鑒：刪電諭祇悉。查十四據威縣稟：冠縣梨園屯十八魁拳民散布聚眾，及該縣沙而寨拳民趙洛珠等逃避無踪，并聞有劫囚鬧教等謠。已據稟轉詳，并商請大名吳鎮，于十六日帶馬隊親往彈壓。昨據范教士知會，趙洛珠為十八魁逼脅而去，房已被燒。十八魁已聚眾在東境尋擾教民。復又飛飭威縣確查、戒備，尚未得復。現商大名馬隊徐管帶緩出冬防，酌撥馬步練軍，随同委員高令式糧等，迅赴威縣實力彈壓、解散。

惟查大名練軍只有三營，一出冬防，則地廣兵單，已嫌不敷分布；而出防地面，多鄰東境，教亦滋多。似須另撥防營，專駐威、曲^①等縣，方免顧此失彼。擬乞憲恩，飭令盛軍馬隊，由津速撥一營，迅赴防堵；并請飭令水師營，將應撥南運河炮船十二只，速即前來擇要巡守。是否有當，統乞鈞奪諭遵。取道因東省既已派營，兵力必厚，大名練軍單薄，竊恐乘虛而入，與教為難。不敢不冒昧電陳，以防意外。培因。篠〔十七日〕。

14. 〔大名道萬培因〕又電〔光緒二十四年九月二十日〕午刻到

督憲鈞鑒：篠電計已邀覽。頃據威縣望日稟稱：該匪現往威縣東南，與冠、臨交界黑劉村、紅桃園等處糾黨借馬，十四在曲周大寨等處打尖，至臨清之東龍、上固等村住山，已聚眾四五百人，得馬二三十匹，形同叛逆。該縣練勇無多，拳民隨處皆有，恐蔓延愈難解散。請速添

^① 曲指直隸曲周縣。

拨练军星往防緝。查大名吳鎮及徐管帶，先后帶去馬隊，數仍單薄；現飛函商請向駐開、東盛軍馬隊后右兩營，各暫抽撥二三哨，迅往威、曲，擇要扼守。并飭威縣集團互衛，曉解拳民，通飭各屬，严密防护。惟匪勢方張，趨向靡定，開、東馬隊，仍須回防。務乞先台，將前電所請馬隊、炮船，飭速前來，以資防堵。嘯（十八日）。

15.〔大名道万培因〕又電（光緒二十四年九月二十日）酉刻到

督宪鈞鑒：嘯午電計已邀覽。頃差弁遞回威縣十七稟，据称：实因东勇越境至沙而寨斂众起衅。十一夜十八魁逼胁赵洛珠全家而去，房未被烧；十三在冠县紅桃园、邱县柳疃聚二三百人；十四在曲周大寨邀人借馬，至临清龙上固住宿，聚至四五百人；十六仍在龙上固及临清杏叶村等处；十七龙上固一股，聚有五六百人，住紅桃园等处；杏叶村一股，聚有三四百人，馬四五十匹，現往曲周白果树、辛庄等村。所聚多系匪徒，安分拳民均不肯随。各处尙无滋事。已約邱、冠两县設法防撫，集團联教互衛。惟党众地寬，能添劲旅扼防始幸。并囑回差面稟。赵洛珠遣人至威县丁家寨借粮要馬，該村未与。亦飭防备等語。似此起衅甚微，裹胁日众，自当防撫兼施，或免滋蔓。拟請電咨东撫宪，飞飭山东营印，会同威令，及添派赵巡检秉鈞等，設法解散。并請仍飭盛軍馬隊迅往扼防，庶几慑以兵威，寬其既往，或可消患未然。伏候宪諭。

16. 復〔大名道万培因〕電（光緒二十四年九月二十日）

篠、嘯兩電均悉。已飛飭呂鎮^①迅派馬隊一營，馳往威、曲等縣，扼紮防堵。水師營炮船亦飭尅日開往。惟道遠，急切難到，應仍由該道會商吳鎮，就現有兵力分布巡緝。并严督县委，實力彈壓，及早解散，通飭各屬，一體严防。拳民隨處皆有，恐其勾結蔓延，滋擾教堂，

① 呂鎮指總兵呂本元。

釀成巨患，必須妥為防護，毋得稍涉疏懈為要。現駐開、東之盛軍后、右兩營，應飭各暫抽撥數哨，迅往扼守，俟續派隊伍到彼，再飭回防。仍將籌辦情形，隨時電聞。 号。

17. 致大名道〔万培因〕專送呂統領〔本元〕電

〔光緒二十四年九月二十日〕

威縣、曲周等处，現有拳民聚眾，在山东冠縣一帶滋擾、鬧教，大名吳鎮已帶隊前往彈壓、解散。惟地廣兵單，不敷分布，應再派撥該軍馬隊一營，星夜馳往威、曲等縣，扼要屯扎，會同大名練軍，及各地方官，實力防堵，保護教堂為要。除備文專送馬廠營次遵辦外，再電，飭查照。

18. 東撫〔張汝梅〕電〔光緒二十四年九月〕二十一日未刻到

壽帥台鑒：據冠縣電稟，威拳十八解散，忽有廣平拳民姚洛奇等勾通紅桃園匪類，于黎明放火，并殺害教民二名，受傷一名。已詣驗，派隊追緝，匪走威、曲一帶等語。乞卽飭營及各地方官，會同彈壓、兜拿匪犯，以期速獲為禱。 箇。

19. 致東撫〔張汝梅〕電〔光緒二十四年九月二十一日〕

翰仙中丞鑒：迭據大名萬道電稟：“直東交界威、冠等縣拳民聚眾，十三在冠縣紅桃園、邱縣柳疃聚二三百人；十四在曲周大寨邀人借馬，至臨清龍上固住宿；十六七在龍上固及臨清杏葉村等处。現查龍上固一股，聚有五六百人，住紅桃園等处；杏葉村一股，聚有三四百人，往曲周白果樹、辛莊等村。所聚多系匪徒，安分拳民均不肯隨，各處尙無滋事。已約邱、冠兩縣設法防撫，集團互衛。惟黨眾地寬，亟當防撫兼施，或免滋蔓”等語。現已添派盛軍馬隊，馳往威曲等縣扼防；并飭大名吳鎮酌帶練軍，會督地方文武彈壓解散。應請尊處飛飭山東營印，會同籌辦，防撫兼施，以期消患未萌為要。 午〔刻〕。

20. 致大名道(万培因)电〔光緒二十四年九月二十一日〕

电悉。添派之盛軍馬队，昨已飞檄飭令迅往扼防。并电請东撫速飭山东营印，会同妥办矣。該道仍速与大名吳鎮，督飭印委各員，防撫兼施，解散胁从，設法訪拿首恶，稟办，勿任滋蔓，是为至要。馬。

21. 復东撫(張汝梅)电〔光緒二十四年九月二十一日〕

頃发一电，想邀覽。簡电誦悉。已电飭大名鎮、道，督率派出队伍，会同各該地方官跟蹤兜拿，务期速获。余詳前电。

22. 致大名道(万培因)电〔光緒二十四年九月二十一日〕

頃甫复电，旋接东撫电称，据冠县稟：“威拳十八解散，忽有广平拳民姚洛奇等，勾通紅桃园匪类，于黎明放火，并杀害教民二名，受伤一名。已詣驗，派队追緝，匪走威、曲一带”等語。应飭該道，飞致吳鎮、呂鎮，迅飭派出馬步各队，严督曲、威两县地方文武，会同东省营勇，跟蹤兜拿匪犯，以期速获，毋任远颺。一面設法弹压、防备各属教堂。并应通飭实力保护，毋稍懈怠，致酿巨案，同干严譴。是为切要。呂鎮現在何处？吳鎮带队前往如何布置？速查复。未〔刻〕。

23. 东撫(張汝梅)电〔光緒二十四年九月〕二十三日未刻到

寿帅台鉴：两奉簡电，即轉飭遵办。頃据冠县电稟，会同飞虎等营追匪至沙柳寨，将首犯姚洛奇拿获，并获从犯及格毙多名。謹电聞。漾。

24. 大名道(万培因)电〔光緒二十四年九月二十二日酉时发〕

督宪鈞鉴：頃据委員高令等稟称：“威、邱两县諭飭紳董，将赵洛珠及安分拳民，于十七八日已經劝散安业，惟无知匪徒尚勾聚遊弋。二十午刻，聞冠县紅桃园教堂，于十九五鼓被匪焚烧，杀死教民二人，毆伤一人。营印差探属实。該匪路經威县第三口村，亦烧教民房屋三处，

并未伤人。营印現已往查虛实。惟徐营官駐威馬队仅五十名，兵力甚形单薄，亟盼开、东馬队速来”等語。并据范教士所言相同。查开州馬队，昨日魏管带亲携百名抵大名，今早已同赵集鈞馳赴威县；东明年管带亦来，所抽馬队八十名，明日可到，拟暫扎元城边界，以防闖入。現在匪已滋扰，防撫交急，曲周昨已請队，运西处处空虛。吳鎮念日已回。現拟同荣守住商吳鎮，将大名馬队悉拨威、曲，步队两营，分拨大、广两府，沿边扼扎。即請宪台电飭吳鎮，赶速遵拨，緩出冬防，先其尤急，以便布置。养，西。

25. 复东撫(張汝梅)电〔光緒二十四年九月二十三日酉时发〕

漾电敬悉。冠县拳匪，經东省营县追获首从各犯，甚以为慰。余党已否解散？仍望随时电示。漾，酉。

26. 东撫(張汝梅)电〔光緒二十四年九月〕二十四日戌刻到

寿帅台鉴：漾电敬悉。拳党已散，仍請飭营印会同弹压、保护，免再滋事。敬。

27. 大名道(万培因)电〔光緒二十四年九月二十四日〕

督宪鈞鉴：号电諭祇悉。已将吳鎮电专送。惟由馬厂馳至需时，乞照养酉电稟，电飭吳鎮赶速分拨扼防，先其尤急，以防闖入。

28. 致大名吳鎮(殿元)电〔光緒二十四年九月二十四日〕

頃接万道养电，威、邱两县拳民已劝散安业，惟匪徒尙勾聚遊弋山东，冠县紅桃园教堂被焚，杀死教民，威县第三口村亦烧教民房屋三处，尙未伤人。徐营官駐威馬队仅五十名，兵力甚单。开州馬队，魏管带已馳赴威县；东明馬队，年管带暫扎元城边界。匪已滋扰，防撫交急，兵力不敷分布等語。应飭該鎮，速将大名馬队，悉拨威、曲两处；步队两营，分拨大、广两府，沿边扼扎；緩出冬防，先其所急。前飭

呂鎮本元，添調盛軍馬隊一營，如已到大，即速會商萬道，妥為布置。各屬教堂，並應實力保護，勿稍疏虞。昨東撫來電，冠縣首匪姚洛奇已追獲。余黨曾否解散？望飭派出各隊，會同東省營縣，不分畛域，一體防捕為要。

29. 致大名道〔萬培因〕電〔光緒二十四年九月二十四日〕

養電悉。現已電飭吳鎮，速將大名馬隊，悉撥威、曲兩縣；步隊兩營，分撥大廣兩府，沿邊扼扎；緩出冬防，先其所急。前飭呂鎮本元，添調盛軍馬隊一營，如已到大，即速會商吳鎮、呂鎮，分別屯扎，妥為布署。各屬教堂，並應實力保護，勿稍疏虞。昨接東撫電，冠縣首匪姚洛奇，業經追獲。余黨曾否解散？仍望督飭派出各隊，及地方營縣，會同東省營印，不分畛域，一體防捕為要。

30. 大名道〔萬培因〕電〔光緒二十四年九月〕二十五日已刻到

督憲鈞鑒：威縣有徐管帶馬隊一哨，昨早魏管帶又迎去盛軍馬隊百名。今早遵奉簡馬電諭，力商吳鎮，又派去馬隊兩哨，並允將右營步隊，飭防曲周，中營步隊，分防大、元邊界。現飭兩府，同往布置，嚴飭印委，會營兜拿防撫，並迎咨呂鎮，飭隊迅赴威、曲，以抒宸廬。梗〔二十三日〕，申。

31. 〔大名道萬培因〕又電〔光緒二十四年九月〕二十七日已刻到

督憲鈞鑒：念五接威縣念二稟稱：“威拳解散後，突有廣平姚洛奇勾結匪類，激怒附近拳民，復聚百數十人，于十九夜五更，在冠縣紅桃園焚燒教堂及教民房屋百余間，殺死教民二名，毆傷一名。該匪路過威縣第三口村，亦燒教堂及教民楊興鳳、石景行家房屋念余間，並未傷人。兩省營印會同追緝，于念一日在威縣候未村，合力擊獲首犯姚洛奇，及從犯十五名，格斃四名，馬一名，解冠審辦，余黨四散。留大名馬隊二十名，在沙柳寨巡緝余匪，並保護附近教堂教民。將安分拳民編（原作

緩)入民團,悉善聯絡。惟余匪未尽,拳教積怨,非多撥晁旅,會東巡防不可”等語。現在岑守已赴該縣,續撥馬隊,亦已到防,馬廠盛軍計亦將到。已飭岑守,會營嚴督印委,妥速防拿籌辦。徑(二十五日),申。

32. 復〔大名道萬培因〕電〔光緒二十四年九月二十七日午時發〕

徑電具悉。廣平匪首姚洛奇在冠縣滋事,已會東省營縣拿辦,余黨當可解散。續撥馬廠盛軍,計將到大。拳教積怨已久,難保不乘間扰害,該道應會同吳鎮、呂鎮,督飭府縣,認真查緝;各處教堂,尤應實力保護,切勿稍涉疏虞。威縣第三口村教堂被燒,教民楊、石兩家房屋亦被波及,應速查明詳細情形稟辦,以免教士借口為要。沁,午

33. 大名道〔萬培因〕電〔光緒二十四年〕十月初三日亥刻到

督憲鈞鑒：頃准呂鎮函咨：該鎮念七行至連鎮，蘇統帶所領大隊，是日可抵鄭家口油坊一帶。現均遵電星夜兼程前往，囑先電陳。威縣第三口村被燒教堂，及教民房屋，府縣當稟。現擬分別籌修、撫恤，與彼磋商，尚未就緒。蕭(二日)，申。

34. 致總署電〔光緒二十四年十月〕初五日

總署鈞鑒：前于九月十五日據大名萬道稟：直東邊界一帶，向有一種拳民，其中良莠不齊。現聞山東冠縣拳民糾眾，欲與教民為難。該縣與直隸威縣毗連，恐滋事端。并准東撫電，請撥營會防。當即電飭大名吳鎮，迅帶馬步練軍，親往彈壓解散；又添派盛軍馬隊一營，前往威縣、曲周，扼要駐扎，督飭各地方官嚴加防范。旋據鎮道及威縣來稟：有廣平拳民姚洛奇，勾結直東各匪，赴冠縣紅桃園村，焚毀教堂及教民房屋，殺斃教民二人，傷一人。路過威縣第三口村，亦焚小教堂平房九間，及教民楊興鳳、石景行平房各九間，幸未傷人。經練軍地方文武，會同東省營縣，併力追緝，立將姚洛奇拿獲，并獲犯十五名，格斃四名，余匪逃散，犯解冠縣審辦。威縣被焚教堂房屋，現飭道

府即筹款，分別撫恤，迅速了結，免致借口。刻下地面均尙安謐，仍严飭各营县实力保护，毋稍疏虞。謹將办理情形，电請查照。再該处教民，系归法教士所管，并聞。歌。

35. 大名道〔万培因〕电〔光緒二十四年十月〕初七日辰刻到

督宪鈞鉴：苏管带三十日領队抵威。呂鎮由油坊繞道紅桃园等处，查看被焚教堂，隨在劝戒，亦于初一日馳抵該县。体察刻下情形，因惧兵临，暫可无虞。現商防捕，囑先电陈。昨据赵巡检稟称：訪有受伤拳匪，在南宮东大城村及威县苏村伏匿，已帶眼綫，并請府、县、魏、徐两管带，准予初一四更，督同往捕。旋准徐管带初三函称：是夜緝获王国庫、王小便二名，由县帶回收审。已飭确查稟办。申〔刻〕。

36. 复〔大名道万培因〕电〔光緒二十四年十月初七日〕

歌电已悉。昨奉电旨，以直东边境拳民，时与教民为难，飭令加意弹压，随时防范。并将撫恤保护一切事宜，妥筹办理等因，欽此。該道应即欽遵，会商吳鎮、呂鎮，督飭各营管带及地方文武，实力防捕，毋稍大意。威县第三口村被焚教堂房屋，如何撫恤了結，即飭妥速办理、稟报，不得迁延，致滋借口，为要。徐管带拿获王国庫等二名，亦即訊明稟办。阳。

37. 大名道〔万培因〕电〔光緒二十四年十月〕十一日〔到〕

督宪鈞鉴：威、曲两案，据赵巡检面称，統共由县賠給京錢一千七百吊，作为了結。盛、練各軍，亦均屯扎周密。获犯王国庫、王学逊，正在研审。均經府县通稟。已飭該員回任。盛軍右营，現亦回防。职道俟晤呂鎮后，即捧香赴工祀謝。泰〔九日〕，酉。

38. 复〔大名道万培因〕电〔光緒二十四年十月十一日〕

泰酉电悉。威、曲两案，由县撫恤了結，办理尙妥。仍督飭各軍，

严密防范，毋稍大意。眞。

39. 大名道〔万培因〕电〔光緒二十四年十月〕十二日申刻到

督宪鈞鉴：阳电諭祇悉。查威县第三口村一案，范教士因感宪台迭次派队严飭保护，又念府县营委认真緝犯，已商其由县共給賠修撫恤京錢一千五百吊，作为了結；曲周前案，另給撫恤二百吊。尙屬妥速，昨已电陈。呂鎮今日來大，晤悉。盛、練各軍，擇要分防，亦极周密。現在商飭鎮府营县研审犯供，实力防捕，以紓宪廬。卦〔十日〕。

40. 署藩司廷〔雍〕电〔光緒二十四年十月〕二十七日戌刻到

督宪鈞鉴：威县拳教之案虽結，善后全賴賢有司合力維持。查邻境清河、曲周、鸡泽、广宗四县，人地未宜，可否择調？請示祇遵。雍。沁。

41. 复〔署藩司廷雍〕电〔光緒二十四年十月〕二十八日

劭民兄鉴：沁电悉。弟到任未久，于四令才行尙未深知，該处地方紧要，如人地未宜，自以择調为是。惟該四县皆在威县邻境，甫值威县拳民滋事之后，人心未定，若四县令同时驟換，交替需时，轉恐防撫疏懈；似更調亦未可急，总以择定妥人，次第更替为妥。仍希大裁。

42. 致藩司〔廷杰〕电〔光緒二十四年〕十二月初十日

用宾兄鉴：威县教案，法領事屢来商論。現署威令与教士不洽，久处必不相宜，現在商論之事，既有意見，亦非該令所能办理，只可将該令調省，或飭回本任，或另調別缺，由司酌核办理。其威县一缺，查后补直牧胡良駒，洋务熟习，以之署理，可了此案。已檄令該員迅往署理。仍希由司照章札委。至該处教案，关道詳請委員，并拟遴委江守槐序前往，会同广平府岑守、署县胡令，妥为查办。先此电聞。余由公牘詳达。蒸。

光緒二十五年(四月)

43. 致清河高道(驂麟)①电〔光緒二十五年〕四月十一日

現据关道稟：接准英領事函称：据英国教士瑞电：冀州属枣强县地方，有义和拳匪持械滋事，将教堂司事华人槍去、勒贖，声言如不給銀五百两，欲害洋人等語。虽經呈报，枣强县官不肯保护。現在人心惶惶，該县福音堂教士三人，帶有眷属幼孩，該匪势将鬧教，若不急为防范，恐酿成案等情。应由道迅派妥干之員，即日馳赴枣強，查明实在情形，会同該县認真保护，实力防范，毋得稍涉疏虞，別酿事端，致干严譴。仍飭将查办情形，迅稟复，勿延为要。眞。

44. 清河高道(驂麟)張中协(士翰)②电

〔光緒二十五年四月〕十五日申刻到

督宪鈞鉴：枣強拳教一案，前因凌令人尙晓事，当即专馬告以扼要办法，并飭先行查复。頃据复称：此案因演戏启爭，現已将人放回等語。除俟委員查明另稟外，合先电稟。驂麟、士翰。未。

〔光緒二十五年七月〕

45. 大名龐道(鴻書)③电〔光緒二十五年〕七月十四日巳刻到

督宪鈞鉴：昨据唐牧来工面稟：初九突有山东大刀会匪，至开州东乡石墓头地方，假冒官吏派洋教，专槍教民，即于該村槍擄，內有土匪李家妮勾引。該牧带队馳往，督同乡团，已將擄去二人及劫物办回，李家妮旋亦拿获。惟匪首刘贊虞等尙在濮境彭樓未散。又聞濮境紅庙另有一股，扰及开清交界，亦有擄劫情事，当飭唐牧速回妥办，飞商开、东防营，速撥馬队，即往巡防。函囑吳守通飭所属，严加防护，并

① 清河道高驂麟，字仲灝，浙江仁和人。

② 督标中軍副将張士翰，字西园，山东济宁州人。

③ 大順广兵备道龐鴻书，字渠菴，江苏常熟人。

派員赴彭樓一帶，查探情形。頃又據唐牧途間來稟：州屬趙家庄等亦被滋擾，刻即往查；并懸轉請電告毓帥，派隊查拿等情。職道密商張管帶學俊，抽帶東明馬隊，立即前往，会同唐牧，沿邊巡查，妥為布置，以資鎮攝。并囑吳守休察情形，或自大名酌帶馬隊，迅往督辦，以免蔓延。王鎮現在出郡閱邊，日內可至高村，再與商辦。應否電咨東撫，伏候鈞裁。鴻書。覃（十三日），申。

46. 復（大名道龐鴻書）電（光緒二十五年七月十四日）

飭菴兄鑒：覃電悉。已電致東撫毓佐帥^①派隊查拿，并飛飭王、呂兩鎮，迅派隊伍，分布嚴拿，以遏亂萌。仍由尊處嚴飭各屬，認真防范，毋稍疏虞。鹽。

47. 致東撫（毓賢）電（光緒二十五年七月十四日）

毓佐帥鑒：頃據大名龐道電稟稱：開州唐牧面稟：初九日突有山東大刀會匪，至開州東鄉石墓頭地方，假冒官吏派查洋教，專搶教民，即于該村搶擄，內有土匪李家妮勾引。經該牧帶隊馳往，督同鄉團，已將擄去二人及劫物起出，李家妮旋亦拿獲，惟匪首劉贊虞等尚在濮境彭樓未散。又聞濮境紅廟另有一股，擾及開清交界，亦有擄劫情事。當飭唐牧速回妥辦，飛商開、東防營，速撥馬隊，即往巡防。函囑吳守通飭所屬，嚴加防范。又據唐牧途間來稟：州屬趙家庄等處，亦被滋擾，刻即往查，請電致東省，派隊查拿等情。除飛飭王鎮、呂鎮撥隊，分布嚴拿外，應請尊處派隊迅赴濮州一帶，認真查拿，以遏亂萌。

48. 大名道（龐鴻書）電（光緒二十五年七月）十五日酉刻到

督憲鈞鑒：昨晚接開州畢教士專函稱：山東刀匪勾結土匪，闖入直境，迭在州屬石墓頭、趙庄、獨木寺、曲六店，及東明劉成村等處，滋擾

① 山東巡撫毓賢，字佐臣，滿洲正黃旗人。

教堂，并搶毀教戶多家。又称：匪徒初来百余，三五日間竟招聚五百余，声言赴州城搶总教堂；深以开城仅制兵百余名，馬队又分防各处。悬速派兵救援云。当即咨行鎮府营，即派队协团赶赴防护，飭属查明迅禀。王鎮刻未来工，自尚在途。并于鎮咨內請由代行衙門，速商各管带拨队迅往，会同开协严防。仍飭府往办，請呂鎮在防。各悬宪台照飭呂鎮，并电飭王鎮、吳守，会督营印，妥速防护、解散。清丰王令十三来禀，尚未扰及，已飭防。咸。

49. 復〔大名道龐鴻書〕电〔光緒二十五年七月十五日〕

咸电悉。已电飭王鎮、呂鎮带队前往，并飭吳守亲赴該处，会督营印，实力防护，分別查拿解散，以遏乱萌。仍由尊处就近商令妥办，勿任蔓延为害。望。

50. 致大名呂統領〔本元〕、王鎮〔連三〕^① 吳守〔積鏐〕^② 电

〔光緒二十五年七月十五日〕

呂鎮、王鎮、吳春生兄鑒：頃据庞道电禀：接开州毕教士函称：山东刀匪勾結土匪，闖入直境，迭在州属石墓头、赵庄、独木寺、曲六店，及东明刘成村等处，滋扰教堂，并搶毀教戶多家。又称：匪徒初来百余，三五日間竟招聚五百余，声言赴州城搶总教堂。州城仅制兵百名，馬队又分防各处，悬速派兵救援。当即咨行鎮府派队协团，赶赴防护。請电飭遵照等情。应由王鎮台、呂鎮台迅即带队前往；并由吳春生兄亲赴該处，会督营印，实力防护，分別查拿解散，以遏乱萌，勿任蔓延为害。希即照办。

51. 致呂統領〔本元〕电〔光緒二十五年七月十五日〕

呂鎮台鑒：頃据大名庞道电禀：接开州毕教士函称：山东刀匪勾結土

① 大名鎮总兵王連三，字冠杰，河南邓州人。

② 大名府知府吳积鏐，字春生，浙江錢塘人。

匪，闖入直境，迭在州屬石墓頭、趙莊、獨木寺、曲六店，及東明劉成村等處，滋擾教堂，並搶毀教戶多家。又稱：匪徒初來百余，三五日間竟招聚五百余，聲言赴州城搶總教堂。州城僅制兵百余名，馬隊又分防各處，懸速派兵救援。當即咨行鎮府派隊協同，趕赴防護。請電飭遵照等情。應請台端迅即帶隊馳往，會同王鎮、吳守，實力防護，分別查拿解散，以遏亂萌，勿任蔓延為害。

52. 大名道〔龐鴻書〕電〔光緒二十五年七月〕十六日午刻到

督憲鈞鑒：鹽電諭祇悉。遵即咨行辦理。頃據唐牧十四來稟：該州十三到署，即據州屬趙莊、獨木寺、曲六店三村教民呈稱：刀會百余闖入伊等各村，擄掠教戶。并稱：趙莊擄去教民一人，余只劫去衣物。隨派馬隊往拿。旋據守護石墓頭馬隊捆送一人，聲稱該牧去后，匪復出掠，經馬隊協同差役攔格，因王幫帶受傷，勇愈奮擊，登時格斃四匪，活捆一匪，及受傷二匪。該州訊供不諱，已將三犯監禁。惟李家妮狡不承認。該州刻往各村查勘，業經通稟。并據函稟聲稱：所獲三犯，一傷尤重，擬懇電請就地正法，以快人心，可否仰乞憲台電飭大名府，迅至開州，悉心復審。如果情真罪當，即由該府電請飭遵。咸〔十五〕。

53. 〔大名道龐鴻書〕又電〔光緒二十五年七月十六日到〕

督憲鈞鑒：頃據唐牧本日卯刻自柳下屯來稟：刀會頭目劉廣韶即劉贊虞，自十三開仗，敗回彭樓后，正擬回甯山東，經州役趙姓誘其出巢，馬隊脫去号衣，匿在砦門口，將該匪首合力拿獲。王鎮得信，派隊迎提，經該州在柳下屯訊供，直認頭目不諱，已解州監禁。該黨聞信，即已甯去，民心稍安。至前次陣獲受傷尤重之犯，因將垂斃，已經王鎮割取首級，交給該州，携往曲六店等處懸示。其曲六店三村，前報被擄各教戶，亦經勘明，均系窮家，失物无多，并未散失人口。該州現商王鎮、張管帶，擬于石墓頭及交界處所扎隊鎮壓，以防死灰復燃。并稱：所獲各匪，可否解郡審辦云。查該州督率勇役，于五日之間，即將首

匪拿获，并获伙匪数名，余党现已窜去，大局粗安，尚属奋勉。已由职道将出力勇役先行批飭嘉奖。仍责成该州稟商镇府，会同防营，筹布善后事宜。惟首伙各犯，拟仍请宪台电飭大名府，迅往督审，如果情真罪当，即准该府在州惩办，以免疏脱。并候电谕。（咸）。

54. 复〔大名道龐鴻書〕电〔光緒二十五年七月十六日〕

頃两接咸电，均悉。唐牧督率勇役，拿获首伙各匪，大局粗安，办理尚属妥速。已电飭吳守馳赴开州，督审明确，电請正法、梟示，以昭炯戒。仍由尊处商同鎮守，将善后事宜，妥筹布置。

55. 大名道〔龐鴻書〕电〔光緒二十五年七月十六日〕酉刻到

督宪鈞鉴：頃据东明罗令^①稟称：昨午有县属刘成村及沙山寺教民来报，该村各教户于初十、十三等日，被山东刀匪搶劫等情。该县因考試，囑营兵同馬队往勘弹压，并悬請电咨东撫宪，电飭曹州鎮府查拿云。查刘成村前据县稟，系与曹县交界，自系另有一股，已令该县勿拘常例，仍往勘办，并会营协团，严防迅稟。至开州所获首匪刘廣韶，聞系山东附生，党类尚繁，已囑鎮府营印，妥防兼顾。尚請电飭为禱。銑〔十六日〕，已。

56. 大名鎮〔王連三〕电〔光緒二十五年七月十六日〕未刻到

督帅鈞鉴：曹刀匪二百余人入开境，搶教民、毀教堂，十三日至石墓头，連三督队，拿获首要刘廣韶等六名，枪伤数十名，追至小彭楼黄河沿散。已由驛馳稟。連三暫住距濮州二十五里开州境之柳下屯集，布置一切，合須电聞。王連三。

^① 东明县知县罗鼎焜，广西平乐县人。

57. 复〔大名鎮王連三〕电〔光緒二十五年七月十六日〕

王鎮軍鑒：电悉。剿办鬧教刀匪，甚为得手，又极迅速，慰甚！大旆現住柳下屯集，务希将善后事妥为布置，俾无后患，是所至要。

58. 致大名守〔吳積璽〕电〔光緒二十五年七月十六日〕

昨因开州石墓头等处教堂，被山东刀匪滋扰，电請执事迅赴該处，会督防护查拿，計已邀覽。頃接庞道电稟：匪首刘廣韶，已由唐牧督率勇役拿获，直訊头目不諱。并获伙匪数名，余党窜去，大局粗安。仍請台端馳赴开州，将首伙各匪，督审明确，电請就地正法、梟示，俾昭炯戒。一面会商防营，妥筹布置，以善其后。

59. 东撫〔毓賢〕电〔光緒二十五年七月〕十七日已刻到

裕寿帅台鑒：盐电敬悉。开州地方被刀会擄搶，赵窪庄等处，亦被滋扰，匪首刘贊虞等尚在濮境彭樓。并紅庙另有一股，囑即派队查拿等情。查刀拳各会，良莠不齐：一、刀会听信外匪煽惑，招集曾受教民欺压者入会、复仇，欲索前訛財物者有之；一、教民勾串刀会，专扰教民，暗中分肥者有之；一、棍徒鬧教为名，波及平民者有之；一、強盜兼充刀会，擄人勒贖，兵到即逃，嫁祸刀拳各会者亦有之。敝处訪聞既确，凡安分者，自保身家，原不禁止；若真有捉人勒贖、搶掠无忌情事，亦即派队查拿。已分別出示，剴切晓諭，各在案。近日曹州龙鎮，本按月常赴曹属，四处巡緝。近来謠言太甚，确查多属奸虛。除再电飭龙鎮，諸宜鎮靜，尤須防范。并派队迅赴濮州一带，肅慎查明，分別办理，妥为弹压外；先此电复。刪〔十五日〕。

60. 大名道〔龐鴻書〕电〔光緒二十五年七月〕二十一日申刻到

督宪鈞鑒：迭奉望銑电諭，均遵办理。时因教士別有指拘之人，恐須質訊，并飭府确审酌办。前因东明匪亦闖入，又聞王鎮添队至开、随

各县，請飞囑张营官率队回顾本防。頃据县禀，东明共扰七处，内刘成村亦非特建教堂，房只三間，并未住人，仅損房門，已为修理。此外教戶多已聞信搬移，所失亦仅粗件。旋获犯七名，已将勘驗細情，由县通禀云。現囑张管带周历巡防，并飭該县严防、确审。卽(二十日)。

61.〔大名道龐鴻書〕又电〔光緒二十五年七月二十一日〕酉刻到督宪鈞鉴：前因刀匪闖入开、东，迭請王鎮派队协防。頃准咨复，开州教堂，已調后营步队駐城，同黃协保护，并拨后营一哨至石墓头，同魏营馬队駐守。其开境散居教民，仍由魏营分布巡护。另調徐营馬队后哨赴东明，协同张营弹压、訪緝。飭令前营慎防郡城教堂，兼顾后路。并由府商拨龙王庙馬队，前往南清填扎。惟兵力尙单，該鎮仍駐柳下屯，俟曹鎮派队至濮，民心稍定，再移州城居中策应云。查刀匪散布曹南，靡处不有，全視兵力为斂肆。現在匪踪虽已散去，而与教积怨益深，宜防报复。拟俟呂鎮到后，商其酌駐开、东，往来兼顾。吳守亦报十九启程。知关宪廕，据以电聞。箇，辰。

62. 复〔大名道龐鴻書〕电〔光緒二十五年七月二十一日〕

卽电悉。东明已获之犯，务希赶紧办結，免致久生枝节。其开州、东明等处地方，仍祈轉飭营队，加意严防，勿稍疏虞为要。馬。

63. 大名鎮(王連三)电〔光緒二十五年七月〕二十八日未刻到

督宪鈞鉴：迭次电諭及照飭，职鎮均已懷遵照办。东明、长垣，前有刀匪鬧教，已飭徐营官輔廷，亲督后营馬队，先后馳往，会拿首要，解散党羽，以安民教，而遏乱萌。

64.〔大名鎮王連三〕又电〔光緒二十五年七月二十八日〕

督帅鈞鉴：蒙飭調徐营赴正，刻随办鬧教刀匪吃紧，万难移动。呂扎威县馬队，距冀州九十里，似可兼顾，正后左营馬队，可兼巡深州。乞

酌核示遵。

65. 大名道〔龐鴻書〕電〔光緒二十五年七月二十八日〕

督憲鈞鑒：王鎮以徐營隨防、刀匪勢并、請留，尙系實情，應否飭移赴正？伏候鈞裁。威縣馬隊已兼顧曲周等處，不申能否再顧冀州？東明所獲各犯內，有并訊滋擾長垣大黃集教民之案，大黃集與東明南境連界，吳守擬一并稟辦。勘，已。

66. 復大名鎮〔王連三〕、道〔龐鴻書〕電

〔光緒二十五年七月二十八日〕

來電均悉。徐輔廷馬隊後右營，原系專顧深、冀，故歸正定鎮統屬；呂鎮馬隊，專顧大名，難以再顧他處；且駐防處所，皆系奏定，未便改移。惟大名防務緊要，徐營正在隨辦，該馬隊可稍緩赴正，俟防務略定，仍飭赴正定本防，不得稍留。儉。

67. 大名道〔龐鴻書〕電〔光緒二十五年七月〕二十九日辰刻到

督憲鈞鑒：頃接吳守自開來稟，以開、東案犯，均經督審，因情節非電文所能詳述，擬分稟辦，專馬送津。恐關憲廬，囑代電陳。並以此時尙嫌隊少，擬留徐營馬隊暫緩赴正云。勘（二十八日），戌。

〔光緒二十五年八月〕

68. 致大名守〔吳積璽〕電〔光緒二十五年〕八月初八日

初八日接沁稟：匪首劉廣韶等，率黨二百餘名，闖入開境，搶劫教民多家，官軍剿捕，又敢率黨抗拒，實屬凶暴昭著。現經台端督同唐署牧，提犯研審，均各供認不諱，亟應嚴行懲辦。所有匪首劉廣韶卽劉贊虞，匪党叶兴旺卽叶富貴，王保全卽王法田，李玉法，石廣云卽石廣文等五犯，應如所擬，照章就地正法，傳首犯事地方，懸杆示衆。希接此電後，卽將該匪等驗明正身，立正典刑，梟示，報查。其侯富貴一

犯，既据訊明，仅止为匪服役，并无同搶及拒捕情事，情罪尚輕；但既入会，亦非善类，应如所稟，将侯富貴監禁十年，屆时再行察看，办理。另单請将王森、李家妮提省审办各节，轉多周折；即希台端就近相机办結，再回郡城。庚。

69. 大名吳守〔積鏐〕电〔光緒二十五年八月〕十三日申刻到

督宪鈞鑒：十二东明途次奉庚电諭，立飭开州唐牧，将获匪刘廣韶等五名正法、梟示。直边境安，东获犯未办，匪稍斂迹，实未解散。积鏐，元。

70. 致东撫毓〔賢〕电〔光緒二十五年八月〕十五日

佐帅鑒：頃接駐津美領事若士得函称：山东德州公理教堂来电：本处土棍聚有多人，要将教堂焚燒，刻即要滋大事，請該領事赶紧函致北洋大臣，速电致山东撫台办理等語。所称是否屬实，希即迅飭該地方官查明，妥为彈压，勿致滋生事端为要。刪。

71. 又〔致东撫毓賢〕电〔光緒二十五年八月十五日〕

前电当已邀覽。頃又据美領事函称：“又接德州公理教堂来电：‘現經該处土棍将看坟庄教堂业已拆完，看坟庄离德州城二十余里；今晚尚要拆庞家庄教堂，庞家庄离德州城五十余里；請迅速电致派兵保护庞家庄教堂。此教堂并有許多洋人居住’等情。請速电致山东巡撫迅速办理”等語。合再电达，祈即迅速飭屬彈压保护为要。

72. 东撫〔毓賢〕电〔光緒二十五年八月〕十六日巳刻到

裕寿帅台鑒：連接两刪电，当即电飭德州宋牧^①，立即会营彈压、保护。俟查明有无情形，再电复。銑。

① 山东德州知州宋森蓀，直隶乐亭人。

73.〔东撫毓賢〕又電〔光緒二十五年八月〕十七日酉刻到

裕寿帥鑒：據德州宋牧復電稱，本月十三，平原董路口教民，被直東各县土棍拆毀數家，距平原之看坟庄甚近。州境向无教堂，胁从者有亦无多，容查名姓緝究。龐家庄屬恩縣，即飭該縣保護。再電聞。篠。

74. 致东撫〔毓賢〕電〔光緒二十五年八月〕十八日

毓佐帥鑒：頃據美国若領事來函稱：“接山東德州公理教堂電：‘德州、恩縣、龐家庄、看坟庄四处，今較前日杂乱尤甚，現在只見華兵四十名，不足彈壓需用，仍祈函請北洋大臣電致山東巡撫，速由濟南府調撥三百兵，至龐家庄保護教堂；再調兩哨兵丁，至恩縣保護教堂。現時德州地面華兵无有，只好由濟南府調撥’等情。請即電致山東撫院辦理”等語。特此電達，即希查酌辦理。并祈電復。

75. 呂統領〔本元〕電〔光緒二十五年八月〕十九日申刻到

督憲鈞鑒：元由威界到大，即馳各处查看。王鎮回署，遇于途。于開州晤吳守。渡黃，見龐道，會商一切。王、徐兩弁，傷已就痊；傷倒二馬。該弁以十二騎擒斬數名，击散二百余匪，地方遂定；此皆唐牧多派卑部往剿之功。惟慮民教積怨甚深，未易解釋。本元。

76. 致东撫〔毓賢〕電〔光緒二十五年八月〕二十一日

毓佐帥鑒：頃接美国若領事函稱：“據德州公理會教堂來電稟稱：‘現在恩縣地方，微見平定；并所派兵弁亦認真彈壓。惟平原縣地方，仍然杂乱；請再電致山東巡撫，亦派兵弁，在該地方彈壓為妥。’等因前來。相應函請電致山東巡撫”等語。用特電達，即希查照，酌辦。馬。

77. 东撫〔毓賢〕電〔光緒二十五年八月〕二十五日午刻到

裕寿帥台鑒：嚙、馬電，均悉。承囑平原地方杂乱等因，自應照辦。查

据平原县禀复，焚毁实无其事。惟前教民与平民〔因〕細故口角，伊父年老病毙，飾詞誣控，业早处了。^①

〔光緒二十五年九月〕

78. 清河道〔高驂麟〕电〔光緒二十五年〕九月初七日已刻到

督宪鈞鉴：朔日接奉鈞札，遵即专馬分飭。頃接冀州禀复，該州各属拳教偶有齟齬，俱經随时完結，并筹議保护办法。除俟故城复到再行禀复外；合先电禀。遇。

79. 大名道〔龐鴻書〕电〔光緒二十五年九月〕初八日申刻到

督宪鈞鉴：开、东、长教案議結，及刀会复在东境蠢动各情，均由吳守通禀。惟飭据清丰查复来禀，暨录送观城复信，謂刀匪于八月念五日，在朝城馬集滋扰后，即赴阳谷。徐营官初六自柳屯来信，亦謂朝城被扰多处，匪于念九向冠、莘两县。此股滋事头目，聞系赵兴吉，随从小头目五人，各带百名，并有旗帜云。查邻匪不靖，农田缺雨，深虑勾結为患；已迭請王鎮、呂鎮飭营严防，并分飭各牧令确探会同防范。庚。

80. 复〔大名道龐鴻書〕电〔光緒二十五年九月〕初九日

庚电悉。山东刀匪党羽众多，在朝城、阳谷、冠、莘等县滋扰，各該处均切近直境，应由尊处轉致王鎮、呂鎮，及行吳守，督率营汛、練軍，州县一体认真严防，切勿任闖入直境滋事为要。佳。

81. 致大名守〔吳積璽〕电〔光緒二十五年九月〕十二日

接九月初三日来禀，并单折，均悉。大名教民被扰之案，既与教士議定，其撫恤之款，除开、东、长三州县共訖銀五百两外，其余五百

① 此电文未完，原电止此。

兩，准如所稟，先在開州庫存留備搶險余款內，就近提給，以應急需。特先電復，即查照辦理。余由來稟批達。文。

82. 清河道〔高驂麟〕電〔光緒二十五年九月〕二十日亥刻到

督憲鈞鑒：頃接冀州來稟，正定鎮奉憲札后，已撥馬隊四哨前往。日來地方人心極為安靖。謹此電稟。號。

83. 致東撫〔毓賢〕電〔光緒二十五年九月〕二十六日

毓佐帥鑒：頃接美國領事若士得函稱：“據山東德州公理教堂來電稟稱，前派兵彈壓平原縣、恩縣等處土棍，尚且安靜。今山東巡撫將該官兵撤回，隨即土棍聚有多人，要將平原縣南門外，距城十五里李鐘莊地方教民殺害，刻即要滋生大事，請本領事趕緊函致，速即電致山東巡撫，趕緊派武官帶兵彈壓該處，萬勿遲延，切要，等情前來。相應函請查照，隨即電致山東巡撫照辦為要”等語。合電台端，即希查奪、辦理是要。宥。

〔光緒二十五年十月〕

84. 東撫〔毓賢〕電〔光緒二十五年〕十月初三日已刻到

裕壽帥台鑒：宥電敬悉。查平原一案，前已派兵彈壓，業經擊斃三十余名，余匪潛逃四散，并飭附近州縣截拿。現在平原一帶安靜，該署縣遇事粉飾，已另派員接署辦理矣。冬〔二日〕。

85. 致東撫〔毓賢〕電〔光緒二十五年十月〕初四日

毓佐帥鑒：頃接美國領事若士得函稱：“據公理教堂稟稱：‘前山東平原縣地方鬧教一案，本教堂已訪明匪徒頭目張玉琢，率眾土棍等尋衅滋事，至今仍不安分，請轉致山東巡撫，札飭平原縣，將張玉琢究案，認真重辦，以免後日滋生大事’等因。相應函請查照，速致山東巡撫照辦”等語。所有是否屬實？用特轉達，即希察奪，飭屬妥查辦理。支。

86. 又〔致东撫毓賢電〕〔光緒二十五年十月〕初五日

支電計已邀覽。今日接美國領事若士得函稱：“據山東公理教堂電稱：‘前派弁兵彈壓平原、恩縣等處，該土棍等至今仍不安靜，今朝卽要滋生大事，請速電致山東巡撫，趕緊多派弁兵，彈壓平原縣、恩縣等處，萬勿遲延，切要！切要！’等因，前來。相應函請查照，隨卽電致山東巡撫照辦爲要”等語。用特電達，卽希查照辦理。歌。

87. 東撫〔毓賢〕電〔光緒二十五年十月〕初六日戌刻到

裕壽帥台鑒：支、歌均悉。教民欺壓平民太甚，以致羣起不服，盜匪乘機竊發。現既稱張玉琢尋衅，當卽札飭平原查辦，并飭隊前往平、恩等縣彈壓。上月击斃匪徒多名，諒美領事無不知也。保護之力，可謂盡矣！魚。

88. 德州〔陶式鋈等〕來電〔光緒二十五年十月〕初八日

督憲鑒：近日故城甚安，案有端緒。昨晤教士，尙未十分就范。容設法續陳。陶式鋈、王德輿同稟。

89. 致東撫〔毓賢〕電〔光緒二十五年十月初八日〕

毓佐帥鑒：頃據美國領事若士得函稱：“據山東德州公理教堂來電稟稱：距德州東南百余里路，今日將天主教堂焚燒，該土棍等隨又議定赴龐家庄，欲將本教堂焚燒，等語。刻卽要滋生大事，請貴大臣速卽電致山東巡撫，趕緊多派弁兵，彈壓該處，萬勿遲延，切要！切要！等因，前來。相應函請貴大臣查照，隨卽電致山東巡撫照辦爲要”等語。特此電達，希卽查照辦理。庚。

90. 東撫〔毓賢〕電〔光緒二十五年十月〕初十日巳刻到

裕壽帥鑒：庚電敬悉。燒教堂事是否屬實，已飭屬查辦。龐家庄教

堂亦即飞飭恩县保护,并派馬队弹压矣。青〔九日〕。

91. 致东撫〔毓賢〕电〔光緒二十五年十月〕二十四日

毓佐帥鑒：美領事若士得函稱：“据山东德州公理教堂来电稟稱：高堂地方教友被搶，并要贖身价銀兩，如若不給，即將被搶教友杀害，該處之官不管，弁兵亦是无用。請本領事稟本國欽差大臣，与总理衙門商議，电致山东巡撫，速將此案妥办为要。等因，前來。查此案，本領事觀山东地方甚是杂乱，相应函請貴大臣查照，速即致电山东巡撫，赶紧派弁兵弹压該處，保护教堂、教士、教友等，以免嗣后滋生大事，切要！切要！”等語。即希查照办理为荷。敬。

92. 东撫〔毓賢〕电〔光緒二十五年十月〕二十六日午刻到

裕寿帥鑒：亥、敬电，备悉。前因在平、博平土匪鬧教，派吉道灿升^①、馬副将金叙带队前往弹压，并再三給发告示，解散良民，严拿匪类，拳民业已各散。惟据偵探报稱，解散拳民路过在平境张庄教堂，堂中守护本僱把势匠多人，兼以庄內教民突出，开枪追捕，拳民情急，拚死拒敌，以致土匪附合，教民、拳民互有损伤。教堂內本有火药，遂失火焚燬，等語。証以訪聞，大致相同。且匪首朱紅灯^②暨丁家寺和尚，似有妖法邪术，能避枪刀，出沒无定，围以重兵，亦难得手。迨經吉道会同馬副将，严密购緝，不惜重賞，竟將朱紅灯暨丁家寺和尚，一并設法拿获，实非毓賢意料所及。現已將朱紅灯暨和尚供供、收禁。聞余匪尚未散淨，已飭馬副将往拿，当不致再滋大事。查此次焚燬教堂，系教民生事，自行起衅。賢迭派队勇，業將匪首拿获，办理教案，似亦可对外人。至教堂焚燬若何，教民被伤若干，俟在平豫令查复，再行函达。先电聞。宥。

① 山东省济东泰武临道吉灿升，字剑华，陝西韓城县人。

② 义和团首领朱紅灯，山东莊平人。

93. 景州牧(王兆骥)^①由德州(來)电

〔光緒二十五年十月二十六日〕申刻到

总督宪台鈞鉴：卑州拳教决裂，危甚，叩請速賜处置示遵。王兆骥。

94. 复〔景州牧王兆骥〕电〔光緒二十五年十月二十六日〕

景州王牧鉴：来电閱悉。前因景、故一带冬防紧要，已飭梅提督轉飭吳游击，將所带一营开赴景州、故城一带分防扼扎。候催令迅速拔队前往，一面仍由該牧妥为弹压保护为要。除稟批示外，宥。

95. 致东撫(毓賢)电〔光緒二十五年十月〕二十七日

毓佐帅鉴：宥电謹悉。土匪滋事，經台端派队拿获匪首朱紅灯暨丁家寺和尚等二名，匪首就获，該处鬧教之风，当可少息。沁。

〔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

96. 天津罗鎮(荣光)新城來电

〔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初六日辰刻到

欽宪鈞鉴：初二奉飭挑拨两营，由梅提督带赴河間等处，分扎等因。現已遵照，派定前右、后左两营，带队前往。惟該两营系由亲兵正副营改編，向无帐房，請飭軍械局借給夹帐房十三架、单帐房八十六架，以便分用。荣光。

97. 天津鎮(罗荣光)大沽來电

〔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初七日午刻到

欽宪鈞鉴：十月念七日奉飭挑拨一营，移扎祁口各处，等因。遵即派遣后右营管带袁世坦，于本月初六黎明带队赴祁；前右后左两营，明

① 景州知州王兆骥，字检子，江苏阳湖人。

日开差。俟到防分布后，再行稟报。

98.〔天津鎮罗荣光大沽〕又电

〔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初七日〕未刻到

欽宪鈞鑒：頃据梅分統电复，分統约会阜、故、吳、东各县，初八日在景州会哨后，由西道往献县。該县初五来請队，奉拨新城两营，一駐阜城，一駐献县单家桥、富庄驛，練軍副中营駐景州。

99. 景州牧〔王兆駢〕由德〔州〕來电

〔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初七日〕申刻到

督宪鈞鑒：昨据英教士函称，阜州河渠鎮教友二人，为拳匪搶去，生死未定。卑职因病未能亲往，除請汛官往查外，求速委員即来署理，以免貽誤。

100. 复〔景州牧王兆駢〕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初七日〕

景州王牧：电悉。已电达梅分統，迅即認真查办。仍由該牧会商妥办，务将被擄之人找回，勿稍姑息迁就。該牧屢次稟請委員接署，殊近規避，当振刷精神，尽心办理。身任地方，責无旁貸；倘办理不善，不能因有此数稟，即从寬恕也。阳。

101. 致梅統領〔东益〕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初七日〕

如云兄鑒：接罗鎮軍电，知大麾所带三营，已分扎阜城、献县、景州等处，定于初八与阜、故、吳、东各县，在景州会哨。頃接景州王牧来电，据英教士函称，景州河渠鎮教友二人为拳匪搶去，生死未定，等語。电音簡略，情形未詳。即希尊处迅速查办。其一切事件，并望遵照前次各照会，認真办理，勿稍姑息迁就为要。

102. 总署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初八日酉刻到

北洋大臣：頃英使函称，山东义和团賊匪已入直界，冀州有英人三家，孤住无所保卫，請設法保护英民性命、财产，速为賜复。又美使亦函称，深、冀一带甚危险等語。直东交界，是否有拳匪滋事，希迅查明，飭将各洋人实力保护为要。并电复。庚。

103. 复〔总署〕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初八日〕

总署鈞鉴：庚电謹悉。月前因山东边界，时有大刀会及义和拳匪徒，与教民滋事之案，漸侵及于直隶河間所属各州县，經祿拣派淮軍分統梅东益，帶領三营，于河間府所属各州县择要分扎，認真查办，凡有教堂处所，派队駐巡，随时保护。現在队伍均到齐分扎。茲承电示，即当飞飭該分統，派队将深、冀教堂，会同地方官妥为保护；并将匪徒实力拿办，以靖地方。

104. 致梅統領（东益）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初八日〕

頃接总署庚电云：“英使函称，山东义和团賊匪已入直界，冀州有英人三家孤住，无所保卫，請設法保护英民性命财产，速为賜复。又美使亦函称，深、冀一带甚危险，等語。直东交界是否有拳匪滋事？希速查明，飭将各洋人实力保护为要；并电复”等因。除电复外，所有总署电內指明冀州居住之英人三家，及深、冀有教堂处所，务希查明，派队駐巡，会同地方官实力保护，勿稍大意，是为至要。大麾現带去三营，如不敷用，尚須添調一二营，祈即示知，当商罗鎮軍赶紧派往。

105. 兩司〔廷杰、廷雍〕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初九日未刻到

督宪鈞鉴：前据献县吳令^①稟請，拨馬队帮同冬防等事；嗣又自行商

^① 献县知县吳燾，云南保山县人。

請現駐五河泊頭鎮之馬隊范管帶，就近赴獻。惟尙未奉憲示。竊揣冬防之名，事尙可行。可否卽派范管帶兼駐獻縣？或另撥他營？伏候飭遵。廷杰、廷雍。佳。

106. 梅統領〔東益〕德州來電

〔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初九日〕酉刻到

督憲鑒：接陽電、庚電，謹悉。東益初八到景，與景、阜、故、吳、東各牧令會商，景州河渠教友，一友已回，一人平安，不致有意外。冀州有正定練軍出防，可无虑。東益已派人往探。此間三營不敷用，請飭羅鎮再派馬一營、步二營前來。東益另有電致羅鎮詳商。東益今日由阜城、交河、獻縣一帶北行，各處布置，先行開導，如抗違，卽嚴行懲剿。十五准到津，面陳。東益。青。

107. 天津鎮〔羅榮光〕電〔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初九日〕戌刻到

欽憲鈞鑒：頃接梅分統電，以現奉憲台電飭添營。察該處情形非重兵不可，已電請撥三營，并囑由淮軍右翼另派步隊兩營，開赴景州、故城一帶等因。應否照派？請示遵。

108. 復兩司〔廷杰、廷雍〕電〔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初九日〕

用賓、劭民兄鑒：佳電謹悉。月前因山東邊界，時有大刀會及義和拳匪徒與教民滋事之案，漸及于直隸河間所屬各州縣，特派淮軍右翼分統梅東益，帶領三營，于河間所屬各州縣擇要分扎，專意認真查辦。凡有教堂處所，均派隊駐巡，隨時保護；并查明著名首惡，滋事拳民，嚴行拿辦，其附合者一概解散，不得姑息遷就。該分統已到景州，所帶營隊亦均到彼，辦理情形尙未據報到。獻縣吳令因洋人總教堂在彼，就近商令范營官派隊赴獻，幫同防護，系初四之稟。未知其隊已去否？范亦梅分統所管，現在梅分統在該處當可妥為布置也。

109. 复梅統領〔东益〕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初九日〕

青电悉。已电罗鎮速拨馬队一营、步队二营前往，听候大麾分布駐扎。至前电冀州洋人，系在枣強蕭张鎮，不在冀州，已电达台端。仍当由尊处拨队数十名，实力保护为要。

110. 致天津鎮〔罗荣光〕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初九日〕

耀廷兄鉴：頃接梅分統来电，带去三营不敷用，請再派馬一营、步二营前来；并另有电致尊处詳商等語。現在义和拳匪到处滋扰，派队弹压拿办，及保护各处教堂，极关紧要；尊处飭即添拨馬队一营、步队二营，迅速开赴河間府，交梅分統分布駐扎。所派何队，仍望电复。

111. 致梅統領〔东益〕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初九日〕

昨总署电所指冀州住之英人三家，今日英領事来言，系瑞姓、梅姓、馬姓洋教士三人，住枣強县屬蕭张鎮等語。即希尊处速派拨队伍数十名，前往枣強县蕭张鎮，实力保护为要。

112. 天津鎮〔罗荣光〕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初十日申刻到

欽帅鈞鉴：两电諭敬悉。飭添梅分統三营，应即遵办。惟馬队分防在数百里外，須有步队替出，方可开差。謹先派前后两营，整队前往。該两营向无帐房，請飭軍械局各借給夹十三架、单八十六架，分发領用。新城昨因三营开差，車輛僱空，并請飭天津县代僱大車三十輛，以資載运，而利开拔。

113. 梅統領〔东益〕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初十日〕戌刻到

督帅鉴：先电敬悉。枣強蕭张鎮英教士三家之事，現派范营官帶馬队前去保护。益今日到献县，明日到滄州，后赶紧到津，面禀一切。吳营官已于初九日到景州防所，益已北行，如有德州电，即請交景州范

營官防次,以免遲誤。蒸。

114. 复天津鎮(罗荣光)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初十日〕

电悉。昨弟处接梅分統电,請添營;当即电达台端,計已入覽。此事甚关紧要,非添營不可。梅分統所請馬队一營、步队二營,尊处务即照数派拨,飭令赶紧开往为要。

115. 景州牧(王兆騏)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一日已到

督宪鉴:卑州苏古庄堂,初八被焚;刘八庄堂,初十被焚;并烧民房十余間,伤教民四人;城乡謠言四起,总堂危甚。梅提督已赴津,求速救援。兆騏。

116. 臬司(廷雍)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一日〕申刻到

督宪鈞鉴:密。昨奉宪批,由两司刷印《源流考》^①,并会銜示禁。續接青电,謹悉。梅分統三營已赴河間等处,择要分扎。其南三府冀州一带,似应酌添馬步,借冬防,量为分布。各处頒发司示之举,殊有关系,現在速办。除另詳請示外,合先电复。雍。眞。

117. 梅統領(东益)泊头來电

〔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一日〕戌刻到

督宪鉴:青电敬悉。萧张鎮事,初十午刻,派范官宮由富庄驛前往。查富庄驛至該处二百五十里,計十二早晨可到。东益在献晤吳令暨馬葛两教士,教堂尙无恙,惟亟宜防范,先留勇一棚駐扎。东益十一回滄,俟将队伍拨定,来津面稟。

① 《源流考》,系指吳桥县知县劳乃宣所著之《义和拳教門源流考》。劳氏字玉初,浙江桐乡人。

118. 复臬司〔廷雍〕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一日〕

劄民兄鉴：眞电謹悉。正定、大名現有呂鎮馬队及練軍各营，尙敷分布，无須再添。其冀、深两属有拳民之处，昨亦飭梅分統分队弹压；兵力不敷，又于淮軍內为之添去馬队一营、步队两营，前后共去六营，当可足資分布。义和拳实系邪匪，并非义民，如近日山东所获朱紅灯暨丁家寺和尚，皆系其中匪首。該匪等党羽甚众，借鬧教为名，煽惑倡乱。若再由州县敷衍姑息，必致养癰成患。一再筹度：办理此事，非稍用兵力，不能震懾解散也。《义和拳〔教門〕源流考》，关道黃花农已交书局石印，尊处可电花农送百余本，分行有拳民各属，告示并祈妥拟为荷。

119. 致梅統領〔东益〕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一日〕

頃接景州王牧电稟：該州苏古庄、刘八庄教堂被焚，并有烧民房、伤教民情事，城乡謠言四起，总堂危甚；梅提督已赴津；求速救援；等語。查梅分統来电，吳营官初九已抵景州防所。現在該处事机紧迫，即应上紧派队弹压、保护，查明滋事首要，严拿究办。梅分統現如北来，范营官接到此电，即与吳营官先察夺情形，赶紧办理，勿稍延誤为要。

120. 景州王牧〔兆騏〕及吳营官〔有珍〕范营官〔天貴〕电

〔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二日已刻到

督宪鈞鉴：眞电謹悉。总堂已帶队保护，如不服弹压，官軍众寡悬殊、危急之际，应否击打？請示。兆騏、有珍、天貴。

121. 复〔景州牧王兆騏、吳营官有珍、范营官天貴〕电

〔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二日〕

吳营官、范营官、王牧鉴：电悉。拳民如不服弹压，胆敢抗官拒捕，該

营官等自应督队奋力捕击。如虑兵力不敷，应由該营官等催梅分統赶紧添队前往。文。

122. 致梅統領(东益)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二日〕

頃接景州王牧等电禀，景州兵力尙属不敷，拳民人众，势甚危急。新城所去各营，迅即酌拨前往，以免众寡悬殊。希刻速办妥为要。

123. 又〔致梅統領东益〕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二日〕

頃飭张道蓮芬，会兄带队同往深、景。駕勿来津。

124. 致正定董鎮(履高)^① 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二日〕

仰之兄鉴：頃接英領事函称：据公理教堂禀称，深州张司馬村，并安平县地方，現有义和拳土匪，聚众甚多，欲将教友伤害，并烧毁教堂及教友住房。又搶去教友，言以銀贖回，不然即杀。該处之官出示弹压，土匪等直若无聞。請速电飭弁兵，赶紧弹压該处，以免滋生大事，等情。請速办理，前来。应請尊处迅即派拨队伍，于深州张司馬村，并安平县地方，刻速前往弹压保护，万勿迟延为要。

125. 致聶提督(士成)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二日〕

功亭兄鉴：近日河間及深冀各属，义和拳匪禍张日甚，弟处現派张毓渠、梅如云，带馬步六营，前往查拿首恶，弹压解散，并保护教堂。惟地面太寬，以馬队为得力，現計步队敷用，馬队尙少，天津等处，无可抽拨。可否于貴部內派拨馬队二营，飭往河間、深、冀一带，会同毓渠、如云所带之队，办理此匪，俾地方早就安謐。敬乞卓裁。

① 正定鎮总兵董履高，字仰之，安徽合肥人。

126. 天津鎮(罗荣光)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三日酉刻到

欽帥鈞鑒：電諭敬悉。昨接梅分統電，前撥兩營，十一到滄，十二開往阜城、獻縣；添撥馬隊一營，已由分駐冬防各處，調去步隊兩營，明日開。

127. 致榮中堂(祿)① 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三日〕

中堂鈞鑒：近日山東義和拳匪鬧教之案，漸及于直隸河間、深、冀各屬，現在派撥營隊，分往彈壓，附近調撥馬隊，實不敷用。與聶功亭商酌，在武衛前軍內派邢統帶長春②，帶馬隊二營，同該處各營妥為辦理，事竣即飭回防。謹請查照。元。

128. 致梅統領(東益)、張道(蓮芬)电

〔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三日〕

如云、毓渠兩兄鑒：現因馬隊不能敷用，與聶軍門商定，在武衛前軍內添派馬隊二營，令邢統帶長春管帶，准十六拔隊到津，迅往河間、深冀一帶，會同彈壓。特此電知。

129. 致天津鎮(罗荣光)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三日〕

現在河間一帶拳民滋事地方，望兵彈壓甚急。前由新城撥去兩營，具報初八日開差，此時曾否接信已抵防所？又昨添撥之馬隊一營、步隊兩營，并須趕緊前往。何日起程？祈一并示知。以慰鄙系。

130. 总署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十四日戌刻到

北洋大臣：美使稱：接駐德州明教士電稱，該處教堂十三日被匪打毀，該匪以獻縣為聚會之所，聲稱于十七日往打天主教大禮拜堂，等

① 軍機大臣榮祿，字仲華，滿洲正白旗人。

② 武衛前軍先鋒馬隊統領邢長春，字鶴田。

語。希飭派出官兵，于獻縣地方，严密緝捕，勿任匪徒聚結；并希轉飭地方官，于獻縣附近有教堂處，严密防范為要。鹽。

131. 復〔總署〕電〔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五日

總署鈞鑒：鹽電敬悉。已分飭严密緝捕、防范。咸。

132. 獻縣吳令〔燾〕電〔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十六日已刻到

督憲鑒：梅部周帶勇二百，十四到城。是夜西鄉拳民與教民鬥，拳民死四人，教堂無恙，勢甚危急，請飭梅統領添兵速臨。燾。刪〔十五日〕。

133. 復〔獻縣令吳燾〕電〔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十六日〕

獻縣吳令鑒：刪電悉。已電飭梅統領、張道添撥隊伍，迅赴該縣辦理。仍一面由該令會同周營官等，認真彈壓，妥籌解散；并實力保護總教堂為要。銑。

134. 致梅統領〔東益〕、張道〔蓮芬〕電

〔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十六日〕

獻縣吳令電稟：梅部周帶勇二百，十四到城。是夜西鄉拳民與教民鬥，拳民死四人，勢甚危急，請添兵速臨等語。希速添撥隊伍，前往該縣彈壓、保護，設法解散，免致拳教衅深，愈難措手，是為至要。

135. 梅統領〔東益〕、張道〔蓮芬〕電

〔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七日已刻到

督憲鈞鑒：頃接駐獻周管帶稟：十四夜拳匪圍攻東大過教堂，該管帶聞信帶隊飛救，幸教民奮御，打死拳匪五人，匪聞兵至，立即逃散，教堂未損。刻派何管帶率馬隊兩哨，連夜由滄赴獻，明晚可到。袁管帶一營，今早往景。俟卞、李兩營到滄，即分赴獻、景。蓮芬今夜先赴景州。東益、蓮芬。

136.〔梅統領东益、張道蓮芬〕又电

〔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七日〕亥刻到

督宪鈞鉴：东益、蓮芬在泊头、滄州先后接范营官由景州专人禀称：十四、五，拳匪首犯武修和尚，在刘八庄聚众起事，再三派人开导，置之不听。十六早，武修率众千余人往攻朱家河大教堂，范、吳、蔣各营官带队往阻，武修仍恃邪术，率众迎敌，枪伤勇丁一名。該营官等不得已，飭队发枪，立毙拳匪三十余名，当将武修拿住；并陣前擒获和尚二名，拳匪七八十名，大鉄炮两尊，抬枪、洋枪、旗帜、刀矛、器械一百四五十件。現將武修等交景州王牧收禁、研訊，等語。理合先行电陈大略，余俟到景查明詳細再禀。篠。

137. 复〔梅統領东益、張道蓮芬〕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十八日

篠电悉。拳匪在朱家河地方聚众，持械抗拒官軍，經該营官督队奋剿，斬获多名，立将匪首武修和尚拿获，办理甚为得手。亟宜趁此声威，解散胁从，严拿首要，以靖地方。至已获匪首武修等各犯，并希督飭地方官迅速审明，分別禀办，暨飭該州严行监禁，加意防范，勿稍疏虞为要。巧。

138. 致梅統領〔东益〕、張道〔蓮芬〕电

〔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十八日〕

今日据英領事函称：“接教士由萧张来电，据称：現在該处义和拳颇为猖獗，不但教民数十家俱遭搶劫，并将教民擄去数十人，局势危险已极，深盼添兵赶紧来萧保护，以救被难教民等情。合請鉴照，添兵速往，并将到萧日期見复为悬”等語。查萧张請添兵保护，英領事屢次函悬，务祈赶紧添派速往，加意保护，以免借口。添派兵数，及計算到萧张日期，望即电示，以便函复英領事为要。

139. 袁侍郎〔世凱〕^①德州來電

〔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日已刻到

裕制台鑒：亥密。晤勞令，稱：已稟懇奏請明降諭旨，懲辦拳匪等，所述頗中肯要，未知尊處已否出奏？候示。凱。皓〔十九日〕。

140. 梅統領〔東益〕、張道〔蓮芬〕德州來電

〔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日〕酉刻到

督憲鈞鑒：巧電敬悉。景州附近拳匪，自十六接仗後，大半解散，拳廠亦撤，拿獲拳匪武修等八十餘名。經王牧申明首要十餘名，余系無知被誘，統俟訊明，由州稟辦。惟深、冀各屬，匪股甚多，聞尚聚眾滋事。可否先將首犯武修和尚二名，先行正法，以儆外匪；無知脅從，准保責釋，以安眾心。乞電示。查義和拳匪共分八九門，各教徒眾，河間、深、冀各屬，同時起事，燒拆小教堂、教民房屋，搶奪教民糧物，各處皆有，幸獻縣、景州蕭張有洋人大教堂，經營兵保護穩固。東益、蓮芬先後到景，查明附城各村，匪徒逃散，近較安靜。東強、故城勢甚緊迫，已派馬步前往。一俟邢統帶馬隊兩營、李營官步隊一營到齊，即親率分赴兩武、衡、棗四縣撫解。如仍抗拒，亦即剿拿。至將來清查各州縣拳匪首要，安撫被害教民，尤宜隨時查辦，愈早愈好，免使借口。東益、蓮芬馳近千里，勢難兼辦。擬請速飭河間、深、冀各該管道、府、直牧，酌帶明練識體人員，親往趕辦，俾東益、蓮芬專任督率各營剿撫事宜，更裨大局。是否？乞示。

141. 〔梅統領東益、張道蓮芬〕又電〔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日〕

督憲鈞鑒：二次巧電敬悉。蕭張鎮教堂，前經范營官派馬步三十名，前往保護，今奉電飭，立派馬隊四十名，連夜前往，十九午刻必到蕭

① 工部右侍郎袁世凱，字慰庭，河南項城人。

张。一俟邢統領帶馬隊兩營、李營官步隊一營到齊，東益、蓮芬再分督馬步，親赴兩武、衡、棗四屬，分扎保護教民，剿辦拳匪。

142. 复〔梅統領東益、張道蓮芬〕電

〔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皓兩電均悉。景州漸已解散，深、冀股匪尙多，仍須趕緊捕击、解散，毋稍松勁。此事總須將首要悉數訪獲，方可永杜後患；否則恐致有兵則散為民，兵去又聚為匪，安能永拔多營在彼鎮守？至查辦此事，該管道、府、直牧，身任地方，難辭其責。惟各州縣辦理妥速，不致多生枝節，兩兄于此事情形俱已查悉，祈擬一飭地方官分投清查辦法章程，即當分飭速辦。至武修及和尚二名，既訊屬匪首，自可先行正法。惟未便僅凭電報正法，祈即趕緊錄供具稟，以凭批示辦理。其餘應釋各犯，亦即迅速稟辦，俾成案牘。兩兄何日由景起程？仍希見示。深、冀兩處，匪已眾多，并希速顧為要。簡。

143. 复工部侍郎袁〔世凱〕電〔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慰帥鑒：亥密。皓電敬悉。河間、深、冀一帶，拳匪滋事，派兵彈壓，敵處已經附奏，并電總署。近日查核拳匪情形，并无大枝節，但能捕獲首要，脅從自易解散。若如勞令所稟，張大其事，奏請明降諭旨，所慮民教結怨甚深，有所挾持，妄攀誣指，多生枝節，轉非所宜。該令各條六條，只可采擇而行，似未可照稟出奏。謹以奉復。

144. 梅統領〔東益〕、張道〔蓮芬〕電

〔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酉刻到

督憲鈞鑒：景州王牧連日力疾审讯各匪，实属过劳，現由東益函調吳橋勞令來景，會同审理。惟景境被扰教民，宜早查驗、撫結，請電兩司，飭洪牧星夜赴任。今日据駐獻各營官報稱：十八午后，拳匪復圍東大過教堂，各營官聞信往救，匪即退散，当即誘拿本村首从劉太福

等八名。駐防景屬河渠哨弁稟稱：十八夜，聞匪往攻羊牧教堂，該哨弁帶隊往護，匪竟拒捕，槍傷勇丁四名，當獲拳匪馮益方等八名，均交官申辦。并聞武強小范鎮集匪二三千，欲攻獻縣各（原作合）教堂報仇。已飭各營相機御剿。馬。

145. 復〔梅統領東益、張道蓮芬〕電

〔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馬電悉。拳匪自十六懲創后，仍敢屢次糾眾滋事，抗拒官軍，實屬愍不畏法，猖狂已極。看此情形，似宜查明渠魁所在，廣設方略，以重兵探其巢穴，分別掩捕解散，隨出示曉諭所以拿辦之故，以安良民之心，方可使頑民知威畏法，不致曠日持久，多生枝節。即乞兩兄妥為籌酌辦理。王牧患病，調勞令幫同審訊各匪，甚好。洪牧，已電請藩司，催令迅速到任。現在調去隊伍，均否到齊？如何分布？及現办情形，仍望隨示為盼。

146. 致藩司〔廷杰〕電〔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用寅兄鑒：景州現正有事之際，該州王牧患病甚重，此缺已委安州洪牧調署，祈催飭洪牧迅速到任為要。養。

147. 梅統領〔東益〕、張道〔蓮芬〕電

〔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督憲鈞鑒：簡電敬悉。武修、成章和尚二名，遵示飭州錄供具報，轉稟候批。至清查拳匪首要、安撫被害人家，昨稟已陳大略。今飭酌定办法章程，本應即行遵示酌擬備采；惟現以各屬离兵稍遠村庄，尚復聚眾滋擾，即宜先借兵威解散巨股，搜查首要，以靜地方。今日東益拟由交河、獻縣赴深屬一帶，蓮芬拟由景、故赴冀屬一帶，周历巡查，相機辦理。俟回景州，再酌擬章程，稟呈憲鑒。又東益、蓮芬常往來各處，營中助理需人。查吳橋縣勞令，熟悉情形，明习公事。吳橋本境

现无拳匪滋事，距景甚近。拟請飭委該員为卑营行营营务处委員，随时往来，办理一切，以資臂助。如蒙允准，請先电示，以便轉行。仍乞飭司轉飭遵照。

148. 藩司〔廷杰〕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申刻到

督宪鈞鉴：养电敬悉。景州缺，刻已給委署，安州张牧，即日赴安接署。催令洪牧遵速領委赴景州調任。

149. 复梅統領〔东益〕、張道〔蓮芬〕电

〔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养电悉。两兄常須往来各处，营中助理需人，請以吳桥劳令为行营营务处委員，随时往来，办理一切。应即照办，由敝处专札劳令遵照。仍祈尊处照电先行行知，公文随后寄到。再今日接英領事函，以萧张拳匪滋扰益甚，前距萧张有百余里，現仅距四里，請赶紧拿办等語。祈查核、速办为要。又两兄分赴深、冀各属，以后电报应交何处轉寄行营？祈示知，以便遵办。漾。

150. 致中协〔張士翰〕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西園兄鉴：頃据法总領事来函：“接北京天主堂副主教函称：附近保定府一带地方，亦多有匪徒蠢动，而束鹿境内尤甚，祈为函請拨队弹压保护，等語。本总領事查拳匪倡乱，为日愈久，則为害愈烈。可否亟为电飭正定鎮^①，并保定中协^②，就近拨兵前往各該处，以期严加惩創，借申国法，而安民教。抑或另作何項办法，悉出尊裁”等語。查束鹿地方，前經臬司詳加訪聞，多有捉人勒贖之案，已委梁守往查，因梁守委署遵化，現复改委袁守世廉前往查办。今据法領事函述各情，应由尊处查明匪徒蠢动地方，及束鹿境内多拨队伍，分路弹压保护，

① 指正定鎮总兵董履高。

② 指督标中軍副將張士翰。

并严拿匪徒，务获究办，以靖地方，勿致滋生事端，使外人有所借口，多生枝节，是为至要。拨队情形，仍祈速复。

151. 致兩司〔廷杰、廷雍〕、清河道〔高驂麟〕电

〔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頃据法总領事来函：“接北京天主堂副主教函称：附近保定府一带地方，亦多有匪徒蠢动，而束鹿境内尤甚，祈为函請拨队弹压保护，等語。本总領事查拳匪倡乱，为日愈久，則为害愈烈。可否亟为电飭正定鎮并保定中协，就近拨兵前往各該处，以期严加惩創，借申国法，而安民教。抑或另作何項办法，悉出尊裁”等語。查前經司詳往查；束鹿地方捉人勒贖之案，梁守未能前往，已改委袁守世廉往查。茲据法領事函述各情，除电飭中协查明匪徒蠢动地方，及束鹿境内多拨队伍，分路弹压保护，并严拿匪徒，务获究办，以靖地方，毋致滋生事端，使外人有所借口，多生枝节外；祈即一体核飭办理，并严飭地方官会同营队妥办为要。

152. 署东撫袁〔世凱〕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已刻到

裕制台鉴：亥密。刻抵济南。皓电敬悉。筹画周詳，欽佩之至。凱。

153. 范管帶〔天貴〕德州來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督宪鈞鉴：养、漾两电謹悉，即专馬沿途送梅分統、张道，諭飭劳令为行营营务处，已将宪电轉达。萧张本駐馬步队。再聞昨晚武卫前軍邢統帶，帶馬队两营，于阜城屬漫河鎮途次，晤梅分統，已囑連夜赶带一营赴枣強，一营赴武邑。且张道于昨午先赴枣強。查萧张即該县所屬，距县十八里。梅分統往献县，均不过三四日回景。現天貴扼扎景防。如賜电諭，仍发德局，飭天貴轉送。

154. 中协(張士翰)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未到

督宪鈞鉴：頃奉电諭，謹悉。当向两司面商筹布。保定附近各州县，均称安靖，尚无匪徒蠢动。然景州一带既有拳匪滋事，自应加意防范。查卑軍三营，除出防外，只存四百余人，而城内各局及护送各項差要，悉由此拨派；且省城重地，防备尤关紧要，更难遽行空虚。再再熟商，只可两相兼顾。茲派卑部馬队中营副哨官楊庆荣、副中营哨官赵徇亮，各带馬兵十五名，星夜前往束鹿一带駐扎，会同地方官認真弹压妥協办理。倘遇捉人勒贖盜犯，当严行緝获，不得稍涉疎懈。日前面晤束鹿县馬令^①，据云，深州一带拳匪滋事，惟与該处界連，自当严加防范。知关宪廑，合先稟聞。至卑軍各拨，已諭令加意訪查矣。

155. 复东撫(袁世凱)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慰帅鉴：奉漾电，敬悉大旆已抵济南，恭賀任喜。敬。

156. 梅統領(东益)、張道(蓮芬)电

〔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午刻到

督宪鈞鉴：匪自十九、二十日見馬步各营連夜冒雪前进，又因出示晓以利害，派人开导，憚于兵威，漸見解散，不敢搶掠。东益廿二、三带队巡历阜城、献县、武邑。抵献，探詢拳匪已撤，所屬小范鎮夥匪，向南散尽。蓮芬带队巡历景、故、枣境，探詢拳場撤尽。邢統帶两营，廿三亦抵两武、衡、枣分扎。又接范帮統稟，知景州一带亦无謠传。現各营星布，首尾相应，匪更知畏，料不敢聚抗。知念，謹陈。

157. 复(梅統領东益、張道蓮芬)电

〔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电悉。拳匪憚于兵威，漸見解散，亟宜趁势查拿首要，务获究办。

^① 束鹿县知县馬乘时，山西解州人。

据探詢，献县小范鎮夥匪向南散尽。其景、故等屬拳場撤尽，匪党亦必四散，尤应跟蹤捕緝，毋任在他处滋事。将来营队不能长此扼扎，必須絕其根株，党羽始能尽散，以免日后乘間窃发。是为至要。

158. 梅統領〔东益〕、張道〔蓮芬〕电

〔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酉刻到

督宪鈞鑒：蓮芬念四五，同邢統帶巡历衡、武，晤商各令，將馬队兩營擇要分扎，派一哨至深界。并飭正定駐衡馬队兩棚，連夜赴深，函告朱牧，有事就近飞告。邢統帶前往，董鎮聞因病折回。已函催速派馬步队至深、冀防堵。完善之区，查訪匪股漸散，首要隱匿，營弁大半不識面，令各县購綫，派役会营捕拿。东益念五由献巡察武強、深州，蓮芬念六回景。讀悉徑电，即通飭营县，赶緝首要。昨据駐故袁管帶稟，念四訪获拳首山东恩县僧人大貴，交县供訊：〔系〕朱紅灯师弟。已飭县訊供，稟办。沁。

159. 致梅統領〔东益〕、張道〔蓮芬〕电

〔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頃据美領事來函：“接保定府公理教堂电称：拳匪等今欲將深州、唐豐、遙〔饒〕阳三处地方教民杀害，迄今拳匪每日愈发增多，地面甚是杂乱，正定鎮至今并未曾派兵彈压，請赶紧严办等情。請查照，即电飭派弁兵彈压該处，万勿迟延”等語。查現接沁电，邢統帶馬队兩營已扎深界一带。即希轉致該营，查明深州、唐豐、遙〔饒〕阳三处情形，迅速筹顧，撥队保护，查緝首恶懲办，毋稍延緩，致有借口。是为至要。

〔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

160. 梅統領〔东益〕、張道〔蓮芬〕电

〔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初一日未刻到

督宪鈞鑒：昨日奉沁电，即函告駐衡邢統帶，抽队亲督赴深；駐献卡

营官派队赴饒阳，查拿聚匪。东益念六、七亲历武強、深州，詢知深、武交界，近日虽无搶掠，而拳厂尙观望未撤。念八早，訪知武西圈头鎮拳首朱胖子，仍聚二三十人，即同王令带队往捕。該匪見官兵来拿，即烧香請神，执刀迎敌，其党亦各持械抗拒。相持許久，枪伤匪徒二人，丁勇亦受矛伤。弃勇奋力向前，拿获朱胖子等十四名，刀械二十余件；并搜出該匪所搶深州西河头教堂銅钟、神主楼各件；又获拳匪传单数张。知武邑南关尙匪首，即密派弁兵先回，拿获匪首苗树田、刘洛庆二名。又据吳桥劳令报称，县南孙公庙，連日突来山东拳匪百数十人，驅之不去，刻令范帮統督馬步队往捕，拳匪仍乘我兵未到之所，肆无忌憚，势非痛加懲創不可。前稟武修成章和尚乞速示正法，以儆匪类。东益念九回景。东。

161. 复〔梅統領东益、張道蓮芬〕电

〔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初一日〕

东电悉。邢統带亲自带队赴深，卞营官派队赴饒阳查拿聚匪，均慰馳系。如云兄念八在武西圈头鎮捕获拳首朱胖子等十四名，搜出脏物、传单各件，又获匪首苗树田、刘洛庆二名，調度咸宜，办理得手，兵勇奋力可嘉。所获各犯，即請飭令迅速审办，应正法者赶紧录供稟請正法，以昭懲儆。孙公庙拳匪肆无忌憚，即希飭令范帮統，带兵痛加懲創，毋稍姑息。至匪首武修、成章两犯，业已批准正法，于念七专馬遞去，今日計已接到矣。

162. 致东撫〔袁世凱〕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初五日

慰帥鑒：弟現在保定閱兵，接津海关黃道^①电称：英国賈領事往晤該道，云山东陵县鬧教，甚属狂肆，囑求轉电山东撫宪派兵保护等語。用特轉达，即希查照酌办。歌。

^① 天津津海关道黃建筦，字花农，广东順德县人。

163. 东撫〔袁世凱〕電〔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初六日戌刻到

裕制台鑒：歌電感悉。現濟、東、泰匪甚猖獗，尚未接樂陵稟報。卽飛飭查明，并保護彈壓。魚。

164. 梅統領〔东益〕、張道〔蓮芬〕電

〔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初八日子刻到

督憲鑒：念九，吳橋勞令報：該縣孫公廟聚有拳匪，卽派范游击督隊往查。是夜該匪二三百人赴該縣龐家橋，燒毀教堂一處，焚劫教民六家，砍傷教民二名，殺死不奉教民一名而逸。范游击初一日早趕到孫公廟、趙莊等處，拿獲十七人，發縣訊明，系山東德州排子莊拳匪李發祥卽李慶海、李德海卽李振海、張開祧，趙家集拳匪鄭鳳亭爲首，同往焚搶。初五日，勞令又訪聞，有拳匪多人聚集該縣辛集店內，卽商令卑部哨官，帶隊前往拿獲二十二，發縣訊明，系德州齊家橋拳匪李金榮、鄭德茂爲首，糾衆百餘人，將赴大齊莊焚搶教堂、教民。內節小廷一犯，系該教二弟兄，勾結焚搶，拒敵官兵，情罪最重，擬請由縣錄供，稟請先行正法；并乞徑批下縣，以期迅速。余犯訊明，分等辦理。惟匪首皆在德州，聲勢甚大，非會同東省拿辦不可。擬請電致山東撫院，迅派員統兵，會同德州并直省文武，不分畛域，協商拿辦，以免滋蔓。东益初七赴吳橋察看，二、三日回景。蓮芬初八赴深州察看，二、三日回景。虞〔七日〕。

165. 復〔梅統領东益、張道蓮芬〕電〔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初九日〕

虞電悉。吳橋所獲各匪，應飭該縣趕緊訊辦。其節小廷一犯，既系著名匪首，情罪最重，俟該縣錄供、稟到，卽行批飭正法。所示匪首皆在德州，必須會合東省，不分畛域，協商拿辦，以免滋蔓。所見極是。已電商袁慰帥酌核辦理矣。青。

166. 致东撫〔袁世凱〕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初九日〕

袁慰帥鑒：現在義和拳匪延蔓于直東交界各屬，首要各匪，此拿彼竄，何處兵少，卽在何處滋事。若不亟籌兩省合辦之法，恐根株一時難盡，致蹈兵至則散、兵去復聚之弊。似宜兩省合力捕緝，請尊處專派營員，統兵在直東交界一帶，與直隸所派文武各營員，不分畛域，會商協力拿辦，以期早日安靜。至聞得義和拳老巢總根，實在冠縣十八村，未知確否？可否派員將冠縣十八村匪巢詳細查明，分別懲辦，以清禍源。是否有當？尙希卓裁。

167. 東撫〔袁世凱〕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初十日未刻到

裕制台鈞鑒：亥青電敬悉。昨接德州電稟，已派尙道其亨^①督隊前往，會商緝辦。上月已派吉道燦升，赴東昌各屬查辦。卽飭就近會商，并赴冠縣查辦。因慮營員孟浪操切，故遣兩道督率。東省拳匪，自三月滋擾至今，焚掠計數百家，教堂十餘處。將來善後甚難。而言者捕風捉影，無奇不有，稍有顧忌，卽无从措手。懲辦匪首，以清禍源，實為扼要辦法。可否請將實在情形，詳細上聞，以杜浮議？統乞尊裁。蒸。

168. 復〔東撫袁世凱〕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初十日〕

袁慰帥鑒：蒸電謹悉。德州東昌有尙、吉二觀察督隊查辦，直界各營如有應行會商協緝之處，已飭知梅統領東益、張道蓮芬，與尙、吉二觀察就近商辦。至拳匪滋事、教民被擾情形，昨在保定時接總署轉錄英使照會，弟處已將現辦實在情形，詳細咨達。具奏一節，容俟斟酌辦理。

^① 山東督糧道尙其亨，字會臣，漢軍廂藍旗人。

169. 致梅統領(東益)、張道(蓮芬)電

〔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初十日〕

昨示電商山東撫院，派大員帶兵在直東交界，會同協緝拳匪一節，即經電達慰帥。茲接電復，德州一帶，已派尙道其亨督隊前往會商緝辦；東昌各屬，已派吉道燦升就近會商，並赴冠縣查辦等語。特此電聞。如有應與東省會拿，即希就近會商尙、吉兩道，協力辦理。

170. 兩司(廷杰、廷雍)、中協(張士翰)電

〔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十四日未刻到

督先鈞鑒：寒電謹悉。本月十一日據新城縣謝愷^①報，東馬營等村，有演習義和拳彊童百余人，未曾滋事，現已設法禁絕，驅逐。并續准洋教士杜保祿函稱，聞有十七日殺教之訂，請兵保護各等情。本司等當即批飭謝令認真查拿。一面函復洋教士，并移知標下，業經酌派諳練曉事之弁，帶勇數名，于十四日前往查拿梭巡，借資彈壓，各在案。保定沈守^②亦遴委干員往查去訖。茲奉前因，除俟查明實在情形，再行馳稟，仍隨時設法查拿外；合先電復。寒。

171. 趙州孫牧(傳栻)^③、寧晉胡令(錫綸)^④由獲鹿(來)電

〔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十四日〕申刻到

督先鑒：初十，寧晉胡令來趙稟，義和拳匪李洛單等，由冀州至南孟莊，聚百余人，將唐邱教民江法來砍傷甚重，胡令親往驅逐，不退，仍械鬥。恐滋大患，請速飭正定鎮帶步隊一營鎮壓。除胡令詳稟外，合先電稟。傳栻、錫綸。

① 新城縣知縣謝愷，河南商邱人。

② 保定府知府沈家本，字子惇，浙江歸安縣人。

③ 趙州知州孫傳栻，安徽壽州人。

④ 寧晉知縣胡錫綸，奉天義州人。

172. 致兩司(廷杰、廷雍)、中协(張士翰)电

(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十四日)

頃据駐京法副主教林懋德函称：新城境界东馬營等村，拳匪甚夥，夜聚明散，习演邪术，潛謀不軌；虽屢經地方官出示曉諭，严行禁止，无如伊等置若罔聞，惑不畏法，約定十二月十七日起事，毀教灭洋。若不及早扑灭，势必週邇附和，紛紛效尤，益无底止。請迅为派兵彈压剿捕，歼厥渠魁，散厥胁从等語。所称是否确实？希迅速飭查，派兵前往彈压，以免滋事。并即电复为荷。

173. 致梅統領(东益)、張道(蓮芬)电

(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十四日)

頃接赵州电稟，宁晉胡令赴州稟称：义和拳匪李洛单等，由冀州至南孟庄，聚百余人，将唐邱教民江法来砍伤甚重，胡令亲往驅逐，不退，仍械斗。恐滋大患，請速派队彈压等語。除电正定鎮外，应請尊处一并酌派队伍，迅速查办，毋稍稽延为要。

174. 致正定鎮(董履高)电 (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十四日)

仰之兄鉴：頃接赵州电稟，宁晉胡令赴州稟称：义和拳匪李洛单等，由冀州至南孟庄，聚百余人，将唐邱教民江法来砍伤甚重，胡令亲往驅逐，不退，仍械斗。恐滋大患，請速飭正定鎮派队彈压等語。希即由尊处酌量多派队伍，速往彈压查緝，毋稍刻延为要。

175. 梅統領(东益)、張道(蓮芬)电

(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十六日午刻到

督宪鈞鉴：寒电敬悉。初十，董鎮力疾到深，与取道商定：徐管带輔廷，带馬队四哨，駐冀州、新河、南宮；許管带帶馬步六哨，駐深州、饒阳、安平、束鹿；查禁拳厂。今奉寒电，沐恩等已飭函告邢徐二人，由

衡、冀各帶馬隊，赴寧晉查辦。并屬查訪附近州縣，拳匪如多，速即函知，即撥准軍往扎兩武、東強。邢統帶馬隊兩營，專顧深、饒、安、冀、衡、南、新七屬。抽出正定馬隊，為趙州各屬防剿。請飭由董鎮主持，以期各有專責。各營分扎要隘，不能即撤；倘再有他屬告警，實難分撥。風聞津、保、正、趙所屬，亦有暗迎拳師立廠之事。此輩學習數日，即圖搶害教民，若不查禁于立廠之始，迨事出請兵，恐兵有不敷分布之日。速請密飭通省州縣，嚴禁立廠、習拳，以杜蔓延。奉批辦法三條，簡明盡善，感佩尤深；已趕行各屬遵照。其餘為難情形，有稟不能達者。臬道擬一二日赴津面陳。刪〔十五日〕。

176. 正定鎮〔董履高〕來電〔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十八日午刻到

督憲鑒：取鎮初十到深，據教堂鮑稱：韓林庄有王洛道，聚眾數百人，意攻教堂。速派許兆貴帶馬步隊前往，拿獲王道士，交深州管押。十五，寧晉縣稟：南孟村義和拳匪百人，砍傷教民。鎮當派駐冀徐〔管帶〕帶馬步兩哨彈壓。復奉諭，即帶隊往寧巡防。回署後，再細稟。

177. 山東尙糧道〔其亨〕電〔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十八日〕酉刻到

督憲裕帥鈞安〔鑒〕：亨奉東撫檄，會辦直東拳會。請示機宜。巧。

178. 復〔山東尙糧道其亨〕電〔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十八日〕

會臣九弟鑒：奉電敬悉。義和拳匪，散漫于直東各屬，煽惑滋事，殊為地方大患。辦理要義，當以解散脅從、捕除首惡，使知法有可畏，方能斂迹。惟當兩省交界，此拿彼竄，聚散無常；若不亟籌兩省合辦之方，恐蹈有兵則散、兵去復聚之弊。是以電商慰帥，由兩省合力辦理。昨接復電，知景州一帶委台從督辦。兄已告知直隸所委之梅提督東益、候補道張道蓮芬等，遇有兩省應拿之匪，彼此相商會緝，毋分畛域，以期早日平靜。梅、張二君駐景州，多望時通音信，互相聯絡，遇事妥商，俾匪戢民安，得以速弭巨患，實為地方生民之福。企甚！禱

甚！噓。

179. 致正定鎮（董履高）電（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日

寧晉縣屬有拳匪滋擾，前接電復，已派馬步兩哨先往，并由麾下帶隊往查。現接法國杜總領事來函，以接正定主教函稱：寧晉縣孟家庄，有教民數家被搶，并有教民一人受傷，請撥隊保護等情前來。即希麾下迅即前往巡查，如有滋事匪徒，即拿交地方官訊辦。荷。

180. 致東撫（袁世凱）電（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日）

慰帥鑒：頃接英國領事賈札士函稱：“本領事于本月初五日，面請關道黃，電請貴大臣，轉電山東撫台，迅即派兵到樂陵保護教士。未悉是否派兵到樂？嗣接教士信稱：十四日樂陵仍未見有官兵，而拳匪刻已竄到樂陵，甚為危險。請電詢山東撫台，官兵何日到樂？立即電達台端”，在案。據稱各情，祈即查照辦理；并電復為荷。

181. 東撫（袁世凱）電（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未刻到

裕制台鑒：電悉。前已迭次飭查，旋接樂陵縣何令^①十四日來稟，該境實無鬧教情事，前偶有謠言，已分別解息等語。亦未接此處英教士來訴。奉來電，遵即飛飭防范；但東省兵均已撥駐西南各屬，樂既無事，頗難移兵往扎，徒滋謠疑。馬。

182. 梅統領（東益）電（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到）

督憲鈞鑒：十八接山東尙道函稱，帶佐字兩營到，約東益于十九赴劉智廟會商。昨已晤商，所有直東交界之處，分隊防范，遇有匪擾，不分畛域，協力查拿。今日回景，又接駐山東博平吉道移開：“奉東撫札開，聞逸匪閻書勤在邱縣之吳家寨、長屯一帶，聚二三百人將赴冠縣

^① 山東樂陵縣知縣何業健，陝西石泉縣人。

之梨園屯滋事；并傳聞，約东路匪众千余，到齐举事。經該處哨官派勇目曹中明，帶勇張金得往探，該匪將曹中明凌虐致死，弃尸臨境東沙河內；張金得被匪刑辱不屈，生死未定。現該匪等往直隸清河縣境。查冠縣十八村，為直隸清河、威、曲等縣村庄環繞。請速派隊赴梨園屯、紅桃園及臨清之小盧庄扼扎，相機剿捕”等因。移請查照，協力查拿。

查卑部各營，分扎河間、深、冀，已屬不敷分布，清河、威、曲各縣，路隔四五百里，勢難兼顧。應否預先就近派隊防范？須請憲裁。現東益已派哨弁赴清河、威縣一帶，探听明確，再稟。張道蓮芬，于十八赴津，晉謁兗台矣。〔卽〕。

183. 復〔梅統領東益〕電〔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卽電悉。逸匪閻書勤聚集匪黨，有赴冠縣梨園屯滋事之謠；并聞該匪等現往直隸清河縣境。匪勢蔓延，所有清河、威、曲等處地方，均屬吃緊。希卽就近派隊防范，相機辦理。如兵力實有不敷，如何添撥之處；并望探听明確，酌擬辦法，迅卽電示。總之，直東交界之處，與東省協力查拿，不分畛域，最為妥善。簡。

184. 東撫〔袁世凱〕電〔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酉刻到

裕制台鑒：養電敬悉。現各營均派在省西一帶，卽電尙道，就近派兵一哨，前往防范、保護。漾。

185. 正定鎮〔董履高〕、趙州牧〔孫傳棧〕電

〔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午刻到

督憲鈞鑒：取鎮十六自深州到冀州，接南宮縣呂稟，范家寨義和拳結黨，請派隊馳往。取卽派徐管帶帶哨到該縣。因隊伍單薄，十七在冀小住一日听候，尙無事。十八晚，同邢統帶道寧會商。十九，該統帶因職查情形吃緊，將駐深馬步兩哨，調來彈壓。趙州孫牧，委卽用縣

陈庆彬来宁，即派該員会同徐管带及胡令，前往南孟庄、曹庄、孟庄桥、史家嘴各拳場，委婉开导，劝令解散。三日內，各村二百余人全散，惟南孟庄五六十人，执迷不散。

念一，該州孙牧到宁，会同出示，劝令交出匪首，余无別究。是日酉刻，奉宪电，飭速办。取三更时，亲督队伍，并廖管带、陈委员、該县胡令前往，黎明抵南孟庄。該村竟敢鸣鑼聚众，取当即喝阻，該匪等仍在庙內舞刀，取等复竭力劝导，又散去四十余人。念余人冥頑如故，即行拿捉，匪拒捕，刀伤后营左哨馬勇李鶴年、孙受荣，中哨馬勇楊得祥、后营左哨馬勇焦得胜等四名。不得已，取等令开枪攻打，伤毙数名，生捉十名，搜获伪令、神牌、戒約、名单、刀枪多件，即交該县，并派陈令会訊。匪首道士薛明有、匪目赵新德，供認掌伪令不諱。可否就地懲办之处，請宪台迅賜复电。余八名，飭該县任訊，分別办理。并留徐管带馬队四哨，驻扎該县，随时严查，以防萌孽再生。

再，接营务处张道函称，取兵力薄，拟派邢統領带队扎深冀一带。今取留步队一哨，保护深州教堂，全队候准軍到，即調回，分布赵州一带州县，防患未然。

現深、冀、景等处，兵力較重，此輩皆向西趋，正定、赵州所屬州县，多有拳場。此間兵尙嫌不敷分調，又接获鹿来稟，請派队弹压。取念四回正，余容詳稟。合并声明。

186. 梅統領〔东益〕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酉刻到

督宪鈞鉴：箇电謹悉。前差弁先赴清河，探回稟：于初九日，該县有匪数百人，将大寨庄教堂焚烧，并烧教民房三間，搶十余家，匪即逸回山东。近日清河地面尙称安靜，惟路接山东，匪蹤出沒无定。昨又派弁往威、曲两县探听，約正初方回。将来如何添拨营队弹压，俟探弁由威、曲回营，得悉詳細情形，再行电請訓示。宁晉有邢統領带队驻扎，近亦无事。現在积雪盈途，不辨路径，寒天冻地之中，年內可望安靜矣。径。

187. 复正定鎮(董履高)電〔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電悉。寧晉各村庄拳匪甚多，均經解散。南孟庄拳匪聚眾，經大麾督同廖管帶等前往彈壓、解散，其不服彈壓各匪，胆敢拒傷勇丁，遂即槍斃數名，生捉十名，辦理均屬妥速。查前據梅軍門、張觀察稟詢審擬拳匪辦法，業經批復：所有拿獲拳匪，訊明錄供，分作三等辦法辦理在案。此次拿獲匪首道士薛明有、匪目趙新德，應飭趕緊訊明錄供，稟請嚴懲。其餘八名，亦應訊取確供，查照三等辦法章程，分別擬議詳辦。現在匪勢西趨，正定、趙州所屬州縣，均形吃緊；如兵力尙單，可與梅提軍商酌勻顧。希即妥籌防范，毋任滋事；并轉致孫牧為荷。

卷 二

光緒二十六年(正月)

188. 梅統領(東益)電〔光緒二十六年〕正月初三日申刻到

督憲鈞鑒：差弁赴清河、威、曲等縣探回，清河燒教堂等事，已經說合了結。威、曲兩縣亦相安無事，且該處有呂統帶馬隊駐防，更可放心。江。

189. 大名道(萬培因)電〔光緒二十六年正月〕初七日午刻到

督憲鈞鑒：清河大寨村教案，經職道暨岑守先後委員前往會辦，嗣據威縣胡令稟稱：此案及呂家坡另案，已由該令會同印委，與清河教堂洋教士議結，共給賠撫京錢一千吊、銀三百兩。續因大名教堂范教士欲更改合同字句，復調胡令至郡，與之妥商，仍照前議，業已畫押矣。詳細另稟。知關憲厘，謹先電陳。微。

190. 兩司(廷杰、廷雍)電〔光緒二十六年正月〕十八日未刻到

督憲鈞鑒：諭函謹悉。林信中有不實，現已知會張協，添撥廿名練軍，

赴新鎮巡；并拟派沈守帶同明干委員，前往查办。除詳会稟外，合先电聞。嘯。

191. 中协〔張士翰〕电〔光緒二十六年正月十八日〕酉刻到

督宪鑒：职于十六日回省后，接据张营官泰、新城县謝令愷会稟，該县拳民仍然执迷不悟，愈习愈多，兵单难鎮。謝令于十七日来省面称，情形相同。各等因。昨准藩、臬两司会商，派保定沈守前往。复与职会商，再由卑部择派步队二十名，明日随同謝令前往，再为极力劝諭开导。如能服从、各安生业甚妙，否則恐非重兵厚集不能制服；尤恐因循日久，滋蔓难图。职本应带队亲往，无如卑部馬部三营，除防拨外，营存及省局各差仅有二百余人，省城重地，恐顾彼失此。且聞定兴等处，漸有习拳之人，正飭拨弁等严加防范，亦未便择調。茲可否添拨重兵威服之处，伏候鈞裁，电示祇遵。

192. 复〔中协張士翰〕电〔光緒二十六年正月〕十九日

电悉。新城距省只百余里，定兴近铁路，更便。台从縱在省事繁，不能带队亲往久駐，然即同往來京津，亦不过費十余日工夫，一往察看情形，亲加調度，俾营哨官弁有所遵循，諒不至曠誤省公。至拳民不服劝諭，固非派兵彈压不可；惟究非股匪可比，其有厂之处不过数村，亦与河間、深、冀不同。由貴部三营中匀拨馬队一营，办理此事，似无不敷；且一营外出，于省防亦不至顾此失彼。来电以省中队少，不能亲带前往；并請添派重兵；殊見諛卸！刻下該处情形，拟即派河鎮乘駁，酌带馬队十余名前往查明。果应添拨重兵，再行酌量筹調，以免张皇而节糜費。皓。

193. 复兩司〔廷杰、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正月十九日〕

嘯电敬悉。頃又接据法国总領事杜士兰函称：接其本国駐京大臣电开：据有人稟称，保定北境离铁路十余里之定兴县地面，現有拳

匪党羽，势将蠢动，祈为轉請北洋大臣，設法务保平安等因。应請貴大臣速飭屬，將匪党驅逐，以保該处教堂，而靖地方，是为切盼等語。即希速飭查明辦理，并電复为荷。效。

194. 兩司(廷杰、廷雍)電〔光緒二十六年正月〕二十日巳刻到
督宪鈞鑒：電諭謹悉。已派候補縣趙震東即往定興，俟查明再稟。合先電聞。

195. 中協(張士翰)電〔光緒二十六年正月二十日〕申刻到
督宪鑒：十九日酉刻接奉電諭，赶即籌撥隊伍，二十早會晤藩司面商，于二十一日由陸路先赴定興，會同該縣令加意勸導拳民；再赴新城白溝河。取俟到彼處，會同地方官察看情形，竭力勸諭，情形如何，再為馳稟。除另稟外，先肅電聞。

196. 張道(蓮芬)德州來電〔光緒二十六年正月〕二十二日酉刻到
督宪鈞鑒：十七由獻縣一帶抵景，詢悉各屬安靜。惟本月十二日，袁管帶派弁兵十名，至景、故、德州交界景屬小洋村，查禁暗中聚眾練習拳匪。該匪等見兵少，竟敢恃眾，刀傷二兵。弁兵不得已，格斃二名，傷三名，拿獲二名；當經洪牧勘驗訊辦，另行稟報。蓮芬于二十二日往巡各州縣，催督各牧令緝拿首惡，清理各案。簡〔二十一日〕。

197. 致藩司(廷杰)電〔光緒二十六年正月〕二十四日

頃接法總領事來函，以深州義和拳滋擾教堂教民之案，現在朱署牧正和衷商辦；深望其于离任之先，了結一切，更較妥善。地方官之迂調，其权本与領事无涉；此次請留朱牧二三个月，系屬暫時为了結經手事体起見，非請終留此任等語。查深州曹牧^①虽經掛牌，尚未

① 深州知州曹景鄰，湖北房縣人。

交卸靜海；朱牧現既正办教案，經手未完；領事愿留与商办，似可准如所請。祈飭朱牧，暫緩交卸，以期教案妥結。敬。

198. 藩司〔廷杰〕电〔光緒二十六年正月〕二十五日申刻到

督宪鈞鉴：敬电謹悉。此必朱牧璋达为征收上忙起見，不过以詞；本难准留。惟曹牧景邨之交卸靜海，須俟輾轉接替，計其奉委赴深，大約在三月半前后。彼时朱牧經手之事，必已清理，是亦不留之留，較为得体。似可无庸专飭朱牧暫緩交卸，伏候示遵。径。

199. 复〔藩司廷杰〕电〔光緒二十六年正月二十五日〕

径电悉。昨电系因領事来函相恳，当以該領事既称朱牧現正办教案未完，愿其一手經理；或因曹牧在靜海曾与教堂有不洽之处。所請不过暂时系为了案起見，是以謂可照办。至应专飭与否，仍祈酌裁。

200. 致梅統領〔东益〕、張道〔蓮芬〕电

〔光緒二十六年正月二十五日〕

頃据美領事若士得函开：“接到保定府公理教堂来稟称：前派兵在深州一带，該处俱各平定。今将兵漸为調回，該处拳匪复兴，欲害教士并教民等，情〔請〕赶紧多派弁兵，弹压該处，并将拳匪头目捕緝，以免嗣后滋生大事，等因。相应函請查照，电飭弁兵弹压，万勿迟延”等語。查前次面商，各处之兵本非全撤，仍須酌留数营，分布巡护。今据美領事所称，深州紧要，請查明情形，酌核办理。

201. 梅統領〔东益〕德州來电〔光緒二十六年正月〕二十六日巳刻到

督宪鈞鉴：沐恩于二十三日到景，张道出巡未回。前稟簡电，諒蒙鈞鉴。淮練行營加餉、加乾銀两，未奉宪批；是否批各局所，照稟給发？乞賜示諭，俾即咨領、散放。

202. 复〔梅統領东益〕电〔光緒二十六年正月二十六日〕

径电悉。淮練行營加餉、加乾銀兩，支应局、銀錢所均已具詳，議准；于去腊廿六批飭，如詳辦理，由該局、所分移知照。其練餉局亦經卫道开折稟明，照准；惟詳尚未到。俟到后，即专行尊处，以免輾轉耽延。以上各款，均請尊处咨領、散放。宥。

203. 梅統領〔东益〕、張道〔蓮芬〕电〔光緒二十六年正月〕二十九日
督宪鈞鑒：径电敬悉。深、冀各属，仍由邢統带两营馬队分防，未撤一兵。职道念四尚在深州，均极安靜。不知美公理教堂据何人所言，指何处撤兵？理合稟复。各州县教案，均在赶紧理結。职道念八回景。艳。

〔光緒二十六年二月〕

204. 梅統領〔东益〕、正定董鎮〔履高〕、張道〔蓮芬〕电

〔光緒二十六年〕二月初九日戌刻到

督宪鈞鑒：履高初三由正出巡各属，初六抵景，沿途地方安靜。現同东益、蓮芬商定，拟于本月底調正定馬步各一营，至深、冀換防邢統带两营馬步，枣強暫由范幫統留队分防。履高初九日由景查察冀、赵一带回署。佳。

205. 梅統領〔东益〕、張道〔蓮芬〕电

〔光緒二十六年二月〕十二日申刻到

督宪鈞鑒：頃接河間王守來函，該守因聞任邱拳厂林立，前往督县劝禁。詎至县属梁召村，有拳厂不服查禁，持械竟欲伤官。千总向前保护，受伤甚重。請速派兵，等語。現飭献县富庄驛，立抽馬步哨队前往；范幫統亦由景州星夜前去，会同王守查办。文。

206. 复〔梅統領东益、張道蓮芬〕电〔光緒二十六年二月十二日〕

文电悉。任邱梁召村拳匪，胆敢持械抗官，致伤武弁，实属目无法紀！希飭派出营队，迅速严拿首要，务获惩办，毋任远颺为要。文。

207. 梅統領〔东益〕、張道〔蓮芬〕电

〔光緒二十六年二月〕十六日戌刻到

督宪鈞鉴：文电敬悉。頃接范帮統由任来禀称，梁召鎮拳匪拒伤武弁后，即行逃散。現商王守，設法拿犯。他村拳厂，聞未散尽；亦会县查禁。近景州县，仍各安靜。沐恩十六由景回津，取道亦拟赴任邱巡察。諫。

208. 梅統領〔东益〕电〔光緒二十六年二月〕十七日巳刻到

督宪鉴：十六日四点钟发电后，接景防来信，据范帮統在任禀称：“任邱梁召拳匪，聚集千余人，在彼暗为盘踞。經卢张村紳董来营面禀，据称：該匪拒捕后，人多乏粮，向各村富戶索要粮柴，向錢鋪借錢五十吊。該匪四人說合，拒捕之事，仅可賠礼，不交首要，势甚猖獗。声言：即官兵来，惟有打仗！等語。适河間王守到任，与王令^①查看情形，意欲用兵剿捕。該帮統查看情形，非解散所能了事。用兵，該匪必死力拒敌，伤毙人命，即不能定”等情。益在泊〔头〕聞信，明日馳赴任邱，张道亦可到任，会查情形。但能解散固妙，否則非用兵不可。应請宪示，遵办。〔諫〕。

209. 复〔梅統領东益〕电〔光緒二十六年二月十七日〕

諫电悉。任邱梁召村拳匪，胆敢聚众滋扰，实属目无法紀！即希台端督同王守、范帮統妥筹办理。自以訪明首要，严密緝拿，解散胁

① 任邱知县王蕙兰，山东长清县人。

从为上策。如該匪勢甚猖獗，即須胁以兵力，务令交出要犯。倘竟抗拒不服，亦惟有用兵捕击，以免蔓延。統希查夺情形，相机妥办为荷。霰。

210. 兩司〔廷杰、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二月〕十八日辰刻到

督宪鈞鉴：頃据河間府王守稟：“任邱梁召村拳匪逞凶毆官一案，已先后二次稟明，未奉宪示。現在拳匪日增，馬队一营、步队两哨，恐难鎮服。卑府复拟办理情形，具稟专丁齎投。惟距津較远，批回尤迟；乞就近电請，迅賜批示、遵办”等情。合亟电稟。

再，据称：該处拳匪已聚数千，合并稟聞。候示。

211. 复〔兩司廷杰、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二月十八日〕

霰电悉。昨接梅分統、张道諫电，据范帮統稟，梁召拳匪聚集千余人，暗为盘踞；并經卢张村紳董赴营面稟：該匪等有向各村富戶索要粮柴，向錢鋪借錢等事。梅分統在泊头聞信，即日馳赴任邱，张道亦赴任会查。但能解散固妙，否則非用兵不可，等語。当复以現在自以訪拿首要、解散胁从为上。如該匪勢甚猖獗，即須胁以兵力，务令交出要犯；倘竟抗拒不服，亦惟有率兵捕击。令其查夺情形，相机妥办。随接王守稟到，亦即照此批示，在案。茲承电示，复电催梅分統等迅往妥〔办〕矣。嘯。

212. 致梅統領〔东益〕、張道〔蓮芬〕电

〔光緒二十六年二月十八日〕

昨接諫电，任邱梁召村拳匪聚众情形，并悉两兄均即赴該处查办。业經电复，請督同王守等相机办理，在案。頃接藩臬来电，据王守稟，現在該处拳匪日增，所去馬队一营、步队两哨，恐难鎮服，等語。想台旆到彼，如兵力不敷，必已妥筹添拨，相机妥办。刻下办理情形，即希电示为盼。

213. 梅統領〔东益〕、張道〔蓮芬〕保定來電

〔光緒二十六年二月〕二十三日酉刻到

督宪鈞鑒：梁召聚匪，經紳士开导，本邑拳匪，二十一早漸散；雄、新、文、隄〔？〕、容、永拳匪二千余人，午后亦陸續回归。詎料路过正乐，該村教民疑系往攻教堂，开枪攻击，彼此鬭。沐恩等聞信，立飭范幫統等督帶馬队，飞往护救。五鼓抵正乐，围攻之匪，聞号声逃散，擒获八名，夺获枪械多件。

聞梁召尚有退回拳匪，即率队折回梁召。正欲派弁入村探查，忽由街內冲出一百余人，直扑馬队，当即击毙十七名，擒获枪旗刀矢数十件，余匪四散逃匿。适值沐恩帶馬队两哨，并帶同河間协王副将、任邱王令赶到，当飭弁同役入街清查，据商民口称：夜間聞官軍号声，拳匪紛紛逃散，亦有持械出街迎敌者。現在街上并无拳匪。沐恩复飭弁往查正乐，知教民枪毙拳匪三十余人，負伤甚多；若非官兵来救，即难守住。

現留馬队五哨，步队两哨，屯扎相近梁召之北芦漳。随后查看，再行分要扼扎。所获各犯，均交王守、王令审讯。前調步队两营，今日到任。嗣后情形，容再稟陈。禡〔二十二日〕。

214. 复〔梅統領东益、張道蓮芬〕電〔光緒二十六年二月二十三日〕

禡电悉。正乐、梁召两村拳匪，經台端督飭营队，迅赴机宜，不致頓成巨案，办理甚屬妥速。現在該处兵力較厚，足資鎮懾；务即妥善解散，毋任匪徒他处再聚。其外来匪徒，勒令散归；尤須严防沿途滋事。一面飭令研訊获犯，将指出首要，上紧查拿，必須根株尽絕，不使余孽复萌，是为至要。再正乐距梁召若干里？是否同归任邱管轄？祈便中示及。漾。

215. 梅統領〔東益〕、張道〔蓮芬〕電

〔光緒二十六年二月二十三日〕亥刻到

督憲鈞鑒：霰、嘯兩電敬悉。沐恩、職道均于十八到任查探，梁召拳匪，果邀約雄、新、容、涿一帶拳匪三四千人，占聚梁召，固結不散。声称：官軍往捕，即行拒敵。尙無滋事情形。城鄉各紳，力求暫緩進兵，愿往開導解散。

沐恩等與王守籌商再四，若即用兵，傷人必多。且梁召系屬大鎮，雖聞平民眷口大半遷移，第經接仗，深恐傷及無辜。現由城鄉紳士前往，曉以順逆，諭以利害，與限三日，令其解散，以二十二為定。如再不遵，亦惟有督隊前往，誘其出村捕擊。

現調到馬隊二百餘名，步隊兩哨；昨復抽調景、武步隊兩營前來，以資調遣。如肯解散，再當會縣密拿傷弁要犯。余容再稟。此稟系由保局發。以後如有電諭，由保飭清苑縣專馬送任。號〔二十日〕。

216. 致中協〔張士翰〕電〔光緒二十六年二月〕二十七日

據英領事賈禮士來函，以接北京教士來信，轉據現赴永清縣教士函稱：縣屬陳家庄見有揭帖，系杜貴林捏造誣蔑教堂，請飭拿辦。并稱該縣所屬一帶，立有拳廠，請派兵駐扎，各等因。即希尊處酌派營哨，迅往該縣嚴密確查，務將實系造言惑眾之人，拿交地方官訊辦。一面上緊巡緝，將拳廠盡行驅逐為要。感。

217. 中協〔張士翰〕電〔光緒二十六年二月〕二十九日巳刻到

督憲鈞鑒：頃奉電諭：“永清縣屬陳家庄見有揭帖，捏造誣蔑教堂，并以該縣所屬立有拳廠，飭酌派營哨迅往確查，緝拿造言惑眾之人，驅逐拳廠”等因。奉此。茲遵派卑部馬隊中營管帶王占魁、哨官魏殿元，帶精壯馬兵四十名，于廿八日起程前往，妥慎查辦。俟該管帶到防后，如何情形，再當續稟。

〔光緒二十六年三月〕

218. 荣中堂〔祿〕电〔光緒二十六年〕三月初七日巳刻到

裕寿帅鉴：亥密。昨风聞定兴白沟河等处，有义和拳匪聚多人，声言毀教等語，但未知是否确实。即請迅速飭查，以息乱萌为要。仍祈电复。祿。魚〔六日〕。

219. 張道〔蓮芬〕电〔光緒二十六年三月初七日〕戌刻到

督宪鈞鉴：景、阜、深各巨案，均有成議，地方安靜。頃得透雨，早禾可种，民心更定。应留营哨，皆調換到防。职道初八往深、冀州查防队，面告将弁，妥慎稽查；兼晤牧令，催結未了鎖〔瑣〕案。由献赴任，回津。范帮統亦同赴枣、武、献县察看。阳。

220. 兩司〔廷杰、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三月初七日〕戌刻到

督宪鈞鉴：电諭謹悉。遵即移知中协，拨兵速往查緝；并札保定府，分飭各該县，会同防营，查明妥办。合先电聞。

221. 复荣中堂〔祿〕电〔光緒二十六年三月初七日〕

荣中堂鈞鉴：亥密魚电謹悉。查定兴白沟河等处，前因聞有拳会，于二月初間，飭中协张副将带队巡緝；并經保定府沈守前往确查，将拳場驅逐淨尽，由各該村董等出具切結，永不习拳，等情；仍飭該地方官随时查緝；各在案。茲承电示，已电飭兩司、中协，迅速查明办理，免致匪徒潛匿，造謠生事。謹电复。

222. 致兩司〔廷杰、廷雍〕中协〔張士翰〕电

〔光緒二十六年三月初七日〕

准荣中堂电开：风聞定兴白沟河等处，有拳匪聚集多人，声言毀教等語，請迅速飭查，以息乱萌等因。即希飭派弁兵，迅往該处，認真

查緝，免致匪徒潛匿，勾結滋事為要。

223. 兩司(廷杰、廷雍)中協(張士翰)電

〔光緒二十六年三月初八日申刻到〕

督憲鈞鑒：昨由雍復虞電在案。今晨杰晤張副將，議定遴派弁兵，明早標下即親率馳往定興白溝河等處，認真查緝，相機辦理。除俟查明實在情形，另請示遵外，合先電復。齊。

224. 盛京卿(宣懷)①北京來電〔光緒二十六年三月〕十四日巳刻到

督署：昨因比工程司稟請緝拿鐵路竊盜，函懇一切，諒蒙俯察。頃又據稟：“日來義和黨于芦、保一帶，將有蠢動之勢，前數日曾有匿名揭帖，定二十日舉事，等語。想此重大情形，定當稟明政府。已請比使向貴國政府，請實力保護洋員”等語。洋人多疑，已行孫道、夏守，留意防察。芦、保、正定一帶，洋匠甚多，乞嚴飭文武防護；或請暫派馬勇廿名，交孫道、夏守，以資梭巡鎮壓。候鈞裁。宣懷。元〔十三日〕。

225. 復〔盛京卿宣懷〕電〔光緒二十六年三月十四日〕

杏蓀兄鑒：元電謹悉。昨接來函，已飭文武防護。近日義和拳會蔓延各處，均已分派營隊，分路彈壓、巡緝。芦、保、正定一帶，系隸中協正定鎮管轄。茲承電示，當再飭中協、正定鎮，多派弁兵，在於現辦鐵路工程地方，實力彈壓、梭巡，以資保護。鈞。

226. 總署電〔光緒二十六年三月〕十七日亥刻到

直隸督：密。昨據俄使密告：接友人函稱，義和團、大刀會等，月前已至涿州、易州等處；近日又至芦溝橋一帶，約有百余人。昨忽在該處會議，并皆暗帶兵器，散布揭帖，專以杀害教民、仇對洋人為詞。芦溝

① 督辦鐵路事務大臣盛宣懷，字杏蓀，江蘇武進人。

桥一带教民，今早紛紛进城，避在南北（原作七，誤）教堂內。現在各国使署人員，咸有戒心。俄国在此并无教士，特以友誼相关，故請中国政府赶紧派兵弹压，筹一妥协办法，切勿迁延，以免他国借口。等語。查拳会漸及近畿，早有所聞；俄使所言，不为无因。此事关系紧要，务須赶紧严密查办，免滋事端。至該会人数約有若干？現在何处？务希严飭所属，据实查复，速筹办理。除行知提督衙門、順天府外；特此电达。希将查办情形电复为要。霰。（按此电亦見《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七九頁；惟該书所录較此电少九字，似系漏抄。）

227. 复总署电〔光緒二十六年三月〕十八日

总署鈞鉴：霰电謹悉。查义和拳、大刀会始于山东，自上年秋冬漸延及于直隶各处，皆由外来匪徒，以練習此等拳棒能降神附体、枪炮不伤之說，煽惑乡愚。其中即有素与教民結怨者延为教練，因而传习漸广。近在楊柳青地方，拿获山东拳匪刘得胜一名，訊供：每教徒一人，索錢三百文，实則仍为財利起見。而到处乡民謂以此可抵制教民欺侮，竟为所惑；并有匪徒即借此布散謠言，与教为难。地方官暨派出营队，一有所聞，立往查办。其所报之处，有事出有因者；有全系謠言〔者〕；并有教民与乡民向有嫌隙，欲借此中伤者；亦有彼此相疑，羣聚防备者；均經随时劝諭解散，訪有生事匪徒，即行拿办。而教民遂不免张大其詞，告知教士，教士即据以报其領事、公使，甚为惊惶。此現在各处情形。刻下順、直各属，皆派有营队，分路弹压；并飭地方官严行察禁，暨訪拿造言匪徒。茲奉电示，复已严飭各該地方官，赶紧严密查办；并飭督标中协亲往弹压、巡緝，以免滋生事端。謹先电复。巧。（按此电亦見《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七九——八〇頁。）

228. 致兩司〔廷杰、廷雍〕、中协〔張士翰〕電

〔光緒二十六年三月十八日〕

准总署电开：“昨据俄使密告（中略，見前电），希将查办情形电复，

为要”等因。即希台端迅速轉飭各該地方文武，查有拳会聚集，严拿首要，解散胁从，訪明造言匪徒，务获究办，以免外人有所借口。并希西园兄酌带弁兵，亲往各該处弹压查緝，勿任滋生事端。所有总署指查各节，务即查明声复，以便电复总署为荷。

229. 藩司〔廷杰〕、中协〔張士翰〕电

〔光緒二十六年三月〕十九日巳刻到

督宪鈞鉴：巧电謹悉。标下士翰本拟即刻遵諭前往，因臬司〔廷雍〕业已赴津，本布政司杰尚未由津回省，省会重地未敢擅离；先派馬步勇各四十名，遴弁管带，尅日馳赴涿州一带，去訖。适本司杰于申刻回省，标下即于明早亲往芦沟桥等处，督率弁勇，会同西路厅，严密查拿。本司杰亦分札西路厅及所属各州县，一体严密查拿。俟查明实在情形，再行稟紓宪廑。

230. 兩司〔廷杰、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三月〕二十三日辰刻到

督宪鈞鉴：頃据首府回禀，据駐张登哨官张同贵禀称：二十一日，姚庄有拳民与教民各聚多人，劝阻方允^①。今午間，竟自械斗，势甚凶猛。等情。本司等当即派首县陈令，会同张泰，带馬队二哨，星夜前往弹压。合先电聞，容后詳禀。养〔二十二日〕。

231. 保定电局电〔光緒二十六年三月二十三日〕到

津院鉴：敝局二十二(原作卅)号官报，系姜庄，非姚庄，乞更正为荷。保。

232. 总署电〔光緒二十六年三月二十三日〕酉刻到

直隶督：頃法使函称：接保定府电，該府属安家庄拳匪攻击教民，被杀数人，焚毁房屋，情形危急；請派兵救护，等語。希速查妥办，电复。漾。

① 編者按：此处原电似有漏字。

233. 复兩司(廷杰、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三月二十三日〕

养电悉。姚庄(按应为姜庄)拳教械斗,务即妥为弹压,設法解散,以息事端。拳民多系外来匪徒,党类甚众,尤恐愈聚愈多,酿成巨案。希飭赶紧解散,勿任蔓延;仍将陈令等現办情形,电示为荷。

234. 复总署电〔光緒二十六年三月二十三日〕

总署鈞鉴:漾电謹悉。查此案,今早据藩臬来电,以該处拳教各聚多人,互相械斗,已派营官张泰带队前往,会同該地方官查办,等情。业經电飭迅速解散,妥为弹压,查拿拳匪首要,驅逐余党,以免酿成事端;在案。茲承电示,复电飭該司等速查妥办,并将現在查办情形电复。一俟复到,即当奉聞。謹电复。

235. 致兩司(廷杰、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三月二十三日〕,

頃准总署电开:法使函称,接保定府电,該府属安家庄拳匪攻击教民,被杀数人,焚毁房屋,情形危急,請派兵救护,等語。希速查妥办、电复。等因。查此案,接尊处馬电,即經电复妥办,在案。旋接法領事杜士兰函称,江家庄拳匪滋鬧,教民被杀数人。与总署此电,情形相同。务即設法解散,妥为弹压,免致酿成巨案。究竟教民有无被杀,并房屋被烧,暨現在查办詳細情形,望即电示,以便声复总署。

再,午后接来电,以拳教滋鬧,系姜庄;今总署电又系安庄;是否即一处?究系何地名?并希示复为荷。

236. 兩司(廷杰、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三月〕二十四日辰刻到

督宪鈞鉴:漾电懷悉。本日戌刻据陈令鴻保^①稟报:二十三日黎明,偕张管带泰馳抵大张庄,詢据僉称,本月十八日,庄民张洛弟澆姜庄

^① 清苑县知县陈鴻保,浙江海宁州人。

鋸鍋教民王洛敏代釘火鑊，王洛敏因未給錢，担入張洛弟家坐索、口角，勸散。十九日，姜庄教民三十余人赴村叫罵，要索四款：一、罰席五十棹；二、罰修教堂；三、要京錢百吊；四、要張洛弟全家奉教。因說合未允，連日赴村叫罵五次。二十二日，有白帽、白衣教民開槍罵街，放傷張姓三人，槍斃張麥收一命；村人不平，聚人找至姜庄教堂，教民升屋開放槍炮，放斃二十余人，并自焚教堂之半，及教民房屋十一間。此查勘、詢問之大概情形。現在拳教各散，延請紳董開導。惟教堂無人傳話。等情。本司等伏查此案情節重大，亟應嚴拿起衅為首聚眾及下手斃命之犯，从重懲辦。現已添派河工候補同知朱璋達、候補通判胡長年，前往會辦。

再，省城現存練勇不敷調遣，昨僅帶去馬隊四十二名，省中已覺空虛；去兵仍覺單弱；務請調撥馬隊一營，飛速來省，以救眉急。合先電稟。漾〔二十三日〕。

237. 兩司〔廷杰、廷雍〕電〔光緒二十六年三月二十四日〕已刻到督憲鈞鑒：漾電謹悉。張登堡姜庄，民教因細故起衅情形，昨據首縣陳令稟報，即派朱璋達、胡長年前往查辦。當為奉聞，并請飭運〔速〕撥馬隊來省，在案。茲奉前因，并垂詢問事地名。查據報系屬姜庄，在縣南距張登二十里許。合并聲明。容再續稟。敬。

238. 復〔兩司廷杰、廷雍〕電〔光緒二十六年三月二十四日〕

漾電悉。駐津練軍左翼馬隊，現在分派通州、靜海、文安、鹽山、青縣等處，查辦拳匪，不敷分撥一營，已飭楊分統福同派撥副中營馬隊三哨，令該營管帶王迪又帶往，于廿五乘火車赴尊處听候調遣。此案，現在拳教各散，亟宜妥為彈壓開導，勿任再滋事端。一面嚴拿首要，務獲究辦。俟獲犯訊明確情，應即迅速秉公持平理結，以免借口。統希查照為荷。敬。

239. 兩司(廷杰、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三月〕二十六日申刻到

督宪鈞鉴：王管带迪义，已于廿五日晚十点钟，带领副中营馬队三哨到省，拟于明日开往张登。先是，陈令因民教聚集不散，兵力較单，請添步队；即于二十四日續拨步队一百名、馬队三十名，派弁带往。惟省城空虛，拟俟副中营馬队到防，即将步队撤回。現在民团聚集謝庄者，陸續散尽；东閭村教堂四面挖壕，排列枪炮，教民駐守，聚而不散。已飭沈守商允駐省教士杜保祿，函飭解散。余容續稟。宥。

240. 兩司(廷杰、廷雍)、中协(張士翰)电〔按此电应列在下一感电之后〕〔光緒二十六年三月〕二十七日

督宪鈞鉴：感电均謹悉。姜庄民教交斗一案，昨据朱丞胡倅查明稟称：謝庄武生张玉珂，家有四套大車一輛，赴北邓村探亲，回至村西，被教民迫挟借用，霸留东閭教堂，因結怨村民，等情。茲駐京总主教樊国梁，轉据保定教堂所称，拳匪头目张老白，乃謝庄富戶。姑無論所指是否即张玉珂，抑或另有其人；惟既系富戶，岂肯甘为匪首？当此民教仇隙已深，万难听其挟嫌誣指之說，妄拿无辜。除将委查始末确实情形，业經另詳外；合先电請函复樊主教，实为公便。再省城南关地方，标下已遵示分派弁兵弹压、巡护矣。感。

241. 复(兩司廷杰、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三月二十七日〕

宥电悉。民教聚集，易滋事端；希飭該守、令，会营妥为弹压、劝諭，务将聚集民团散尽，方不致教民惊惧、羣聚防备。并須派兵保护教堂，与杜教士商劝解散。一面严拿滋事首要惩办，是为至要。

再，駐京法总主教樊国梁函称：据保定教堂报称，日前清苑县境謝庄，有拳匪数千，齐赴江家庄，与教民寻衅，搶夺財物。教民不諍，两相交战，各有杀伤。教民房屋，尽被焚燬，不在教者亦被波及。拳匪头目名张老白，乃謝庄富戶，只会邪术，毫无他能，本易拿获，无如

不認真緝捕，只以善言劝导。此等邪党，若不尽法惩治，势必紛紛效尤。請飭速拿張老白，散厥胁从，并速派兵彈壓。等語。所言是否屬實？即希确切查明、妥辦，免致借口，多生枝節。〔感〕。

242. 致兩司〔廷杰、廷雍〕中協〔張士翰〕電

〔光緒二十六年三月二十七日〕

頃接英領事賈札士函稱：接准復函悉。已派張協台撥兵保卫保定城外南關。合再函請派兵保護。等語。即希尊處飭派弁兵，在於城外南關地方彈壓巡護為要。

243. 中協〔張士翰〕電〔光緒二十六年三月〕二十八日午刻到

督憲鈞鑒：頃奉電諭，謹悉。查保定南關教堂，及內地會共三處，一路北，二道南，均相隔不遠。前蒙飭令保護，當撥兵十名前往駐巡。惟因各會堂近在一處，故未分駐。茲奉電飭，遵即再添派兵五名，連前共十五名，應令每處以五人分駐，以期一律。除會銜電復外，合再稟聞。

〔光緒二十六年四月〕

244. 兩司〔廷杰、廷雍〕、中協〔張士翰〕電

〔光緒二十六年〕四月初一日子刻到

督憲鈞鑒：頃據蠡縣章蕙^①，來省面稟，廿八日，有教民背負洋槍，從西栢寺村中經過，拳民盤查不服，教民吓放一槍，未中，致村人將教民毆傷。惟時隔村教堂本聚有一二百教民，該村拳民恐教民前來報復，遂於本日勾外來拳匪千餘人，盤踞西栢寺村。請發兵彈壓。等情。當經標下派馬步隊各一哨，令王營官占魁於明日五鼓馳赴蠡縣。本司等亦遴委陳牧以培、李牧禹言，於明日馳往查辦。

再，張、姜二庄民教械鬥之案，已傳到起衅之團民張洛弟、教民王

① 蠡縣知縣章蕙，河南祥符人。

洛敏，訊供，各執〔一詞〕；容再質訊。合先稟聞。艳〔二十九日〕。

245. 复兩司〔廷杰、廷雍〕、中协〔張士翰〕电

〔光緒二十六年四月初一日〕

艳电悉。蠡县地方拳匪聚集千余人，趁此未滋事端之时，亟宜妥为弹压解散。一面查明拳民毆伤教民一案，秉公訊断，使拳教俱各心服，不致聚众报复，則彼此无所防备，自易劝解；仍須将为首聚众之人，查拿惩办。統希轉飭該营官等，会县妥速办理。至张姜二庄民教械斗之案，希即訊明，迅速持平理結为荷。东。

246. 致臬司〔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初二日〕

頃接公牘，以調員赴省审办姜庄民教械斗之案。查馮丞清泰，現經楊运司委赴芦台，会同宁河县弹压拆坝之案，陶守式鑒赴京引見；該員等回津均需时日。如有可另委之員，請再选派，俾迅速审理，以免延誤。

247. 臬司〔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初三日酉刻到〕

督宪鈞鑒：昨奉电諭，以馮丞在差、陶守赴引；今拟改調袁守世廉、阮守貞元，电請俯賜飭令該守等，即来省会訊，实为公便。江，申。

248. 兩司〔廷杰、廷雍〕、中协〔張士翰〕电

〔光緒二十六年四月初三日〕戌刻到

督宪鈞鑒：蠡县拳教肇衅一案，业奉东电遵办。頃据章蕙稟称，是日，两造各因疑誤激成聚众糾党之事，嗣令紳董一再劝諭拳民，始将高家庄受伤教民陈九儿放回。次早，外来拳匪遂散大半。迨請兵到蠡，飭众亦散。今該会及附近村庄，均无大伙；惟城内間有依拳，民心惶惑。后会营驅散，安諭屬民。現值庙会人众，未便操切；俟会毕，即妥筹善后。至高家庄教堂内有百余人，昼夜防守，查看情形，非防营

长駐不足以資鎮攝[懾]。陈、李两直牧已到，俟办有端倪，再行会稟。等情。除俟該印委稟复到日，另据詳办外；合先电紓宪廑。

249. 復臬司〔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初三日〕

江电悉。示調袁、阮二守，即当飭知赴省，由台端指示，妥办。

250. 致兩司〔廷杰、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十二日

頃接法主教樊国梁来函，因清苑教案，特派林副主教至省謁見，面商一切防范事宜，妥議善后章程；請电致尊处，务与林副主教和衷商办一切，咸归平允妥協，庶免再費周章，等語。特此电聞。如該副主教到省謁見，希即妥为因应。文。

251. 兩司〔廷杰、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十三日巳刻到

督宪鈞鑒：文电謹悉。林副主教初九日到省，訂于本日下午三点鐘在臬署会晤。現在該副主教又囑樊主教電請宪台，以防范善后等詞諭知。其理屈护短情形可想。本司等謹遵“妥为因应”之諭，向其开誠布公。容俟会晤后，再将商办一切电稟。元。

252. 兩司〔廷杰、廷雍〕又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十四日辰刻到

督宪鈞鑒：密。本日会晤林懋德，自申至酉，該主教一味偏执，与之反复办[辯]論，并商令先将鬧事教民驅逐出教，亦由地方官訊办；該主教始允俟派人查明滋事教民再議，并允将应訊之教民王洛敏、竇桂等五人后日送来。自言十七日往晤。合先稟聞。再，此案如蒙电示，乞用密碼为禱。

253. 涑水縣〔祝蒂〕^①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十五日〔到〕

督宪鈞鑒：卑县拳匪已聚千余人，拿去教民二名，卑县亲往弹压，不

^① 涑水县知县祝蒂，字召棠，河南固始人，著有《庚子教案函牍》一卷。

服；請速派兵一二營，星夜下縣，以便查辦而資鎮服。祝芾。寒〔十四〕。

254. 兩司〔廷杰、廷雍〕電〔光緒二十六年四月〕十六日亥刻到

督憲鈞鑒：昨據涑水祝令稟報，北高洛村聚有拳民千余，擄去教民二名，請兵速來，等因。本司等即移請張中協，速撥馬隊前往；并派候補直隸州夏詒垣、正任臨城縣呂增祥^①往查。當晤張協，據云，已派王營官占魁，管帶馬隊兩哨，連夜飛往。業經本司等詳報在案。今日午后，又據該縣稟稱，拳民于是夜，將南高洛村教民住房約燒二三十間，并在井內見有杀伤男女約二三十口，是教是拳，无从确查，亦无人認尸、報案。虽蒙督憲飭派馬隊廿名到縣，寡不敌众，合再請兵剿拿，等語。查省城營隊，勢難再撥，仰懇憲台速賜就近酌撥前往，以資兼顧。諫。

255. 中協〔張士翰〕電〔光緒二十六年四月十六日到〕

督憲鈞鑒：十五日酉刻，准藩司來函，以定興附近高樓村，現有拳教互毀，焚燒教堂，請速撥馬隊二哨，前往彈壓。查前奉憲札，飭派卑軍專司巡查保屬州縣；然該屬虽為涑水轄境，惟情事重要，自應不分畛域，拔隊迅往；茲派卑軍馬隊管帶王占魁，帶兵二哨，于十五日夜起程前往，会同地方官妥辦。除另稟外，合先電聞。

256. 兩司〔廷杰、廷雍〕電〔光緒二十六年四月〕十七日申刻到

督憲鈞鑒：頃據定興羅令正鈞稟報，探得高洛村匪众，繞出涑水縣境，已向安肅庄一帶而去。詎至十五日戌刻，突[突]劫縣屬倉巨村，教民房屋被燒多間。該匪众旋即四散，幸教民先避，未傷一人，等語。當經面商中協，檄飭營官張泰，由張登先行撥帶馬隊一哨，飛往定興、安肅、涑水接壤之地，擇要駐扎，隨時策應。并加割夏詒垣、呂增祥，

^① 臨城知縣呂增祥，安徽滁州人。

就近查明各情形，稟辦。謹先稟聞。 霰。

257. 張道(芬蓮)高碑店來電〔光緒二十六年四月十七日到〕

督憲鈞鑒：取道今晚抵涞水，適祝令同省委夏直牧詒垣、呂令增祥由南高洛村勘驗回城。據稱：該村被北高洛村及外來拳匪焚燒念經公所七間，教民住房七十五間，詳細詢勘，未見尸身；現在教民逃匿，无从質問。北高洛村聞尙隱聚拳匪甚衆，祝令等因所帶馬隊僅二十名，未便輕往捕拿。前被擄去教民二名，亦无下落。等語。取道明日擬約同省中所派王營官哨隊，会同祝令等前往，相機查辦，恐非用兵不能懾服。且聞定興、新城、落堡各匪，皆欲蠢動，擬請飭派楊分統再帶馬隊一二哨，多帶槍子前來；并飭羅提督派大沽李營官帶步隊二三哨，由塘沽搭火車至高碑店駐防，以遏京師門戶。是否有當，仍乞鈞裁，示遵。銑〔十六日〕。

258. 中協(張士翰)電〔光緒二十六年四月十七日〕亥刻到

督憲鈞鑒：頃准定興羅令稟稱，縣屬倉巨村，十五日被高樓拳匪竄入，焚燒教民房屋多間，懇請撥隊彈壓。當因情事重要，會商兩司，暫由張登將馬隊管帶張泰及馬兵四十二名調回，飭令星夜前往妥辦。又查羅令稟云，安肅安家庄一帶，尙有拳匪竄入。伏思現在匪勢甚張，該處虽未滋事，亦應嚴防；復由步隊中營挑選兵三十三名，派哨官何玉龍帶領，已于本日申刻馳往。会同該地方官認真巡防。茲于酉刻接奉電飭前因，合先稟復，以慰憲廬。

259. 天津鎮(羅榮光)電〔光緒二十六年四月十七日到〕

欽帥鈞鑒：電諭敬悉。遵派李營官即速帶隊前往高碑店駐扎，候調，請迅賜火車免票，以便開差。(按此電應列在263致天津鎮電之後)

260. 致兩司(廷杰、廷雍)、中协(張士翰)电

(光緒二十六年四月十七日)

銑电均悉。涑水县北高洛村拳民滋事，昨据祝令两次来禀，即先后由津派拨馬队四十余名，令张毓渠观察率领、查办。嗣接县禀，情形甚重，已得尊处派令王营官带馬队两哨，连夜飞往，深释远系。该处拳教究系因何起衅，暨焚掠伤毙实在情形，已札飭张道确查。如能即时解散，固妙；倘有仍须添兵力之处，已行飭张道酌核，禀由天津酌调，以資鎮壓。惟民教構衅，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人心不靖，殊可虑也！ 篠。

261. 致中协(張士翰)电 (光緒二十六年四月十七日)

頃据法总領事杜士兰函称：安家庄現在格外危急，請飭拨兵队，即日前往弹压、保护，免滋事端。等語。即希尊处酌派弁兵，迅赴安肃县安家庄地方，認真巡护。查明該处如有拳匪勾結，严拿懲办。并将确查情形示复为荷。

262. 致兩司(廷杰、廷雍)、中协(張士翰)电

(光緒二十六年四月十七日)

頃接法主教樊国梁函：安肃县属安家庄村，有洋式大堂一座，教士住所一所，育嬰堂一处，現今拳匪虎視眈眈，思欲起事。請多派兵队，認真保护。等語。該处为洋人所居教堂，务宜加意保护，不可稍有疏虞，致多枝节；希即妥为飭办。

263. 致天津鎮(罗荣光)电 (光緒二十六年四月十七日)

頃接张毓渠观察来电：涑水拳匪甚多，并聞定兴、安肃、新城、落堡之匪，皆欲蠢动。請尊处速飭大沽李营官，带步队三哨，由塘沽搭火車至高碑店駐防，听候調拨。等語。事关紧要，务祈赶紧办理，飭

令卽日帶隊前往，勿稍刻延。至要！

264. 致聶提督（士成）電（光緒二十六年四月十七日）

功亭兄鑒：現在保定、安肅、定興、涑水一帶，拳匪甚眾，與教民構衅，已焚搶涑水高洛、定興倉距〔巨〕等村教民房屋，傷斃人口；省津兩處派撥馬步各隊，令張毓渠觀察前往查辦。惟地面過廣，兵少不敷彈壓；而津郡又通商口岸，亦屬緊要，馬隊不可全數派出。可否請尊處先派馬隊一二營來津駐紮，如毓渠處兵力不敷，即可撥往協助；而津郡地面亦得借以鎮壓，免有空虛之慮。是否可行？敬乞裁示為荷。

265. 天津鎮（羅榮光）電（光緒二十六年四月）十八日巳刻到

欽銓鈞鑒：李營官已派定兵夫四百名，并隨帶軍米二百包暨軍械等件，准予明早開赴高碑店。火車免票，請速賜下。

266. 兩司（廷杰、廷雍）電（光緒二十六年四月十八日）午刻到

督憲鈞鑒：密。清苑姜莊一案，十六日復訊教民竇桂等四名，均各供認放槍。惟前次到案之王洛敏，實非本人，系其弟王洛庆頂替。此次王洛敏本人到案，訊供起衅情節，與前無異。惟迭次糾人滋事，多系王洛庆主使，而王洛庆供尚含糊。昨日委員往教堂要人，意不欲交。若今日郡案审讯發還，恐教堂以後斷不肯再交；則此案無了結之期。擬俟兩造到案，擇要各扣數人，即行詳辦。所慮者，扣留後，東間教民或挾忿滋擾，別生枝節，不得不先請憲示，設法預防；抑或訊供後，仍交教堂，將來必費周折。如何相機酌辦之處，均候密電是遵。囑。

267.（兩司廷杰、廷雍）又電（光緒二十六年四月十八日）未刻到

督憲鈞鑒：篠電謹悉。本司等昨與張中協晤商，先派步隊三十名前往，再抽調現駐張登張泰所帶馬隊一哨，飭令前往定興倉巨村及安肅安家村，相機策應；并加札夏、呂二委員，就近往查。又據羅令稟云，

函訊方令。茲奉電諭，除再加劄各印委查明妥辦外；惟省垣无可籌之旅，務乞憲台籌撥，即飭赴防為禱。正在發電間，據方令^①稟復，并無竄入安家村，羅令得自誤傳；刻在籌議防范等語。合併稟聞。

268. 總署電〔光緒二十六年四月十八日到〕

北洋大臣：法使昨稱，涑水縣屬高柳莊，有匪首嚴老福殺傷教民六十余人，情形甚重；請飭查辦，等語。是否屬實？希飭查詳情核辦，并電復。

269. 復天津鎮（羅榮光）電〔光緒二十六年四月十八日〕

電悉。已飭知津榆、芦保鐵路局，于明早預備火車，妥為应付矣。

270. 復兩司（廷杰、廷雍）電〔光緒二十六年四月十八日〕

亥密。嘯電悉。安肅安家村教堂，系屬洋式，有洋人在內居住，必須飭令加意保護。至前往定、涑一帶隊伍，除張毓渠由津帶往馬隊四十余名外；又派楊分統福同帶馬隊八十余名，今早已由火車前往；又由大沽羅軍門處派李營官帶步隊四百名，明早由塘沽火車開至高碑店，听候調遣；加以省中所派馬步各隊，諒可敷用。倘后仍須添撥，再當由津設籌。

271. 又〔復兩司廷杰、廷雍〕電〔光緒二十六年四月十八日〕

亥密。嘯電悉。姜莊一案，兩造詳細供詞，暨林副主教前次接晤系如何論說，及現在擬俟兩造到案后，擇要各扣數人，即行詳辦；尊意系擬如何定案，均未知其詳，難以遽加論斷。然以事理度之，民教構衅之案，自以兩造各科各罪，為一定辦法。惟洋主教既已出為辨論，其所訊各供，以及應辦之人，必須理論明白，辦理方能順手。若不先

^① 安肅縣知縣方鳳苞，浙江蕭山人。

与理論明白，必致多方阻撓，案无了期，益致教民恣肆。至于扣留后，恐东閭教民挾忿滋扰，別生枝节，应如何設法預防；或訊供后交还教堂，将来应如何不費周折；或竟可毋須交还教堂；是在尊处督飭省中印委各員，就近相机妥办，远处遙度，殊难合机宜也。仍希两兄查酌案情，妥筹办理为要。

272. 中协(張士翰)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十九日〕

督宪鈞鉴：頃据卑部管带王占魁禀称，十六日带队抵定兴，晤罗令，詳詢各情。正拟商同前往各处查勘，适接张观察蓮芬函調，令带队到吳村会商，当即前往。据称，高楼現有拳厂，令同往抄。管带立即随同张观察、夏委員等、祝令，齐赴到彼。当派弁兵进厂，果有习練之人，遂将大小拳民二十名拿获，各人身边搜出紅布符袋一个，并抄黃紙牌位三个，軍棍一根，均交祝令。拳民二十人，亦經津亲馬队解往涑水收审。現在大股拳民均已聞风散去。等情。除飭随时禀承张道妥为筹办，并另禀外，合先禀报，以慰宪怀。

273. 天津鎮(罗荣光)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十九日〕已刻到

欽帅鈞鉴：李营官带队，于早七点鐘，由塘沽乘火車开行。

274. 聶提台(士成)开平來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十九日到〕

大帅鈞鉴：昨午抵开平。今早奉篠电，承示保府一带拳匪情形，飭拨敝部馬队两营往津駐扎，仰見硯画周詳，莫名欽佩。查敝部馬队久未合操，拟派統带一員，先带步队两营赴津駐扎。如有續行調派之处，候示，并当遵办。如蒙俯鉴，即請迅飭火車來防裝运。是否有当，伏乞鈞裁。士成。皓。

275. 总署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十九日〕亥刻到

北洋大臣：据樊国樑函称：“保定一带拳匪蠢动，日甚一日，上月廿一

日，清苑姜家庄闾村民教房屋焚毁；本月十四日，涞水高乐村教民杀毙六十八人，房屋财货焚掠一空；十五日，定兴仓巨村教民房屋焚烧罄尽，杀毙教民不知其数，逃难来京就食者，男女已占满堂院，其逃奔他方流离失所者，不知凡几。又安肃县安家庄村，有洋式大堂一座，教士住宅一所，洋教士数人，育婴堂一处；邻村拳匪日久覬覦，颇形危险。已令林副主教往謁藩司，酌商办法。其派去馬队三十名赴涞水保护、弹压，不能兼顾他处；又函請直督严飭查办。現聞宣化府属延庆州、京东薊州、邦均、宝坻、丰潤以及天津等处，拳匪甚伙，均皆预备起事。”等語。

查姜家庄一案，聞系教民先行起衅；此外各案，本署尙未知悉。总之，拳匪蔓延日广，势必酿成巨案，更难收拾；希速設法分投查办，以靖內患，而弭外衅。

276. 复聶提台〔士成〕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十九日〕

功亭兄鉴：皓电敬悉。昨因涞水、定兴等处拳匪滋事，恐毓渠前去兵力不敷，商請协助；承允派拨，至为紓感。今午接省电，毓渠到后，已帶領印委营队，将涞水高洛村拳厂抄拿，获匪二十名交县訊办。現在大股拳民均已聞风解散，情形較前已松；請拨貴軍队伍之議，可以从緩。倘有需調之处，再当电請，并令火車赴防装运。效。

277. 复总署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十九日〕

总署鈞鉴：嘯电敬悉。本月十五日，据涞水县电稟，該县属之高洛村有拳匪聚集；当飭中协派拨营队前往查緝。旋接据該县稟报，十五日夜，北高洛村拳民，在南高洛村与教民互斗，伤毙男妇大小約二三十人，是拳是教，尙未勘驗明确。等語。復聞定兴县属之仓巨村，附近涞水，亦有拳匪焚烧教民房屋之事。均已由津派令道員张蓮芬、分統楊福同帶領兵队馳往，会同省中委員及派往营队迅速查办。并抽拨淮軍右翼一营，駐扎高碑店，以資鎮懾。此案究系因何起衅，暨匪首

姓名，并拳民、教民各伤毙若干人，统俟該道查明詳細情形，妥为核办。

正发电間，接据电报，高洛村拳匪，經张道带同印委营队，拿获拳民二十名，身边各搜出紅布符袋，及在厂起获黃紙牌位、軍棍等件，交县收审。現在該处拳民均已聞风解散。等情。除仍認真彈压，查明确情妥办外，并以电聞。

278. 張道(蓮芬)、楊分統(福同)涑水來電

〔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日申刻到

督宪鈞鑒：高洛十七、八兩日情形，業經專稟在案。沐恩昨早會同祝令，帶隊赴高洛，查無拳匪，尋獲被害教民尸身四具，傍晚回城。詎料該村邀來外匪二三百人，分為兩段，一伏史各庄南路旁溝內，一伏高洛西北路旁，欲乘我不備，前後夾攻。沐恩因天將晚，城內隊伍無多，先令哨官帶隊回城。行至史各庄西溝內，該匪發喊突出，持械猛攻，各哨弁督隊搶上高坡，開槍還擊。沐恩同祝令聞信，即帶高洛馬隊策應，甫出高洛里許，突出百余匪，發喊迎敵；即令弁勇開槍，當斃十一名，擒獲五名，余匪四散。趕至前隊戰處，知亦斃匪七名，擒獲三名。兩處各得器械二十余件。因天已黑，即回城內，獲犯交祝令审讯。

李營官瑞亦于昨夜到高碑店，現調步隊一哨到涑，一哨駐扎高洛。取道、沐恩午后仍同往巡查。想經此次懲創，當可稍戢凶風。知關廛念，特電。蓮芬、福同。號。

279. 兩司(廷杰、廷雍)電〔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日〕亥刻到

督宪鈞鑒：嘯電謹悉。并蒙諭以倘后仍須添撥，再當由津設籌，等因。据會稟，涑水獲匪多名，余皆紛竄，恐扰定、安一帶。頃据方令稟稱，安家庄仅有省撥馬隊三十名，難資鎮懾。除飛函張道就近調度外，特懇憲台再賜速撥勁旅一營，馳往安家庄駐扎；并請電飭張道，統籌布置。再省城南鄉一帶，情形可慮，擬俟續撥勁旅到防后，即將省

城拨往之馬步各队全行調回，近省駐扎，随时策应，庶免空虛，是为至禱。哥。

280. 复总署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一日〕

总署鈞鉴：皓电謹悉。清苑姜家庄一案，現將起衅之教民王洛敏、民人张洛提归案审办，飭即迅取确供，持平办理。

涑水高洛村一案，昨张道蓮芬、楊分統福同稟，督飭弹压解散，于十七十八两日，拿获拳民李勤等廿余人。查訊系属拳民起衅。等情。批飭訊究首要，安撫被扰教民，秉公妥办。惟教民被烧房屋，昨樊国樑函称約十八家，法領事函則云三十余家，究系若干家，应与被杀教民一并查明，确实核办。

至保定一带，現派淮軍右翼步队一营，駐扎高碑店，以資策应；并飭由高碑店酌拨安肃安家庄，俾敷巡护。

統查順、直各属，有拳教尚未入境者；有查禁、驅逐、撤場者；有謠傳說立拳会、約期滋扰，飭查并无其事者；第因拳匪根株未淨，飭由各鎮等防营分定防地，一体巡緝。所有宣化府属延庆州、暨薊州、宝坻、丰潤、天津等处，应仍責成宣化、通永两鎮、楊分統福同，分投查办，以靖地方。謹此电复。馬。

281. 复兩司〔廷杰、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一日〕

督电悉。昨由津拨淮軍右翼步队一营，已到高碑店。現因安肃来稟，安家庄教堂仅由省城拨步队三十名，恐不敷用；即經批飭該县稟商张毓渠，查酌情形，由高碑店步队內酌拨；諒可照办。至河間等处，現尚不能十分安靖，除已調回之营外，其余难再抽动。刻正海船絡繹，海防尤关紧要，亦难再行拨調。詳筹目前姜庄、蠡县虽未全完，当不致再有大事。如（似应作“可”）将派去涑、定一带馬步各队調回，专顾省城。又省南一带地方有限，似足分布，毋須再行添营。其前派去王迪义所带天津馬队三哨，即調往安、定一带，接替省城馬队。各

隊回省，仍交楊副將統領，辦理拳匪事宜，亦覺指揮靈動。是否仍希卓裁，見復，以便飭遵。

282. 兩司〔廷杰、廷雍〕電〔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二日辰刻到

督憲鈞鑒：馬電敬悉。遵卽函知張道、楊鎮、張副將，遵諭將王迪義所帶三哨，調赴涑水；王占魁二哨，現駐定興；張泰一哨，調赴張登鎮防。惟省城現在兵馬仍屬無多，而人心浮動，難保必無事端。保屬各州縣，亦難保一律安靜。萬一有事，征調不及；似宜早爲之計。可否函商榮相，就近借撥聶軍二三營，以資調遣之處，出自鈞裁。養。

283. 保定營務處司道電〔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二日〕未刻到

督憲鈞鑒：張中協因涑水事，借呷啫士得四十杆，當已撥給。靖后歸還營務處。杰、雍、驂麟、杰、肇文。禡。

284. 中協〔張士翰〕電〔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二日〕酉刻到

督憲鈞鑒：昨日戌刻奉札，飭卽撥隊赴芦溝橋，等因。查標下三營，除分防外，現在馬隊二百六十名，已于昨早開單稟邀憲鑒。茲奉前因，當與兩司公商如何遷就，敢不遵撥。惟兩司云，省城天主堂于月初用車載來婦女多人，皆鉄綫穿鼻，聞系逃教各家眷口；因此市肆有剖腹挖眼之謠。刻下人心浮動，省会重地，亟應慎防不測，兵力本單，實難兼顧。等語。沐恩查系實在情形，未便相違。謹同議可否飭下現扎高碑店步隊一營，除調撥安家莊外，再抽調一哨赴芦之處，統俟鈞裁，不勝惶悚待命。

285. 復兩司〔廷杰、廷雍〕電〔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二日〕

養電悉。商撥聶軍馬隊一節，已電商功亭軍門矣。俟得復電即可允派，卽令火車送往。

286. 致聶提台〔士成〕電〔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二日〕

功亭兄鑒：前商調貴軍隊伍一節，奉示當即電復暫緩，計已邀覽。今日接毓渠來稟，順、保各屬，習學義和拳會，明目張胆，為數已多，若不早為分兵鎮懾，設法解散，燎原大禍，恐在目前。請飛速函商尊處，仍令邢副將酌帶馬隊二三營，前赴保定，會同張中協，分查保、易各屬，等語。并據藩臬電稟，亦復相同。查拳匪行蹤飄忽，巡防捕緝以馬隊為靈速，步隊不免遲滯。順、保各屬附近京師，較之河間等處尤關緊要。現在拳匪蔓延甚廣，彈壓、巡緝兵力萬分不敷，不得不作協助之請。惟有仍乞飭令邢統帶酌帶馬隊二三營，迅赴保定一帶，協助防緝。如荷照允，即請電復，飭令火車往接。無任禱盼。〔禱〕。

287. 致兩司〔廷杰、廷雍〕電〔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二日〕

頃接法總領事杜士蘭函稱：接樊主教電開，保定府一帶，現在情形甚為急緊，有朝不保夕之勢；炮台兵隊均已進城；請立刻派兵彈壓、保護，等語。該主教之電究竟因何情形？所稱炮台兵隊均已進城，系何兵隊？有無其事？祈即查明，電復。〔禱〕。

288. 聶提台〔士成〕蘆台來電〔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三日巳刻到

大帥鈞鑒：今早回蘆，奉禱電，敬悉。遵飭邢統帶率馬隊二營，前往協助。敬請迅飭火車往開裝運。漾。

289. 兩司〔廷杰、廷雍〕電〔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三日〕酉刻到

督憲鈞鑒：禱電兩諭，謹悉。近因中協所帶練軍馬步各隊，分撥殆盡，日前與張副將商酌，由督標撥來弁兵百名，在箭廠演看雜技，為巡防之資，帶有毛瑟槍架子一個；其杜函、樊電所謂兵隊炮台進城者，或即指此而言。再安肅令親來請兵，仰乞徑飭高碑店之李營官，即撥百名往扎安庄左右為禱。〔漾〕。

290. 复聶提台〔士成〕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三日〕

功亭兄鑒：漾電悉。奉撥馬隊赴省，已飭火車站備車矣。營隊何時開拔，就近由尊處知照車站，備齊裝運。〔漾〕。

291. 复兩司〔廷杰、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三日〕

漾電悉。現已知照張觀察，迅由高碑店調撥矣。

292. 致兩司〔廷杰、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三日〕

頃接聶軍門復電，即飭邢統帶率馬隊二營前往協助，等因。現已飭各鐵路預備火車裝載赴保，希即酌定駐扎處所為荷。

293. 聶提台〔士成〕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四日未刻到

大帥鈞鑒：漾電敬悉。敵軍馬隊中左二營，今晨由開平火車裝運啟行矣。專此奉聞。敬。

294. 涑水祝令〔蒂〕由高碑店急電

〔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四日到〕

督憲鈞鑒：楊分統今赴石亭拿拳匪，匪勢甚大，約三千人；請速飭大隊往涑。張道今晨赴定，已請速回。蒂。

295. 中協〔張士翰〕由高碑店〔來〕電

〔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四日〕申刻到

督憲鈞鑒：蓮芬今晨來定，與士翰晤商。楊分統因石亭拳匪復來，今早帶馬步六七十名行，分赴涑、涑、定剿辦。翰回省。芬回涑。

296. 張道〔蓮芬〕高碑店加急電

〔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四日〕戌刻到

督憲鈞鑒：頃由定回涑，知楊分統帶馬步七十名，促遇拳匪三千余，

力竭陣亡。請連夜專派天津重兵前來，以免涞城危急。

297. 兩司〔廷杰、廷雍〕電〔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四日〕

督先鈞鑒：據張副將泰，定興会晤張道，公回報稱，楊分統福同，于本日帶兵赴涞水縣西三十里石亭地方，遇伏，馬蹶，陣亡，等情。現在賊勢猖獗，務請速調大兵赴涞援剿。

再，本日芦台之隊未到。

298. 復涞水張道〔蓮芬〕電〔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四日〕

電悉。現擬商調聶軍馬步隊三營，并由津撥去一營前往。

299. 致聶提台〔士成〕電〔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四日〕

功享兄鑒：奉敬電，貴軍馬步中左二營，今晨已開赴保定；感甚。今又接毓渠急電，定興石亭村又聚拳匪約三千人，勢甚衆；請速派馬步大隊分赴涿、涞、定剿辦，等語。現由津籌畫，只能撥去步隊一營，兵力萬分不敷，津防緊要，亦未可空虛。前奉皓電，本有擬派統帶一員，先帶步隊兩營赴津，如有續行調派之處，并當照辦之議；今涞、定一帶情形萬緊，擬請尊處速派拔步隊二營、馬隊一營，或步隊三營，由火車分赴涿、涞、定一帶，會同剿辦，免致勢成燎原。至叩，至禱！如蒙見允，立祈電復，以便飭知車站預備。〔迴〕。

300. 致聶提台〔士成〕電〔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四日〕

前電計已邀覽。頃接兩司來電云，據張副將泰，定興会晤張道，公回報稱，楊分統于本日帶兵赴涞水縣西三十里石亭地方，遇伏，馬蹶，陣亡，等情。現在賊勢猖獗，務請速調大兵，等語。現請調撥之隊，乞速飭派援應，為盼。〔敬〕。

301. 兩司〔廷杰、廷雍〕電〔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五日已刻到

督先鈞鑒：蒙撥聶軍馬隊，于昨夜丑時已到一營；即擬商令先赴涞

水。余兵前蒙抽調熱河一營，彼以請獎，地方必臻安謐；現在附省近邑，需兵甚殷；乞電商都統，即飭抽撥之營來省，以資策應為禱。有。

302. 聶提台〔士成〕電〔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五日〕

大帥鈞鑒：迴電敬悉。津防緊要，步隊請無庸調出。敝部遵派步隊三營開拔全隊，前往協辦；求飭鐵路局多派火車，于明日到蘆，廿七早晨便可裝運開行，徑赴各該處，以省周轉，至叩。

303. 邢統帶〔長春〕電〔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五日〕

督憲鑒：廿四早八點，中左兩營馬隊，由開平起程，廿五日早五點，下火車。長春。

304. 聶提台〔士成〕電〔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未刻到

大帥鈞鑒：晨復一電，計已呈覽。頃復奉敬電，敬悉。敝軍營隊一律整備，車到即啟行。請迅飭鐵路多派火車，來蘆裝運，為叩。

305. 張道〔蓮芬〕電〔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五日〕

督憲鈞鑒：敬電并札，均悉。蓮芬在定業與張中協商定，令張泰由北河帶馬隊二十餘名前往，安家庄共有馬隊八十餘名。現在涑水吃緊，高碑店李營官一哨，已調來涑。聞邢軍馬隊已到省兩營，如安家庄兵單，請由省添馬隊一二哨即往，較高碑店隊到尤速，已告藩、臬酌辦。石亭拳匪仍踞（原作距）該鎮，昨夜未來圍城；俟聶津馬步到涑，再往剿拿。然非奏請禁止練習，終難措手。徑。

306. 邢統帶〔長春〕電〔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五日〕申刻到

督憲鈞鑒：辰刻晤廷方伯，知涑屬盼兵甚切，春面商方伯，明日親督中營一哨、左營全隊，坐火車前往涑水，會同張道相機辦理。刻軍事往來差弁搭坐火車，擬請由行營用沐恩統領關防印單免票，以昭信

守，而利軍行。

307. 复兩司〔廷杰、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五日〕

有电悉。聶軍馬队已到省，涑紧要，尊处商令先往一营，甚好。此間昨接涑水信，彼处待兵甚急，亦先由津防抽拨副中步队〔一〕营，已于今早开往。热河調队，虽已咨商，能否前来，殊未可必。因于昨晚复电商聶軍門，速拨步队三营赴涑、定一带协助。今晨接复电，已派拨步队三营，囑令火車明日开至芦台，廿七早由芦径行开往，中途不稍停頓，以期迅速。謹以电聞。

308. 复聶提台〔士成〕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五日〕

功亭兄鉴：有电謹悉。貴軍步队三营，廿七由芦台径赴涑水等处，廿六令火車到芦装載，已传知車站遵办矣。今日接毓渠来电，涑水匪徒仍踞該鎮，尙別无动静足聞。

309. 致邢統領〔長春〕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五日〕

鶴田兄鉴：两电均悉。大麾已抵省垣，明日即自率营队开赴涑水，会同毓渠相机办理。鞅掌勤劳，至为叙佩。至往来差弁搭坐火車，由行营用統領印单免票一节；已遵照分行津榆、津芦、芦保各鐵路局矣。

310. 致張道〔蓮芬〕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六日〕

昨电謹覽。今早保省邢軍馬队一营，及駐津耿营官步队一营，已开行，約今日可到；聶軍步队三营，廿七可到；至时祈布置。

311. 通永李鎮〔安堂〕^①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六日申刻到

大帅鈞鉴：卑部塘防派赴宝坻之馬队，分赴玉、丰两县之步队，均于

^① 通永鎮总兵李安堂，字碩愚，号鏞邦，安徽巢县人。

今晨起程；榆防派赴遵、薊之馬隊一哨，人馬各五十，准予明晨开行。惟榆關到遵、薊須六七日，恐延遲，擬懇憲恩，可否飭鐵路公司知會榆站，俾馬隊搭車至胥各庄，以利遄行。如蒙允准，乞電示轉遵。宥。

312. 復〔通永李鎮安堂〕電〔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七日〕

鋪邦兄鑒：宥電悉。尊電昨晚始接到，知照車站二十七備車，恐趕不及。現已札津榆鐵路局知照榆站，准予二十八日預備火車妥為应付矣。感。

313. 鐵路总局〔楊士琦①、唐紹儀②〕急電

〔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七日申刻到

大人鈞鑒：頃據塘沽站長電稱：“查有法兵十余人，裝扮商人，坐鯨龍小火輪進口。倘到站買票，應如何辦法？求示”等語。查天津為通商口岸，該法兵等并未攜帶軍械，無詞阻止搭車。應否照常售票之處，乞電示復為叩。琦、儀。

314. 復〔鐵路总局楊士琦、唐紹儀〕電

〔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七日〕

楊杏城兄、唐少川兄鑒：感電悉。法兵十余人如系到紫竹林租界，并未攜帶軍械，自無詞阻止，只可照常售票。沁。

315. 張道〔蓮芬〕由定興〔來〕電

〔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八日辰刻到

督憲鈞鑒：楊分統福同忠櫬，念八由涞至定，趁念九早車回省。連日密探，石亭、陳家庄傳集各州縣拳匪，意圖抗敵官兵，日聚日多，涞北各村紳董往乞解散，不允。職道已出示剴切告戒，如肯縛出殺害楊分

① 楊士琦，字杏城，安徽泗州人。

② 唐紹儀，字少川，廣東香山縣人。

統凶要，胁从免究。聶軍步隊三營已抵高碑店，念八日可到淞，俟商妥前往。倘屆時不散，仍恃眾迎敵，不加懲創，无以申國法。惟遵諭嚴飭各將弁勇丁，不為已甚，不扰良民，以副朝廷、完台好生之德。勘。

316. 复(張道藩芬)電〔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八日〕

勘電悉。昨奉電旨，嚴拿首要，解散胁从，等因。現在石亭、陳家庄情形甚緊，聶軍三營到后，即妥籌布置。如該匪等憚于兵威，乘此勒令交出杀害楊分統凶犯，暨首要各匪，胁从免究，不致多所傷殘，固屬甚善；倘仍恃眾抗拒，肆其鳴張，亦惟有用兵捕击，以示懲創，免再滋事端。統希相機操縱，設法妥辦為荷。儉。

317. 長辛店鐵路局(聯芳①、夏人傑②)急電

〔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九日酉刻到

督憲鈞鑒：涿州至琉璃河鐵路已斷，電綫不通。探明再稟。芳、傑。絕。

318. 中協(張士翰)電〔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九日〕戌刻到

督憲鈞鑒：絕電謹悉。昨據管帶王占魁稟稱，定興倉巨村已經該管帶勸導，均愿出結停練，槍械已繳，等情。正肅稟間，接奉電諭，當即會商兩司，飛飭該管帶，即由定防帶領馬隊五十名迅往，會同霸州妥為巡緝、彈壓。仍留哨弁一員、兵三十名，駐定興，以資鎮懾。并另派妥弁，飞往該州偵探；俟查探情形如何，再由電稟聞。

319. 孫道(鍾祥)保定來電〔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九日〕亥刻到

督憲鈞鑒：頃據洋人稟，本日下午琉璃河至涿州一帶鐵路，間段被拳匪拆毀，電杆亦被割斷，火車電報不通，特此稟聞，務請速飭兵隊前

① 聯芳，字春卿，漢軍正白旗人。

② 夏人傑，字小圓，候補知府，芦保鐵路委員。

来弹压,以便修复。

320. 韓副將〔照琦〕^①大沽來電〔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九日〕

欽宪鈞鑒：頃有帶水公司輪進口，詢明今早口外前后到有法国兵輪两只，晚七点到美国兵輪一只，均在界外停泊。自应加意防范。照琦。

321. 致中協〔張士翰〕電〔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九日〕

頃接法国杜总領事函称：“霸州高家庄拳匪聚有二千人之多，情形危险已极，請立即派兵保护。”等語。查霸州前曾由省飭王占魁查巡，据报安靜；茲据函称各情，希即迅速查办。現在天津各营正办涑、定之事，不敷分顾霸州；仍希由尊处設法酌派兵队，前往巡緝、弹压、解散。該处究有拳匪若干，并先查明，电复为荷。

卷 三

〔光緒二十六年五月〕

322. 盛京卿〔宣怀〕漢口來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一日〔到〕

总署、荣中堂、裕督帥鑒：念七抵鄂。頃接孙道鍾祥保定電称，据洋人稟报，念九下午，琉璃河至涿州一带鐵路，被拳匪拆毀，电杆亦被砍断，洋工程司均要停工远避，等語。如果属实，北路工程用有数国洋人，停工糜費固甚，尤恐各国乘机調兵保护。可否速調聶軍馳往堵剿，并酌派一营专护鐵路，以免借口。艳〔二十九日〕。

323. 复〔盛京卿宣怀〕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一日〕

杏蓀兄鑒：艳電悉。現据孙道鍾祥電稟，业已電飭現駐保定聶軍馬队，迅往琉璃河、涿州一带弹压、保护，以便将拆毀鐵路、电杆赶紧修复；一面查拿滋事匪徒严办，免致再滋事端。东。

① 大沽协副將韓照琦，字晉之，安徽合肥人。

324. 复長辛店鐵路局〔联芳、夏人傑〕电

〔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一日〕

联春卿、夏小圃兄鉴：艳电悉。現已电致廷方伯，商派駐省聶軍馬队迅往琉璃河、涿州一带弹压、保护，以便赶紧修复路、杆。

325. 邢統領〔長春〕保定來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一日〕已刻到

督宪鉴：前月念五，准藩、臬函咨，据安平县稟，拳匪有与地方官为难之势，速拨哨队弹压。春派中营左哨馳往。頃左哨稟，安平已有正定步队駐扎，并无拳匪为难之实据，委因何令办理不善。念七，藩、臬电，涑水兵力足敷，馬队仍回保。张道暫留左营住涑，春帶步队回省。楊慕时三营已到涑，藩、臬仍商定調左营并中营左哨，均于初二日回省，以資鎮懾。

326. 复〔邢統領長春〕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一日〕

鶴田兄鉴：东电悉。現在查办涑水拳匪正在吃紧，如該处馬队不敷，尙祈酌留协助，希与毓渠观察妥商办理。

327. 又复〔邢統領長春〕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一日〕

电悉。現据車站稟，由琉璃河至长辛店一路，鉄道亦被拳匪焚毀，前請派馬队两哨，去亦无济，应另設法办理。惟毓渠涑水处馬队如不敷用，仍乞飭留协助为叩。

328. 許侍郎〔景澄〕北京加急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一日〕申刻到

寿帅鉴：迭接天津、丰台来电，拳匪已过芦沟桥，沿途拆毀鉄道、电綫，将至丰台，逼近京站。請速派兵由敝局专车来丰駐扎、保护，为禱。澄。东。

329. 复〔許侍郎景澄〕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一日〕

竹簣兄鉴：东电謹悉。頃据唐守面陈，拳匪拆毀鉄道、电綫情形，現

已派提督徐得标先带步队一营，今日由津站专车开往丰台驻扎、保护。謹电复。

330. 邢統領〔長春〕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一日〕酉刻到

督宪鈞鉴：东电两次，敬悉。遵即电商张道，可否就近酌派左营两哨馬队，迅往琉璃河一带保护，修复路杆；仍留三哨在涿，与张道指揮。

331. 致藩司〔廷杰〕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一日〕

昨夜接孙道鍾祥电称：“頃据洋人禀，本日下午，琉璃河至涿州一带铁路，間段被拳匪拆毀，电杆亦被割断，火車电报不通；务請速飭兵队前来弹压，以便修复”等語。希即轉致邢統带，由省派拨馬队两哨，迅往弹压、巡緝，保护路、杆，以便赶紧修复。即电复为荷。

332. 兩司〔廷杰、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一日〕戌刻到

督宪鈞鉴：密。頃接张道蓮芬电称：“高碑店楊統領^①函云，拳匪已烧涿州鉄桥、車站，拆去鉄道，火車退回省。現与楊少农商，属由高碑相机剿散。午后石亭聚匪亦回涿州。祈电請督宪，速派大兵至芦沟桥，以卫京师而夹攻”等因。正在轉电間，适奉东电，謹悉。已轉知邢統領，遵即前往。彼处密邇京师，务祈統籌兼顧，立即施行为禱。

333. 复兩司〔廷杰、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一日〕

东电悉。頃据芦保铁路委員夏守面禀：“琉璃河至长辛店百余里，車站并局、所洋房，均被拳匪烧毀，丰台、黃村勢甚紧急”等語。当由津先拨一营，由火車至丰台、黃村一带，保住铁路。拟商請聶軍門亲带所部馬步数营，前往丰台、长辛店等处弹压、捕击，相机查办。已电奏。再前商抽調热河所駐練軍，現接色都护来电，已拨駐防平、建步队一营，拨赴保定矣。并以奉达。

① 武卫前軍左路統領楊慕时，字少农，江苏宿迁县人。

334. 色〔楞額〕都統^①热河來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一日〕

裕寿帅鉴：前准來咨，近省拳匪滋事，咨由駐热馬步队抽調两三营赴省駐扎。当因口外地面未靜，实难抽調，咨复。茲复准咨，事甚紧急。自应暫將駐平、建步队一营，拨赴保定，以資鎮懾。已电达楊鎮，速飭前往。特此电复。額。

335. 复〔热河都統色楞額〕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一日〕

利帅鉴：奉电謹悉。承拨駐防平、建步队一营，开赴保定，感甚。現在涿州、良乡、涞水一带拳匪滋扰，亟盼队伍到省，以資鎮懾；尙望飭催迅速开拔，尤深企禱。

336. 致荣中堂〔祿〕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一日〕

荣中堂鉴：頃据芦保鐵路委員夏人傑面稟：念九夜，先聞涿州至琉璃河鐵路被拳匪焚毀；詎今早由琉璃河至长辛店一百余里，沿途鐵道、車站、桥梁、并局所、洋房，皆有拳匪蜂起焚燒；三河店所住洋人，尙不知下落；丰台、黃村勢甚危急；等語。現已由津先拨步队一营，今日乘專車至丰台、黃村，护住鐵道。惟匪勢甚众，天津所駐队伍，除拨往河間、涞、定外，营数无多，尙須留防租界。現拟商請聶軍門亲督所部数营，前往丰台、长辛店等处，設法彈压、捕击，相机查办，以免溢〔滋〕蔓延图。

337. 致聶提督〔士成〕加急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一日〕

功亭兄鉴：頃据芦保鐵路委員夏守面称：念九夜，（与前电同，中略）等語。現已由祿在津先拨步队一营，今日乘專車至丰台、黃村，护住鐵道。惟匪勢甚众，逼近京师，天津再无队伍可拨；惟有懇請大麾亲督馬步多营，前往丰台、长辛店等处，設法彈压、捕击，相机查办，以免滋

① 热河都統色楞額，滿洲正藍旗人。

蔓难图。頃已电請总署代奏，不胜翹盼之至。

338. 馮道〔數高〕京局來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一日〕

大人鈞鑒：昨晚接长辛店來电，知义和拳在琉璃河、涿州一帶，拆毀鐵道、电杆約十余里，今早已具稟詳陳。一面派人前往查看。頃据回稱：今日天明五點鐘后，拳匪至长辛店几數千人，鐵路均已拆毀，車站、料厂一概焚燒，电綫亦被截斷；刻大队已趨芦沟桥等情。特再电稟察核。數高。

339. 复京局〔馮道數高〕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一日〕

紫仙兄鑒：电悉。頃聞琉璃河至长辛店等處，鐵軌、車站、料厂均被拳匪焚毀。因丰台勢甚危急，即經由津先撥一營，星夜由火車至丰台、黃村一帶，保住鐵路；并商請聶軍門亲帶馬步各營，前往丰台、长辛店一帶彈壓、捕击，相机辦理。特此布達。

340. 总署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一日〕

北洋大臣：頃法使面稱：长辛店一帶，鐵路、电杆、及棧厂，均被义和拳匪拆毀；复据琉璃河鐵路站长稟稱：拳匪已到丰台，距馬家堡甚近，情勢危迫。請速派得力將弁，速帶兵队，星夜乘火車赴丰台一帶，切实防护。

341. 复总署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一日〕

总署鈞鑒：东电謹悉。琉璃河至长辛店一帶，鐵路、車站、并局所、洋房，均被拳匪焚毀，丰台勢甚緊迫。当即由津先撥一營，星夜由火車至丰台、黃村一帶保住鐵路；并商請聶提督亲帶馬步各營，前往丰台、长辛店一帶，彈壓、捕击，相机查辦。頃已將辦理情形电陳鈞署。茲奉电示，特再电達。

342. 盛京卿〔宣怀〕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一日〕

裕督帅：密。拳匪在近京猖獗，如責成聶軍堵剿，可期速結。正保鐵路被毀，賠款恐不少。乞速派聶軍一營专护鐵路，并請札委孙道鍾祥兼办营务处，俾与防軍联络，尤为公便。

343. 复盛京卿〔宣怀〕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一日〕

东电謹悉。頃据夏守人傑面稟：琉璃河至长辛店百有余里，車道、車站、并局所、洋房，均被拳匪蜂起焚燒；三河店洋人念余人，現在尙无下落；等語。即經商請聶軍門亲帶馬步各队，前往丰台、长辛店等处，彈压、捕击，相机查办。承示委孙道兼办营务处，当即札委派充，以資联络。

344. 复孙道〔鍾祥〕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一日〕

灵伯兄鑒：艳电悉。現已电致廷方伯，商派駐省聶軍馬队，迅往琉璃河、涿州一带彈压保护；务将拆毀鐵路、电杆赶紧督工修复为荷。

345. 唐守〔紹仪〕丰台來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二日子刻到

紹仪九点五十分到北京，丰台产业、車輛均被焚，軌道无坏，仅可行車。

346. 唐守〔紹仪〕丰台來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二日〕辰刻到

督宪鈞鑒：頃乘运兵专车來京，丰站房棧及一切車輛均被焚；練軍步队駐楊村、黃村各一哨，余駐丰台；沿站安靜。已电飭車务处即日開車、售票。仪稟。

347. 聶提督〔士成〕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二日〕

大帅鈞鑒：承諭，已由天津拨步队一营，先赴丰台。津防紧要，拟添

派后路右營步隊赴津駐紮。請飭鐵路局派車裝運。再各處訛言紛紜，擬請飭楊鎮玉書回防，及飭各鎮鎮靜防護至叩。冬。

348. 聶提督〔士成〕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二日〕

大帥鈞鑒：丑刻奉東電，敬悉。遵即親督馬步四營，赴京彈壓，相機查辦。營隊已準備，請飭鐵路局多派車輛，來防裝運啟行。

349. 復聶提督〔士成〕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二日〕

功亭兄鑒：兩電均悉。大麾督馬步四營赴京彈壓，相機查辦。并添派后路右營步隊一營，來津駐紮；已飭鐵路局今日多派車輛往接。惟天津現僅五營，兵力仍單，租界人心驚惶，謠言紛起，防務甚關緊要。務乞于添派后路右營步隊一營外，再添撥步〔隊〕三營來津駐紮，以資鎮懾。刻即飭鐵路局按照八營數目，多備火車。是所至盼，余容晤商一切。

350. 復唐守〔紹儀〕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二日〕

少川兄鑒：奉電，深慰馳系。今早接聶軍門復電，即親帶馬步各營，赴丰台一帶相機查辦。頃已囑局派車往接，約明日可到。知念，奉聞。

351. 林司馬〔紹清〕^①由京〔來〕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二日〕

督憲鈞鑒：長辛店鐵路洋人危險，請速派兵保護。西路行稟。

352. 復〔林司馬紹清〕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二日〕

來電悉。昨聞長辛店一帶有拳匪滋擾，鐵軌、車站、料廠均被焚毀之事，業已商請聶軍門帶隊前往彈壓、捕擊。現在長辛店等處情形若何？迅即探明，詳細電復。

^① 順天府西路厅同知〔駐芦沟桥，分轄涿、良、房、宛等四州县〕林紹清，字文伯，云南昆明县人。

353. 許侍郎(景澄)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二日〕午刻到

寿帅鉴：昨奉电复，知尊处先派步队一营，往丰台駐扎；感謝。接荣相函，已派孙提督統五营赴芦、丰一带堵御，王鎮統四营駐馬家堡弹压，恩副都护統两营駐永定門弹压，庆邸亦派神机营兵保护京第。近京兵力已厚，惟中路各站尙覺空虛，黄村与丰台咫尺，楊村为通津要站；此外，安定、落堡、郎坊等处，亦須有弁勇弹压。应請添派馬步队两三营，擇要分段屯扎保护，以資周密。无任感盼。澄。

354. 复(許侍郎景澄)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二日〕

竹簣兄鉴：冬电謹悉。敝处昨派之队已抵丰台。今早接总办唐守来电，現分駐楊村、黄村、丰台一带，保护車道；沿途安靜，車已照常开行。昨商聶軍門，接复电，已亲帶馬步五营，前往丰台一带，相机查办。今日已派火車往接，明日可到。沿途布置，中路当不致空虛。謹以奉复。

355. 孙道(鍾祥)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二日〕

督宪鈞鉴：賜电，又邢統帶电，均敬悉。高碑店迤北鐵路，均被拳匪焚毀，匪焰甚熾；高碑店迤南鐵路，及保定材料厂，亦屬岌岌可危。拟請宪台速飭兵队前来保护，庶可无虞。所有鐵路已焚各段，仍請派兵看守，免致余剩鋼軌材料，全被土匪劫去。在工各洋人恐惧殊甚，現已停工，拟由水路即日赴津暫避。恐途中有險，职道已請張协撥派弁勇沿途护送。并請宪台飭下水师营，撥派炮船数艘，速来迎护，如能用小火輪拖帶，尤妥。即望賜复。

356. 复孙道(鍾祥)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二日〕

灵伯兄鉴：冬电均悉。鐵路在工洋人由水路来津，內河輪船向不能走，已轉飭郑統領派撥炮船一只迎护矣。頃接盛京卿来电，以匪徒滋扰，自琉璃河至芦沟〔桥〕各厂均被毀，無論何軍派往，路局应派干員

隨營前往，收拿余黨，以免全行毀失。請電飭孫道，即由保定隨營赴琉璃河、涿州等處，趕緊查點、看管，救得一分是一分。乞速行。等因。即希查照辦理。（按此電應列在下一電之後）

357. 盛京卿〔宣懷〕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二日〕未刻到

督署：東電謹悉。各局員電稟，匪徒已到蘆溝橋，自琉璃河至蘆溝〔橋〕，各廠路均被毀。恐愈迟愈坏，頃電奏，請派聶軍門親督數營，由丰台、蘆溝進剿；并請派保定之聶軍馬隊，由保定兜合，庶可迅速解散。無論何軍派往，路局應分派干員隨營前往，收拿余黨，以免全行毀失。請鈞處飛札張道振槩、夏守人杰，即赴丰、蘆，隨營至長辛店等處。并電飭孫道鍾祥，即由保定隨營赴琉璃河、涿州等處，趕緊查點、看管，救得一分是一分，乞賜速行。

358. 復盛京卿〔宣懷〕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二日〕

冬電悉。長辛店一帶，榮相已派孫提督萬林統五營前往堵御。聶軍門現親帶所部馬步各營赴丰、蘆等處，相機查辦，坐火車前往，約明后日可到。現在由京至津，丰台軌道未毀，仍可照常行車。所示札飭張道、夏守、孫道各節，當即轉行遵辦。

359. 榮中堂〔祿〕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二日〕

裕壽帥鑒：東電敬悉。昨日未刻，據各處探報委員稟稱，拳匪拆毀路、綫。當于申刻，揀派武衛中軍孫提督萬林，帶所部五營，馳赴丰台；王總兵明福，帶所部馬步三營，馳赴馬家堡一帶堵御，彈壓，相機辦理；并飭署翼長恩副都統，帶馬步三營，在永定門內听候調遣；均于今日卯刻到齊。其貴處與聶功亭所商各節，請由兄台酌辦。知关廬念，特此電復。

360. 中協〔張士翰〕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二日〕申刻到

督憲鑒：艱電，霸州高家庄拳匪聚有二千人之多，飭派隊伍前往，謹

悉。当飭管带王占魁，由定防带队往緝，并由省派差弁楊殿甲往探。頃該弁回省，接該州刘牧于祐函稟，高家庄有法国天主堂，并无拳匪。上月二十五日，楊分統派來馬队二十騎会查，愚民畏剿，敝属善来营地方拳民复聚，当設法解散。昨又聞該村聚外来拳匪有二三百人，已邀集同城官紳，亲往劝諭。情形若何，再当飞布。等情。計王管带占魁今日可抵霸州。合并电乞鈞鉴。

361. 韓副將(照琦)大沽來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二日〕

欽宪鈞鉴：頃接塘沽差弁风电言称，駐塘沽日本兵船，下岸洋人二十名，各带枪械，坐今午十二点鐘火車赴津。照琦。

362. (韓副將照琦大沽)又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二日〕

欽宪鈞鉴：頃据駐塘沽差弁查明，今午一点鐘，有民船进口，装美国官三員、兵三十八名，各带枪械，由塘沽坐火車赴津。照琦。

363. (韓副將照琦大沽)又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二日〕

欽宪鈞鉴：今午两点半鐘，有小火輪进口，查明續装美国官兵等八十余名，各带枪械，并快炮一尊，至燕子窩碼頭停泊。再先报美国官兵四十一名，經車站拦回，仍由塘沽坐船至燕子口一处停泊，自应严加防范。

364. 聶提督(士成)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二日〕酉刻到

大帅鈞鉴：冬电敬悉。遵飭添派步队三营赴津駐扎。营队已准备，車到即启行。

365. 盛京卿(宣怀)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二日〕

总署、荣中堂、裕督帅、聶軍門：頃接津电，长辛店逃回工头面称，洋人均在长辛店山上自守，不得出围，等語。請就近速派馬步队进长辛

店解围，将洋人二十余名救出，迟恐粮械皆絕。如有伤亡，彼等籍隶数国，誠恐难于結束。乞速施行。

366.〔盛京卿宣怀〕又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二日〕

督署：东电請聶軍門亲往捕击查办，匪徒势必逃竄；琉璃河至保正鐵路，急宜設法保全。速电保定各軍保护，免再毀坏；并乞轉告聶帥。

367. 致宋宮保〔慶〕^①馬提督〔玉崑〕电

〔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二日〕

宋祝帥、馬軍門鑒：頃据英領事賈禮士來函：“唐山地方最关紧要，請电致宋宮保、馬軍門，迅派官兵三百名，即由山海关坐火車前往保卫，防患未然。兵队何时开行？并希預为示复”等語。查近日拳匪滋事，昨于念九、初一两日，竟敢拆毀芦保鐵路軌道，并焚毀車站、料厂，各处洋人均甚惶惶，聶軍門現亲統所部，开赴丰、芦一带，洋人素欽威望，恳求大麾保护；可否准如所請，拨队前往之处，敬祈查核办理，并乞电复。

368. 宋宮保〔慶〕、馬提督〔玉崑〕山海关复电

〔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二日〕

裕大帥鑒：冬电敬悉。遵即派程提督允和，率步队三百、馬队一哨，前往唐山保护。如明日有車，即乞示知，以便赶程。庆、玉崑。

369. 韓副將〔照琦〕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二日〕戌刻到

欽宪鈞鑒：今下午五点钟，停泊燕子窩美国官兵共一百念余名，各带枪械、炮一尊，換坐帶水公司小火輪赴津。

370.〔韓副將照琦〕又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二日〕亥刻到

欽宪鈞鑒：今晚七点钟，到兵輪四只，停泊界外，看不清旗式。俟明

① 四川提督宋庆，字祝三，山东蓬萊县人，时領武卫左軍。

早派小輪出口探明，再行稟報。

371. 致總署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二日〕

總署鈞鑒：現接法國總領事杜士蘭函稱：“代各國領事公啟：英、法、德、俄、美、意、日本駐京大臣，以現在情形險要，公同議定，各抽調兵丁百名登岸。此項隊伍不日到來，遣赴北京。各國領事與本總領事，請速飭所屬，于各隊伍到時，竭力幫助登岸；并飭各火車，屆時運送赴京，以期妥速。如何辦理之處，即請示復”等語。祿當以婉言回復、阻止，第恐各領事以奉其公使之命，堅執不聽，阻擋不住。應請鈞署速向各公使商阻，俾各領事無詞可借。如實不能阻擋，應如何辦理之處，敬祈速賜電示。

372. 致中協〔張士翰〕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二日〕

速專馬送涑水。張道台毓渠兄鑒：頃據英領事賈札士函稱：“東安兵單，已令教士回津，請飭該官兵認真保護該教堂房間，”等語。希即迅飭該駐隊，會同地方官，將該教堂房間認真保護；并請尊處轉知東安縣令，一體照辦為荷。

373. 盛京卿〔宣懷〕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三日子刻到

總署、榮中堂、裕督帥、聶軍門：法、意、比三國洋人愈三名，困在長辛店小山之上，朝不保夕；如果被戕，必致棘手。萬望連夜進兵，先將洋人救出。路局擬獎賞入圍營勇銀一萬兩，即解交北洋轉發，以資激勸。

374. 韓副將〔照琦〕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三日〕

欽憲鈞鑒：今晚七點鐘，有帶水公司金龍輪船進口，內裝洋人四十余名，各帶槍械，亦不准人上船查看。探詢該公司，言是英國洋人，坐船赴津。

375. 聶提督〔士成〕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三日〕辰刻到

大帥鈞鑒：奉榮相冬戌電，“馬步四營，无庸开拔来京”等因，承准此。除電復外，謹肅奉聞。江。

376. 盛京卿〔宣懷〕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三日〕到

榮中堂、裕制台：孫道鍾稟，高碑店迤北，桥梁、站道、車輛焚燒殆盡，督先派來聶軍門三營，而拳匪在高碑店拆路燒房，尙未剿辦，匪焰日熾；高碑店迤南鐵路，并保府料廠，岌岌可危。又，請兵保護，如仍不敢剿，亦屬无濟。等語。查迤南路廠，尙值數百萬；請即飛電責成聶軍門，一面捕擊，一面保護，免再被毀。冬〔二日〕。

377. 韓副將〔照琦〕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三日〕巳刻到

欽憲鈞鑒：夜潮、風大，小輪未能出口。今早在口里探詢帶水公司小火輪，言界外到俄兵輪七只，美國两只，英國一只，前后共到兵輪十只，停泊界外。俟未潮，派小輪出口探明，再行稟報。

378. 聶提督〔士成〕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三日〕

大帥鈞鑒：遵飭添撥駐津彈壓之步隊三營，已乘早車开行。江。

379. 林司馬〔紹清〕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三日〕午刻到

督憲鈞鑒：長辛店洋人勢甚危急，无兵來保，午刻忽自京來洋人六名、洋婦二名，騎馬持槍，馳至該處，將洋員普意雅等男婦大小二十余人領出；卑厅代僱車馬，派兵于申刻護送進京；復留兵代看其房。物件被搶，虽獲犯十三名，无如愈聚愈众，哨弁受傷，力不能支，于戌刻被匪縱火，洋房付之一炬。該處匪現聞一千上下，請速派兵前來查辦。西厅稟。

380. 邢統領〔長春〕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三日〕

督憲鑒：接張道冬電云，探匪仍占聚涿州，石亭無人，涑城稍靜；楊軍步隊三營，昨護糧餉到涑，仍囑赴高碑店相機前進；左營馬隊，已令全營往護修路。余容再稟。

381. 兩司〔廷杰、廷雍〕、中協〔張士翰〕電

〔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三日〕

督憲鈞鑒：據張道電稱：“昨晚探匪仍聚涿州，石亭無人，涑水稍靜；楊軍三營到涑，仍囑赴高碑店前進；馬隊已令全營往護修路。惟匪與民雜處，涿州城關，勢難即攻。匪情無定，容再報。乞轉電稟督憲。津調何隊往辦，亦乞電示”等語。合轉稟聞。

382. 聯道〔芳〕北京來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三日〕未刻到

裕憲鈞鑒：三合莊洋人，昨日午後均已抵京；琉璃河洋人三名，現無下落。聯芳。

383. 宋宮保〔慶〕馬提督〔玉崑〕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三日〕

裕大帥鑒：江電敬悉。昨晚知會山海关站長，備齊車輛，程提督已于初三早五點半鐘率隊開行矣。慶、玉崑。

384. 總署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三日〕

北洋大臣：美使稱，霸州城南善來營，有義和拳毆斃教民男婦多人。希飭屬確查、妥辦，速復為要。

385. 韓副將〔照琦〕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三日〕

欽憲鈞鑒：今下午兩點鐘，有帶水公司八馬輪進口，裝有洋人約三十餘名。派弁往查，不准上船。看似英國洋人。現坐船赴津。

386. 叶統領〔祖珪〕、韓副將〔照琦〕電

〔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三日〕戌刻到

欽差鈞鑒：今下午派快順輪出口，探詢回稱，查明：到俄國兵輪并魚雷六只，英國兵輪两只，意大利國兵輪一只，美國兵輪一只，法國兵輪一只，練船一只，前後共到十二只，均在界外停泊。水師統領叶祖珪、副將照琦稟。

387. 盛京卿〔宣懷〕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三日〕

總署、榮中堂、裕制台、聶軍門：比使來電，長辛店洋人念余名，均于初二日戌刻到京，尙無損傷。

388. 〔盛京卿宣懷〕又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三日〕

總署、督署：聯道芳初三報，長辛店洋人均到京，住房被毀；琉璃河洋人三名，現無下落。請電飭該處文武營縣，趕緊查覓，免滋外人口舌。

389. 總署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三日〕

北洋大臣：法使昨告聯道，有路工洋人二十余名，被困在長辛店之三河莊，情勢危急。當由本署徑電徐統領，就丰台現駐兵隊抽派百名，立往保護。旋接盛京卿電，各洋人三河莊自行保守，恐拳匪圍攻，力難久支，懇請派兵保護。又悉法已派兵十二名，前往該處。本署因事機緊要，復經函飭該統領，即日移扎長辛店彈壓保護，以免生衅。應請尊處加飭照辦。再，頃悉三河莊洋人，今早均已到京。并聞。

390. 致兩司〔廷杰、廷雍〕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三日〕

頃接盛京堂電，高碑店迤南路廠并保定料廠，尙值數百萬，均岌岌可危；請速保護，免再被毀；等語。所有保府料廠及附近一帶鐵路，請由省飭隊設法保護。天津至高碑店，向借鐵路電綫傳信，并無官

电；現涿州至芦沟桥車道被毀，电綫不通。其高碑店一帶鐵路，請尊處由省发电，囑張毓渠速商聶軍門楊統領現扎高碑店队伍，設法保护为要。

391. 兩司〔廷杰、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三日〕亥刻到

督宪鈞鉴：江电謹悉。遵即商囑邢分統長春，移營西关車站，并逐日派哨梭巡定、安一帶鐵路，以資保护。至楊分統慕时步队三營，已据張道于本日早电称，移駐高碑店保护鐵路矣。

392. 复宋宮保〔慶〕、馬提督〔玉崑〕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三日〕

宋祝帥、馬軍門鉴：冬电敬悉。唐山承派程軍門率步队三百、馬队一哨前往保护，感謝。已飭知鐵路局电飭山海关車站，赶备車輛，备齐即請前往。

393. 致中协〔張士翰〕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三日〕

頃接总署电开：美使称，霸州城南善来营，有义和拳毀斃教民男妇多人，希飭属确查、妥办，速复，等因。查昨接来电，具悉。王管带今日即可抵霸，希即轉飭王管带，迅往善来营，会同地方官确查、妥办，詳細具复为盼。

394. 复总署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三日〕

总署鈞鉴：江电謹悉。前据法領事函称，霸州高家庄聚有拳匪；当即电飭中軍副将張士翰，派副将王占魁率队前往弹压。昨据張士翰电报，接霸州刘于祐函，高家庄有法国天主堂，并无拳匪。惟霸属善来营地方，拳民复聚，当設法解散。又聞該村众〔聚〕有外来拳匪，已邀官紳亲往劝諭。等語。王占魁昨日可抵霸州，等情。茲奉电示，业飭令王占魁会同地方官确查、妥办。謹此电陈。

395. 致盛京卿(宣怀)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三日〕

杏蓀兄鑒：頃接西路厅电禀：“长辛店洋人势甚危急，（下同 379 电文），洋房付之一炬，”等語。現幸洋人被围均已救出，未致损伤，特亟电聞，以释远系。

396. 致聶提督(士成)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三日〕

功亭兄鑒：頃接总署江电，奉旨：“近日拳匪滋事，琉璃河至长辛店一带，車站局厂均被焚毀，亟应惩前毖后，认真弹压。著裕祿飭令聶士成，将芦保、津芦两路电綫鐵道，专派队伍妥为保护，毋任再有疏虞，是为至要。欽此。”謹以电达，即希欽遵办理。

397. 致总署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三日〕

总署鈞鑒：昨电陈各国派兵赴京保护一节，尚未接到电示。頃又据法总領事来署面言，各国此次送兵进京，并非与中国为难，不过自为保护起見。如法国現調兵百名，以廿五名留駐天津，只七十五人赴京。以廿五人护南堂，廿五人护北堂，廿五人护使館，分之人并不多，此系各公使主意已定，万无改移。各兵今日均已到津，無論总署准否，定准明日赴都。如候至明晨尙无回信，即赴車站乘火車动身；若火車不載，亦即自行起早前往。特来告知。当复以言劝阻，并令从緩候信，而該領事坚决不从。明日恐万难拦阻。鈞署系与各公使如何定議？各領事均以奉其公使命令为辞，如能阻其不去，总須該公使电知領事。抑或劝阻不住，准其往京之处，急盼今日电示，以免借口生衅。

398. 又(致总署)急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三日〕

总署鈞鑒：本日电陈法总領事面言，各国派兵赴京一节，急盼鈞署定議；尙未接奉电示。頃又据該总領事函称：“本总領事代各国領事奉

告，倘总署不准各国兵队上京，各国領事与本总領事径自設法遣送。深盼此事于各国兵队赴京之际，預为定議，于明早六点钟以前見复”等語。查核情形，各国領事均称奉其公使之令，不敢违延，其势万难由外拦阻。鈞署与各国公使定議如何？究竟能否阻止？抑可准前往？即盼电示，俾如期照复該領事等，免致借生事端，是所跂盼。亥。

399. 总署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四日寅刻到〕

北洋大臣：冬江三电，均悉。各国調兵事，頃告知（原作告）各使，如照上届每館以二三十人为率，本衙門不为拦阻云云。事須在园^①筹定，往返需时。先聞。支，丑。

400.〔总署〕又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四日〕已刻到

北洋大臣：支丑电計达。洋兵护館，准由火車运送，但人数不得过多，致碍邦交。豪，已。

401. 盛京卿〔宣怀〕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四日〕

裕制台、荣中堂：頃保定局員来电：“初三定兴車站又被烧毁，如向南蔓延，省城危甚，保正铁路亦可虑。自琉璃河至保定并无重兵扼守，請电北洋速派数营，由高碑店保定至定州等处，分段保护，始可补救”等語。查保定城外料厂，值銀将及百万，乞就近速拨数营，分段扼守，迟則不及。

402. 韓副將〔照琦〕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四日〕

欽宪鈞鉴：夜拉水公司小火輪进口，装有洋人約七十余名，各带枪械馬匹三十余匹，由水路赴津。又今早六点钟，有俄国魚雷艇一只进口，停泊塘沽。

① 园，指頤和园。这时，慈禧太后住在頤和园里。

403. 总署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四日〕午刻到

北洋大臣：豪已电，計达。頃俄使来称：俄国卫兵进大沽口被阻，請飭放行。且云，俄、法兵均有百名到津，此后来京兵数，尙待酌定，但須与他国一律。等語。希轉飭无阻。至各国来京兵数，希再切实与法領事等商減为要。

404. 〔总署〕又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四日〕

北洋大臣、通永道：美使函称：“拳匪現已至通州，欲在城內滋事，并打美国教士、教堂。事至紧急，請速派兵弹压、保护。該处教士九名，妇孺二十五名口，及教堂住屋，如有焚毀拆搶等案，定惟貴国是問”等語。希迅速飭商派兵勇，实力弹压保护，毋滋衅端。午。

405. 盛京卿〔宣怀〕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四日〕

总署、督署：疏〔璃〕河三洋人，已由保府坐船赴津矣。

406. 〔盛京卿宣怀〕又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四日〕

督署：請即催张道、夏守赴长辛店，查点铁路各項。并求电飭統領派人照料，以免迟失。

407. 唐守〔紹仪〕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四日〕未刻到

督宪鈞鉴：頃查有英兵五十名、美兵五十名、日兵二十二名、义兵四十名、法兵七十五名、俄兵一百名，由津乘火車进京，应否准其前往？乞电示祇遵。仪。

408. 复〔唐守紹仪〕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四日〕

少川兄鉴：豪电悉。各国派兵由津乘火車进京，現准总署来电照准，乞飭開車，准其赴京。

409. 唐守〔紹儀〕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四日〕申刻到
督宪鈞鉴：豪电謹悉。运洋兵专车，已遵諭于四点钟开行。

410. 聶提督〔士成〕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四日〕酉刻到
大帅鈞鉴：‘密。頃据大沽韓副将电：“各国兵輪十二只，停泊界外。又有洋人四十余人，各带枪械，乘带水公司輪船赴津”等語。伏查目下情形，外侮尤亟，洋兵到津过多，恐滋他患；已肅函請飭鐵路津站，不卖票給洋人，防其进京。仍求严飭炮台各将領，认真准备。再，我国兵輪雷艇，似宜飭令择要聚守，以备不虞。大帅維持全局，自有权衡；士成以防务攸关，謹陈愚管。可否？伏乞鈞裁。除电稟荣相外，謹电奉聞。

411. 荣中堂〔祿〕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四日〕戌刻到
裕制軍鉴：頃据盛京卿来电，由高碑店、保定至定州等处，鐵路及料厂岌岌可危，均应速派兵保护。

412. 鐵路总局〔楊士琦、唐紹儀〕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四日〕
督宪鈞鉴：頃据塘沽站长电称，明早有德国兵五十名来津，附午車晉京。应否照案装运？伏乞电示祇遵。琦、儀。

413. 南洋大臣刘〔坤一〕^①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四日〕
裕寿帅鉴：聞拳匪鬧教，拆毀涿州至丰台鐵路車棧，各国調兵保使館。現在如何筹办？乞电示。坤。

^① 两江总督、南洋大臣刘坤一，字峴庄，湖南新宁人。

414. 通永沈道〔能虎〕^① 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四日〕亥刻到

宪台鈞鑒：豪電、总署電，均祇悉。時刻商飭協、厅、州分派兵捕，常川實力防護。初三午后，驟然謠言哄動，平民及考生數千人登城，謂看教堂起火。傍晚謠息，始散。幸美教堂教民絲毫無事。仍惟竭力設法督飭防護一（原作已）切，囑紳董分投開導，以散其勢；冀勿滋事。照此電稟总署。虎。

415. 盛京卿〔宣懷〕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四日〕

总署、裕制台、榮中堂：迭次電請派兵防護高碑店以南路站，諒蒙鈞鑒。保定來電，初二燒定興站道，初四早，保定之南，方順橋站房、橋道，均被拳匪燒毀。乞速飭各營防守南路鐵道，遲則保正亦必全毀矣。

416. 兩司〔廷杰、廷雍〕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四日〕

督宪鈞鑒：邢分統長春接准張道蓮芬稱：“昨派赴涿州馬隊，被匪扣十七名。不加懲創，不但不能修路，尚恐不能保未燒之路；官電文報，亦將不通，省垣尤堪虞。貴左營昨已回護定興鐵路。聞各州縣匪皆有蠢動，若不多派大枝兵力分路查辦，恐誤大局。乞速請藩、臬轉電督宪速籌，并論各將辦法。弟力難兼顧，用特直陳”等情。本司查核屬實。再，據孫道鍾祥面稱：“差探回報，拳匪盤踞長辛店約三千余人，涿州約七千余人，已入涿，城閉四門，城上遍插賊旗。若不及早進剿，稍遲即成鉅患”等語。合併電稟以聞。

① 通永道沈能虎，字子枚，浙江海寧州人。

417. 中协(張士翰)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四日〕

督宪鈞鉴：頃接涿州营常参将①、州牧龔蔭培②会函，据称：初二日，涿州拳民見有官軍駐扎高碑店，疑为剿捕，遂聚多人踞住涿州城，四門上下高树旗帜，把守甚严，居民出入皆須搜查。是日，并将武卫前軍馬队左营管带聶汝康，差派前站看店馬兵張錫恩等十七名，因見所穿窄衣小帽，疑是洋兵，全行扣住，等情。卑职复細詢投函兵丁，据称，該拳民因疑有洋兵来剿，踞城自卫，尙无騷扰衙署、居民之事。該参将等恐大兵一到，围城攻击，闔城生灵涂炭，求設法解释。等語。已由卑职备文飞移参将、州牧，囑其諭令紳董开导拳众，分辯实系官軍，并非洋兵，令其释放。俟后探查如何情形，再行稟聞。

418. 复邢統領(長春)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四日〕

电悉。昨接两司电，知商大麾移营西关車站，并逐日梭巡定、安一带鐵路；其高碑店一带鐵路，并由楊分統步队三营保护；具征擘画。昨亦欽奉电旨，芦保、津芦两路电綫鐵道，飭令聶軍門专派队伍，妥为保护。聶軍門仍否加添营队，現尙未接来电，并以附聞。

419. 复总署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四日〕

总署鈞鉴：豪已午电，謹悉。据鐵路局报，各国护館洋兵均已齐至車站，查点数目：英兵五十名、美兵五十名、日兵二十二名、意兵四十名、法兵七十五名、俄兵一百名，已乘車进京；德兵未在内。謹以电聞。至俄使所言，俄兵进口被阻，查明并无其事。合并附陈。

① 涿州营参将常安，滿洲府黃旗人。

② 涿州知州龔蔭培，福建侯官人。

420. 盛京卿〔宣怀〕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四日〕

杏蓀兄鑒：江電謹悉。現在保定西關車站，有聶軍門馬隊邢統領帶營駐扎，并逐日派哨梭巡定、安一帶；又有聶軍門楊統領步隊三營駐高碑店，均保護鐵路。昨又欽奉電旨：芦保、津芦兩路電綫、鐵路，均飭令聶軍門專派隊伍妥為保護，毋任再有疏虞。業已恭錄行知聶軍門，必當添隊巡護。至張道、夏守，現已啟行赴長辛店，查點鐵路各項矣。

421. 致通永道〔沈能虎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四日〕

子枚兄鑒：總署豪午電，尊處諒已接到。希即查明，妥為設法保護。現在情形究系如何？即希電示。

422. 復聶軍門〔士成〕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四日〕

功亭兄鑒：支電謹悉。現各國公議，調撥洋兵赴京，保卫使館，經總署允准，共計官兵三百余名，業于今日火車開往。此次各國兵輪到口者，皆系載其兵隊而來。然外情叵測，海防緊要；尊示與鄙見相合，亟應妥籌防備。昨奉電旨，令大麾專派隊伍，防護津芦、芦保兩路電綫、鐵道，尊意如何籌布？尚祈隨示。

423. 致總署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四日〕

總署鈞鑒：各國護館洋兵到火車站時，經鐵路局查點大致兵數，先行電陳。茲據鐵路局于該洋兵上車時查明實在數目，計開：英國兵官三員、兵七十二名；美國兵官七員、兵五十六名；意國兵官三員、兵三十九名；日本兵官二員、兵二十四名；法國兵官三員、兵七十二名；俄國兵官四員、兵七十一名；共計各國兵官二十二員、兵三百三十四名，均隨帶槍械。開單呈報前來。謹再電聞。

424. 复铁路总局〔楊士琦、唐紹仪〕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四日〕

楊杏城、唐少川兄鉴：支电悉。德兵五十名明早来津，附午車赴京，应查明名数，照案装运。

425. 复南洋大臣〔刘坤一〕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四日〕

刘峴帅鉴：支电謹悉。廿九，涿州至琉璃河铁路，先被拳匪拆毁；初一日，自琉璃河至长辛店一百余里，亦有拳匪焚烧車道、車站，砍断电杆。丰台站华洋司事等，聞长辛店之乱，皆先逃避，土匪因而肆搶，仅止烧毁站房机器厂，車道未坏。經派队馳往，匪即逃散，照常行車。現在长辛店、馬家鋪、丰台一带，皆由荣相派武卫中軍各营分扎、查办。至各国調兵保护使館，系英、法、俄、美、意、日本七国，总署业已允准。各国兵自二十余名至七十余名不等，共三百余名，現已均由火車装运赴京矣。知念，謹复。

426. 致总署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四日〕

总署鈞鉴：頃据铁路局报，有德国兵五十名，明早由塘沽来津，附午車进京。查德国兵今日未同各国兵开行，明日到津，自应查明名数，照案准由火車装运赴京。謹以电陈。

427. 邢統領〔長春〕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五日子刻到

督宪鈞鉴：豪电敬悉。今日卯刻，春带五哨，乘火車历漕、安、固、定各車站，至高碑店会楊統領，即回省。惟沿途桥屋路板，間段均烧坏，車到鳴枪恐吓，車过又烧。頃准藩咨，本日巳刻，据铁路蔣委員面禀，省西南六十里方順桥，桥屋站房昨夜被匪烧；于庄車站吃紧；祈拨队往救，等因。承准此，即飭前后两哨馳往，相机办理。

伏思由方順桥至定兴百数十里，拳匪土匪到处同情；省城只卑一营守車局、料厂，分援梭巡，在在均关紧要，顾此失彼，势难兼顾。卑

左營遵諭留涑，張道已飭分高碑店三哨，定興兩哨；楊步隊三營，由店至宛守卅里。高碑店卽有楊步隊可住，將馬隊三哨移至安肅，俾梭巡會哨。候示遵行。

428. 盛京卿〔宣懷〕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五日〕

裕制台、聶軍門：江電謹悉。定興及方順橋道站均燬，是保定南北鐵道均不能保，修復更难。彈壓拳匪、護守鐵路，須擇有橋站處扼扎；求速電由保省飛飭駐防保定、涑水、涿州各營，分頭防守，總須迎頭击杀，方免四竄。是否？乞鈞裁。

429. 張道〔蓮芳〕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五日〕丑刻到

督憲鈞鑒：蓮由省轉奉電，敬悉。聶軍門楊統帶三營，早扎高碑店，保護以南鐵道，兼防涿匪南擾，但匪迹狡詐，沿途皆有暗應，勢难分守百数十里，能否保全，刻難預料。東安离津甚近，請飭何統領專差告知馬隊弁勇，守護東安教堂房屋。頃接任丘王令來稟，八方村又有被雄縣拳匪圍攻之事。

目下匪勢日猖，已成燎原，若不分派大枝兵，一由芦沟進涿州，一由文、霸、新赴省，恐各屬蠭起響應，卽聶軍全出，亦不濟事。且不能不留十營防海上。可否請馬玉崑軍門帶馬隊五六營，由津速赴雄、霸一路至省？現在兵力万不可單，使匪輕視。已請兩司會商，電請速籌辦法。取道遠在涑城，他處實難兼顧。匪情瞬變，余容再報。

430. 盛京卿〔宣懷〕急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五日〕丑刻到

榮中堂、王中堂、裕制台：聶軍門有馬步五營，在保定、涑水、涿州等處，沿鐵路分駐；乃定興及方順橋站道桥梁均又被燬，保定南北似皆無人扼守。比工司語甚著急。想此事非有統帥親臨調度，急難得力。可否請速派聶軍門暫往一行？否則数百里近京鐵路全燬，國威殊損，不特修復籌款之難。急切歷陳，求恩干冒。

431.〔盛京卿宣怀〕又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五日〕寅刻到

裕督帅：汉路香帅^①拨护軍一营，甚資得力。芦路以后至少一营弹压，直隶防营恐难久持。拟請大帅速飭練軍何統領，借拨一营，連夜赶往保定，沿铁路南北分扎，凡有桥站处各扎五棚，首尾相应，計可分扎十处。此一营，即請札飭孙道会督办理。宣初七回沪，即来津面商一切。此一营月餉，拟由路局訖发一半，其余半餉，如北洋难訖，事平之后，或即撤回两三哨，俟面商量力而行。素仰盛德，想蒙俯鉴苦衷，允如所請。否則全路俱毀，洋人必有煩言，不特筹款修复为难也。无任切禱。

432. 中协〔張士翰〕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五日〕巳刻到

督宪鈞鉴：頃接荣中堂支电，有盛京卿請派队伍保护关外料厂，遵即派委副中营后哨哨官陆崑，帶領馬队四十名，在西关外料厂巡护矣。

433. 聶提督〔士成〕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五日〕

大帅鈞鉴：支电敬悉。承詢筹布防护电綫铁路，感蒙廑注。窃計芦保十七站，拟飭邢、楊二統带匀拨队伍，或一哨，或半哨，按站駐扎。津芦八站，拟飭胡統带拨队，或一哨，或半哨，亦按站駐扎。所余营队，仍駐津弹压。日前大帅由津拨出营队，拟請調回，以固津防。是否有当？伏〔乞〕鈞裁。如需另行添派之处，候示，并当遵办。

434. 湖广总督張〔之洞〕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五日〕

总署、荣中堂、裕制台鈞鉴：迭接北路电，拳匪因鬧教滋事，势甚猖獗，定兴至芦沟，铁路、机厂、車輛、料厂尽毀，实堪駭异。迤南保定铁路，以及保定料厂，均屬可危。如运兵稍迟，必致全路俱毀，糜款数百

① 湖广总督张之洞，字孝达，号香涛，直隶南皮人。

万,如何修复!目前自以保全南路为急务。聞聶軍門已进长辛店,該匪必四散南竄。沿途毀路,拟請速調聶軍數營,直抵定兴,扼其南竄之路。并南沿鐵路之处,擇要駐守。如有乱民肆扰,即行剿办。此等匪徒,抗拒官兵,戕杀武职大員,扰近都門,毀坏国家所設鐵路,法所当誅。大軍既至,多貼告示,声明其罪,晓諭良民,勿为所惑;解散胁从,其无知附和者,自然消散。至于动手拆路焚屋之徒,按律亦当格杀无論,应准官軍开枪裹击。此乃借鬧教而作乱,专为国家挑衅。且鐵路与教堂何涉,可見实系会匪,断非良民。若滋鬧不已,恐豫东义和团匪徒聞风响应,剿撫均难;且各国必以保护教士、教民为詞,派兵自办,大局将难收拾。况近畿之地,乱匪橫行,尤于国威有損,于交涉他事关碍甚多。

再,洋人于鐵路經過之地,皆欲自募兵保护,蓄謀甚深。汉口至信阳一带,洋人屢欲自行募兵卫路,洞极劝阻止。現专派勇一营,保护鐵路,渠始无說,然心終不愿。若直言官兵不能保路,則洋人必再申前說、自行募勇,无詞以拒之矣!将来自汉至芦,沿路皆設洋兵,中原尚可問耶!洞为大局起見,难安緘默;故敢抒其管見,不仅为芦汉路也。尚祈鑒原,俯賜裁酌。之洞。

435. 邢統領(長春)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五日〕未刻到

督宪鑒：今早奉敕統領支電，飭由定兴至保定，沿道加意保护鐵路，或一哨，或半哨分扎。奉此，遵即飭左營扎定兴、北河、固城各一哨；聶管帶帶兩哨駐安肅，兼巡漕河；春帶兩哨駐保定，守局厂，并分援會哨各事。大汲店、于貴、望都各一哨。嚴飭各哨弁，昼夜實力保护，梭巡妥查。由定兴至望都計二百数十里。除稟復敕統領外，(下闕)。

436. 孫道(鍾祥)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五日〕

督宪鈞鑒：頃据洋通事逃回省面稟，洋工司船行至小龙王地方，距省水程一百六十里，炮船并未来接，遇拳匪拦截，至将洋人倭松等三十余

名追赶上岸，存亡未卜。现已会商藩、臬两司，迅速派马队往救。请宪台速即设法派兵赴援，不胜急迫之至！微。

437. 聶提督(士成)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五日〕申刻到

大帅鈞鉴：敝軍已另拨步队两营，保护芦保、津芦铁路；請飭局速派車来芦，明早即装运开行。余肅函詳，专弁送呈。

438.〔聶提督士成〕又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五日〕

大帅鈞鉴：昨晨承准江电，欽奉諭旨：保护芦保、津芦两路电綫、铁路，当即电行邢、楊、胡三統带，欽遵办理。所拟按站駐队筹布一节，微丑刻电已肅陈，如蒙垂鉴事属可行，敬求奏复；并乞电示，即当速飭該統带遵照匀拨，以資保护，而密防范。

439. 孙道(鍾祥)又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五日〕

督宪鈞鉴：冬奉电諭，适祥送洋人至安州，未及稟复。今午回保。惟途中未遇炮船，想令开行較緩。查得安肅县南及方順桥，車站、道房、桥梁，均又于今早焚毁；探系附近土匪所为。蒙派邢統带一营保护铁路，工段綿长，兵力太单，防不胜防，只好先护保定車站、料厂。頃已商妥邢統带派兵两哨，駐扎車站、料厂，以备不虞。惟各处土匪乘机窃发，肆行无忌，若非厚集兵力，分段駐扎，遇匪痛剿；再延时日，不但铁路毁坏殆尽，誠恐貽患地方。应請宪台速拨馬步数营，来工保护；并严札铁路經過各州县官，各保境内铁路；严諭各村甲长、地保人等，約束村民，如违重惩，庶使村愚稍知畏警，或可漸臻安謐。

至琉璃河、涿州一带，职道本应往查，奈現既无营可随，自未便輕举妄动。况保定为铁路枢紐，現当土匪蜂起，势甚岌岌，不能不先其所急，暂时駐局筹备一切。一俟大軍到来，分段駐扎，有兵可守，即行前往查点，余派人看管，以图补救。知念，稟陈。

440. 盛京卿〔宣怀〕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五日〕酉刻到

榮中堂、裕制台：保定电局稟，高碑店迤北杆綫、鐵道全毀，保定迤南方順橋等处被燒，西路电已斷，涿州拳众占城，已豎旗帜。保定协台所部，守城尙不敷，城内亦有拳会，省城未必能全，等語。

441. 〔盛京卿宣怀〕又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五日〕亥刻到

裕制台、聶軍門、榮中堂：孙鍾祥初四夜电，現探确长辛店、涿州等处，共聚拳匪一万余人，匪党遍处皆有，势甚危急。涿匪將聶軍探馬队擒去十余人，并將州城踞住。今早安肅南，桥、站、道又焚燬。現仅邢长春一营，无济，各軍均袖視，恐釀大变云。保定重地，似須添拨数营，不仅鐵路数百万鉅款可惜（下闕）。

442. 韓副將〔照琦〕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五日〕

欽宪、聶軍門、罗軍門鈞鑒：今下午派快順輪出口，探明回称，又到英国兵輪一只，魚雷艇一只，德国兵輪一只，意大利兵輪一只，停泊界外，共十六只；口里兵輪一只，雷艇一只。已电稟督宪矣。

443. 复聶提督〔士成〕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五日〕

功亭兄鑒：歌电謹悉。承示拨队保护芦保、津芦車站各节，具佩薰画周詳。昨接邢統領、張毓渠来电，保定西关車站，現經邢統領移营駐扎，并自带队乘火車查至高碑店。其高碑店系楊統領在彼駐扎。并由張道飭左营分往安肅三哨，定（原作是，誤）兴两哨，保护高碑店以南車道。惟地段綿长，沿途皆有暗应，恐人少势分，难以分守。应否加添队伍，抑如何調度扼扎，尙祈裁夺。至津芦鐵路，現在丰台已有武卫中軍各营往扎。由津調往步队一营，除总署令徐提督得标带兵百名前往长辛店外，余队均令分扎丰台以下、楊村以上各站。胡統領到津队伍，現俱扼扎要地；甫經分布妥協，如再調动，津防又覺人少。即將

津調之營移回，亦只一營，不敷分布；似須請由魯处在芦防添派馬步一二營，分撥各站，專防此路。其由津派去之隊，或調回，或留防，均无不可。如此則津防可冀安定，想高明當必為然；統希卓裁。

444. 復盛京卿〔宣懷〕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五日〕

杏蓀兄鑒：三電謹悉。定興方順橋鐵道被燒，此处尚未得信。現已電飭保定各營，并電聶軍門迅籌防守。至所商飭練軍何統領借撥一營，前往保定，沿鐵路南北分扎一節；刻下何統領所帶之營，除分撥出防外，在津只存兩營，分守局庫、租界各要地，不敷甚多，尚添調芦防各營來此填扎，該營隊伍實屬萬難抽動。現已電商聶軍門，除飭已派各隊認真于橋、站各處分撥駐扎外，并請酌添營隊前往，以資周顧。

445. 復榮中堂〔祿〕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五日〕

榮中堂鑒：支電謹悉。保定西關車站，現有聶軍馬隊邢統領帶營駐扎，并逐日派隊梭巡定、安一帶。高碑店上下鐵道，現有聶軍楊分統步隊三營，并聶軍馬隊三哨，巡查防護。惟地段綿長，實虞不能分顧。昨奉電旨，飭聶軍門專派隊伍妥為〔保護〕，刻當如何撥隊分段扼守，即商請聶軍門妥酌辦理。謹復，此電。

446. 復兩司〔廷杰、廷雍〕、中協〔張士翰〕電

〔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五日〕

亥密。支電，均悉。自長辛店滋事以後，即經敝處電奏，商令聶軍門帶領數營，前往長辛店一帶，相機查辦。原為聯合涑、定各營，兩面夾捕，聲勢較大，匪徒亦易解散。聶軍門已擬帶馬步五營，初三前往。初四日聶軍門接榮相電，以丰台、長辛店一帶，已有武衛中軍扼扎查辦，令其兵隊毋庸前往；是以聶軍之隊未去。現在涿州一帶匪勢如此猖獗，必當趕籌辦理；因循時久，恐成巨患。但津防各隊，除撥赴各處及駐防海口外，實無隊可拔。刻擬將現在情形，切實函致榮相，

請由武卫前左兩軍內各抽撥數營，一由長辛店自北而南，一由津取道霸、雄一路至省，聯合涞、定各營，實力拿辦。未知榮相之意如何。此電并希由省轉致毓渠觀察為荷。

447. 復邢統領〔長春〕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五日〕

歌電悉。方順橋屋站房被燒，省南吃緊，貴部前後兩哨馳往查辦，甚慰懸系。惟兵力不敷兼顧，自系實在情形。現已商請聶軍門籌酌辦理。至貴左營駐高碑店之三哨移至安肅一節，應請照辦。統希妥布嚴防，相機辦理為荷。

448. 致兩司〔廷杰、廷雍〕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五日〕

頃據法領事函稱，蠡縣高家庄教堂及教民房屋，均被拳匪焚毀；霸州高家庄之育嬰堂，十分危急；雄縣境內教民房屋被匪焚燒，共七（有缺字）各村庄；新城之蠶子營，亦甚危險；保定東閭村，危在旦夕。前派兵隊，眼見匪人搶殺，并未阻擋；據云：未奉軍令，不能擅打。請為設法等語。所言是否屬實？希即迅速分飭該地方官及派駐營隊，查明妥為彈壓查辦。

449. 致兩司〔廷杰、廷雍〕、中協〔張士翰〕、孫道〔鍾祥〕電
〔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五日〕

洋人倭松等，被拳匪追趕上岸，法領事已有函來，求救甚急。尊處現已派馬步往救，此事甚關緊要，務即速飭前往尋見后，妥為護送來津，為要。至此處炮船，初二日下晚開行，不知因何未遇該船？未知已否到省？如仍須用船護送，即飭令沿途接護。

450. 總署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五日〕

北洋大臣：法使言，據天津領事電，保定鐵路監工洋人，乘船回津，路過任丘縣屬，被拳匪阻攻受傷，請速派兵保護，等語。即希迅電附近

营县，选派兵勇，探明洋人乘船处所，护送至津为要。

451. 复总署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五日〕

总署鈞鉴：歌电謹悉。据两司及鐵路局孙道电报：芦保鐵路洋工司倭松等三十余人，自保定僱民船十一只回津，由省拨队护送。初四午前行至雄县小龙王庄，突遇拳匪多人拦截，河岸施放抬枪，将船头击坏，弁兵众寡不敌，洋人男女均上岸逃避，未知下落。当已由省派队馳往，設法援救。等語。即經严飭赶紧查明洋工司等下落，迅速寻覓，保护来津。适聞聞已有逃回洋人八名至津。其余各人仍飭赶紧寻查。

452. 总署急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五日〕

直隶总督：頃接盛大臣电称：“高碑店迤北电杆鐵道全毀；涿州拳众占城，已豎旗帜；保定城内亦有拳会”等語。究竟情形若何？希查复，并速筹办。〔微〕亥。

453. 复总署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六日〕

总署鈞鉴：微电謹悉。高碑店迤北鐵路，据各处禀报，車站、电杆、鐵路均被匪拆毀。現在拳众聚集涿州关厢甚多，明目张胆，豎立义和团旗帜，与民杂处，虽未攪扰百姓，而匪势甚为猖獗。其自保定以至长辛店，沿途皆有拳匪，防范甚严。詳查現在情形，匪徒日聚日众，断非語言文告所能劝解；若不厚集兵力，稍加懲創，恐成燎原。筹办之法，总須抽拨劲旅两枝：一由东安赴永、固至涿州，自北而南；一由津取道文、霸、雄一路至省，自南而北；联合已扎涞、定之营，三路兜截。〔一面〕多貼告示，声〔明〕其罪，晓諭良民，勿为所惑，解散胁从，庶查拿首要，方易为力。直隶現在营队，均防守海口炮台及分扎各要地，其可为巡緝之师者，只聶、宋二軍营数尙多。現已函商榮中堂，飭令聶、馬二提督各亲带队伍数营，前往查办。俟荣相酌定后，即飭赶紧分

往。至保定南北未毀車站，現已由聶軍專派隊伍，分段保護矣。（按：此電亦見《義和團檔案史料》上册，一一三頁。）

454. 兩司（廷杰、廷雍）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六日）丑刻到

督憲鈞鑒：諭以法領事函稱蠡縣等处各情，是否屬實？查明彈壓。遵卽由五百里飛札飭知，俟復到，卽報。

455. 兩司（廷杰、廷雍）、中協（張士翰）電

（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六日）

督憲鈞鑒：自鐵路停輪，洋工司倭松等三十余人急欲赴津，遂于本月初二日僱民船十一只，派護局馬勇十四名、步勇八名保護前進，孫道鍾祥親送至安州，回顧局務。茲于初五日據去勇王得功等回稱，初四日午前行至雄縣小龍廟莊，突遇拳匪數百名，隊與洋人均開槍抵敵，無如匪行陸續（原作贖，誤）聚至萬余，將洋人追趕上岸，未知存亡。伊等驚水得生，計逃出步隊六名，馬隊四名，余無下落。等因。查失事地方四面沮洳，專恃馬隊，難期得力；惟有仰懇憲台添派水師，與陸軍並進，以資震懾。除由標下派弁星夜馳往，查明各洋工司下落，并由司札飭雄縣迅速查拿外，合先電聞。

456. 盛京卿（宣懷）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六日）巳刻到

裕制台鑒：洋人三十余名，离省一百六十里，被匪趕上岸，請電十方院分防霸州、武營、文安、雄縣及保定各處，出示查詢，送回天津，酌給每名賞號五百元。

457.〔盛京卿宣懷〕又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六日未刻發）

榮中堂、裕制台、聶軍門：亥密。孫鍾祥稟，楊福同石亭村被戕，距高碑店五十里，匪因火車調兵迅速，自高碑店拆起，五日焚毀百數十里。拳匪隨處皆有，路工綿長，只有邢統領撥兩哨防護，暗點只有十八名。

张协七营早已分扎，只有馬队二百名守护省城，实难分拨，商藩、臬亦无法。等語。乞速添調，以顾保、正，留一里是一里。未。

458.〔盛京卿宣怀〕又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六日午刻到〕

总署、督宪：孙鍾祥初五午稟：洋通事逃回省面稟，洋工司船行至小龙王庙，或称药王庙地方，距保定城一百六十里，炮船并未来接，遇拳匪余万人拦截，致将洋人等三十余人追赶上岸，存亡未卜，等語。查此系保、正工程洋人，孙道派勇由水道送津避难；宣昨电阻不及，今有此变。即求督帅派兵到彼救护，并飞飭沿途地方官出賞格，速将洋人送〔津〕。戌。

459.〔盛京卿宣怀〕又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六日〕

裕制台、聶軍門、廷藩台、臬台：孙道台电，洋人出省一百六十里，小龙王庙或称小药王庙度航地方，被拳匪追赶上岸。除电总署、督帅外，乞速派馬队往救。

460.〔盛京卿宣怀〕又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六日〕

裕制台：歌电悉。保定不添兵，保正铁路亦必全毁，电亦将阻。已飭孙道自募二百名，札电飭保定营务处，速借洋枪二百杆，并子药，稍資补救。

461.孙道〔鍾祥〕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六日〕

督宪鈞鉴：微电諒已上达。昨夜据受伤弁兵回稟，撑船至任邱属小龙王庙村，陡見拳匪拥至，約有万余人拦截河岸，施放抬枪，致将船头击毁。該弁兵及洋人均开枪回击，奈众寡不敌，洋人男女共三十余人均赴水逃避，弁勇搶护，多受重伤及落水者。洋人全数存亡至今未得确信；护勇练軍尙少十数名，繪图学生及繙譯通事、跟役、厨夫十余人，亦无下落。职道聞信，当即派人馳往，設法援救。俟得确报，即行

稟聞。

462. 聶提督〔士成〕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六日〕

大帥鈞鑒：歌電承示各節，敬佩頌畫。添派左路前後二營，今日早車開拔，飭令分往楊村、郎房等處，察看橋站，次第駐扎，妥為保護。

463. 復聶提督〔士成〕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七日〕

功亭兄鑒：陽電敬悉。頃接毓渠電示：“頃接楊統帶慕時函示，接聶軍門電，榮相命楊、邢各營保護自省至芦溝橋鐵路。邢統帶已將馬隊左營撤回分扎。此實不知匪情之故。涿州聚匪聞有二三萬，日思攻涑奪犯，襲擊楊營。此間日盼聶軍門由北進兵。今兵未添，又忽分調，鐵道仍不能保，楊、邢馬步五營勢必危，涿州更無法往。楊意暫保由高碑店至定興鐵路，兼遏匪南下；與取道意同，已商照辦。但此亦不能久持，仍請速派大兵兩枝，一由芦溝至涿；一由永、固、新、容至省；庶大局可保。倘再遲延，匪勢日盛，楊軍一有不敵，禍不堪測。近探匪情，不剿萬不能散，更不能修路。乞照前次電，立請聶軍門統十營星夜前進，遵初三旨辦理。匪畏兵威；或有轉機。取道此外別無他見，不勝待命之至。乞速示遵，并乞電告聶軍門”等語。特轉達。榮相復信，今尚未到。（按此電應列于下 487 號張道電之後）

464. 聶提督〔士成〕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七日〕

大帥鈞鑒：復示敬悉。仰佩薰畫。敵處營隊已準備。陽。

465. 邢統領〔長春〕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六日〕未刻到

督憲、提憲鑒：奉歌、微電，謹遵。昨稟分隊駐紮，想鑒。昨午後據初四派往于莊哨弁報，探實由方順橋至望都，路橋、房屋被匪數百拆燒，并放大車強拉道板數段，等語。當速令已飭往之哨，馳往保護。一面商請孫道，仍飭火車每日南北均開行兩次，急運料加工修復，庶免匪

等借滋。保定料厂距車站五里，卑營除中哨隨火車南北梭巡，只有一哨守車站局房，并分援出探，兼顧兵力不敷。張副將已派練兵四十名，專守料廠。

466. 許侍郎〔景澄〕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六日〕

壽帥鑒：昨晚徐統領以敝局總辦電請撥扎郎坊、落袋兩站，現丰台派有哨半，不敷分扎，電商弟，暫復以丰台現有武衛軍，或可不扎，等語。謹奉聞。仍請鈞裁，飭該統領遵行。澄。

467. 孫道〔鍾祥〕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六日〕

督憲鈞鑒：頃接隨洋人繙譯鄭守箴由津來電云，洋人河岸逃津，請急派馬隊迎援。

468. 順天府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六日〕

北洋大臣裕鑒：速派兵前往霸州、固安彈壓，并迎護教民前赴天津紫竹林教堂安置，免出教案。飭另文詳。

469. 總署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六日〕戌刻到

北洋大臣：歌電計達。頃法使稱，監工洋人三十余人，途遇拳匪，有四人被殺，四人受傷。尊處曾否接有確信？希速復。（麻）（按：此電亦見《義和團檔案史料》上冊，一一四頁。）

470. 盛京卿〔宣懷〕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六日〕

裕制台、聶軍門、總署、榮中堂：亥密。保正鐵路工洋人三十余名，勸留保定，而洋人因保定不肯保護，由水路逃出一百六十里、地名小龍王廟，被匪趕逐上岸。昨裕帥及藩、臬設法查援。此又屬緊要關鍵，恐地方官力難援護，乞多派馬勇前往左近處所訪尋，〔免〕為拳匪擒去作挾制也。

471. 韓副將〔照琦〕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六日〕

欽宪鈞鑒：今早七點鐘，有英國兵輪一只進口，停泊鐵路碼頭。

472. 〔韓副將照琦〕又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六日〕亥刻到

欽宪、聶軍門、羅軍門鈞鑒：今晚八點鐘，有英國魚雷艇一只進口，停泊燕子窩。

473. 復盛京卿〔宣懷〕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六日〕

杏蓀兄鑒：五電謹悉。洋工司等已飭趕緊尋覓。現聞已有逃出洋人七八名至津，尙未知系何人。其餘仍飭上緊尋覓。閣下賞格一節，當飭兩司暨孫道轉行遵照。所借洋槍子藥，并電省城營務處矣。

474. 復許侍郎〔景澄〕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六日〕

竹簣兄鑒：魚電謹悉。徐提督得標所帶營隊，今早已由丰台移扎郎坊、落堡等站。現在聶功亭軍門遵旨派隊伍防護車道、電綫，已派兩營今日早車開援來津，分往各車站駐扎保護。知念，并及。

475. 復總署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六日〕

總署鈞鑒：麻電敬悉。奉復歌電，計已達鑒。今日酉刻據法領事署言，前被阻洋人已回津二十余人，尙有九人未回。現仍沿河一帶趕速尋覓。其來津洋人，聞有受傷者；被殺四人，是否屬實，未經接有確信。即飭緊確查。

476. 致鐵路總辦〔楊士琦、唐紹儀〕電

〔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六日〕

楊杏城、唐少川兄鑒：頃接俄領事來函：“初四日，本國倭總戎帶兵進京，未將兵丁行李等件帶去。今初六日，倭總戎回津，初七日帶此件

进京，有水手二名护送。属先知会貴大臣查照，以免届时見阻，等因。合亟函請先飭鐵路局，届时万勿見疑阻止”等語。查該国已准进京，具[其]未带行李，似未便阻止。俟其到栈时，可即查照装运，毋庸阻止。

477. 楊道〔士琦〕等复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六日〕酉刻到

督宪鈞鉴：魚电謹悉。已飭知車务处轉飭津站，俟俄兵行李到站，遵諭装运。士琦、紹仪。

478. 致兩司〔廷杰、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六日〕

頃接总署电开：“法使言：据天津領事电，保定鐵路监工洋人乘船回津，路过任邱县属，被拳匪阻攻、受伤，請速派兵保护，等語。希迅电附近营县选派兵勇，探明洋人乘船处所，护送至津”等因。希即迅速轉飭遵照办理。

479. 致司道等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六日〕

接盛京卿电，現飭麟伯自募勇二百名，請电飭保定营务处速借洋枪二百杆，并子药，稍資补救。又洋工司等三十余名，被匪赶上岸，請电十方院分防霸州、武营、文安、雄县及保定各处，出示查詢，送回天津，酌給每名賞号五百元，等語。希即查照办理。

480. 致司道中协等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六日〕

微、魚电均悉。現聞洋工司已有七八名今午逃回至津，其余尙未知下落，仍当赶飭迅速寻覓，勿稍延緩。至所云添派水师一切，查今年三月間經臬署来文，已由水师营派拨炮船六只，分扎府河，听候省中調遣。現在天津炮船均皆出防，无可添派；省中如須用船，即請在于前派六只內調用。

481. 致正定鎮(董履高)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六日〕

現據晉州劉牧^①稟稱，該州彭家村拳匪聚集，將該村及呂家庄教民房屋焚燒，並在前村屯里村殺斃二命，等情。即希台端酌撥隊伍，迅赴晉州彈壓查拿，務獲首要，交州嚴辦為荷。

482. 致中協(張士翰)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六日〕

頃據法總領事函稱：霸州高家庄女嬰孩，已逃至距高家庄北約三十里之韓家庄；該庄亦是教民村庄，請速設法援救，等語。即希迅飭駐扎該處營隊，馳赴韓家庄，查明援救。頃又接順天府電，速派兵前往霸州、固安彈壓，並迎護教民前赴天津紫竹林教堂安置，免出教案，等因。派兵迅往固、霸，妥為彈壓，並迎護教民來津為要。

483. 致張道(蓮芬)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六日〕

天津所駐馬隊，均已分撥各處，遇有差使，無隊可派。請將楊雲峯原帶赴涞各馬隊，除尊處酌留一哨備差遣外，其餘馬隊均令星夜回津，以資調遣。

484. 致總署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六日〕

總署鈞鑒：頃據鐵路局電稟：“接英領事函稱，本日有奧國兵三十〔余〕名，欲乘火車進京，等語。應否准其進京之處，乞示遵”等情。查前次電達鈞署，奧國尚未聲明。惟各國已准派兵保護使館，奧亦應准照辦；已飭該局裝運。謹電聞。（按：此電亦見《義和團檔案史料》上冊，一一四頁。）

485. 通永道(沈能虎)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七日〕

憲台鈞鑒：今午馳稟，請派通永鎮准軍左翼步隊兩三哨來通，于城鄉

^① 晉州知州劉璠，湖南湘鄉人。

各教堂常川防护。計須明日呈覽。頃美堂洋教士两人来見，以有初八燒堂謠言，求即派兵于城内外教堂駐护；否則即請康使派美兵来通。允以先撥馬队数名分駐，切勿来美兵，以免滋事。特稟聞。請电派步队乘火車速来通，并請諭复，俾告慰教士。能虎。戊。

486. 盛京卿〔宣怀〕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七日〕寅刻到

总署、荣中堂、裕制台：黃道台津局电，保正路工洋人三十名，已有二十一人到津，九人尙无下落，系在任邱屬小龙王村被匪搶劫。乞裕帥速派員向比領事詢明到津洋人，如何散失，即請設法跟查九人下落。

487. 張道〔蓮芬〕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七日〕巳刻到

督宪鈞鑒：頃接楊統帶慕时函云，接聶軍門电，榮相命楊、邢各營，保自省至芦沟桥鐵路。邢統帶已將馬队左營撤回分扎。此实不知匪情之故。涿州聚匪聞有二三万，日恐〔思〕攻涑夺犯、袭击楊營，此間日盼聶軍門由北进兵，今兵未添，又忽分調，铁道仍不能保，楊、邢馬步五營势必危，涿州更无法往。楊意暫保由高碑店至定兴鐵路，兼遏匪南下，与职道意同，已商照办。但此亦不能久持，仍請速派大兵两枝，一由芦沟至涿，一由永、固、新、容至省，庶大局可保。倘再迟延，匪势日盛，楊軍一有不敌，祸不堪測。近探匪情，不剿万不能散，更不能修路。乞照前次宪电，立請聶軍門統十数營，星夜前进，遵初三旨办理，匪畏兵威，或有轉机。职道此外別无他見，不胜待命之至。乞速示遵，并乞电告聶軍門。

488. 韓副將〔照琦〕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七日〕

宪台鈞鑒：頃据駐塘沽差弁报称，今早九点鐘有带水公司火輪进口，查明內装奥国官兵四十一名，德国官兵五十二名，各带枪械，坐車赴津。

489. 營務處司道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七日〕午刻到

督憲鈞鑒：電諭孫道借用洋槍二百杆。口圈來福只有三百余杆，除殘壞僅存百余杆，且省垣緊要，須儲備不虞，碍難盡數出借。茲照孫道來函，借五十杆并子藥，俾資應用。

490. 總署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七日〕申刻到

北洋大臣：美使稱，張家口亦有拳匪，恐吓洋人、教民，勢甚危險，請設法保護，等語。希即查明，迅飭該地方官妥為彈壓、保護。

491. 中協（張士翰）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七日〕酉刻到

督憲鈞鑒：魚電謹悉。查霸州高家庄聚匪之案，現于初五日據王營官占魁查明回營，據云，到霸詢劉牧于祐，並無其事。四月二十七日，州屬善來營虽有教民房屋失火、起衅，次日聚有五六百人，亦經該牧会同文武紳董劝导，民教均安，等情。茲復奉電飭查辦韓家庄事宜，自應再行派員往查。現與兩司公商，飭派現駐白沟河卑部馬隊哨官劉殿魁，帶領所部馬兵兩棚，就近迅往，会同劉牧查辦。至近迎護教民赴津，查道路綿長，似非重兵不可；而省防正值緊要，又未便再為多撥。惟有先飭該弁到彼察看情形，再當稟聞。

492. 兩司（廷杰、廷雍）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七日〕

督憲鈞鑒：前因省城空虛，稟請調撥熱河一營。旋奉東電云，接色都護來電，已撥駐防平、建一營赴保；遵即電詢熱河福道^①，催令開拔，茲准電復：都憲接楊統領由津來電，聶軍門令步隊後營駐古北口，已奉憲諭，免調赴保，等因。查奉撥聶軍馬隊二營，均蒙電飭防護芦保鐵路；今熱河一營又奉諭免調。省城空虛情形，節經披瀝稟陳；

^① 熱河兵備道福謙，滿洲廂白旗人。

又經張副將稟送存城兵勇清摺；均邀洞鑒。當此拳匪聲張，遠近響應，省垣重地，實系無法防守。本司等晝夜焦思，束手無策；惟有仰懇憲台，就近指撥一營，尅期來省，以資巡防，而顧根本。不勝迫切待命之至！

493. 總署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七日〕

北洋大臣：英使來言，永清縣城內有孫教士被匪拳殺斃，孟教士被擄，在距城四里未莊關禁，請迅飭查辦，等語。希飭拿凶犯，並設法救出孟教士。

494. 通永鎮（李安堂）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七日〕

大帥鈞鑒：職鎮准聶軍門兩次來函，除派駐塘沽三棚外，又派哨弁帶勇五棚，分赴軍糧城至漢沽一帶巡查，以保護鐵路、橋梁、電綫。謹此稟聞。

495. 復通永道（沈能虎）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七日〕

子枚兄鑒：魚電悉，稟已接到。今日已派徐提督得標、營官龔先第，帶領步隊三哨，由火車至馬家堡，迅往通州保護矣。

496. 復兩司（廷杰、廷雍）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七日〕

亥密。陽電悉。熱河允調步隊一營，楊統稟，除留防古北口三哨外，止兩哨屯扎平、建；現在古北口亦有拳匪，該處又有教堂，防兵止此三哨，未可拔。此外止兩哨，人數過少，到省亦無濟於事。所稟難以調省，尙屬實情；是以據稟轉行。聶軍防護鐵道，原系奉旨飭功亭專派隊伍，非由弟電飭防護。

現在各處均屬兵力不足，昨函商榮相，請由武卫前左兩軍分撥兩枝勁旅，一赴涿州，自北而南；一由文、霸至保定，自南而北；會合涞、定各營，三面兜擊。今日接昨日復函，現已飭孫提督萬林移扎良鄉、

寶(原作豆)店一帶,并已奏請飭令聶軍門帶隊馳赴保定,居中調度,相機剿辦。其調武衛左軍一節,于今晨奏請,再為飭知,等因。明日必當定局。照此辦理,無論聶、馬二軍何隊前往,省城亦不慮空虛矣。

497. 致張家口察哈爾都統祥(麟)①電

〔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七日〕

仁趾都護鑒：頃接總署電云：“美使稱張家口亦有拳匪，恐吓洋人、教民，勢甚危險，請設法保護，等語。希即查明，迅飭該地方官妥為彈壓、保護”等因。除電飭宣化鎮、口北道外，合特電知尊處，一體迅飭該地方各官，妥為彈壓、保護為要。

498. 致宣化陳鎮(飛熊)②，口北鍾道(培)③電

〔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七日〕

渭濱、小舫兄鑒：頃接總署電云：“美使稱張家口亦有拳匪，恐吓洋人、教民，勢甚危險，請設法保護，等語。希即查明，迅飭該地方官妥為彈壓、保護”等因。除電達祥都護外，合特電知尊處，希即查明妥為彈壓保護，勿致滋生事端為要。

499. 致中協(張士翰)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七日〕

昨順天府來電，請派兵赴固安、霸州，迎護教民來津；當即電達台端，迅速撥兵前往護送來津。現又接英領事來函，永清安立甘英教士被义和拳匪殺斃二名，請派兵前往保卫教士來津，等語。敝處前接永清縣來稟，曾派馬隊十名前往查探。現在津防馬隊均派出防，無人可撥，祈尊處再派馬隊二十名，會津派馬隊，委妥弁帶領，將該洋教士等妥為保送來津，勿稍疏虞為要。

① 祥麟，字仁趾，滿洲正黃旗人。

② 宣化鎮總兵陳飛熊，字渭濱，湖南寧遠縣人。

③ 口北兵備道(駐宣化)覺羅鍾培，字筱舫，廂黃旗人。

500. 致聶提督〔士成〕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七日〕

承又派馬队三营一哨来津助防，感甚。頃接榮相复函云，已飭前路分統孙軍門万林，率領步队五营、馬队三旗，由芦沟桥移扎良乡、寶（原作豆）店一带防堵，正可遙作声援。所商抽拨宋、聶两軍，已奏請飭派麾下，督队馳赴保定，居中調度，相机剿办；尙未奉到諭旨。至馬景山一节，应俟明晨奏請，再为飭知也，等因。合先奉达尊处，拟何路进兵，乞先筹策示知，以便預备。

卷 四

501. 盛京卿（宣怀）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八日辰刻到

总署、荣中堂、裕制台、聶軍門、黄关道、邢統領、廷藩台、孙道台：据逃回天津洋人来电，一路遇匪追击，賊多則躲民房。受伤六人，尙有六人距津百余里离散，可望生还。又，洋总管倭松兄妹二人，及意国二人，初四在任邱小龙王庙即不見。比使电云，四人恐已死；津領事已派洋兵往寻。請津、保两头各派馬勇，沿途訪查，設法救护，方免借口。阳〔七日〕。

502. 通永沈道〔能虎〕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八日〕已刻到
督宪鈞鉴：徐提督八点鐘抵通，三哨到齐。虎。庚。

503. 聶提督〔士成〕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八日〕
大帅鈞鉴：阳复电敬悉。张道电称涿、涞情形，定煩厘系。敝处营队，已一律准备。

504. 〔聶提督士成〕又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八日〕
大帅鈞鉴：阳电敬悉。奉飭督队相机剿办。拟由津取道文、霸，直赴

保。

505. 中 协(張士翰)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八日〕

督宪鈞鉴：阳电謹悉。茲遵派卑部馬队中营哨官汪泰临，带馬兵二十名，于初八日早起程，馳赴永清，会同津派馬队，护送洋教士赴津。至迎护固、霸教民一节，省中兵队实难兼顾；展轉思維，惟有仰恳宪台，速催热河練軍步队一营，迅即来保。如由津經過，即可分拨留一哨办理此事。可否之处，統候鈞裁。

506. 聶提督(士成)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八日〕未刻到

大帅鈞鉴：四次車，亲督馬队、步队到津，請紓屢念。

507. 兩 司(廷杰、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八日〕

督宪鈞鉴：密。阳电謹悉。日昨探馬回报，賊于初五日退出涿州城，仍在四关盘踞，等情。訪查属实。趁此正好兜击。合亟电聞。齐。

508.〔兩 司廷杰、廷雍〕又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八日〕申刻到

督宪鈞鉴：頃接盛京卿阳电，失事洋人陸續逃回，尚有倭松等四名不見，津領事已派洋兵往寻，等因。查前聞警信后，当即派弁札县分路訪查該洋人等下落，业經电陈宪台在案。現尚未据稟复。已一面另派委員添队馳往雄县一带，再行确切訪查，設法救护。至派洋兵往查一节，拳匪正蓄意与洋人为难之际，沿途村鎮，所在麇聚，势必更激事端，有碍大局非浅；拟乞迅达京卿，并劝津領事中止，实为公便。

509. 聶提督(士成)急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八日〕

大帅鈞鉴：頃接袁守世廉电称匪众兵单、张营力战情形，定于四次車亲督馬步队至楊村下車，迎头痛击。

510.〔复总署电〕^①〔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八日〕

总署鈞鉴：阳电謹悉。永清先聞有拳匪滋扰教民之事，即派馬队三十名前往弹压保护，并接护英教士来津。今早接領事函告，聞两教士有一被拳匪杀害，其一被拳匪李振芳擄掠在五家营；当即委令何鎮乘鼃带馬队两哨前往查办，将教士設法救出。正复电間，接据永清县稟报，初五日午后拳匪闖入县城，将教堂屋內家俱杂物用車拉走，該教士先已逃出城外躲避，为拳匪瞥見，即在途中杀毙教士一人，又擄去一人，等情。除飭赶紧查拿凶犯、設法救出教士外，謹先奉达。

511. 总署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八日〕酉刻到

北洋大臣：美使函称，保定情形危险，該国住省教士甚多，請实力保护。又毕使称，拳匪要攻保定传教士，各等語。希迅速妥筹办理，并电复。

512. 许侍郎〔景澄〕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八日〕戌刻到

寿帅鉴：頃据黃村站长电稟，昨晚两点鐘来团匪百余人，将車站焚燬，并燬附近木桥，杀害謝姓一人，等情。拟請电致聶軍門，严飭駐扎各营，認真保护；并仍飭練軍分扎，以厚兵力为禱。澄。

513. 邢統領〔長春〕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八日〕亥刻到

督宪鈞鉴：初七日同孙道复往方順桥；今日自赴定兴，仍商請孙道明日開車卖票，以利行人，并請速修路、桥、电綫。春（原作椿）不时往来弹压，免匪等乘隙窃发。省附近匪情，依然蜂拥。

514. 通丞鎮〔李安堂〕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八日〕

大帅鈞鉴：頃准聶軍門来咨，以唐山以东之铁路另由別軍派队扼扎，

^① 此电标题，原作“〔聶提督士成〕又电”，誤。

而唐山以西卽責成卑部派馬步哨隊梭巡；自應遵辦。惟卑部有守台專責，除前派赴遵北丰、玉、宝各州縣彈壓馬隊四哨，現實不敷分撥；可否將派赴遵、丰、玉、宝馬步哨隊調回梭巡鐵路之處，謹候示遵。

515. 复总署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八日〕

总署鈞鑒：虞電^①謹悉。現查明比工司被難西人三十六名，于初六日午間到津二十七人，初七寅刻續到兩人，共到二十九人，內受傷七人，其餘七人刻下尙無下落。查尋之人亦尙未回津。今日巳刻接大城县稟報，該縣王口鎮地方又救出洋人三人，留署僱船送津，請撥隊迎護。現已派撥炮船往接。俟到后，查明是否比工司逃散之人，再行電聞。其餘仍飭趕速尋覓。

516. 复盛京卿〔宣懷〕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八日〕

杏蓀兄鑒：陽電謹悉。現查比工司洋人三十六人，初六日午間到津二十七人，初七寅刻續到兩人，共到二十九人，內受傷七人，其餘七人刻下尙無下落。現在所派查尋員弁亦尙未回津。今日巳刻又接大城县來稟，在王家口救出三人，現留在該處縣丞署內。已派船往接，俟到后查明是否比工司被難之人，再當奉聞。

517. 复兩司〔廷杰、廷雍〕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八日〕

齊電悉。前日法領事因聞被難四人已逃至距津不遠，派津兵往接，半途遇見，卽行折回。前晚又有洋兵前往找尋，聞至楊柳青以上，又復折回。現聞未有洋兵再往前進之事。本日據大城县稟報，在王家口救出洋人三人；現已派炮船往接來津。未知是否倭松同起之人，俟到方知。

^① 按 515 電亦見《義和團檔案史料》上冊，一一六頁。“虞電”二字，証以 469 总署電，當以作“麻電”為是。

518. 复总署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八日〕

总署鈞鉴：庚电謹悉。昨今两日保定来电，并未言有教堂十分危險之信；茲奉电示，已电飭藩、臬两司，将現在情形电复，一面妥筹防护。

519. 复許侍郎〔景澄〕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八日〕

竹簣兄鉴：庚电謹悉。今日聶軍門到津，已商請严飭駐队保护铁路。至敵处前拨練軍保护铁道一营，因調三哨赴通州保护美国教堂，只余二哨不敷分布，只能仍由聶軍分扎、守护。

520. 复邢統領〔長春〕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八日〕

奉电謹悉。聶軍門今日酉刻到津，明日乘火車到落堡，先至涿州，特聞。

521. 复通永鎮〔李安堂〕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八日〕

庚电悉。現在各路拳匪滋事地方，与铁路同关紧要；然巡查铁路究比弹压地方較輕，已派出之队，似可毋庸調回。

522. 致兩司〔廷杰、廷雍〕、中協〔張士翰〕电

〔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八日〕

永清所住英教士二人，一被杀毙，一被擄去；現委何鎮乘鼇帶聶軍馬队二哨，前往永清查办、救护被擄英教士。其固、霸两处，仍請由尊处設法办理；此間实无队可拨。頃接聶軍門电，督队相机剿办，拟由津取道文、霸，直赴保；并于今日亲督馬步队到津，等因。特此电达，并希将此电轉致毓渠兄为荷。

523. 又〔致兩司廷杰、廷雍、中協張士翰〕电

〔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八日〕

頃接总署电：美使函称，保定省城情形危險，該国住省教士甚多，

請實力保護。又畢使稱，拳匪要攻傳教士；各等語。希迅妥籌辦理，并函復，等語。又據美領事函稱：茲方又接到保定府教堂來電稟稱，拳匪等業已商妥，將該教堂洋教士立即殺害，等因，請貴大臣查照，隨即電飭多派弁兵彈壓保護該教士等性命，萬勿遲延，以免嗣後滋生大事，等語。查現在人心浮動，各國洋人驚慌特甚。現究如何情形，務祈迅速妥籌防護，并希電復。

524. 致總署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八日〕

總署鈞鑒：大城救出洋人三名，現已到津，詢系比工司逃散之人，已交法領事館。謹聞。（按此電亦見《義和團檔案史料》上冊，一一七頁。）

525. 致兩司（廷杰、廷雍）、孫道（鍾祥）電

〔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八日〕

頃據意國駐津代理領事馬赤函稱，該領事接意國公使電開：芦漢鐵路公司前向意國聘來辦理工程九人，內六人派在保定府一帶辦事，因土匪起衅時六人同走，至半途，而克梯等四人走失；虽珀根納二人回津，隨身所帶行李物件一无所有；平納第三人，前曾派在正定府一帶辦事，迄无音信。業已咨會總署，通飭確查、保護，一面電飭該代領事函請，電飭地方官趕速查明，妥為保護，剋日稟復，等因。請即查照辦理，等語。應請尊處飭該地方官查明，妥為保護；并将辦理情形示復。

526. 致兩司（廷杰、廷雍）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八日〕

頃接英領事函稱：“接保定電稱，省城甚為吃緊，請電飭藩、臬兩司暨鎮道各地方官，嚴督兵隊，認真保護教士教堂一切，勿稍疏虞”等語。特此電達，請查照。

527. 总署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九日〕已刻到

北洋大臣：庚电悉。今早美繙譯电，昨接伊領事电报，保定极危，請將南北关教士并眷口保护，等語。希飭两司防护，并复。

528. 察哈尔祥都护〔麟〕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九日〕

制軍鑒：昨奉电示，敬悉。遵飭駐防練营官兵，并张家口厅、营、万全县各地方官弁，一体弹压。謹复。麟。佳。

529. 通永鎮〔李安堂〕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九日〕午刻到

大帅鈞鑒：奉宪示，弹压地方較巡鐵路为重，出防州县队未便撤回。梭巡唐山至汉沽铁路，卑部实无队可拨；請鑒核电飭仍由芦台馮鎮拨队梭巡，为叩。

530. 兩司〔廷杰、廷雍〕、中协〔張士翰〕电

〔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九日〕

督宪鈞鑒：两奉庚电，令防护教堂。查城内教堂一处，暗中布置，无虞；城外教堂六处，虽未逐处拨防，若无外匪，亦无虞；現正严門禁、筹城防、清保甲局，尙属安堵。惟张登东閭教堂聚众，日出寻衅，加派教民不足，又向紳富匀粮。昨又齐团，并外来拳匪共二千余人，教堂人相勒^①。該处馬队三哨零二十騎、步队五十，今又派馬队六十往助；若无法解散，我兵实单，亦无兵再拨。余容續禀。

531. 〔兩司廷杰、廷雍、中协張士翰〕又电

〔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九日〕

督宪鈞鑒：奉庚电，飭标下派队赴固、霸；应即遵办。惟张登拳教構衅，情形紧急，势难兼顾；俟緩二三日，即派队前往。現因省城空虛，

① 此处电文疑有誤字。

由司函借楊慕时分統步队一营，允借两哨，現来一哨。惟俟軍門兵到，方可有恃无恐。楊軍在高碑店势尤危急，务求轉告聶軍門早到为荷。

532. 聶提督〔士成〕由楊村加急电

〔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九日〕

大帥鈞鑒：今辰刻抵楊村，籌布馬步駐扎处所，請紓廛系。津防請就近督飭，为叩。青。

533. 孙道〔鍾祥〕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九日〕申刻到

督宪鈞鑒：賜电敬悉。查現在新乐、高邑两县，尚有洋人五名：新乐一名愷悌，乃意人；一新来者，尙不知其名；高邑一名李嘉乐，乃意人；又一名樞郭，乃比人；一名海时，不知其籍何国。职道均有派員在彼保护，并令其搬进县城；又会商两司函致正定鎮，并札各該管府、县，一体妥为保护。其未知姓名、何国名两人，容俟查明，再行稟聞。

534. 总 署 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九日〕酉刻到

北洋大臣：据鉄路局电称，黃村車站前夕被土匪焚毀，官兵弹压，頗有伤亡。希尊处查明情形，迅速电奏。

535. 口北鍾道〔培〕、宣化陈鎮〔飛熊〕电

〔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九日〕

督宪裕鈞鑒：前聞所属有外来拳匪引誘愚民情事，已先期飭属查訪严禁，現尚靜謐。茲奉电諭，除再严飭厅、县、营員妥为弹压保护外，謹先稟复。培、熊。

536. 盛京卿〔宣怀〕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九日〕

总署、荣中堂、裕制台、黃道台、孙道台、〔廷〕藩〔台〕、〔廷〕臬台、〔张〕协

台：頃沙多接天津法領事来电云，前夜保府洋人又由旱路到津两人，現只少七名，据教士云，該七人伏避在附近河間之任邱县，当不至遭害，等語。請电該处地方官护送赴津，等語。又孙道电，据张协处李弁称，探至保定县属张青口，有浮尸二具，另有三具順流而下，是否倭松兄妹等尚未查确云。黃道报，大城初八送回三名，尚有四名探无下落，乞速电飭任邱、保定等县，查明生死，剋日送津。

537. 聶提台〔士成〕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九日〕

大帅鈞鉴：来电敬悉。津防紧要，已留右营馬队駐西关，請就近飭派、分布。所有后营馬队，仍飭来楊村，以資筹备。

538. 〔聶提台士成〕又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九日〕戌刻到

大帅鈞鉴：頃奉荣相佳电：“貴軍服色稍似洋队，未免乡愚誤認爲洋兵，而拳民究属中国赤子，总宜开誠晓諭，竭力劝散为要。”等因。理合肅陈。

539. 致兩司〔廷杰、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九日〕

頃接总署青电：“今早美繙譯来言，昨夜接伊領事、教士电报云，保定极危险，請將南北关教士并眷口保护，等語。希再电飭兩司速筹防护，并复。”等因。即希查照速筹防护，勿稍疏虞；并将筹办情形，詳細电示，以凭电复总署为荷。

540. 致順天府兼尹趙〔舒翹〕^①、府尹何〔乃瑩〕^② 电

〔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九日〕

展如、閻夫兄鉴：本日接大咨，俱已聆悉。昨晚据派往永清差弁回报，該处被擄英教士一名，亦被拳匪杀害。該县王令^③事前既未能防

① 刑部尚书兼順天府府尹趙舒翹，字展如，陕西长安县人。

② 順天府府尹何乃瑩，字潤夫，山西灵石县人。

③ 永清县知县王錫麟，河南祥符县人。

范，事出即行离县，置要案于不顾；尊处业将该員撤任、查办、留緝，外人自无所借口。現接英領事來函，請將該二教士尸骸設法收回，优礼暫厝永清；已由弟处札飭該县妥办。至派兵一节，現飭何鎮台乘轎，先帶馬隊二哨前往，督緝凶犯；并由弟处飭令懸賞銀一千兩，以期速获。

541. 致鐵路局總办〔楊士琦、唐紹儀〕電

〔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九日〕

杏城、少川兄鑒：頃接日本鄭領事來函，該國步兵三十名，又海軍佐山下源太郎、森義太郎二員，均于本日四點鐘到津，擬于明日中午十二點鐘移駐北京該國公使館，以資保卫。請飭鐵路公司屆時妥為照料，等語。除電總署外，希俟日本兵隊到站，准由火車裝載開行。

542. 致總署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九日〕

總署鈞鑒：頃據日本領事鄭永昌來函，該國海軍步兵三十名，又海軍中佐山下源太郎、森義太郎二員，均于本日四點鐘到津，擬于明日中午十二點鐘移扎北京該國使館，以資保卫，等語。查鈞署前准各國赴京護館之兵，并無可以續去之文。惟日本前去護館兵二十四名，比各國皆少；現請續去兵三十名，仍比各國七十余名至五十余名者皆未加多。無詞可阻，尚可照辦；已飭該局照案裝運。

543. 又〔致總署〕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九日〕

總署鈞鑒：永清地方英教士二名，一被拳匪杀害，一被拳匪擄去，各情形，昨已電陳在案。現據初五日次次派往永清差弁李士宏回津稟稱，該隊到后，聞知被擄教士孟姓，亦已于初六被害，等情。業已知照英領事。現接順天府咨，已將永清王令撤任，听候查辦，留于該处查拿為首拳匪。并由祿仍飭何鎮乘轎，先帶馬隊二哨前往，設法查拿凶犯，出賞格銀一千兩，以期速获。現英領事來函，請將該二教士尸骸

收回，暫厝永清。已飭該县設法收回，妥为办理矣。

544. 又〔致总署〕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九日〕

总署鈞鉴：保定教堂，昨奉电示，当已飭藩、臬司，将現在情形电复。茲据复，城中教堂一处，暗中布置，无虞；城外教堂六处，虽未逐处拨防，若无外匪，亦无虞；現正严門禁、筹城防，尙属安堵，等語。本日奉青电，又即电飭两司速筹防护矣。

545. 致通州徐統領〔得标〕、龔营官〔先第〕电

〔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九日〕

昨日接通永道电，知队伍已于初八早到通。其令回津之两哨，現尙未到。該队系自何处上火車回津？希即电复。

546. 徐統領〔得标〕、龔营官〔先第〕电

〔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十日子刻到〕

督宪鈞鉴：电示敬悉。初七日提台专函，楊村、落垡两哨暫不要撤防，候肅軍到站再撤回津。当即专函何統領呈明。前右哨現扎楊村、落垡。得标、先第复。

547. 荣中堂〔禄〕急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十日〕

北洋大臣轉肅提督鉴：頃据总署函称，永清县地方英教士二人，被义和拳匪杀害；津芦铁路亦有烧毁之处；英国拟添兵助剿，等語。聞貴軍門率队今日到津，望即迅速由津起程，按段迎护铁路、保护洋人，万毋稍迟，以免各国借口于助剿，是为至要。大局攸关，切勿延誤！貴队装束、草帽，均与洋队相似，該拳匪望之不免生疑拒抗；即应通飭各队，均須穿著号衣，以示区别。切切电！

548. 盛京卿(宣怀)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十日〕

裕制台、黃道台、孙道台：庚电謹悉。沙多接津电，均云津京鐵路已断，行車亦停。俄国兵三十名往寻保府未到洋人，未救一人回津。該兵在途与匪斗，受伤者三人。外間傳聞拳匪已杀洋人三、洋女一。又傳聞天津通保府河內，离津数十里，有洋人尸一具；津洋人均疑此尸系法国人名第郎。盖据保府回津洋人云，第郎将到津始相失云。第郎是否在任邱所失倭松兄妹二人、意国二人之內？离津数十里河內尸身，請关道知会比領事派人訊驗。又受伤七名，請派医局洋人往看撫慰。

549. (盛京卿宣怀)又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十日〕丑刻到

督署、关道：孙道电，路工程各匠待支甚急。請电飭保定練餉局，借湘平銀二千两交孙道收用。此銀由花农向通商銀行取还津局为感。

550. 聶提台(士成)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十日〕辰刻到

大帅鈞鉴：頃奉电轉榮相电，一切遵办。已电請榮相由譯署照会各国公使，令洋人在京者暫緩出京，在津者暫緩进京，在榆关、大沽口外兵輪者暫緩登岸，以免民情猜疑。俟彈压大定，再照常办理。本日辰刻，約同张京卿赴丰台查看。并陈。

551. 通永鎮(李安堂)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十日〕巳刻到

大帅鈞鉴：准巡防营务处袁守来电云，新河鐵路料厂須兵守护，如有匪来滋扰，即开枪痛击。今晨职鎮派卑左营哨官吳汉台带兵一哨往守。倘有匪人滋扰，是否痛击？謹候宪示遵飭。

552. 邢統領(長春)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十日〕

督宪鉴：頃据聶管帶函报，昨夜北河拳匪拥聚数千，焚烧鐵路大桥，其

势洶涌，馬队一哨不能抵敌，等語。春已飭該营調至一处，相机办理。各处匪已蜂起，北河既焚，省城吃紧，拟将中营大方望三哨亦調来省，以加防范。并悬轉电敵总統为叩。

553. 邢統領(長春)又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十日〕午刻到

督宪鈞鉴：頃又接聶营管带詳报称，初九早辰涿匪来袭，楊步队迎拿，午后匪調北河六十团接济，而定兴、北河两哨馬队窺透情形，立(原作力)即包抄，相持許久，当击毙数十。两哨包抄之际，突来支匪数千，焚毀路桥。天晚馬队寡不敌众，撤守固城。等語。伏思匪势猖獗，春拟带队并左营迎头痛击。仰悬飭张副将派队保护省城、車站；仍悬轉电敵統領为叩。

554. 聶提台(士成)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十日〕未刻到

北京榮中堂、天津大帅鈞鉴：目下匪众猖獗，連毀黃村至郎房各站。迭次示諭，乃該匪恃众抗拒，愍不畏法，阻隔京津鉄道，非捕击不能了結。士成奉旨保护，責有攸归，大局所关，实深悚疚。今該匪如此抗拒，亲督馬步队沿鉄道迎头痛击。不及請示，俟大局底定，应如何責备之处，所不敢辞。效。

555. 馬总統(玉崑)由榆关(來)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十日〕

裕大帅鈞鉴：頃接鉄路总局楊道、唐守电称，前派之程提督所带三百人不敷分布。当將該提督未去之二哨，均令前往，以資鎮懾。玉崑。

556. 兩司(廷杰、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十日〕酉刻到

督宪督鉴：密。近省东閭村拳教構衅，昨电聞据报教与拳斗，拳敗。又据报，涿匪扑高碑店，定邑大东沟拳众数千应之，毀北河大桥。南北两路逼近省垣，賊众兵单，不敷战守；已聞道馳函聶軍告急，請調营赴省。

557. 江督刘(坤一)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十日〕戌刻到

寿帅鉴：宙〔？〕聞黃村車站又被燒，沾有洋靚二十余号。时局殊可慮！近情乞电示。坤。蒸。

558. 复通永鎮(李安堂)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十日〕

蒸电悉。新河鐵路料厂，希飭派往哨队，認真保护。倘有匪徒滋扰、抗拒，应即督队捕击，即飭遵，为荷。

559. 复盛京卿(宣怀)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十日〕

杏蓀兄鉴：佳电悉。現已电飭保定練餉局借拨湘平銀二千两，交孙道收用矣。

560. 复榆关馬总统(玉崑)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十日〕

景山兄鉴：蒸电悉。程提督本营二哨，經台端續派往护鐵路，感甚。

561. 致鐵路局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十日〕

頃接日本領事郑永昌函称：“昨日所陈兵弁晉京之举，已蒙飭属照料。惟現因有事故，拟将十二点之行暫緩，俟改定有期，再行函陈”等語。即希查照为荷。

562. 致中协(張士翰)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十日〕

頃接邢統領电称：“据聶管带詳报，探初九早辰涿匪来袭，楊步队迎击，午后匪調北河六十团接济，而定兴、北河两哨馬队窺透情形，立(原作力)即包抄，相持許久，当击毙数十。馬队寡不敌众，撤守固城，等語。伏思匪势猖獗，春拟带队并左营迎头痛击；愚飭张副将派队保护省城、車站”等因。查該匪扰及北河，省城吃紧，务希尊处派队严防，并保护車站为要。

563. 致練餉局司道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十日〕

頃接盛京卿电，路工各匠待支甚急，請电飭保定練餉局借湘平銀二千兩，交孙道收用，此銀由关道向通商銀行取还津局，等因。即希查照为荷。

564. 致通永鎮（李安堂）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十日〕

頃据法国杜总領事函称：“教堂来函云，武清县属双树村、大三庄、小韓村，宝坻县属敦庄子，現已被匪围住，危在目前。本总領事查各該处既已如此危迫，又有西教士在彼，請速为多派兵丁，立即前往救护”等語。除武清另行拨队保护外，即希尊处派队迅赴宝坻县敦庄子教堂，妥为防护，以免滋事为荷。

565. 总署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一日子刻到

北洋大臣：聞各国有新調兵船在大沽口外，祈分別探明确数，电复。燕（十日）。

566. 通永鎮（李安堂）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一日〕

大帅鈞鉴：頃奉电諭，飭派队迅赴宝坻县敦庄子防护教堂。北塘馬队一哨，前已出防該县，步队已抽拨五哨，实难再拨。明晨专差附火車至胥各庄，調卑右营管帶馬长安，就近带步队一哨速赴敦庄子。謹以稟复。

567. 荣中堂（祿）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一日〕丑刻到

裕制台鉴：敝处急需毛瑟有箭枪子二百万粒，望即拣派委員刻日解京，以备要需。

568. 通永道〔沈能虎〕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一日〕午刻到。

宪台鈞鑒：頃探悉城南三十里牛堡屯，美教會草瓦房及教民數家住房，今早被匪焚燒，通州已馳往。眞。

569. 徐統領〔得標〕等通州來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一日〕

督宪鈞鑒：三十里牛堡屯，三更焚草房五間。拳衆千余，念兵將到①，无从彈壓。地寬兵單，恐難周顧。得標、先第。

570. 聶提督〔士成〕文案處致胡統領〔殿甲〕電

〔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一日〕

武卫前軍營務處送胡統領鑒：本日辰刻，軍門率小队及步队三百人，偕張京卿赴丰台查看，行至郎坊遇匪持械，遙击两枪，匪退，火車不敢前進；軍門亦以后路落堡無队防護，隨車至落堡駐扎。調前軍三營、馬队二營前往，正在下車，匪衆數千人，頭扎紅巾，手執黃紅等色旗幟，迎面而來。軍門派人往諭，令其解散，并告以奉旨保護鐵道、電綫，慎勿燒燬，倘敢故違，定行懲究；該匪應允，請軍門將队撤回，訖伊行走，軍門亦經俯准。乃匪甫至鐵道，即行拆毀，并燒站房、拆電杆；軍門詢以焚燬之故，匪遂恃衆逞凶，軍門乃揮队迎击，匪竟作法抗拒。逾時，竄入落堡、馬圈兩庄，我軍跟追。少頃，兩庄火起，击斃焚斃者尚不知實在數目。今晚軍門在落堡露宿，明早再送鍋帳。落堡電綫已斷，軍門未及電告制府。据前敵來人口述，謹以電聞。文案處。

571. 盛京卿〔宣懷〕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一日〕

總署、榮中堂、裕制台、聶軍門：頃抵上海，孫道電，北河大橋初九又被焚燬，駐兵已接仗；保定以南張登、東廬等處，焚燒教民十餘村；涿州一帶，數處拳匪約有數萬云。

① 疑有誤字。

572. 聶提台〔士成〕楊村來電 此電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一日〕
由津轉榮相者

榮中堂鈞鑒：昨午偕張京卿、唐道紹儀乘火車將至郎坊，火猶未熄，見匪眾持旗械列道旁，搶劫抗拒情形，眾目所覩，當即退至落垡調隊籌備，并請張京卿及唐道速偕洋員乘原車回津。申刻，匪眾數千來扑，迅飭本地紳耆前往，再三開導，勸令解散。乃該匪先燒鐵道、斷電綫，四面包圍，心存叵測；不得已，相機迎擊二時余，打死該匪百余人，匪眾散退；奪旗械、符紙各件，我軍傷損數十人。今早匪復聚猛扑，不得已，仍派隊擊退。查拳匪煽亂，沿途各村皆其黨羽，若乘機痛懲，大局可定。頃奉灰電，有派剛相開導之旨，自應欽遵辦理。惟拳匪甘心為亂，殊難理論，若不相機剿辦，則鐵路已燬未燬均難修復保全。且內訌已著燎原，尤恐外人借口，另生枝節，大局攸關，實切悚懼。現因落垡村民從亂，柴草均無從購覓；只得飭隊回楊村扼扎，仍不得不嚴加準備，以防猛扑。此中實在情形，稟呈鈞鑒。究應如何辦理？伏乞示遵。至切叩禱！真。

573. 兩司〔廷杰、廷雍〕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一日〕申刻到

督憲鈞鑒：庚電謹悉。意使所指被難走失之克悌等四人，現據孫道查明，小龍王廟失事洋人單內，實有克悌之名；除業飭雄縣、任邱縣并委石令之璞會同查辦外，茲奉前因，當加札飭查克悌等實在下落，設法保護。至平納等三人行止所在，現札正定府飭屬查復。統俟查明到日，隨時電陳。

574. 盛京卿〔宣懷〕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一日〕

总署、榮中堂、裕制台、聶軍門：聞拳匪擾及黃村、郎坊車站，電綫系由通州之張家灣、馬頭、香河縣、武清縣、河西務、楊村直達天津，擬請裕督帥、聶軍門派兵保護，免致斷阻，貽誤機宜。

575. 張道〔蓮芬〕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一日〕

督憲鈞鑒：憲電敬悉。省垣與楊軍均吃緊，聶軍門督隊進剿，愈速愈妙。今早涿匪分股撲攻高碑店，楊軍戰一時之久，匪始退散，斃匪百數十名，獲械甚多，我軍未傷人。新、容各匪又聚集定界，在楊軍后；楊軍前后受敵，意欲調其扎楊村后營、丰台前營，會合速由良鄉進攻涿州，如涿匪一散，鐵道即通，諸事皆易。乞鈞奪。楊軍炮彈、槍子無多，乞飭飛解毛瑟槍子十五萬、金陵兩磅炮彈千粒，交丰台王營官護來。武衛中軍聞抵寶店，如肯前進夾擊，即可寒涿匪之胆。并乞函告聶軍門。

576. 保定練餉局司道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一日〕

督憲鈞鑒：蒸電祇悉。刻下取局款項極絀，各營請加餉干、津貼等項，均系額外增添。而外借各款，如盛升道前在招商局借銀十萬兩，嗣即拔抵別用，并未收回實銀；胡升道、張升道津榆鐵路借款，尚欠銀一萬數千兩，亦議緩歸；刻下再欲籌借，頗難挹注。惟路工待支甚急，既據盛京卿電借，不得不勉為其難，照籌湘平銀二千兩交孫道收用，以应急需。伏乞察照，電復。

577. 總署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一日〕

北洋大臣：真電悉。頃英使來請添兵，分護在京教堂。經本署囑令從緩，以一國續添，他國亦必相效，未便允准。希再由貴處向領事商阻。

578. 〔總署〕又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一日〕

北洋大臣：美使稱，通州城外教堂有美教士并眷口二十人，擬來京暫避，請派兵四十名護送，等語。希飭現駐該處兵隊，妥撥護送到京為要。

579. 复江督〔刘坤一〕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一日〕

峴帅鉴：蒸电謹悉。黃村車站被燒之后，昨落堡車站又被燒，現正趕緊修復，不日即可開車。拳匪勢甚猖獗，聶軍門昨在落堡一帶督隊捕擊，傷斃該匪不少。本日奉旨，飭趙尚書親往勸散；倘該匪仍不悛改，惟有遵旨剿辦，以免蔓延。沽口洋靚二十余号，現仍停泊界外，業經電達總署。嗣后情形，容當續陳。

580. 复總署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一日〕

總署鈞鑒：蒸電謹悉。現在大沽口，拦港沙外，各國停泊兵船，查悉：俄七只，又雷艇二只，法四只，英五只，又雷艇二只，美一只，日本一只，德二只，意二只，奧一只，計共二十七只。謹電復。眞。

581. 复榮中堂〔祿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一日〕

榮中堂鑒：灰電謹悉。尊處所需毛瑟有箭槍子二百万粒，已飭軍械局遵照辦理，趕速解京。

582. 复張道〔蓮芬〕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一日〕

佳電慰悉。聶軍門現住落堡一帶。聞昨与拳匪接仗，击斃多名。該處電綫不通，已將尊電抄录，專函寄往。楊統領所需炮弹、槍子，已飭軍械局照數發給；并告知袁清泉兄派員解往丰台、轉解矣。

583. 复總署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一日〕

總署鈞鑒：眞電謹悉。承示美教士等由通赴京，遵已電飭通永道轉飭徐提督得標等，迅即撥馬步隊四十名，妥為護送到京。

584. 致總署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一日〕

總署鈞鑒：頃据英國賈禮士函稱，該國水手七十五名，今早十點鐘定

即进京，請飭鐵路局不得拦阻，等因。当复以昨日落堡車站被燬，由津至京鐵路不通，俟修通后再行裝載，等語。該國所派水手，志在必去，勢難拦阻。合先電聞。

585. 致鐵路总局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一日〕

頃據英國買領事函告：該國有水手七十五名，今早十點鐘进京；当复以落堡車站被燬，火車不通，俟修通后再行裝載，等語。一俟鐵路修通，有車行走，即准其裝載。已電知总署矣。

586. 致通永道〔沈能虎〕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一日〕

頃接总署真電，美使稱，通州城外教堂，有美教士并眷口二十人，擬來京暫避，請派兵四十名護送，等語。希飭現駐該處兵隊，妥撥護送到京，等因。希即轉告徐提督等，迅即撥馬步隊四十名，俟美教士等動身，務須沿途妥為護送到京為要。

587. 通永道〔沈能虎〕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二日午刻到

督憲鈞鑒：現查牛堡屯教民，被燒砍死者三人；永樂店美教會昨午后被燒，尚未知有無死傷。勸城內外美教堂洋人男女大小均已赴京，馬步隊護其房屋。初九懸添兩哨，請停派。文。

588. 江督〔劉坤一〕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二日〕未刻到

奏帥鑒：真電敬悉。剛①、趙②兩樞密往諭，該匪能悔悟否？賊勢如此，以剿為宜，先清內匪，次杜外患；若剿撫無定見，蔓延難圖，各國從而干預，大局不支。惟公與榮相熟計之。坤。

① 兵部尚書軍機大臣剛毅，字子良，滿洲肅藍旗人。

② 趙指刑部尚書軍機大臣趙舒翹。

589. 通永道〔沈能虎〕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二日〕酉刻到

宪台鈞鉴：真电敬悉。昨美教士等赴京，曾請兵护送；答以时常往来熟路，宜不派、免声张；伊等謂然。是以未派护，已径行。震。

590. 鄂督〔張之洞〕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二日〕

裕制台：聞京津鐵路亦有拳匪拆毀者，确否？此时由津至京是否尚可通行？速示。至感。洞。

591. 复总署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二日〕

总署鈞鉴：真电敬悉。此間已向英領事再三商阻，彼以添兵系奉欽差及兵官主意，不受所商。拟請鈞处囑英使电飭領事，方能遵照，否則強阻必生事端。尙祈鉴照。文。

592. 复通永道〔沈能虎〕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二日〕

文电悉。美教堂洋人均已赴京，其教堂房屋务飭派队妥为保护。

593. 致通永道〔沈能虎〕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二日〕

震电悉。昨奉总署电，美教士赴京，囑派兵护送，曾电致在案。承示該教士等昨已径行。尊处已否得其到京之信？即望电示。

594. 复鄂督〔張之洞〕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二日〕

香帅鉴：真电謹悉。京津鐵路因近日电报不通，未能開車；黄村、落垡車站亦被燒毀，現正赶紧修复，以期通行。匪势猖獗，聶軍門带队驻扎楊村一带，相机办理。昨奉旨飭令宣諭劝解，倘該匪抗拒不悛，惟有遵旨剿办。

595. 致聶提台〔士成〕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二日〕

功亭兄鑒：頃據關道稟，據稅務司風電^①云，今晨見火車運裝聶軍往芦台，并聞聶軍門駐守楊村之兵，亦須裝回芦台，等語。未知確否？果有其事，現在天津防務正苦隊少，而大軍后路亦關緊要；與其裝回芦台，莫若移扎天津兩為有益。祈酌，電復。

596. 盛京卿〔宣懷〕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三日子刻到

總署、順天府、裕督帥、袁撫帥：密。匪勢尙張，鐵路被毀，京保沿鐵路電綫，現已不通。京津滬綫設有損毀，南北阻隔不可不慮，請迅速嚴飭沿途州縣營汛，實力保護，以防未然。

597. 聶提台〔士成〕楊村來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三日〕

大帥鈞鑒：文電敬悉。前駐黃村之左路后營，因有損傷，飭回芦防須整，明日派前路右營駐北倉，原駐北倉之兵飭令回津，以資防護。

598. 〔聶提台士成〕又急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三日〕寅刻到

榮中堂、天津裕帥鈞鑒：頃探報拳匪糾眾往天津，心存叵測，已督馬步隊截擊。大局攸關，謹當努力。元，丑。

599. 中協〔張士翰〕電

此電由北京商棧〔于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三日〕丑刻轉到

督帥鈞鑒：蒸電謹悉。邢統領即擬率隊北上，保定車站當即遵派弁兵前往巡護。惟查日來匪勢猖獗，日甚一日，且有大股來扑省城、焚毀教堂之謠，若不迅籌防備，几有不堪設想之勢。現與兩司商，擬將卑部各處駐防馬步弁兵，除安肅安家庄馬步七十余名仍然駐扎外，下余束鹿、蠡縣、祁州、張登各隊伍，一律撤回，合同存營弁兵內挑選精銳

^① “電話”旧譯“德律風”，又稱“風電”。

四百余名，专顾缓急，何路有警，立即亲督出城敌御，以免纷扰，其余专顾营盘，并会同标兵守城。虽然如此布置，但省垣既属重要，又兼地面辽阔，兵力仍觉单薄。惟念沐恩渥蒙厚恩，遇此时艰事迫，不得不暂顾燃眉之急，第闻拳匪既多且广，亦不可不格外慎防。惟有仍乞我帅俯念省城重要，迅速筹拨二三营以资接济，不胜叩禱之至！

600. 通永道〔沈能虎〕急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三日〕

宪台鈞鉴：文电謹悉。美教士等沿途无事，十二早进东便門。永乐店未伤人，东魯村教民房三間及躲避教民七人均烧斃。又东定安村俄教堂及教民一戶，亦被烧，未伤人。子。

601. 聶提台〔士成〕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三日〕已刻到

荣中堂、天津裕帅鈞鉴：丑刻亲督队巡北仓一带，匪尚未旁窺。聞各团嘯聚，伺隙思逞，不敢不早夜严防，已派前路右营步队扎北仓，并派馬队梭巡北仓南北，以資援应。已。

602. 江督〔刘坤一〕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三日〕申刻到

寿帅鉴：亥准荣相电，急需毛瑟枪子二百万顆，望派員解京济用，等因。現如数拨解，委陈令元鑄搭商局广济船押送北上。目下匪势未定，祈派勇队至塘沽迎护到京，以昭慎重，深叙公誼。坤。

603. 献縣〔知縣吳燾〕泊头來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三日〕

督宪鉴：北路拳势日逼，請迅派大队来献防护总堂。吳燾。

604. 兩司〔廷杰、廷雍〕急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三日〕

督宪鈞鉴：密。据統領步軍七营扎高碑店楊墓时函报，初九涿匪来扑，枪斃百余，伤数十名，获旗械无算，匪潰。又統領馬队二营邢长春报，初十日匪烧北河鉄桥，十一日与匪战，斃二百余，匪散而复合。現

省北涿州、辛店、定興、安肅，省南張登、蠡縣皆匪所聚，眾或一、二萬，少亦數千，全恃邢、楊馬步五營分路護剿；今兩軍注力省北，省南不能顧。楊軍七晝夜不寐，邢軍朝夕奔馳不遑，均極疲乏，匪勢尙盛。乞電商聶軍門分兵接應楊、邢二軍，以固省垣屏蔽。不勝焦盼。

605. 張道〔蓮芬〕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三日〕

督憲鈞鑒：真電敬悉。楊軍自初九後雖無戰事，匪日夜伺隙思逞；邢軍在定、安極吃緊；保省時亦有警；日盼聶軍門到涿，以分匪勢，大局甚急。擬請迅速電奏，派馬玉崑軍門帶馬步十營，至東、永、霸、雄剿辦，使聶軍無後顧之憂。我能從速弭匪，各國即無從借口，未識鈞見以為然否？

606. 邢統領〔原作帶〕〔長春〕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三日〕

督憲鑒：真稟驛呈。今早復帶兩營往獲六十團之首田洛羊，立梟；北河橋完工。請轉聶軍門。稟續呈。

607. 〔邢統領長春〕又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三日〕

督憲鑒：急。請轉聶軍門，速運呿嗜士得槍子五千粒、毛瑟槍子四萬粒。省附近匪日見蜂擁，盼兵殷切；可否撥炮步馬隊各一營，以防戰守？請速施令。

608. 營務處司道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三日〕

督憲鈞鑒：邢統帶長春領毛瑟槍子五千粒，職處僅存帶鉛箭三千粒，已撥給二千粒。應請先示飭發毛瑟帶鉛槍子數萬粒、毛瑟槍二百杆、來福槍四百杆，以便派員領運。即乞電復。營務處。

609. 中協〔張士翰〕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三日〕戌刻到

督憲鈞鑒：元電謹悉。昨聞有欽差到涿州之說，奉電悉，即飭妥弁由

驛星夜往探，俟回再行稟聞。又聞暫止楊、邢兩統領進京，有安撫拳民之說。合并電聞。

610. 孫道(鍾祥)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三日〕

督先鈞鑒：頃據查得測量洋人李嘉樂等三名，尚在臨城縣之方登村，未搬高邑。職道已札飭委員、并商兩司札飭臨城縣，令三洋人速移城內，妥為保護矣。洋人海時系法人，在新樂包工；不知名之洋人，查名畢納笙，系意人。昨北河大橋被焚，邢軍接仗，斃匪百余。

611. 兩司(廷杰、廷雍)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三日〕

督先鈞鑒：密。頃據邢統領轉據楊統領函，昨早涿州函稱，十一日欽差趙、何^①查義和拳、并各營情形，抵涿，命告該營暫毋動手，毋任勇出滋事。又酉刻准中軍孫統帶函，剛中堂查辦義和團事，諭令速撤營隊，遵即撤回涑水候令，等因。查今日拳匪情形，非不剿而撫所能了事，且獨不慮外人借口要挾。現在省北屏蔽已撤，省南拳勢尤張。匪若扑省，何以御之？候示遵行。

612. 盛京卿(宣懷)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三日〕

裕制台、黃道台、孫道台：張令詳報，保定城內燒燬，保定火車已停。省料廠及高碑店至定興鐵路，兵力能否保護？

613. (盛京卿宣懷)又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三日〕

總署、裕制台：洋員李嘉樂等三名，在正定南元氏縣画图，乞速電正定鎮派兵，并飭該地方官保護。似宜安置衙署，勿任擅離城垣，再蹈前轍。

614. 復中協(張士翰)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三日〕

元電悉。現在拳匪在落堡一帶滋擾，天津風聲較省城尤緊，而分

① 趙指趙舒翹，何指順天府府尹何乃瑩。

撥各處營隊實難抽調，且節有阻滯，亦緩不濟急。來電所言，將束鹿等處各隊調散歸整，只可先行如此辦理。昨奉旨，飭趙、何兩公赴保定順屬各處，查看情形。未知先至何處？尊處如有所聞，乞示。

615. 復獻〔縣〕令〔吳燾〕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三日〕

元電悉。已由梅軍門親自帶隊一營赴獻縣矣。

616. 復江督〔劉坤一〕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三日〕

峴帥鑒：元電謹悉。承示委陳令元鑄搭廣濟船押運毛瑟槍子二百萬粒，已飭招商局，俟廣濟船到口，即派隊至塘沽，迎護到都。

617. 復張道〔蓮芬〕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三日〕

文電悉。昨郎坊、落堡一帶拳匪，有拆毀鐵路之事，聶軍門現督隊駐楊村，在彼已交兩仗，防顧鐵路，兼遏匪竄天津，一時恐難赴涿。邢、楊二統領電請撥兵，已轉致。聶軍門能否有隊勻往，由何路前去，須俟聶軍門察度、酌定。前擬請馬軍門帶隊赴雄、霸一路至省，業已函商榮相，嗣接復函，具奏后再行飭知，等語。究竟是否允調，至今無信。昨奉旨，現今趙樞密同何副憲往保定府、順屬等處，查看情形，接來文已于初十日出京矣。

618. 復邢統領〔長春〕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三日〕

文、元兩電均悉。貴軍拿獲六十團之首田洛羊，立即梟示；歼厥渠魁，足寒賊胆。麾下督隊，終日奔馳，勤勞備著；尤深佩感。已照來電轉聶軍門。至電示需用槍子、炮隊等件，亦一并電達聶軍門矣。

619. 復營務處司道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三日〕

元電敬悉。所需毛瑟帶鉛槍子、并毛瑟、來福各槍，已飭軍械局撥發。希尊處迅即派員來領為要。

620. 复孙道(鍾祥)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三日〕

文电悉。頃据代理意国領事馬赤函称：“前奉复函，新乐有名愷悌、乃意人，当卽是光悌；新乐者不知其名，是否珀沙罗？卽希电詢示复。尚有平納第、李克路、格理第三人，已閱多日，未見賜复，請电催查复”等語。来电所云測量李嘉乐等三人，是否卽系該領事所指之平納第等三人？名字譯音不同。卽希詳切查示，以便轉复。

621. 复兩司(廷杰、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三日〕

文电謹悉。承示电商聶軍門分兵接应楊、邢二軍一节，已电聶軍門核办矣。

622. 复盛京卿(宣怀)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三日〕

元电謹悉。現据孙道电禀，李嘉乐等三名，現在临城县之方登村；已据該道委員、并商兩司札飭临城县，令該三洋人速移城内，妥为保护矣。

623. 致总署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三日〕

总署鈞鉴：查各国兵艦陸續到大沽界外者，現有二十二只，进口內者，兵艦三只，雷艇两只。其洋兵到紫竹林租界外約有九百余名，另已入都者四百十余名，并聞随后尚有浅水輪船可装兵械直入紫埠。刻下各領事等藐橫情形，已屬不受商量，不服稽查；觀其举止，恐有进兵剿匪之势。其时敝处必不能阻止。彼虽現未明言，不可不預为之防；果有此举，大局不堪設想。务恳鈞署与各国欽使設法豫为筹商，免致临时无所措手。尚求鉴照施行，为禱。

624. 致聶提台(士成)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三日〕

頃接邢統領元电，請轉大麾：“速运屯墾士枪子五千粒、毛瑟枪子

四万粒。省附近匪日見蜂拥，盼兵殷切；可否拨炮步馬队各一营，以防战守？請速施令”等語。并据两司电，亦請電商大麾，分兵接应邢、楊二統領。又接邢統領文电：“真裏驛呈。今早复帶兩营往获六十团之首田洛羊，立梟；北河桥完工；請轉轟軍門。裏續呈”等語。現在津防亦正吃紧，能否有队可均，应如何电复邢統領，并其所要子弹派何人由何路运往，均乞酌示为盼。

625. 致兩司(廷杰、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三日〕

永清有英教士孟、孙二人被匪戕斃一案，前令何鎮由津前往查办，因有阻，今中途折回。現英領事迭請將該二教士尸骸收回，以优礼棺殮送津，未便久延。請尊处設法派人前往，会同該地方官，將該教士尸骸赶紧找回、装殮送津，望速施行，以免借口。

626. 致通永鎮(李安堂)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三日〕

頃接美国領事若士得函称：据美以美教堂稟：“因遵化州地方杂乱，現有本堂洋人男女并小孩二十余人，定本月十五日早起行，經過丰潤县、唐山由火車赴天津，請多飭派弁兵赴丰潤县迎接，一路护送到津为要。”等因，函請速飭照办，等語。即希麾下派妥弁多帶几名兵队，赴丰潤县迎接該洋人，一路妥为护送到津，为要。

627. 通永道(沈能虎)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四日子刻到

督宪鈞鉴：城外美教堂傍小房，昨夜烧去六間，今于城内外两处加派通协及捕盜营弁兵，复严飭保护。

628. 孙道(鍾祥)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四日〕午刻到

督宪鈞鉴：元电謹悉。查意国所差洋人，前已稟复。惟名字不符，想系譯音之訛。所云珀沙罗者，譯音当似貝沙納，初二赴津；平納第当似毕納第，現在新乐；李克路当似李嘉乐，現在临城；格理第当似克

梯，初二赴津。至貝沙納、克梯具洋人，初九又飭弁往查存亡，悉令保护到津。俟有确信，即行电禀。寒。

629. 通永鎮(李安堂)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四日〕申刻到

大帥鈞鑒：頃奉元电，飭派兵赴丰潤接护美国教士眷屬，由唐山搭火車赴津，等因；遵即专弁前往，由胥各庄步队拨勇三十名赴丰接护至津，仰副宪廕。

630. 聶提台(士成)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四日〕

榮中堂、裕帥鈞鑒：今午忽有洋兵千余，随带快炮材料等，由車直赴北京。正欲詰止，旋接鐵路局复电：专车装洋兵入都，系奉制宪札飭办理，等語。伏思外人紛来，海防吃紧，敵軍久駐楊村，毫无裨益，当飭营队回芦，以备不虞。伏乞电示遵行。

631. (聶提台士成)又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四日〕酉刻到

榮中堂、裕帥鈞鑒：日前电請由譯署知照各国公使，令洋人在津者暫緩进京。且迭次示諭，均云鐵路系我国家造成，今洋兵忽来兴修鐵路，民情惊疑，恐滋至变，敵軍似难随护。特此电陈，祈知照各公使及領事为叩。

632. 复兩司(廷杰、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四日〕

元电悉。刚、赵二枢密查办义和团，未知如何办理？有无端緒？現在拳会遍地皆是，队虽撤回，而省防仍須严密；惟两公飭属妥慎防維，不可因此松劲。盐。

633. 致总署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四日〕

总署鈞鑒：丑刻接法总領事来〔函〕，各国領事公議照会，請預备专车，以便速派队伍抵京之用，立候复文，俾可各办应行事宜，等語。当

復以京津鐵路現由該局設法勘修，尚未通行；再三商阻，不允。并探得各國立定主意，系保護使館，勢在必行，如不肯派車，亦即搶奪火車而行。并一面修路，一面進京；強阻必即開衅。敝處實無法可施，只可知會鐵路局查照核辦。聞各國共集一千余名，業已登車。惟鐵軌未通，到京需時，如欲阻止，必須尊處商令駐京公使，速即來電為禱。

634. 致鐵路局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四日〕

頃據德領事風電云，該國現有兵三百余名，由火車進京，等語。當詢以早間洋兵進京，有無德兵在內？據風電復，前去之兵內無德國，等語。各國派兵進京，早間既已裝運，勢難獨阻；德國如其到站，只可照裝，以免生事。

635. 致兩司〔廷杰、廷雍〕、中協〔張士翰〕電

〔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四日〕

今日稅務司、美領事及大學堂教習丁嘉立等向海關言及，昨有美教士由保定來津，言及省中教堂危險情形，請力籌保護，要緊尤在美國住堂之人，等語。所有該國教堂及該洋人等，務請多派弁兵加意保護。查省中各教堂，業經尊處屢次撥隊保護，只以省中兵力無多，分布殊難。昨接尊處來電，剛相既令撤隊，楊統領三營已至涑水；省城既屬兵少，其涑水現住耿鳳鳴所帶之練軍營，似可商諸毓渠，抽調至省，隨同防護。即請尊處就近商辦。

636. 盛京卿〔宣懷〕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五日子刻到

總署、裕制台：據〔報〕比總工程司倭松等六人已死。尚有意國三人，比國二人：一名格第，在新樂縣；一名比乃符，在保定省；一名李嘉樂，一名德郭，一名海士，在臨城縣方登村。即請速電保定藩、臬及新樂、臨城兩縣，設法認真保護，切不可再行疏失，致增口舌。〔鹽（十三日）〕

637. 邢統領〔長春〕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五日〕午刻到

督憲鑒：元電謹悉。眞、文上詳稟二件，由驛六百里飛呈；元電未叙收到。近來拳匪披猖，奸細百出，故令人疑；請電示。昨晚探定屬拳匪復聚，寅刻帶全隊乘火車馳往高碑店，酉刻回省。

638. 楊統領〔慕時〕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五日〕

督憲鑒：初九匪來扑，遵旨擊退，由張道代稟。標下扼高碑店，北有涿州大股，南有定興大股，近有陳各莊等股，日日戒嚴，晝夜不息。滿擬添隊圍攻，各清各路，先用剿則易撫，無可聚則必散。十二丑刻，涿州畢牧、龔牧轉趙、何欽憲之諭，命勿動手；酉刻，中軍前路統領孫鎮，轉剛相之諭，命撤退。十三未刻，剛相來文切責，武夫不識印信，且稱新城、涑水兩縣不知剛相出京，將來文與差送省，請示，由藩、臬轉稟。今始探實，剛相由涿卽到高碑店。標下一日在高，不能以三營性命、三營器械資匪；且恐壞大局，匪扑必戰，不扑不戰。候憲諭定進退，望速電。并請轉電榮相、聶帥。慕時。愿〔十四日〕。

639. 臬司〔廷雍〕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五日〕未刻到

督憲鈞鑒：近月余以來，凡論拳教一事，或電或稟，皆由藩司主稿，理合聲明。刪。

640. 中協〔張士翰〕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五日〕申刻到

督憲鈞鑒：探聞剛、何兩星使十二日抵涿，定于十五、六日起程來省，已由驛稟明憲鑒在案。沐恩派委巡捕二員、戈什十名、哨弁二員、馬小队二十名，恭執帥轎，前往分投迎迓，均發足行。大帥與剛、何兩星使是何稱呼？乞速分晰電示為盼。

641. 兩司〔廷杰、廷雍〕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五日〕酉刻到

督憲鈞鑒：省城關廟各教堂，因兵隊不敷分布，未能專護。曾飭縣在城內租房一所，邀各教士會往一處，便于保護。該教士安土重遷，不肯聽從，未便相強。茲蒙飭派兵隊，遵俟楊分統退駐涑水，將耿鳳鳴所帶一營函商張道調省，分護教堂，兼顧城守，較為周密。

642. 盛京卿〔宣懷〕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五日〕戌刻到

裕制台、黃道台、張道台、廷藩台、廷臬台、孫道台：倭松兄妹二人，又意國二人，法國一人，比國一人，在任邱小龍王廟至天津沿河一帶散失。請飛飭各州縣多出賞格，如有送活人到津者，每名賞銀二千兩；如有送尸首到津者，每名賞銀五百兩；均由天津黃道台、張道台驗明付款。望。

643. 復〔盛京卿宣懷〕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五日〕

鹽電悉。在保、正作工之各洋人，迭據孫道稟，已商同藩、臬分飭各該縣認真保護矣。

644. 復邢統領〔長春〕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五日〕

電悉。十一、二兩次來信，昨今兩日收到。大麾督隊連日奔馳，賢勞倍著，甚以為念。

645. 復楊統領〔慕射〕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五日〕

少農兄鑒：愿電悉。來示匪扑必戰，不扑不戰，自是現在扼要辦法。昨接省電，貴軍有暫扎涑水之信；只可在彼暫扎，看剛相辦理如何，再定進止。大麾退定興大股拳匪，連日督隊奔馳，備常勞勩，至為馳念。聶軍門處已轉電矣。

646. 复中协(張士翰)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五日〕

电悉。刚、何两欽使赴省，尊处派巡捕弁兵迎迓，迎刚相帖称“晚生”，迎何副宪帖称“愚弟”。

647. 聶軍門(士成)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六日子刻到

津督署轉邢、楊二統領。裕帥电轉楊統領来电，具悉。涿、涞一带既經刚相开导，該三营逼处高碑，恐滋歧誤，望速拔队赴保，与邢統領商同駐扎，共固省垣。余俟奉荣相函，再行遵办。

648. (聶軍門士成)又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六日〕

大帅鈞鉴：删电敬悉，已电飭楊統帶暫拔队赴保。理合肃陈。

649. (聶軍門士成)又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六日〕丑刻到

大帅鈞鉴：已派前路五营于今早赴津，分护武庫及东南二局。俟布置定，再令該处分駐队伍各回原防。銑。

650. 东海关李道(希杰)①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六日〕

督宪鈞鉴：亥密。奉撫宪电，据駐烟台領事电，以聞烟有拳匪潛来，請实力保护；并請派兵船下岸。复以兵船非东省管轄，飭由职道商办，等因。查烟台地方現虽安靜，而五方杂处，不得不为預防。除督营县严查外，拟請宪台电飭在烟兵船，如有匪警，由职道知会，派兵登岸，保护洋街，免生枝节。并請电飭各兵輪，常留一二艘在烟，实为公便。伏乞鈞示。希杰。

651. 邢統領(長春)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六日〕酉刻到

督宪鉴：删、銑电謹悉，遵轉楊統領訖。頃据聶管帶函报，昨午固城

① 登萊青兵备道李希杰，字幼云，汉軍正白旗人。

迤西十里許，梅河庄教堂被拳匪燒燬。安肅站長面稱，午間屢有多人來詢守站兵多寡，其心叵測，等語。懸轉電聶軍〔門〕為叩。

652. 總署電 此電〔于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六日〕酉刻由驛遞津

北洋大臣：頃據津局電，奉尊處札，備專車運洋兵千余人入都，于本日九點鐘開行。有無其事？希速電復。寒〔十四日〕。

653. 梅統領〔東益〕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六日〕戌刻到

督憲鈞鑒：沐恩十四抵滄，已飭袁營官由祁拔隊，今日到來。現滄州亦謠言四起，人心浮動，急宜加意防范。今飭蔣營官帶隊三哨，由祁到滄駐扎，再帶袁營赴獻。鹽山派防一哨，不及兼顧，亦調赴獻。近來獻縣一帶道路梗塞，靜海尤甚；沿途進兵，无不防其阻礙。到時當相機辦理。到獻後，再電稟一切。〔咸〔十五日〕〕。

654. 兩司〔廷杰、廷雍〕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六日〕亥刻到

督憲鈞鑒：兩奉銑電，謹悉。省城各教堂，皆因兵隊不敷分布，故仅暗中保護。茲蒙飭調楊軍，俟明日到來，自應遵照立即酌撥，為各教堂嚴密保護，仰副憲鑒。銑。

655. 通永鎮〔李安堂〕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六日〕

大帥鈞鑒：前奉電示，遵即派兵赴豐潤，接護美教士及婦稚共十八名，十五晚十點到唐山，今早乘火車分赴北戴河、天津，均平安。

656. 復東海關李道〔希杰〕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六日〕

幼云兄鑒：咸電悉。已照來電面告叶統領，烟台如有匪警，即由閣下就近知會。該處時有兵船停泊，即照來電飭知遵办。

657. 致邢統領(長春)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六日〕

頃接聶軍門电开：“轉邢、楊二統領。昨轉楊統領来电，具悉。涿、涞一帶，既經剛相开导，該三营逼处高碑，恐滋歧誤，望速拔队赴保，与邢統領商同駐扎，共固省垣。余俟奉榮相函，再行遵办。”等因。即希轉致楊統領查照。

658. 致兩司(廷杰、廷雍)、中協(張士翰)电

〔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六日〕

頃接美国領事若士得函称：“本領事接保定府公理教堂电称，附近城地拳匪甚多，前所派之弁兵不足弹压該拳匪，并保护教堂，等因。查此案，本領事觀保定府各上宪，至少有一位与該匪連合，并不欲多用力保护該处美国人民。如果保定府各上宪不保护美国人民性命，至斃該处地方，本国必要与該上宪为讐，恐有重大防碍之事与各上宪。請將本領事以上心意，速即电致保定府各上宪；并請速即多派弁兵保护該处美国无助人等性命，为要。”等情。查此函虽系急迫之詞，而該領事究以保护洋人性命为重。既据函称前情，应請即將該处教堂、教士等，多派兵役加意保护，勿致疏虞。現在聶軍門已电楊統領步队三营速拔赴保，共固省垣，兵力无虞不足，务希妥速办理为要。

659. 致兩司(廷杰、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六日〕

頃据英領事賈礼士来函：“接保定府教堂电称：‘本处教堂危險已极，教士等命在旦夕，乞速救，免遭不測’等情。請电飭竭力保护。”等語。即希台端严飭营队会同地方官，將該教堂、教士等認真保护，勿稍疏虞为要。

660. 盛京卿(宣怀)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七日亥刻到

督署：孙道电称：昨李嘉乐、德郭、海时三人，由临城移住正定府城内，原派戴、左二委员照料；比乃藤、格藤两人，本在新乐，昨亦搬正定城内，原派阮、魏两委员照料。务求速电正定鎮，多派队勇切实保护；并飭正定府、县一体防卫。宣已严飭不准出城，以免祸患。霰。

661. 梅統領(东益)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七日〕

督宪鈞鉴：十五日电稟，諒已达到。青、靜匪众，尽入滄境，一二日内散布已遍，俟人齐，有焚燒教堂、杀害洋人、教民之謠。幸袁管帶傍晚到，带来队伍，先飭保送洋人牧大卫、潘尔德、潘妇、鲍妇、潘女、又女使，計六名口，于今早寅初坐車，派馬步队三哨送至祁口，換坐小船，再送大沽，交韓协鎮^①派队护送到津。此路日内尚可行走，不久恐有阻塞。蔣管帶明后日帶队可到。現在滄州危急，献已飭范帮統帶亲往。日内滄州匪势若何举动，沐恩不能远离，再行相机办理。

662. 楊統領(慕时)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七日〕

督宪鉴：奉删电，当上詳稟，即拔队赴涿。申刻，奉荣相札：“准大学士刚函开，前軍步队三营，駐高碑店等处，于地方諸多不便，請飭撤防归伍。等因，准此。除照会聶軍門轉飭外，合札該統領遵照，迅将所部各营撤赴聶軍門駐扎处所。切切！”等因，奉此。

663. 滄州商牧(作霖)^②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七日〕

督宪鈞鉴：卑州以青、靜拳匪入境，势漸猖獗，当于十五日稟报在案。連日匪尙絡繹而来，謠言紛紛，人心慌乱，城内仅住馬队一哨。昨聞梅軍門調来袁、蔣两管帶步队七哨来滄，人心稍定；而教堂洋人，亦借

① 指大沽副將韓照琦。

② 滄州知州商作霖，河南祥符县人。

以保护。惟聞尚須調撥四哨前赴獻縣。滄州為南北扼要之路，若與獻縣拳匪貫串，蔓延更難收拾。可否仰懇憲恩，咨飭梅軍門，將袁、蔣兩營官隊伍七哨，盡暫留滄；俟大勢稍定，再行撥調。卑職為目前地方緊要起見，伏乞電飭梅軍門，暫緩帶隊赴獻，俾資鎮懾。作霖。

664. 中協〔張士翰〕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七日〕亥刻到

督憲鈞鑒：頃派赴涿州迎迓欽使戈什、哨弁回省稟稱，剛中堂、何副憲均因此番前赴各處，系專為勸諭，誠恐多帶弁兵，人民驚恐，故各留巡捕一員、戈什一名，其餘均令先回，原帖與憲台請安。至涿州拳民，聞皆遵諭解散。惟因楊營未退，尚無具結；一俟該營退至保定，即可畫押、解散。起程來保，約在十九日。又奉飭專送涿水張道處條電，當已專馬星夜送往。并謹稟聞。

665. 張道〔蓮芬〕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七日〕

督憲鈞鑒：電謹悉。昨上一電，謹達憲鑒。剛相尚未聞涑事，亦未言及涑營。蔡、楊二犯，未奉二次批。剛相到涿，諸從寬就，深以重辦為非。祝令^①恐遵批辦，拳眾在剛相前借口，致碍撫局；擬俟取道見面後，回明涑水案情，通諭飭辦。如飭減輕，余犯保釋，營隊立即撤回。取道行止兩難，諸多棘手，奈何！

666. 致張道〔蓮芬〕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七日〕

涿、定一帶，現經剛、趙二公勸諭，涑水諒可無事。昨聶軍門已令楊少農兄三營撤至保定，所有隨閣下現駐涑水之隊，亦可查奪情形，帶領回津。

667. 致東撫〔袁世凱〕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七日〕

慰帥鑒：頃接英領事賈札士函稱：“茲有英教士三名前赴河南，行至

① 指涑水知縣祝帶。

山东德州属庞（原作宠）家庄暂住，因道路不靖，不敢前进；請电致山东撫台，派兵实力保护該教士前往。又冀州附近之山东乐陵等县地方，祈轉請山东撫台，倘有拳匪窜往警信，即派兵队前往保护。”各等情，即祈查核办理为荷。

668. 致东撫（袁世凱）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七日〕

慰帥鑒：頃据美領事若士得函称，山东德州属（原作并）庞（原作宠）家庄有公理教堂洋教士与家眷数名，請电致山东撫台，多派弁兵保护为要，等語。用特电达，即希查核办理。

669. 鄂督（張之洞）急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九日子刻到

裕制台：頃接刘峴帥电，以拳匪熾、外兵至、大局危、請旨痛剿，电商敵处与尊处会奏，等語。洞意見相同，請即掣銜馳奏。惟“一意痛剿”四字，拟改为“定計主剿，先剿后撫，兵威既加，胁从乃散”十六字；尾“旦夕”等語下，加“从来邪术不能御敌，乱民不能保国，外兵深入横行，各省会匪四起，大局潰烂，悔不可追”数語，下接“机变甚速”云云。如尊意謂然，請即照添照改、会奏。賤名应附于末，为禱。或电奏或驛奏，統听尊裁。京綫通否？祈速示复。洞。（嘯（十八日））。

670. 兩司（廷杰、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九日〕

督宪鈞鑒：本日楊統領慕时所統步队三营，于戌刻到省，当即告以昨奉宪台电飭，即分队保护各处教堂。据称，以其营队打仗则可，看守教堂則不可。再三婉商，坚执不行。第保护教堂，关系紧要，惟有仰乞飭令中协，分拨标兵，抑或仍令楊軍保护之处，伏候示遵。

671. 張道（蓮芬）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九日〕

督宪鈞鑒：具聞剛、赵、何三星使至涿查办，并有至高碑店信，职道两次往謁，未来。遂將涑水滋事及官軍被攻、被襲情形，具稟直陈。拟

俟刚相至省，往見。楊軍已遵宪电，由涞赴保定。万一撫局有变，涞至省百五十里，仅二营孤在保隅，匪来索犯，攻城必战，餉子阻隔，势难久持，奈何！乞电示。

672. 中协(張士翰)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九日〕

督宪鈞鉴：保定沈守来署面称：“頃据蠡县章禀称，蠡县拳民現聚集多人，竟赴县勒借枪炮，并云，如不允，必当劫署、搶獄，务請迅拨弁兵往援”等語。卑职当以省防正值紧要，卑部弁兵俱已挑选妥协，专备緩急，未便分拨，以免誤事。遂即会商两司，暫請邢統領拨队馳赴弹压。适間接其复函云，該軍专系保护鐵路，且日內尚有調动之信，难以照拨。伏思該处既极吃紧，何能置諸不顾，是以仍由卑部拙拨馬兵三十名，令哨官魏殿元管帶，于今午起程前往。除飭查完竣迅速回營外，合先稟聞。

673. 楊統領(慕射)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九日〕辰刻到

督宪鈞鉴：霰电稟想察入。嘯赴保省，是否遵榮相电、向聶宪处进发？請示。效。

674. 苏撫鹿(傳霖)①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九日〕巳刻到

裕制台、廷藩台鉴：定兴紳士来电，罗令正鈞办理拳匪，力保危城，民心感戴，請留久署，免易生手。愚祈俯允，以保地方，而順輿情，合邑銘感，幸甚！霖。皓。

675. 江督(刘坤一)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九日〕未刻到

寿帅鉴：嘯电敬悉。現已会香帅电奏矣。坤。

① 江苏巡撫鹿传霖，字滋軒，直隶定兴县人。

676. 邢統領〔長春〕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九日〕申刻到

督憲鑒：巧電諒鑒。今早偵探，剛相于三更時由涿起程入都。拳匪愈聚，新城謝令日前往涿謁剛相，被匪扣，幸相力說未害，隨相入都。又謠言拳眾一半日扑涿水，等語。懇轉電聶軍門為叩。

677. 復鄂督〔張之洞〕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九日〕

香帥鑒：嘯電謹悉。昨接峴帥來電，正在繕折。敝處所奏與二公之意脗合。茲承電示，深佩鑒籌。尊處如能照此入告，以維大局，實所盼禱。京電現在不通，尊處電奏，即希電津，由敝處馬遞送京。

678. 復江督〔劉坤一〕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九日〕

峴帥鑒：皓電謹悉。京綫現在不通，尊處電奏，或電交敝處，馬遞送京。

679. 復兩司〔廷杰、廷雍〕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九日〕

巧電悉。邢、楊兩統領所帶五營，省城萬不可少；聶軍門現電調該五營來津，系因昨奉“全數調津、扼要分扎”之旨。尊處可徑達聶軍門商留，以固省防。

680. 致藩司〔廷杰〕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九日〕

鹿滋帥電留定興羅令，尊處如何辦理？希電復。

681. 復張道〔蓮芬〕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九日〕

巧、嘯兩電悉。前電商請，諒已達覽。彼既撫妥，即可帶營回津。

第二編 东 北

洋 事 記 冊

嵩 崑

編者案：是书系伯都訥（今吉林扶余县）副都統嵩崑，在光緒二十六、七年間与吉林將軍長順、署黑龙江將軍壽山等人往来的函电公牘底稿及原件，抄录或粘貼在旧式帳本上，名之曰《洋事記冊》。原书共八册，現藏北京圖書館。前四册为有关义和团及清軍与帝俄軍隊开战的文件；后四册多系嵩崑、長順諸人与帝俄侵略者的鐵路局关于木排的交涉文件。全书共有电报、函牘、咨文、稟帖、奏折、上諭、照会等六百余件，二十余万言。我們选录了其中較重要的部分。

嵩崑极力迎合清朝亲貴意旨，曾經主张利用义和团拆毀帝俄在东北修筑的鐵路，主张对俄开战。他在伯都訥城內也練起了义和团。壽山也是主战派。長順則是妥协派，不主张与俄国决裂。从这些材料里，我們可以看到东北地区义和团活动的情况，也可以看出一些大官僚如長順、增祺、壽山、嵩崑等人起初怎样利用义和团，后来又如何与俄軍勾結共同鎮压义和团，以及清軍对俄軍开战、清軍节节潰敗的种种情况。

1 为了便于查閱，我們給每个文件加了一个大体上能表現其內容的标题，并參照《嵩崑庚子辛丑日記》（原稿藏北京圖書館，本书316—322頁有选录）等书，尽量注出文件的收发日期。

吉林將軍長順^①致伯都訥副都統嵩崑^②函

〔光緒二十六年五月〕

书农仁兄都护麾下：

近畿不靖，軍务紧要；彼此信息，总宜灵通，尤宜机密。貴处无有己亥电本，仍觉不便，茲拟密碼一分寄上，所有往来电报，即祈照此譯达可也。外录晉都护黄令熾由奉来电二分，統布督覽，为望。专此。敬請助安不具。愚弟长順頓首。

以后来往电，請照此碼打，以十作七，余类推：

明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乙
密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乙 〇 九 八

盛京副都統晉昌致吉林將軍長順电 五月廿三日戌刻到

昨晚十一鐘敵軍偵探委員稟称：义和团与洋人接仗大小四次，互有损伤，洋人退至大沽一带，并未与我兵开仗等情，以聞。晉昌。

承德縣^③知縣黃熾报告英法軍据唐山大沽等情致吉林將軍長順电 五月廿四日午刻到

頃据探报：各国因董軍門与法国通事失和，法据大沽，英据唐山，与馬軍門开仗，势甚危急。又聞九国要挾四款：一、皇上亲政；二、要天下兵柄；三、要賦稅；四、杀董福祥。限五日回信。熾。漾。

伯都訥副都統嵩崑为印送劝諭旗人报国書致吉林將軍長順函
鶴汀仁兄將軍麾下：

韜鈴日裕，伟略筹边，引觴吉暉，以欣以頌。敬启者：月之廿六、

① 吉林將軍長順，字和亭，亦作鶴汀，滿洲正白旗人。

② 伯都訥副都統嵩崑，字书农，滿洲府紅旗人。伯都訥厅即今吉林扶余县。

③ 此承德县为盛京府治首县，即今沈阳。（不是在热河的承德府）

九等日，兩奉函電，敬悉津門夷情。又和拳一事或曉嵐先生所記之神拳兇耶？果能制伏犬羊，或天心國運之轉機。

現在官場習氣，牢不可破者“情”“賄”二字，不顧大局，因此諸事遷就，君子犯義，小人犯刑，以致不可收拾，外人敢生輕視之心。然以此次我軍得手，就怕洋人以財行事，當日粵省江鎮何嘗非貪財而坏耶！禍致蔓延天下如此。

弟自到任，每逢五、十進署，或因案借此發論，論各旗屬，總以報國為我旗人報本，固結人心，不可因情賄喪良，圖一時之小利，遺子孫無窮之報應。現鐵路小工，聞我旗人貪每日四百四十文洋去作工者不少；弟恐我旗人失其本心，均為夷人以利結誘，置朝廷于不顧也。今將所印之文呈閱，若省城我旗屬肯照刻分送，或稍為固結旗人報本之助耳。此請勛安。計附送四十張。

吉林將軍長順致伯都訥副都統嵩崑電

五月二十九日（日期據《嵩崑庚子辛丑日記》補）

伯都訥。嵩都護：頃奉子電：十九，又和團與洋戰；廿二、三，官兵與洋戰，皆大勝。壓洋船十餘，現掛白旗。俄請李相來說和。長印。

吉林將軍長順致伯都訥副都統嵩崑電 六月初二日

吉林來。嵩大人鑒：密。頃增帥^①電：奉旨：中外開衅，亟須厚兵力，分練義和團以資防守等因。三省須嚴備，如一处有事，他處就近擣虛分賊勢，較為得手，亟須密探。傳相電知，并妥保電綫等語。特聞。順。冬印。

嵩崑致長順電（六月初二日

鶴帥將軍鑒：兩奉密電，敬悉。保綫已飭知局員。崑。冬印。

① 盛京將軍增祺，字瑞堂，滿洲肅白旗人。

嵩崑派密探委員札〔六月初三日〕(日期据《嵩崑庚子辛丑日記》补)

为札知偵探密情事：

昨接將軍来电，江防南来北往，切須密探动作。該員等既奉本堂差委，务須耳目灵通，有聞即来本府面談，切勿声张。切切。此札。

右札偵探委員：伯都訥巡檢郭家树，五品頂戴藍翎領催烏林，八品笔帖式塔清阿，六品頂戴笔帖式寿山。

承德縣知縣黃熾(暄远)致吉林將軍長順电〔五月〕廿六日到

长帅鉴：細揣情形，先因团教启衅，各国兵来，刚、赵解和，官兵弹压，皆未能了；团又与各国战。或云董杀通事，致华兵与法兵亦开仗，究未得大沾勝負确信。聞合肥今日到榆关，大抵来解和，非勤王也。懺稟。

盛京將軍增祺致吉林將軍長順电〔五月〕二十七日到

长帅鉴：宙，密。敬电悉。俄前已由旅添兵親五艘赴津沽，續又拨兵前往。李相北来，聞今日到榆关，未知确否；得确信再聞。

盛京副都統晉昌致嵩崑电〔五月〕廿八酉刻(到)

昨偵探由关来报：十九，义和团与洋人战；二十二、三，官兵与洋人战，皆大胜。洋船坏十余只，現掛白旗。俄請李傅相来京說和，今准到关。

嵩崑致長順函 六月初二日戌时发

鶴汀仁兄大人閣下，敬启者：

屢接来函各电，并論有水路应防之語，敬悉一是。拳兵之举，事由天数，靜守待动，尽心而已。俄人每有小輪到訥，均系铁路办事之人；近日亦有非铁路之俄輪到訥，略停即往，不知何事。从前俄輪到

訥，必上木拌，以為輪船燒火必用之物；此事系木植公司周道委託巡檢郭家樹^①代辦。洋人每來，均到郭巡檢署內交談，因郭家樹通習俄語，該員與俄官暨兵弁人等相熟甚多，小有應酬，皆其自備。現防水路來往輪船，必須熟通俄語之人，若能將該員暫留新城數月，辦防水路，俄人船到，即令該員往探，作為周旋應上木拌各事，可偵其動作形迹。弟公心公事起見，俟此城水路防務罷論，再令其到教化之任。刻下正在用人之際，訥城無兵無餉，只能聽天由命，惟靠處正无私，上迓天心，庶保平安；若再無能通俄語者，必致話不相通，貽誤事機。本城旗署更屬無人，此節萬不可缺，最為第一要事。可否准行，速祈電示。是所拜禱。肅此。敬請勛安。即希惠照不備。

吉林將軍長順致嵩崑咨文

六月初五日准將軍長來咨內開：案准原杵河邊務俄官司美洛夫電請派兵保護各處俄商，且免河道船隻被人損壞等情前來。除電復并分別咨札外，相應各文咨會；為此合咨貴都護，請煩通飭所屬，務將境內俄商妥為保護，望切施行。須至咨者。

嵩崑記事 六月初五日

六月初五日，晚八點鐘，電局袁蔭園來談，沈電午刻已燬，不能傳信。

伯都訥副都統嵩崑保護俄人告示

為出示曉諭一體周知事：

于六月初五日准欽命吉林將軍長咨開：案准云云，施行等因。准此，除照會練軍統領六十一，并駐守訥城練隊署參領富亮等遵照保護外，合亟出示曉諭。為此示仰訥境軍民人等知悉：清俄同洲之國，唇

^① 分防伯都訥新城（今吉林扶余縣）巡檢郭家樹，字維周，順天府宛平縣人。

齒之邦，万无失和之事，理應顧全邦交，彼此和好，相待從優，力加保護，慎勿妄生猜疑；倘有齟齬小節，切須稟明官長經理，勿得自行生事。切切特示。計出示十五張。六月初六日示。

嵩崑記事〔六月〕初七日

初七日塔清阿來稟：陶驛初三日夜由火車來俄兵六十餘名，馬六十餘匹；初四日夜來馬兵一百名，步隊一百名；均由玻璃乘輪，至濱上火車來，向南往訖。俄以困民懼怕，余無事。

嵩崑致長順電〔六月〕初八日

鶴帥將軍鑒：駐訥五十隊，六統領已調去，無人守城；若挑兵丹守城，每日口糧應動何款？急不可緩，速電示。〔崑〕。齊印。

嵩崑致長順咨文〔六月〕

為飛行咨請事：今據駐守訥城訥起練軍二扎蘭、署參領富亮回稱，奉其該管札調，馳往下站駐巡、听調，等語。弟現當防務吃緊，敵訥欲挑官兵，保守地面，乃項无所出，械无所備，致使束手无策。齊電尙未示下，兵貴神速，然亦不敢坐視。本副都統因中外兵事，紛紛議論，生業不安；今將守城練軍開拔別處，不惟无兵护城，必致人心慌慌，倘或土匪乘隙萌亂，害及地面，关系尤重。訥城駐守，保護城池乃第一要務。今本副都統首先倡捐廉俸，招兵丹步隊五十名，暫為守城之举，此乃燃眉一時之策，不能持久，究應如何布置，速即示下，以便遵辦。相應由六百里飛行咨請將軍衙門鑒核，速即示復施行。須至咨者。

嵩崑為籌辦餉械致長順函〔六月〕

鶴汀仁兄將軍麾下：

助隆豹略，智展龍韜，翹僑鈞暉，曷勝頌私。敬啟者：弟自奉命忝權訥篆以來，務以兵勢鎮守地方為要，乃每睹軍械餉項皆亏，日夜焦

思，無計可湊。前經几欲牋請添練兵丹，製造利械；委以時勢多艱，籌餉不易；兼我將軍終日為國為民，更屬多勞，故未敢煩請台奪指南。然弟之專閫一方，尋常防守一切，尚可設法顧全，亦未敢稍涉大意。但訥郡城固不堅，無項可修，前經函知在案；而額設練軍，向扎下站，城中並無練就成軍，一遇吃緊，雖有制兵可挑，餉項無出，束手坐視。其庫存銀錢，統系正供，絲毫不可擅動；兼應用軍械無多，又非當時之利器；此情此節，早在洞鑒之中矣。弟每驗軍器無□，只望之一嘆。滿擬力加整頓，實無良策。至於今年春夏，土工由訥經過者不下數萬之多，只可率屬量力彈壓，聽天守命，幸地面鎮靜，未致生事，弟之幸甚，地方亦幸也。

惟時下防務緊要，弟訥境下站各鎮，皆有駐隊，其由長春嶺北江起，至訥城北三岔河一帶，百余里之遙，系通三姓，各船往來，是訥江空虛之要地，前已繪圖貼說，若不撥隊防守，難免奸宄乘勢窺擾。弟現倡捐廉俸，督飭屬員挑練官兵，保守城池，彈壓地面，不過護其燃眉，終屬無濟于事。乃餉械兩宗，系防守要件，弟處實難操備，不得不仰懇將軍軫念下邑孤懸，究應如何籌辦餉械，由弟處挑練精強官兵，固保地面，均請鈞裁，速示遵辦，是為至禱。切盼。肅肅蕪械，敬請勛安，維希鑒照不庄。

長順復嵩崑電〔六月〕初八日

嵩都護鑒：齊電悉。守城兵糧，不拘何款，先行動用，俟省籌的款，再行撥補。順。庚印。

嵩崑復長順電〔六月〕初九日

鶴帥將軍鑒：庚電敬悉。遵辦撙節動用。崑。佳印。

長順复嵩崑电〔六月〕初十日

嵩都护鉴：咨函并悉。兵事在即，貴处速挑兵丹五百同訓練，無論何項正款，撙节动用。其富亮二黎兰，仍留守城，毋庸調往下站。順。蒸。

長順致嵩崑电〔六月〕初十日

嵩都护鉴：密。奉天电：奉旨聯絡拳民，無論何国，皆应痛击。敵处已开仗，拳民得力，俄退出辽阳界外，势已决裂，速进兵截賊路，定計攻城等語。吉省尚未奉旨，只可严备战事。順。蒸。

嵩崑复長順电〔六月〕初十日

鶴帥將軍鉴：蒸电敬照办，五百已挑齐，械不足，已行文省領。崑。蒸印。

嵩崑致長順、吉林副都統成勳①函

〔六月十三日〕（日期据《嵩崑庚子辛丑日記》补）

鶴帥將軍仁兄二位大人麾下：
建甫都护二弟

至契不套。六月十二日未刻到来会咨告示，并已代标交行矣。有省城差遣委員等給弟来信。查其信中事理，均系应行知榆树厅②厅官张渭③之信。况来信內称：官与民其势隔，董劝或难为功，不若民与民其情亲，开导較易为力。仍希执事邀集紳耆乡地，将此中委曲諄諄誥誡，無論当地土著、外来拳民，务使家喻戶曉等語。均系交同知之言。副都統乃旗务之員，自奏明改章后，民事均归同知，与民相亲，均系同知，乡約紳董，均与同知来往，可以传到衙門，家喻戶曉；副都統向来呼应不灵。此信似应速行同知。

① 吉林副都統成勳，字建甫，汉軍正黄旗人。

② 榆树厅即今吉林榆树县。当时伯都訥厅撫民同知駐此。

③ 伯都訥厅撫民同知张渭，字小川。

再，訥城來往土工，現在尚有來往者，內中有無義〔和〕團，屢次偵探，不能知悉形迹，更无从喻，天將興之，誰能防之。該員等均我吉省委員，祈吾兄諭知該員，各有專責，務須鎮定。再該員等交來兄與成二弟之告示，令弟標硃，弟已代為當硃筆差吾兄二位標發矣。況前六月初五日我兄來電咨，有通飭各屬，道路船支俄商妥為保護；六月初六日已奉兄、弟台二位來咨出示許久矣。前魚電故曰：“鶴帥將軍鑒：魚電悉。保護事，已出示各處。崑印。魚。”想將軍已見此電矣。兄台來文電，无不遵辦，兵貴神速，有問必答，奉文必辦，吃緊之際，事不可緩；已辦過七日之事，該委員或未聞耶！今將該員等原信呈閱。誥誡紳董，乃地方親民同知之責；飭該員等速行張渭奉辦。拳民，聞得寬城有來者，隨土工往還之說，然不能分辨。若不早為行知地方親近紳董之官，將來貽誤，關係匪淺！

敬再啟者：函示奉省各節，統悉一是。近有由奉省抵訥之大車來云，拳民長春府最多，住財神廟。據稱：統宇宙內約計拳兵共有八萬八千多名，奉勅下界，每遇敵人開炮，隨聲即至面前，此所以放槍炮不過火之由來也。無論何地若應有劫數，壇主必先知之，拳兵隨念即至；此舉關係甚重，并非僅在內地將洋人教民趕出已也。昨查訥城教堂，陸續均已逃淨，刻下僅有二老人在堂看守；亦有畏懼拳民猝至，教民必遭殺戮，即請神碼張貼、反教者有之。然居心叵測，素行不忠不孝者，亦必遭報，此乃規過遷善之一大劫數。如地方忽有賊至，尚有紅燈照暗中保護，亦能援救。所聞若此，想我兄省垣所聞必詳于此也。

又接來函，云及何發一案，已派營傳案。足見吾兄慈惠及民，有惡必懲，曷勝欽佩。誠恐趙大麻子聞風遠颺矣。

勸旗箴文，措詞淺鮮，專為旗兵旗戶而言；吾兄亦傳散勸辦，甚為感謝。再郭家樹暫留訥城，已蒙允准，弟即札委充承辦交涉處偵探等事委員，刻又委辦民團事宜；緣該員與本地民情均甚熟習，不致臨事掣肘。

昨接卜奎^①來函，尙稱安謐。鐵路現入呼倫貝爾首站，俄人与眉峯兄已派員會勘，不知妥否。

保護路各示，早經出示，系六月初五日奉到來文，當即繕發告示云云：“為此示仰訥境軍民人等知悉：清俄同洲之國，唇齒之邦，萬無失和之事，應顧全邦交，彼此和好，相待從優，力加保護，慎勿妄生猜疑。倘有齟齬小節，切須稟明官長經理，勿得自行生事。切切特示。計出示十五張，六月初六日示。”旋即電達云：“鶴帥將軍鑒：魚電悉。保護事，已出示各處。崑印。魚。”

敬又啟者：捧讀來示，萬壽加級謝恩折件，既蒙聯銜匯奏，叨費清神，心感之至。

又啟：再，訥城之南北兩渡口，已飭知該管渡口委員，每夜均將船支把撐槁等，繫收船房，南則船停北岸船房，北則停至南岸，以防外人偷渡。遇夜十分緊急公文，以威呼小船二三人接送。白晝眼明，斟酌辦理極妙。兩渡派營，不時前往巡查。署中銀械二庫，均更夫巡兵查看；城外火礮，夜晝亦不時前往查考，巡守之兵，不准懈怠。

長順致嵩崑函（六月十三日到）（日期據《嵩崑日記》補）

書衣仁兄大人閣下：

前具各函，諒邀青睞。頃間，三奉華章，敬聆一是，就維福祿增祥，至以為頌。承示各節，足見老謀深算，并慮及我軍得手，恐洋人以財行事，尤為不易之論。寄來箴文，允宜照辦。巡檢郭家樹，既閣下知其通曉俄語，自應暫留訥城。至于萬壽謝恩折件，向系將軍會同五城副都統聯銜匯奏，現已由弟照章代辦，即可不必專折。

昨接奉天來電云：“敝省拳民甚多，初四日將俄鐵路公司、教堂、醫院一律燒燬，民氣益甚，各國斷不甘心，兵來可阻則阻，不可阻則相機辦理，望貴省一併探阻”等語。奉省既已如此，吉省尤宜先事預防。惟最可慮者，俄人在吉所修鐵路，萬一被愚民損壞，必致中俄失和；倘

① 卜奎，亦作卜魁，布枯，為齊齊哈爾別名。（卜奎在齊齊哈爾之西二十里，嫩江西岸，為清初屯軍防俄之地。康熙三十八年黑龍江將軍移駐齊齊哈爾。）

俄人鐵路停工，則作工者十數萬人無從得食，其為患當不僅伯都一城已也。尙乞格外留神，預為防范，則幸甚矣。肅此布復，敬請勛安，統希愛照不宣。愚弟長順頓首。

署黑龍江將軍壽山^①致長順電〔六月〕十八日

吉、長帥鑒：愛電：今日未刻，俄輪載兵南下，我軍阻止，俄迎敵，登岸，槍炮并施，我軍奮勇爭先，極力敵御，並將輪船擊沉，登岸之兵，除陣斃及拿獲外，余俱投水，全獲大勝等語。合亟電達，并轉奉天。俄人既受此創，決不甘心；務乞嚴飭各隊，一律嚴防。哈爾濱如可合攻，迅速電示，為懇。山。巧酉印。

吉林將軍衙門為轉錄長順六月初十日奏折致伯都訥副都統衙門咨文〔六月〕

將軍衙門為咨行事：

兵司案呈：本年六月初十日日本將軍恭折馳奏，為吉林兵單餉絀，勢甚危急，又和拳猝難練成，擬請由部撥餉，并就地湊撥公款，添練二十營，以資防剿，恭折馳陳，仰祈聖鑒事：竊本年六月初二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奉上諭：“現在中外開衅，亟須厚集兵團，以期得力。東三省近年添練各營，頗著成效。著增祺、長順、壽山將各營隊伍速行料理，听候調撥。并〔著各〕就地方情形，分練義和民團，以資戡守。將此由六百里加緊各諭令知之。欽此。”同日又奉上諭：“現在中外開衅，業經諭令各督撫將軍，分飭各營旗，將旧有槍炮刀矛各種軍械，趕緊整理，并添造子藥配帶等件，以備民團領用。毋稍遲誤。將此由六百里加緊諭令知之。欽此。”遵旨寄信前來。跪聆之余，仰見聖謨廣運，燭照几先，曷勝欽佩。

此次畿南拳教滋事，吉林以電綫久絕，得信較遲。迨聞京津危急，即擬飛調邊軍，星馳入衛。不料探報續來，見聞各異。有〔謂〕各

^① 署黑龍江將軍壽山，字眉峯，漢軍正白旗人。

国环攻，大沽失守，京师戒严者；有謂兵拳合剿，毙洋兵万余名，坏洋船十余只，大沽克复者；又有謂各国合謀，俄未与聞其事者。传说不一，莫定真偽。而〔俄之合〕謀与否，亦終未得确信。前数日迭接帮办英联由琿春来电，俄在边界整队，战形已露。現已修挖长壕，严陣以待。又据海参崴商务委員李家鳌电，探聞俄〔发兵六千，駛輪至旅順、大沽。其欧俄喀山各省，东发〕三十二营，或由恰克图，或由尼布楚，或由爱琿、齐齐哈尔，分道入都并滿洲地方。又署黑龙江〔將軍〕寿山电，据呼兰报，俄兵二千余名，先后晝夜到吉省哈尔滨。据爱琿报，黑河添兵七万各等語。昨今两日，准盛京將軍增祺电知，辽阳鐵路桥梁被烧，省中教堂、医院、鐵路公司俱被燒燬，勢不可遏。并囑：俄来，可阻則阻；不可阻，相机办理。又据探报，辽阳来俄兵二千，不至开仗。而署盛京副都統晉昌又有战事不远之电。此皆近日各处偵报之俄情也。

以各边情形論之，琿春至省，道远难行，哈尔滨水陆通衢，已在吉林腹地。故俄与〔于〕琿春行明修栈道之謀，于哈尔滨效暗渡陈仓之智。以奉天情形論之，金、旅已成割据之形，辽、海亦有寇深之患。蹲虎狼于阶陛，又从而狎玩之，未有不遭噬者。故俄不动則已，动則奉天〔之〕辽阳，吉林之哈尔滨，最为吃紧。若琿春、爱琿之动静，无非牵制我师，分我兵力者也。当时风聞津沽英法有事，恐俄亦觀衅而动，即通飭各旗各属，精选制兵以备守御，多練民团以資保卫；又与增祺、寿山彼此电商三省聯絡之法，以期互相援应。

今俄情若是，战事即在目前，自应遵旨，厚集兵团并分練义和民团，以資战守。独是吉林于义和拳风气未开，昨始覓一二拳师，考驗技艺，未見十分神奇，想系艺精之人尚在直隶、山东两省，无暇来此。若由关内罗致，为期尚远。是拳民可恃而未可深恃者也。即以东三省兵力而論：奉天于練軍三十营外，复練仁育两軍二十营，兴京練軍二营；黑龙江于鎮边軍十八营外，复新練防軍十八营。独吉林于原有靖边防軍十八营三哨，分布三边外，其余原有練軍三千余人，专为捕

盜而設，近甫添新軍五營，專為保護鐵路而設，四处散扎，并無一整齊可調之大枝勁旅。本擬將五路各軍，抽調歸并，來省親督訓練。現在琿春屢電告急，哈爾濱又為冲要之地，不得不將各路歸并，分為兩枝，防守邊境。省城可征調者，盡止親軍三營，是兵力難恃，而竟一無足恃也。當此變起倉猝，肘腋禍生，安危之機，決于俄頃，非速添練重兵，實無以御強敵而固我圉。現在就地籌款，于兵丹丁壯內，挑練二千五百名，專為守城之用。擬請再招募二十營，分為獵戶四營、炮隊一營、步隊十五營。凡能練義和拳者，悉募入伍。一切營制餉章，悉照防軍十成章程辦理。所需餉項，相應請旨飭下戶部，無論如何為難，籌撥餉銀四十萬兩，暫濟目前之急。其不敷之款，即由〔奴才〕于本省解部各款及留支公款內截留，提撥動用，覈實報銷。事系全省得失，邊防安危，〔奴才〕現已选派統領營官，分投招募，隨時發給小口糧，先行起練，俾迅速成軍，庶免臨時不及措手。吁求聖慈，俯〔念〕地萬分戒嚴，特准所請，以全大局。

除咨部查照外，理合恭折，由驛馳奏，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編者按：此折亦見《義和團檔案史料》上冊，二五〇——二五二頁）等因。除俟奉到硃批再行恭錄咨報外，合先照抄原折呈請咨行伯都訥副都統衙門查照可也。須至咨者。

嵩崑為拿獲教民致長順函

〔六月二十日〕（日期系據《嵩崑庚子辛丑日記》估算）

鶴汀仁兄將軍麾下：

效電敬悉。長春與俄接仗，軍務戒嚴，俄之弊端，從此起矣。前向我省力言保護鐵路為詞，入我腹心之地，我等告示諭知小民，亦以鐵路應護，尽情盡禮。適閱電示，該俄夷竟將彈壓土工之隊開仗，出乎反乎，非情非理，似此看來，該俄匪包藏禍心，焉能不遭天誅耶！現在訥城雖安，恐其教民生變，槍械子藥不敷需用。我兄將軍所撥之水師營叶元庆仍然未到，西隆阿所領之軍火亦未到訥；弟十分焦灼。幸

有义和团，由弟請教二童子，于十九日神师发言：訥城天主堂已聚百余人，預作內应之变。二十日辰时，义和拳二童子指拿时，时刻稍悞，逃者甚多，仅拿教匪二十三名，妇女八名，房屋未烧。所获男妇，交弟羈禁；若有不測之音，即行杀戮，以清內患。弟思訥城兵单械少，不倚[依]拳童所言，恐遭其害，于是暫行羈禁，敬候仁兄定夺。应如何示办之处，望祈速为指示，以便遵办。

再，訥城巡检郭家树，向各鋪商等詳議守助，各商均乐从，自做号衣，亦有器械，然不能足数，統共練齐三百人，均年力精壯，頗可守城之用，官不費分文，均系自备。弟又給尔等手諭奖励，以安其心。并以奉聞。恭候回玉。即請助安。

長順因俄軍入境亟須备战致嵩崑电〔六月〕二十日

嵩都护鉴：长春电：十日，俄兵大队由西入府境，沿途杀人烧房，擄掠妇女。阮营官带兵往阻，不料俄兵由后抄来，我兵伤亡甚多；請派队助剿。又寿帅电：十八，爱琿有俄兵輪載兵南下，我軍阻止，俄迎敌登岸，枪炮齐施，我軍极力抵御，将俄輪沉击，并陣毙登岸俄兵，余俱投水，大获全胜各等語。俄既前来寻衅，且各处調兵，其心叵測，决非来此保铁路；亟应严防，遇有俄兵，即应迎头堵剿，若空处竄入，則跟踪回击。势将决裂，乞筹备战事为要。順。 弼。

嵩崑为請兵往攻俄軍、并助南蒙古公致長順电〔六月〕二十一日

鶴帥將軍鉴：有洋人四名，在富康屯有木牌，探聞上有子母，往上連四十多牌，恐为寬城接应。又南蒙古公来文，請兵前往防剿。訥城軍火仍未到，守城兵不敢动。將軍速派兵攻木牌、助南公处为要。馬。崑印。

嵩崑为探詢俄軍从何而至致□敬之函

〔六月二十一日〕（日期据《嵩崑庚子辛丑日記》估算）

敬之仁兄大人閣下：

頃聞貴处俄兵肆扰，拒伤官兵甚多，弟聞之下不胜憤悶。正在渤

函詢候間，兩接將軍來電，江省已竟開仗，務宜嚴備兵事。弟思俄之和局決裂如此，貴處俄情必系實在。弟已料理整兵御抵之計，先行布聞。若有惠函，務宜草書，幸勿客气，是為至禱。專此，敬請升安，唯希朗照不備。

正在封函間，適接卜奎來電：愛琿與俄接戰，打沉輪船二只，登岸俄兵悉數殲盡，大獲全勝。並以奉聞。弟又啟。

再啟者：貴處俄兵攪境，究系從何而至？是否俱是洋人，抑或教匪摻雜？望祈詳為示知。弟又啟。

伯都訥副都統衙門為請求派兵截攻俄軍、保護南蒙古公、堵御長春教匪致吉林將軍衙門咨文〔六月〕

為飛行咨請，刻即撥隊事：

茲准南郭爾羅斯公奇莫特色普爾告急蒙文咨開：“於本月二十日戌時，據所屬寬城子租子桓稟稱：‘奉天官兵又合〔和〕團并力與千余名洋人及耶蘇、天主各匪打仗，至長春府西界，經吉林防守之阮營官，帶隊在長屬白龍駒東南平頂山地方，堵剿俄人，阮營官陣亡，傷兵百余名’等情，前來。詳查俄人與天主〔教〕等聚邀千余人，而奉天、長春等處官軍未能打勝，甚屬可驚。攸關國家大事，自應飛咨鄰封，合力堵擊，以救民難，於國出力，方合事體，相應飛咨貴都護衙門查照文內事理，揀派官兵，將此等逆俄悉數剿滅，以安地面，施行”等因。准此。

第訥城六百五十名兵，器械又不全，教匪又有蠢動之信，探聞教民欲仍照長春，猝然而起，是以二十一夜嚴防徹夜，幸教民知有防備，未敢舉動。昨聞奉天逃竄流入長春，長春再竄流入訥境。若任其詭計，若不早截江，是明知其詭計而不速咨將軍設施攻剿，本副都統天良何在。守城之兵萬不可動，尚且不足堅守，南北兩渡雖禁往來，昨接水師一哨之文，僅在五棵樹地方，離訥二百余里，呼應不靈，不過虛應故事而已。雖逢吉林大劫，天命所在，應盡人事所能為。卽以江橫

木排之法，接应往来，乃用兵神技，若不早为攻断，必至全省受制，他日悔之晚矣。相应由六百里飞行咨請將軍鉴核。姑念訥郡孤悬兵单，不能再为分調保护郭尔罗斯地面。截江木排，乃洋人接济长春府洋人教匪軍火之用，长春洋人若败，则为过江桥梁，胜则过江抄我防堵各軍之后，此用兵一定不移之法。速即拨队截攻木排，星夜来訥扼要駐扎，保护南公，堵御长春教匪，以防不虞，而保生命。切盼望速施行。須至咨者。

嵩崑致長順电〔六月〕二十二日

鶴帥鉴：长春兵不利，江以北过空，众多木排在訥界，横江接应，非四五千兵不能扼要；倘有疏失，关系非浅，必受敌害。速复。〔崑〕印。养。

長順致嵩崑电〔六月〕二十一日

嵩都护鉴：馬电悉。富康屯在何处？其四十多木牌均有子母否？有洋人否？希飭探确，电示。順。馬。

嵩崑复長順电〔六月〕二十二日

鶴帥鉴：昨馬电富康屯在社哩站西八里。洋人四名要攔南岸，往上之排，仍見有洋人。排上聞有子母，已派人往探。南公請兵防剿，应速派兵接应，为要。〔崑〕印。养。

嵩崑为俄軍盤据南城子致長順电〔六月〕二十二日

鶴帥鉴：密。探报：陶站十九日由旅順来洋馬队二百余名，輪渡盘踞南城子地方，距陶站八里；照旧火車来往，无队阻止，实为大患。〔崑〕印。养。

嵩崑为請派兵会攻陶賴昭站俄軍致長順电〔六月〕二十三日

鶴帥鉴：密。前电富康屯洋人木排，由巡江防探拿到洋人首級二顆，

果系木排好細，得槍三杆，子母三盒。陶站尚有洋馬隊二百余名，即請派撥邊門駐扎依營總、長春嶺扎守巴營總，可否帶馬隊兩路馳往陶賴昭站，與訥分頭堵剿，勿再緩。祈速復。崑印。梗。

嵩崑為催促西隆阿^①速將軍火運訥致長順電（六月）二十三日
鶴帥鑒：西隆阿解軍火未到。在省否？祈催速來。崑。梗印。

嵩崑為請派兵會剿陶賴昭俄軍致榆樹廳張渭函

小川仁兄大人閣下：密啟者：

前接將軍來電，與俄和局已竟決裂，務宜嚴行堵緝。現據探，訥境陶驛由旅順來俄馬兵二百余名，在彼盤踞；弟已電請將軍派隊兜剿。惟思陶驛與貴處較近，可速派隊前往，合力剿滅，以除此患。專此，草函。敬請升安，唯希大照不庄。

清政府派吉林副都統成勳、伯都訥副都統嵩崑充義和團練大臣之上諭

（按《義和團檔案史料》上冊四〇二頁長順折中曾轉引此上諭。）

六月二十三日午初，接到軍機大臣字寄吉林將軍長、署黑龍江將軍壽、吉林副都統成、伯都訥副都統嵩。光緒二十六年六月十六日奉上諭：“吉林、黑龍江地方緊要，尤為俄人兵食來路，亟應扼守嚴防，以御要衝。該省營勇僅數分布，勢宜借團民以為之助，方足以厚兵力。著派吉林副都統成勳、伯都訥副都統嵩崑充義和團練大臣，會同長順，招集團民，認真操練，妥籌辦理。黑龍江義和團民應否酌派團練大臣統帶，并著壽山就該省情形一律籌辦，以固邊防。是為至要。將此由六百里加緊各諭令知之。欽此。”遵旨寄信前來。

^① 西隆阿，伯都訥副都統。

嵩崑致長順電〔六月〕二十三日

鶴帥鑒：今午炮船抵訥。頃接西隆阿稟稱：軍械子藥不日可到。〔嵩〕。梗印。又同日奉到廷寄，派崑充義和團練大臣。欽此。謹達。

長順為通知叶元庆駐扎伯都訥致嵩崑電〔六月〕十六日

嵩都護鑒：三姓水師營諒已到訥。請轉飭管帶叶元庆，即在訥駐扎，守江守城；听候麾下調撥。〔長〕。銑印。

嵩崑被派充義和團練大臣后之謝恩折

〔七月初七日〕（日期据《嵩崑庚子辛丑日記》补）

奏為叩謝天恩，仰祈聖鑒事：

竊奴才于光緒廿六年六月廿三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吉林將軍長、署黑龍江將軍壽山、吉林副都統成、伯都訥副都統嵩，于光緒廿六年六月十六日奉上諭：‘〔吉林〕黑龍江地方緊要，尤為俄人兵食來路，亟應扼守嚴防，以御要衝。該省營勇僅敷分布，勢宜借團民以為之助，方足以厚兵力。著派吉林副都統成〔勳〕，伯都訥副都統嵩〔崑〕充義和團練大臣，會同長〔順〕，招集團民，認真操練，妥籌辦理。黑龍江義和團民應否酌派團練大臣統帶，〔并〕著壽〔山〕就該省情形一律籌辦，以固邊防。是為至要。將此由六百里加緊各諭令知之。欽此。’遵旨寄信前來。”奴才跪聆之下，仰見我皇上睿周詳，御侮防患之至意。當即恭設香案，望闕叩頭謝恩。

伏念奴才渥荷陶鑄，深愧涓埃未報。乃訥地當冲要，正值俄人窺擾，籌備兵团，不時操練，晝夜巡防之際，適蒙欽命派充義和團練大臣。奴才遵即會同將軍長〔順〕，招集團民，認真操練。除將堵剿俄人、拆毀鐵路大概情形，另折奏聞外；刻下軍書旁午，城中尚賴安堵，以慰宸廑。奴才受恩深重，知識庸愚，惟有矢勤矢慎，益加奮勉，以效犬馬之勞，以期仰答高厚于万一。所有奴才感激下忱，理合恭折叩謝

天恩，伏乞圣鑒。謹奏。

嵩崑为招募拳民、拆毀鐵路暨嚴办江防折

〔七月初七日〕（日期据《嵩崑庚子辛丑日記》补）

奏为遵旨招募拳民，拆毀鐵路，暨严办江防各节，恭折具陈，仰祈圣鑒事：

窃查俄人創修鐵路，竭力經營，一旦失和，不能不开战事。奴才鎮守伯都訥，地居东三省之中，水陆交通，幅員辽闊，既无山林险要可守，复与鐵路各站匪遙。再四思維，非招練兵丹，不足以資保御。是以奴才先自捐廉招募步队五十名，又与吉林將軍長順函商，由訥兵丹內挑練步队六百名、馬队五十名，并指調練軍兩營，暨水师炮船二支，在訥水陆严防；此办理防务之实在情形也。于六月廿三日奉到旨派义和团練大臣。欽此。遵即招募拳民四十余名，朝夕教練，以备御敌用。于是日奉上諭，飭令仿照义和团办法，先拆其鐵路等因。欽此。当即晓諭，不禁土夫拆毀鐵路；并出示严禁所屬牲畜、米面等物，不准运出接济俄人兵食；此遵旨招募拳民、拆毀鐵路之大概情形也。

查伯都訥地方，南、北、西三面均系蒙界，三四〔面〕为曠野，无隘可守；倘俄人犯境，关系匪輕。訥城械鈍兵单，实难布置，虽經長〔順〕拨有枪械，俱系抬枪洋炮，万不如洋械鋒利。事处万难，日夜焦思，毫无把握；惟有竭尽愚誠，見机而作，是即□之所克尽厥职者也。謹将严办江防、招募拳民、拆毀鐵路各緣由，理合恭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鑒。謹奏。

長順为調兵助攻陶賴昭致嵩崑电〔六月〕二十四日

伯都〔訥〕。嵩都护鑒：密。梗电悉。依巴兩營总，請就近札調。現已飭駐扎長春之常貴一營，前往陶站助剿。知塔境危急，此間无队可以拨援；奈何！順。敬印。

長順為用柳筐中填碎石、沉諸江底、阻止俄輪事致嵩崑咨文

〔六月〕

長帥為飛咨事：光緒〔二十六年六月〕廿一日亥刻，准黑龍江奉帥電開：三姓攔江關水中巨石，去歲冬俄人凿冰裹去，拉哈蘇又俄人据住，瓦里和屯我亦无兵，急應設法攔阻。已飭东路，会同三姓防營制兵，及貴省水師，或用笨船或用柳條編筐，中填碎石，沉之江底，如河工辦法，總以輪船不能往來為度。懇即飛飭照辦。同日刻又准電開：十八黑河開仗，當即電達。旋據洋報：撻死俄郎俄統領各一員，兵二十余名。十九、二十迭戰，因電綫阻，六百里飛咨。緣十九日卯刻，俄以六百馬隊、大炮八尊，排列卡路山；正在對敵，忽由江開鉄甲輪三只，拖帶六只，我急開炮，僅击毀頭只，余船下駛去訖。午刻俄又出隊數千，加炮二尊，子彈如雨。幸恆統領早挖深濠，崇統領緊對海蘭泡裹击，戰至戌刻，彼此收隊。確探：俄兵在岸上死傷者百余名，在船者不知確數，我軍陣亡二名，受傷九名。二十日，俄伏兵不動，暗于沿江挖濠。崇統領描准俄兵聚處開炮，幸未虛發，傷俄兵及房屋不少。現俄仍伏，亟宜嚴防，并飭穩戰，切勿貪功。惟下游最空，深恐登岸抄击；且哈爾濱心腹大患。頃據呼蘭電：一面坡等處，火車暢行，俄兵絡繹不絕。敵處業已如此，萬難挽回。乞垂念，速飭進攻，各等因。准〔此〕。

查江省與俄迭戰迭勝，勢已決裂，俄人不得逼于江省，難保不窺擾吉林，自應嚴备战守，絕其來路。查貴處江道，或相距甚近，或處處可通，載石沉江，使俄輪難以行駛，洵為要着。除密飭拆毀一面坡鉄路電綫，并調集重兵馳赴哈爾濱，会同江兵相機進攻，暨分別咨電外，相應各文由六百里加緊飛咨。為此合咨貴副都統，請煩查照，希即轉飭所屬，或備笨船，或置柳筐，裝載碎石，沉諸江底，令俄輪不能行駛；一面飭令各隊嚴加防守，幸勿延緩。望速施行。須至咨者。

嵩崑为助攻陶賴昭等事复長順电〔六月〕二十四日

鶴帥鑒：敬电悉。旨奉到，与將軍、成都护会同办理。敝处附近鉄道，已派队前往，諭知民間分段拆毀，陶驛俄馬兵，已遵电派巴营总、依营总，并到訥炮船守城队永志等，前往攻剿訖。再釋旨断絕俄人粮食牲畜，崑已遵旨发告示矣。崑印。敬。

長順为令教民反教等事致嵩崑电〔六月〕二十四日

伯都訥。嵩都护鑒：密函敬悉。前因姓（按指三姓，即依兰）防吃紧，已将水师留姓矣。西隆阿所領軍火，系十九起身，此时諒可解到。所获教匪过多，尽杀之亦觉不忍。請提訊該教匪等，如愿反教者，免其不死，然仍須拳童請神代决准否。倘不愿反教及神不准反教者，則是甘心从逆，杀之亦不为枉。順。敬。

長順为嵩崑奉旨派充义和团練大臣致嵩崑之賀电

〔六月〕二十四日

〔伯都〕訥。嵩都护鑒：日前奉旨，以麾下与成都护为义和团練大臣，会同敝处办理，欣慰无量。先由电賀喜，容再函賀。惟恭釋旨意，系指通省而言，应如何会合〔同〕办理，务希酌示，再与成都护商办。貴处附近如有行輪鉄道，乞密派人間段拆毀为要。順。敬印。

嵩崑为催促速拆陶賴昭至哈尔滨鉄路等事复長順函

〔七月初七日〕（日期据《嵩崑庚子辛丑日記》推算）

鶴汀仁兄將軍麾下：

适接来文內称，黑龙江寿眉峯之电与俄屡次开仗各情，均为一面坡鉄路水路之故，甚不得力。来文方拆一面坡鉄路电綫，办理极妙。惟自哈尔滨至陶賴昭之路，务速飭边練两軍速即拆燬为至要；不然俄人入吉界长驅而来也，切勿再緩。江中木排之路，弟已攻断矣。訥地均

沙，并无拳石。弟已于西拉河地方，安置拦江大鉄索，严办已約可无虞。此請升安。

嵩崑为請派兵拆毁鉄路等事复吉林新陈边練各軍总統、金州副都統明順^① 函（七月初二日）（日期据《嵩崑庚子辛丑日記》补）

遙睽英暉，时深葭溯。頃承鱗函，借慰鷗思。敬維月川仁兄大人祥征虎旅，智展龙韜，引詹駿烈，曷胜驤騰。弟自忝任伯都（訥）以来，諸务尙称敕适。惟閱庫存軍械，每深焦灼，值此軍务吃紧之时，遇事諸多棘手。幸賴前經报請枪械五百件，不日可到，借此办理稍有就緒耳。弟几接电咨，江省与俄已竟失和，屢經接仗；我吉省仍任其鉄路往来，以致长春失机，弟殊不解其意。日昨探报：訥境陶驛，有俄馬兵二百余名在彼盘踞；电請將軍派队攻剿，未見复音。加以訥屬教匪，已被团民拿获，交弟看押，亦經函电請示將軍定夺，至今亦未奉复。幸江路俄人拖連木排，意在扼要接济，弟已剿除。若留鉄路，任其进兵，内患实深紧要。

昨接公牋，欣悉吾兄总統吉林新陈边練各軍。閱悉之下，曷胜欣慰。想我仁兄威名素著，老于戎行，自必除此俄氛矣。正在封函馳賀間，适接廷寄，派长帅、成都护、寿帅与弟为义和团練大臣，并断絕俄之粮米牲畜。弟欽遵之下，已竟出示訥境，不准商人私行販卖。且虑者：陶驛至哈尔滨鉄路电綫，未經拆燬，倘若俄人由此长驅入京，則吉省之咎戾誰尙复何辞。兄弟奉旨专差之件，不可稍緩；亦經报請將軍速派边練各軍，速即拆毁此段鉄路，絕其来路。我兄既权統制，应即速行，是为至要。仍望不弃葑菲，时惠八行，以广見聞。专此（敬）賀荣禧，祇請勛安不庄。

^① 吉林新陈边練各軍总統、金州副都統明順，字月川，滿洲正白旗人。

嵩崑致長順、成勳賀函〔六月〕

鶴汀仁兄將軍大人麾下：
建甫二弟都護

昨奉上諭，欣悉榮膺寵命，晉為義和團練大臣。敬維望隆中外，績著邊封；久能上契宸衷，何愧特邀恩簡。以弟樗櫟庸材，乃亦幸附驥尾，渥荷龍光，聞命自天，悚惶無地。惟有敬听指揮，驚庸勉竭；何禁遙深忭舞，雀躍維殷。爰凭鯉棧，恭賀鴻禧，敬請勛安，伏維鑒照不庄。

嵩崑為報告伯都訥義和團神童等事致長順函

敬再啟者：

弟詳查本府及署中，絕不准奉教隱身其中，暗探消息，貽誤軍機為至要。弟之辦法，僅能如此。詳釋諭旨，專以俄人兵食為慮，弟已出示遵旨嚴禁。昨賜電，不謂為通省，旨意并无通省字樣，不敢妄干。訥城公事軍務，弟已夙夜心不停思，手不停揮，日須寫三四千字，才力已然不及矣。以弟釋旨意，首重義和團練，各城得以保護，次要禁絕俄人兵食牲畜。弟于卽日出示各處，禁賣俄人食物矣。

義和團神，弟府中有二童，甚為靈驗，諸事先知；弟亦誠心敬謹。昨攻木排一事，逐天主堂一事，已有神驗。先訥城謠傳：奉天增祺與夏姓，受洋賄，私濟洋人軍械；后果有其事。今神勇義和拳團練童子，已將各處洋人船支火車拆燬極多。今省城有揭帖流言，均為奉教鬼奴所傳播，毫無疑義。弟城之拿天主堂，先一日，神師令拳童告知，來日辰刻，到永發和鋪，將其柴垛污物除下，繼到教堂，童先身先直入，指人擒拿，街市平安，毫不驚惧。弟前一日焚香默禱，不必火攻，是以未持香火前往。又有利順恆鋪童子，亦練此拳。降神時，神師令將叫來，向該童先叩頭，詢問你是奉何勅命，敢混亂天下耶！遂前糾扭。鋪中童子以二時〔手〕遮面，羞慚之狀，遂歸山矣。后擒木排洋人，神師云：此排易辦，不用親去。哈爾濱之燒，前一日，降神打拳畢，告知伏侍香

火之人云：你們副都統心甚虔，告其放心，尽心國事，我必保護。遂向東北方望空畫符云燒。第三日，有由哈爾濱來人云：哈爾濱已燒矣。當教堂始拿，便告伏侍香火者云：告你副都統，重辦方好。卜魁打仗，前一日，告知北方開仗，是勝仗；又向北畫符。後聞洋人自焚伏爛礮矣。長春府之叛，前一日神師降壇，切齒甚恨；向東南指，搖頭，蹙足，未說話；第二日始云：寬城子有敗仗云，只好我派人前往救去。昨日聖帝誕辰，師云令二拳童前往焚香頂禮。拿教堂之後云，東北五里坨子、韭菜窩鋪，東荒教民不要緊之語；後亦無事。此時，訥城街市起敬供十字者，均改財神、皂[灶]王，皆稱早經反教，愿入團練殺鬼子、神父，喧傳不休；皂王馬賣至三四百錢一張。弟傳諭街市，若果改邪歸正，我不愿盡戮之，諭地方清淨，并無揭帖流言之事。并訥地教民事先有喧傳委員內有奉教之人，可以保護大眾，幫助洋人，不拆鐵路之謠；又謂省電局有洋人給哈爾濱打洋密電二次之謠。種種無稽之談，惑亂眾心，統系長洋人志氣，滅大清威風。然拳師屢言不怕該教匪等猖狂，有先逐內地洋教之語，早晚皆有除淨滅盡之言。此洋人之用兵，不過暫時劫數，不足畏也。然最妙不過之計，均使洋人自燒其房，卜魁使其自拆、自燒，伏爛礮使其自燒。特此又啟。

嵩崑為交涉局委員王昌熾不令義和團拆鐵路等事致成勳函

再啟者：前有兄給弟台與將軍信，乃交涉局委員王昌熾等擅用將軍排單封筒，內有將軍告示一張，并無咨文。王昌熾等信內，有令兄喻義和團勿拆鐵路之語，兄深詫異。訥城有云王昌熾即系奉教，其意不拆鐵路，留俄人到訥界生衅，可以保護韭菜坨子、蘇家窩鋪、五里坨子各處教民之意。將軍受其欺蒙，所以鐵路不允拆燬，以致長春府敗仗。老燒[少]沟小輪，在江作渡來往洋人，以為寬城接濟，江中木排聯絡二十余里，上有洋兵把守，兄已派兵將洋人剿奪四名，木排截斷，為阻寬城歸路。現在陶站之洋隊、教民生事，均因不拆鐵路之過也。奈何？兄已將此件，連王委員等原信、排單、原封筒，一併給將軍、吾

弟公信一封，迄今并未見二位給我回信，不知吾弟見此信否？来信示知为要。传言文件信函到省，將軍不能先見，蒙蔽已極；用此一人，貽誤如此。又云电局有丹国人名莫勒者，素諳俄文，給俄国密电二次之語。又有省來之鋪家云，將軍借洋銀鉅款充餉之語。謠傳四起，皆因不効鐵路之故。以上各节，傳聞如此，兄究未敢遽信，即請吾弟就近速为查明。倘交涉局內果有暗通洋人消息，并奉教者，大局即不可問矣。不然，兵貴神速，何我吉省独諸事从緩？非若輩从中阻隔，焉能若此！請吾弟查明，确示为感。兄又啟。

長順致嵩崑电〔六月〕二十五日

嵩都护鑒：密。大咨敬悉。格排俄人，已飭五顆樹水師往剿矣。陶驛洋队，亦电飭駐寬之常貴濬營速往，会同六統領、巴營总进城。塔告急。蒞站容攻。此外实无余队梭以拨調。順。徑。

嵩崑为請求补發軍火致長順电

鶴帥鑒：排木已断，陶驛已往剿，路論拆。訥到軍火，与前論不符；請即派員补照前数送訥。立待勿緩。

嵩崑为請求补發軍火致長順函

鶴汀仁兄將軍麾下：

至契不套。适接电报，內称木排一节，弟已派人間断，不至为患。陶驛之賊，当飭參領永志帶馬步各队，会同依、巴两營总往剿，并飭炮船在江接应，以防南竄。是否得手，再为报聞。前聞奉民在訥所获教匪，俟过万寿庆典再为酌办。奉到旨意，謂吉江两省，实为俄人来食之源；刻已出示分別严禁在案。

惟本月念六日辰刻，經协領西隆阿运到軍火，实与原請之数，大不相同。伏查訥城地界，江以南即郭尔罗斯公蒙界，与长春府毗連；江以北即赴三姓、哈尔滨、呼兰等处要路；东界即訥站各道，与老沙〔少〕

沟、陶賴昭鐵路遙通；西界卽沙荒草道，与奉省可屆；四面受敌，防不胜防。幸江省寿帅扼彼来路，腹內之地，尙无鉅股大患。弟前备文請領之數，乃通盤筹算，布置江防一切，并未多領，亦深知省垣領軍火者非訥一处。然前蒙兄台亲批：“均如所請”，并又添法得枪百杆；捧閱之下，感激五衷。何今发到之件，竟令弟大失所望，莫非訥界之羣生不必保护耶？如此掣肘，所办軍务，何不思东洋之叛有鉴于前歟？望吾兄無論如何作难，星夜派員押运前来，将弟前所請等械，照数补发，勿以弟作局外觀也。禱甚，盼甚。肅此，敬請勛安，卽希惠照不尽神馳依依。

敬再启者：适今西隆阿抵訥，弟已派馬步統領之差。彼此再三筹画，非再添練馬步队，不足防御。前領軍火既不敷分布，况再添队，更宜續領。請吾兄預筹为要。弟又及。

吉林全营翼長恆德为命令六統領赴訥駐扎事致伯都訥副都統衙門咨文

吉林全营翼长恆德为咨呈事：适奉總統諭：“頃接訥城嵩都护电，請派边門駐队依营总及六統領、巴营总等馬队，分两路往陶賴昭站，与訥分头堵剿，等語。应将前已調拨六統領，帶領所部，保护訥城等情，知会嵩都护。”等諭，奉此。

查統領前經調赴双城堡以东，与穆統領相机聯絡，以便战守在案。刻下喀[哈]城各軍到齐，急应将六統領所部之队，刻行拔赴訥城一带，择要防堵；遇有洋人来往，卽行相机迎剿，不可被其誘算。除照会統領六查照，速急馳赴該城择要防剿外，理合备文呈报。为此，合咨貴副都統衙門查照可也。須至咨呈者。

吉林將軍衙門为轉錄六月十八日上諭致伯都訥副都統衙門咨文（按此上諭亦見《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三〇一頁）〔六月〕

將軍衙門为咨行事：兵司案呈：本年六月二十四日承准軍机大

臣字寄：“吉林將軍長：光緒二十六年六月十八日奉上諭：‘長〔順〕奏，俄人興修鐵路，陸續招致土夫甚多，如有戰事，必致停工，設法安置，等語。三省土夫既〔有〕一二十萬人之多，皆系內地良民，即可設法收用。著長〔順〕會同團練大臣嵩〔崑〕、成勳，招集此項工人，陳說利害，仿照義和團民辦法，先行拆燬俄人鐵路，使其防不勝防，以遏來路。至所請撥部庫銀四十萬兩，現在部庫支絀，需用浩繁，前亦有旨令各直省籌款接濟京師，斷無余款可以撥給外省，所請著毋庸議。值此弊端已開，軍情緊急，該將軍受恩深重，務當殫竭心力，就地籌餉，就餉練兵，妥為布置，勿得稍有疏虞。並將俄兵現在情形，隨時馳奏。將此由六百里加緊諭令知之。欽此。’遵旨寄信前來。”相應咨行伯都訥副都統衙門查照可也。

長順為會攻哈爾濱致嵩崑電〔六月〕二十七日

伯〔都訥〕。嵩都護鑒：密。哈爾濱俄防日密，攻之不容稍緩。前已電請壽帥定期，並約慶云峯過江，未見復音；現又電催。麾下距呼〔按指呼蘭〕稍近，如聞慶有過江之信，即攻哈不遠。務請密飭訥城各隊加意嚴防，以杜窺竄。順。感印。

嵩崑為責備長順不發軍火等事致長順、成勳函

鶴汀仁兄將軍麾下：
建甫二弟都護

六月廿七日來文，奉到諭旨，所謂土夫數萬之多，均系內地良民。現在訥城來往甚多，稍為有難；弟均傳來面陳開導，均安生，已過江者万余人，均急趨回津，並無一人滋事，在訥者土工可以無虞。又諭拆燬鐵路一節，弟廿七日晚接到諭旨，立即將相識之廣東唐潤田傳來，〔唐〕乃修鐵路之大樞總管，深知拆法；又令鉄匠連夜打造大錘、螺絲扳機器，弟自畫圖，面授作法。廿九日往哈爾濱西雙城堡一帶，或晝或夜，見路即拆；派馬隊六名遠眺。吾兄所請之款，支絀難發，不必再

請，即將省城洋人所寄之款動用。再拆燬鐵路之鐵，值款甚鉅，不下千萬，足敷此次兵費。就地籌款，恐民心搖動；再加委員措詞亦經失當，反為商人藐視，遺笑通省矣。愚昧之見未知可否。

敬再啟者：適接感電，更形急迫，戰在目前。訥城前領軍〔火〕，許而不發，恐訥城〔无法〕與洋人接仗耳！數年機器局所存之械，不知留待何人？似此掣肘，又不知主謀何人？國家疆土所關，竟至徒喚奈何！今又奉旨招集士夫，更應將何器械發給。訥至省城五六百里之遙，豈能一日趕到？實堪浩嘆！倘弟能于此次倣天之幸，城存與存，砥定之日，即日具折回京，從茲遁迹山林、不蹈紅塵之險也。又啟。

應領之械許而不發，欲招兵而无械。令云加意嚴防，兵有限而地寬敞，數百里之地將兵分布每里一人，一經击軍，豈能嚴防耶？或天憐忠直，倣幸无事，亦未可定。又感電。

再，弟當日來訥請訓時，面奉皇太后懿旨云：“你此次出去做官仍照得罪人做官之論。”不料得罪人，竟在此次軍務。有關朝廷疆土之事，得罪同寅，發此愚直忠悃，恕罪恕罪。不恕亦可。

前經來信，所領之械已照如所請，立即傳諭旗佐連挑兵丹三百名，用云者士槍者，馬隊一百名。昨見領械不足，已遣散矣。遺笑通城，徒喚奈何！

署黑龍江將軍壽山為建議民間多造抬槍、土藥致嵩崑電

〔六月〕二十七日

伯都〔訥〕。嵩大臣鑒：團練器械，尊處亦恐不敷，祈轉諸色人等，准其自造抬槍，并多備土藥為要。弟山。感印。

嵩崑為責備長順不發軍火等事復壽山電〔六月〕二十七日

眉帥將軍鑒：感電悉。弟向省領械，鶴帥許而不發。弟尚敢與洋人打仗？將來軍入訥境，有兵七百，弟尽力嚴防，力所能為，不敢觀望。崑。感印。

嵩崑為拆鐵路等事給唐潤田、富慶札

六月廿七日本大臣奉到上諭：“著長順會同團練大臣嵩、成勳，仿照義和團民辦法，先行拆燬鐵路，使其防不勝防，以遏來路”等語。本大臣既經遵旨，應即設法辦理。今遣廣東監生唐潤田同馬隊富慶等，前往商酌辦理。沿路遇有各隊軍民人等，一體遵照、勿違。再大雨時行之時，遇有雷電，遠避二里開外為要。切切此札。

統領六十一為遵調駐扎訥境五家站、三家子呈嵩崑文

統領六十一為呈報事：竊取於六月二十六日申刻，接准翼長五百里照會，內開：“適奉總統諭：‘頃接訥城嵩都護電，請派邊門駐隊依營總及六統領、巴營總等馬隊，分兩路往陶賴昭站，與訥分頭堵剿，等語。應將前已調撥六統領，帶領所部保護訥城等情，知會嵩都護。’等諭。奉此。查該統領前經調赴雙城堡以東，與穆統領相機聯絡以便戰守在案。刻下喀[哈]城各軍到齊，急應將六統領所部之隊，刻行撥赴訥城一代[帶]擇要防堵，遇有洋人來往，即行相機迎剿，不可被其誘算。除咨呈訥城都護查照外，相應備文照會貴統領查照，速急馳赴該城，擇要防剿可也。”等因，照飭前來。准此。職隨飭前經調往長春嶺駐扎之訥起委營總巴英額，帶領所部頭三步兩個扎蘭，星夜調赴五家站防剿；職帶領差占官兵及訥起四五兩個扎蘭馬步隊，撥赴陶賴昭站迤西三家子地方，以便戰守。除呈報翼長核奪，及飭訥起巴營總遵照外，查陶賴昭站南小城子地方，尚有俄兵二三百名，已圍以備戰守。職將馬步各軍暫行指調五家站、三家子等處駐守，迎頭堵剿。可否之處，應即由五百里飛行呈請。為此，合呈副憲麾下鑒核，示遵施行。須至呈者。

吉林交涉總局致嵩崑函

書衣都護大人閣下，敬啟者：

現在中俄勢已決裂，各處鐵路停工，此項土夫綜計何止數萬人，若不及早安排，勢必流而為匪；更恐俄人餌以重利，用作前驅，為患尤烈。茲特送上解散土夫告示一百紙，請于鐵路附近一帶迅速張貼，多多益善；以期離間其心，庶以彼之矛刺彼之盾，消內患、御外侮，倘亦一舉兩得之道乎。此布，敬請勛安。交涉總局公啟。附送告示一百張。

嵩崑致長順、成勳電〔六月〕二十八日

鶴、建二大臣鑒：陶驛俄枕甚，請厚兵攻，必勝無疑。〔崑〕。儉印。

壽山致嵩崑電〔六月〕二十八日

嵩大臣鑒：吉林槍械甚多，外鎮公款聞有二百餘萬，俄人又交到公司銀百萬兩，想非子虛；較江省餉械俱絀，而難易霄壤。尊處為三省適中之地，水陸通衢，最得形勝，奉吉要道均萃于此。唯乞再商長帥多撥槍炮，速添勁旅，中樞扼要，尊處勢壯三省，聲氣靈通矣。統希卓裁，速辦為幸。山。儉。

嵩崑復壽山電〔六月〕二十九日

眉帥大臣鑒：儉電悉。吉省局械滿庫，吝放；存洋銀，人共知。崑城至要地，請械不發，或恐招兵。復要械信已去四日，不回音。緩我待洋，奈何？弟奉旨已派人硬拆哈爾濱南鐵道矣。崑。謙印。

嵩崑為埋怨長順不發軍火致壽山函〔六月〕

眉峯仁兄將軍麾下：

頃奉電章，時殷露頌，就諗助隆中外，續著邊疆為慰，以祝。弟前接兩電，得悉貴省與俄接仗，沉其兵輪二艘，大獲全勝，聞之不胜以手加額，欽佩之至。并見閣下與長帥電商，令攻哈爾濱之計，實為兵貴神速，一鼓作氣，即可掃蕩生氛，為天下之大快也。不意回電尙有从

緩字樣，弟已憤懣無及。今又續此電，謂訥地居兩省之間，宜重兵以扼其要，所見甚是。但敵處庫存軍械不足五百件，實不堪用者多。弟于六月初間備文請領，不知長帥何意批准“照如所請”，后竟不發；咨電并催，发到不過請領之少半。無可如何，弟又自行捐廉購買刀矛等件，并旗幟号衣五十分，先行挑齊五十名，后又添練五百五十名；擬多挑無械而止，實堪貽笑。刻下弟萬分焦灼，無計可施，只可將吾兄來電之意，弟再加函商，詳陳利害，倘能重兵抵訥，弟必會合貴軍以破哈逆，大局幸甚，天下幸甚。肅此敬復，即請勛安，唯希捷照不備。

再啟者：弟未覩鴻范，依慕實深，我弟兄素未識荆，眉翁老兄深所欽佩，自此次卜魁兵事，弟耳聞閱電，老兄台勇敢向前，忠惻達天，若皆如我兄，俄逆何愁盡戮耶！弟秉性愚直，止有一腔渾血，只知有國，不知顯貴，不知權要，視貪污醜態者蔑如也；所以前在貴州被人暗傷，今又來訥，復遇此等棘手之件，乃命也。兄台問文朗臣五弟、薩吉亭都護，則知弟之愚魯也。弟將近日與鶴帥信件抄錄呈閱，便知顛末。又及。

嵩崑為請求速拆鐵路復張渭函〔六月〕

小川仁兄大人閣下：

頃奉手書，恍如面罄，就認隨時籌策，撫序懋修，為慰。弟于月之念九日接到來函，得悉貴處始獲俄逆一名，業已正法；繼又經練勇拿獲數名，實深欽佩。但刻下陶驛窺擾之俄兵集聚二三百名，擄掠焚燒，為害匪淺。推原其故，皆緣由哈遼南之鐵路，一日不經拆毀，一日即為俄兵進退之區。昨已奉旨飭令仿照義和拳法，乘彼防不勝防之際，迅速傳諭令貴屬各鎮乡团，遇有鐵路趕即拆毀。〔崑〕處業已派人前往，并諭無論土工庶民人等，有能拆鉄一條者，賞洋一元；杀俄人一名者，賞銀十兩；杀人并获馬匹軍械者，賞銀五十兩。〔崑〕聞呼兰亦有此行知，望速照辦，愈速愈妙。令一行，想不日剿灭矣。此復，即請勛安，諸唯愛照不既。

滿崑令軍民速拆鐵路告示〔六月〕

为晓諭事：

本大臣于六月二十七日又奉皇上諭旨，令諭所散土工、各乡屯旗民人等，速拆各城洋人鐵路之諭。本大臣欽遵諭旨，示諭尔軍民、鐵路土工，速拆俄人在各城所修之鐵路。倘洋人持械〔保〕护，尔軍民士工人等或擒或杀，任尔等办理，官不过問；而〔嘉〕賞尔等保國之功。拆下之鉄，任尔等自行分用，勿許彼此爭鉄生事。再各乡困遇有洋人，任尔等擒获杀戮，勿留余孽。此諭。（交兵司速办，告示行各城）

幫帶水師營防禦金貴为拆毀鐵路呈滿崑文〔六月〕

幫帶水師營防禦金貴謹稟：都护大人麾下鈞安。敬稟者：窃职奉札派往五棵樹填扎，于月之廿五日晚間接奉五百里札文，緣以陶驛南城子等处有洋人二百余名，現派各队前往該处剿灭；着职督率炮船二支，馳往陶驛南江堵御。于廿六日由李家坨子奔往遜札保站，与委營总巴英額、委參領永志晤面，商議会合堵剿。随于廿八日职等带队馳抵該处。洋人聞信，于廿七日連夜乘載火車往哈尔滨逃往去訖。即經附近鐵路居民將附道陶站一代〔帶〕桥梁，俱〔行〕燒燬，分取鉄件木料等情。职詳查鉄价昂貴，省垣遇有鑄造軍器，軍完俱由上海购买，載运尤艰；是以合將此次燒燬鐵路所有鉄路以上鋪地鉄条木料等件，犹恐民間偷拆，現着段按段派人看守。职所帶炮船或在陶站南江听調，抑或回五棵樹巡防？合將大概情形，理合具稟陈明。虔請鈞安，敬候示复。伏乞垂鑒。职金貴謹稟。

統領六十一为报告軍情呈滿崑文

吉林伯都訥統領六十一为呈报事：窃职前奉翼长照会內开，除原文減叙外，飭职刻行拔赴訥城一带擇要防剿等情。职遵奉业將各队，并职帶領差占官兵，分布頓扎，以备攻剿。前已呈报在案。惟查陶驛

迤南南城子、老少沟等处，現有洋人三五百名，由鐵路哈尔滨来往竄越，至于附近村鎮，非搶即杀，誠为吃紧之区。职刻将各队調齐，即行合力攻剿。

复于二十七日午刻接准阿勒楚喀副都統衙門照会內开：左司案呈：本月二十四日戌刻准欽命將軍长飞咨內开：（吉林將軍长順咨文見 218 頁，此处删去）等因，飞咨前来。准此。除飞行照会前往东路調拨其队去之靖边新軍統領么培珍遵照省文事理，刻即帶領所部各营队伍，就近务将一面坡山里凡有铁路綫杆，由彼一律拆毀，速急領队来阿，听候相机进剿，勿稍延悞；并札練軍統領穆隆阿遵照，刻将各队整齐，听候相机进剿；及飞札拉林协領遵照文內事理，設法制止俄輪行駛，严加防守，勿稍延緩。除咨报將軍衙門查核外，相应呈請照会吉林伯都訥等处練軍統領六查照。刻将所部各軍星速整齐，带赴哈尔滨擇要暫扎，听候定期进剿勿悞等情，照飭前来。

除呈复阿勒楚喀副都統衙門查核外，惟职于二十七日戌刻在于三家子地方，将馬步各队調齐，一面飭派訥起二扎兰委官永山、四扎兰委驍騎校明伦、差占防御隆魁等，带兵馳往偵探；一面分扎委营总巴英額、委參領永志，以及訥城保安营哨官永海、哨长托璋阿等，带馬步队分路进剿。职督飭各該馬步队官兵正在馳往攻堵間，旋据委防御隆魁等探明声复：南城子并江西老少沟洋人，聞风心怯，于二十七日戌刻时分均由鐵路逃往哈尔滨等情。职于二十八日带队抵至陶驛，遂派委參領永志、英祥，带兵由南城馳往江西老少沟洋站一带，严加搜查，是否有无俄逆潛逃，据实查明声复。即于是日有水师营帮带金貴，由沿江乘坐炮船，并四起营总依升阿，带队均已抵至陶驛，与职晤面。后旋据委參領永志、英祥由江西旋回，声称江西老少沟洋站俄逆，于二十七日夜間，过江逃往哈尔滨，仅見江岸边有輪船二支現被水沉落，并无竄扰洋人等情。据查俄逆虽系潛逃哈尔滨，难免不无复由鐵路来往竄越。除札委营总巴英額帶領三扎兰步队，仍在陶驛一带暫扎，不时派兵严加偵探堵緝，及飭四起委营总依升阿帶領馬步各

隊，暫扎五棵樹、吳金屯沿江一帶，常川梭巡，毋令竄越外，職隨派委防禦隆魁帶兵，刻將南城子洋房及鐵路綫杆均行燒毀拆斷。又飭五扎蘭委參領西良阿，由陶驛以北小五號起，至珠爾山一帶鐵路，遇橋則燒，綫杆則拆；并暫駐蘭凌河沿防守，以遏其洋人之來路。復查訥城最為空虛，又兼東北地面更屬遼闊，亦無防守之隊；仍飭二扎蘭委參領永志，并保安營哨官永海等，帶領馬步各隊，由長春嶺一帶梭巡旋城駐守，以資保卫。

又于二十八日酉刻，接准阿勒楚喀副都統衙門會文內開，減叙外，照會貴統領查照，仍舊駐扎听候，毋庸撥赴哈爾濱等因。准此。取于二十九日帶領差占官兵，奔往伊家店、蘭凌河一帶，嚴加防堵，以備听候之處。除呈報翼長查核外，合將職帶隊焚毀鐵路洋房、拆斷綫杆、分飭各隊暫扎處所各緣由，備文呈報。為此，合呈伯都訥副都統，請煩查核施行。須至呈者。

嵩崑為陶賴昭俄兵遁回哈爾濱致長順電〔七月初一日〕

鶴帥鑒：陶站俄兵見我隊，于念七遁往哈。鐵路已拆，橋〔已〕燒。弟已派人拆拉林大橋，防彼復來。嵩。先印。

壽山主張向長順硬要餉械致嵩崑電〔七月初一日〕

嵩大臣鑒：電悉。使拆鐵路，忠憤果決，欽佩無極。前接尊電，業于長帥處請撥軍械接濟貴城，以期聯絡吉江兩有裨益。但時事如此，兄可派員晉省，守催餉械，不妨硬要。刻下陶站尚有俄人否？望速示知為盼。業信已代達，祈勿念。弟山。東印。

嵩崑復壽山電〔七月初二日〕

壽帥將軍鑒：東電悉。代請長帥接濟敵城器械，合城生靈感甚。昨又行文，即遵示派人即往省領。陶站已派兵將洋人逐去歸哈。鐵路已拆。又派人往拆拉林橋。崑。冬印。

嵩崑令帶炮船在老少溝一帶巡邏給金貴札

欽差義和團練大臣伯都訥副都統嵩為札飭事：于七月初二日據幫帶靖邊后路水師營開復花翎佐領防禦金貴稟稱：“竊職奉派會合各隊攻擊陶驛小坡子俄逆，不料該俄逆聞信，廿七日乘夜逃往哈爾濱訖。隨經鐵路居民，將陶站一帶鐵路及橋梁逐一燒毀，分取鉄件木料。職查鉄价昂貴，省垣需鉄，俱由上海購買，是以將鐵路之木鉄著站看守。職所代〔帶〕炮船听調”等情，前來。

查俄兵此次虽遁，該逆鬼計叵測，难免不无复行窺扰；仍飭該靖邊水師營幫帶金貴，代〔帶〕炮船二支，仍在老沙〔少〕溝一帶梭巡，遇事飞速呈報。並將拆下鉄件，該幫帶傳飭鐵路附近之鄉、地，眼同埋存，以俟軍務稍松，再為酌核辦理之處。相應札飭幫代〔帶〕靖邊后路水師營開復花翎先佐領防禦金貴遵照可也。

嵩崑為長順不發軍火等事致明順函

月川仁兄大人閣下，拜啟者：

昨具寸函，諒邀青鑒。當此蒿目時艱，想已愿為保卫朝廷也。自古用兵之法，披抗搗虛，形隔勢尽，一定不易之理。訥城臨江，四望沙灘，若无重兵利器，万不能守；虽十岁赤子，未為不明。將軍為左右把持蒙蔽，暗服鴆毒，始則力保鐵路，使自哈爾濱至老燒〔少〕溝，任意來軍火、聚兵馬，以致有長春阮營官陣亡之役。若非弟節斷木排，早大股自長春路入京矣。弟深知節木排之事，大拂將軍左右之意，將軍左右对不起俄人；此第一將軍與訥城有隙之隱。第臨水小筏漁戶，自古兵家之忌，虽步卒亦應知之，况將軍乎！故來復電云有“排排皆有軍火耶？”故作延緩之詞。弟一看此光景，只得先派兵堵剿，以清江路。

將軍為委員蒙蔽，不拆鐵路，京中或必有所聞，何以忽傳拆路之諭旨耶？兩國相爭，首先開濠節路，塞井拆橋，此兵書十三要所載，將

軍又未知耶？用兵之計，敌人有信，公中广众拆閱；敌人来使，合营同見；此兵书所载；而將軍为达呢尔存銀，何以不行知外城耶？宋华元劫子反，何常非声言大众皆知七日之粮；而將軍或未讀过左传耶？接济敌人，不发軍火，此軍家第四奸謀，韓信使反間，曾用此謀，八千子弟付之烏江，霸王項羽虽勇，竟无可如何。今將軍不給訥城軍火，即受此条奸計，使坑訥城数万生命，必至疆土有失，又不明將軍是何意見？

哈尔滨已为寿將軍所困，来电愿与將軍合剿。將軍去电則曰“从緩”，真將軍主意耶？不过为左右恫喝耳！不但不肯合力攻哈，依然仍留鐵路，任其往来，是知不可而为之者。今旨意命拆鐵路，若輩无可如何，交涉局只能設法給弟来信，令散土工。奉旨：令土工設法如义和拳法拆鐵路；該委員等胆敢以散工为詞，明曰散土工，暗即釜底抽薪之法，以济洋人。

即如訥領軍火一节，日前弟破釜沉舟，語直气壯，想將軍、建甫二公必即日回电；迄今四五日之久，回信全无，莫非視办軍务之副都統与欽派之大臣，亦同謀缺、謀差之屬員耶？何將軍妄自尊大如此！恐长鶴汀六十余岁之人，当差几十年，受皇上格外殊恩，不至如此糊涂。恐此輩恃宠委員，不使其見此信耳。軍火之事，緩以待敌，倘有貽誤，是誰之过耶？

弟年近七十之人，非希冀升官发财、势利熏心、无耻之輩，我旗人世受朝廷豢养厚恩，用在一时之际，焉能不竭力报効、稍尽万一耳！此請升安。愚弟（嵩崑）頓首。

寿山为軍隊聯絡事致嵩崑电（七月）初二日

嵩大臣鑒：冬电悉。敵处撥駐三岔江口一营，已赴东路助剿，現又另撥一营，請飭尊队聯絡一气。弟山。冬印。

長順請令伯都訥廳、双城旗民各署拆毀鐵路致嵩崑電

〔七月〕初二日

嵩大臣鑒：電悉。頃接長春電，探老沙鍋東西岸俄人，均乘火車赴濱，俄房業已燒毀等語。請就近轉飭伯都訥廳（編者按：即今吉林榆樹縣）并双城旗民各署，趕緊毀其車路，以杜再來。順。冬印。

壽山請催吉軍攻哈爾濱致嵩崑電〔七月〕初二日

嵩大臣鑒：逐俄歸哈，聚而殲旃，甚善。但慶都護、定統領業已開仗，江軍渡江夾擊，首尾恐難相顧，已飭駐扎三岔河之一營，帶炮前往援應矣。惟哈爾濱俄既據我腹地死守勿甯，均屬堪虞。尚乞轉催吉軍，合力攻擊，不勝切禱。山。冬印。

嵩崑為拆鐵路及拉林大橋事復長順電〔七月〕初二日

鶴帥鑒：冬電悉。“俄遁路拆”先電見否？已派人往拆拉林大橋去訖。遵電轉飭訥廳、双城各署，緊拆鐵路矣。〔崑〕。冬印。

嵩崑為訥東長春嶺等處有教匪事致壽山電〔七月〕初三日

壽帥鑒：訥僅一營，派往三岔河一哨，與貴軍聯絡。訥東長春嶺、韭菜坨子地方，有教匪男女三百余名，弟撥往一哨以備蠢動。恐其隊單，又調統領六十一亦往長春嶺駐守，與哈爾濱亦能援應。城只三哨護守。〔崑〕。印。

張渭為吉林西界官軍失利、各鄉團擒獲洋兵事稟嵩崑帖

再稟者：

廿四日接奉手札，飭令協擊陶賴昭佐近俄兵二百余名，當派西南各鄉團帶勇，會同官兵沿江堵剿，業用排單四百里稟復在案。茲于廿六日戌刻，據差出偵探聲稱：俄兵五十余名，廿四日在吉林府界西四

孤家子等处，与驍勇营打仗，蓝营官失利。該俄夷逃赴江东，被伯都西南乡义勇团右营节节堵御，擒获洋兵七名，交驍勇营矣。肃此。受业渭又稟。（原批“此事应查”）

嵩崑为軍火事致長順电 七月初四日

鶴帥鑒：江电悉。械既卒不发，訥兵自单难守，非崑所深知，只好听天。因国家大局，情急冒言，祈恕。〔崑〕。支印。

長順辦解攻哈尔滨之兵未齐事复嵩崑电〔七月初三日

伯。嵩都护鑒：昨今各电均悉。俄不分守老少沟为犄角势，即属失計无知。吉省兵力实单，練軍分布各城各集鎮，新軍沿途散布千余里，調集之难，固无論已。边軍除分防各边外，省中仅止亲軍三营，亦多調出；即現時亲募之队，虽已稍有头緒，而不教之民，安能驅之使战？攻哈之队，至今未齐，职是故也。

前派么統帶調集新軍三营，今据呈报，該軍前营管帶暨中左两哨、前哨半哨，被俄围在田家烧鍋，現帶右营設法接救；果大臣以未經接到公牒，业已回省；后路右营及穆統領所部，又为鈕都护留住；驍勇之营，聞甫經开拔，現均已飞札严催。此次調队，因哈电时断，文报多阻，不免愈形迟滞，然文电已厚积尺許矣。先电早見，現拆拉林大桥，較之毀路，尤为得計，佩服！佩服！前託轉飭伯都訥厅并双城旗民各署毀路一节，以貴处相距較近，免致耽延，无他意也。順。江印。

寿山因攻哈尔滨失利致嵩崑电〔七月初四日丑时

嵩大臣鑒：頃接〔呼〕兰电：“我軍攻哈不利，沿江渡口，已被敌占，敌輪上駛，深恐靠岸，我兵力单，吉軍仍无动作，兰城危急”等因。呼兰与貴城唇齿相依，亦大局所系，如有不測，百万生灵，国家根本去矣！敵省兵力三路分拨，省中現无大队。閣下公忠体国，务乞伏念大局，速飭队伍，截其上駛；并飞飭吉軍，合力进剿，扰其后路。千悬万祷！

山。支丑。

嵩崑致寿山电〔七月初四日

寿帅鉴：长帅来电支吾，訥械卒不发；想恐訥貪功进剿。現将来电轉吉，肯否合攻，毫无把握。〔崑〕。支印。

呼兰副都統倭克金泰^①为請派义和团助攻哈尔滨俄軍致嵩崑电〔七月初四日

伯。千急。嵩都护鉴：哈尔滨賊势猖狂，屢攻不利。务望尊处速拨义和团前来助剿，共除俄孽，力扶大局。切盼，切要！候电复。泰。支印。

嵩崑为請速派兵助江省攻哈尔滨俄軍致長順电〔七月初四日

长帅鉴：頃据呼兰倭都护千急电称：“哈尔滨賊势猖狂，屢攻不利。务望尊处速拨义和团前来助剿，共除俄孽，力扶大局，切盼，切要！候电复”等因。查弟城虽招有拳童五十名，仅三名覚驗，余練日浅；祈由省城速拨援剿为禱。再訥界教民，聚集訥东苏家窩堡三百余名，遵示派員劝导，坚不改悔。請夺。候电复。〔崑〕。支印。

長順为“省无精团”可撥复嵩崑电〔七月初四日

伯。嵩大臣鉴：支电悉。頃接鈕都护^②函，新軍現已与俄接仗，前营业已救出，現尚严陣相待等語。是吉軍亦攻哈矣。义和团操練日浅，省无精团；惟奉天所拨法師，帶拳二十四人，不日可到。俟到后，与成大臣商酌拨往。此时教民麇聚，无非为畏拿起見，既不宜击之太蹙，亦不宜养癰貽患，仍望酌量办理。順。支印。

① 黑龙江呼兰副都統倭克金泰，滿洲正藍旗人。

② 吉林阿勒楚喀副都統鈕楞額，字凌岩，滿洲正白旗人。

嵩崑为无法派团援呼兰复倭克金泰电〔七月初四日〕

倭都护鉴：支电悉。敝訥拳童只三名，依其守城。兰、訥唇肉，貴处危急，訥亦戒严。已电商长帅拨奉拳到，不日往助矣。〔崑〕。支印。

嵩崑复長順电〔七月初四日〕

鶴帅鉴：支电悉。鈕都护接仗，吉軍攻哈，可助寿帅。兰請拳师，已复。教民安置，鄙意相同，遵办。〔崑〕。支印。

嵩崑致寿山电〔七月初四日〕

寿帅鉴：頃接长帅电称，吉軍亦攻哈矣。

寿山拟將嵩崑長順往來函件抄呈“御覽”致嵩崑电

〔七月初四日〕

嵩大臣鉴：吉軍屢約攻哈，公然不到。貴城地当冲要，如何不早布置？彼此为难情形，及尊处与长帅之函，拟并詳述，抄呈御覽，可否？乞示。山。支。

嵩崑为同意將信呈“御覽”复寿山电〔七月初五日〕

寿帅鉴：昨接长帅来电，內称攻哈之兵未齐；昨日来电，有吉軍攻哈語。信呈御覽亦可，有关疆土，弟始有激烈之函。〔崑〕。微印。

寿山为呼兰危在旦夕致嵩崑电〔七月初四日〕

嵩大臣鉴：我軍江南失利，敌已登岸，呼兰危在旦夕；尊处切宜严防为要。增帅已由怀德派队三营来援，径赴貴城。乞探明、示知。山。支。

寿山为呼兰危急催援致嵩崑、長順、增祺、晉昌电

(七月)初四日寅时

嵩大臣、长、增、晉帥鑒：攻哈吉兵未到。既已深入，且誤認俄为吉兵，保营官陣亡，我軍失利。俄輪四支，业西甯，呼兰、伯都危在旦夕。敵城运枪委員及奉省新募之队，行抵何处？务祈严催由草道前进。并悬設法援应为悬。山。支寅。

嵩崑复寿山电 (七月)初五日

寿帥鑒：誤認吉軍，必以吉軍往援，以致失利誤伤，可憫！敵城之危，早在意料，不能招兵，听天而已！（崑）。微印。

長順为攻哈失利事复寿山电 (七月)初五日

嵩大人飞递寿帥鑒：冬、支、寅、戌四电同时到，均悉。敵部在哈开仗，将新軍前营两哨半救出，我兵伤八名，現尙开仗，不知勝負如何。貴軍由西南攻，頗得地势。保营官以誤認俄为吉軍，竟至陣亡，不胜可怜！大約此时敵部在香房（編者按：香坊在哈尔滨之南）开仗，无暇救援也。两省合力齐攻，必須先定期，先約口号，方免誤認；此事实彼此疏忽，不必言矣。敌攻呼兰，即所以救哈，其意未敢遽离哈地。現在鈕都护与驍勇营陸續到哈，与俄开仗数次，敵部到齐，而貴部收回，兵力太单，如之奈何？貴处运枪委員尙未拨到，已飭西站查矣。順。微。

嵩崑令土工星夜來訥挖城濠事給唐依昌札

欽差义和团練大臣鎮守伯都訥副都統嵩，为札飭赶紧旋城事：茲据拆铁路之委員監生唐依昌等来稟，已悉。現在訥城預挖城濠，以防寇敌，需用土工夫工役。合亟札飭監生唐依昌等遵照，刻即帶領土工人等，星夜來城，以听挖城濠之遣用；并将馬队速速撤回。切切，特札。

嵩崑請派兵援訥致長順電〔七月初五日〕

長帥鑒：頃接江省之電：“蘭城攻哈失利，〔俄〕已上駛輪船四只，務速堵剿”等情。查弟城因械少，練兵不多，恐難抵禦，應請兄台速撥大隊援應。至領器械，時下发否？候電復。〔崑〕印。

嵩崑為指責長順不發軍火不拆鐵路等事致壽山函〔七月〕

眉峯仁兄將軍麾下：頓啟者：

奉到四電，敬悉一切。弟小供貴兵食糧，尙蒙齒及，慚甚。哈軍深入，必系俄人援趙易漢帙之計，保營官誤認吉援，以致失利，誠堪悲憫！

吉軍按兵，諸事延緩，其中或有用意，不然何以掣肘如此。各城防敵之計，必須兵足器利，始克應敵。勝敗乃軍家之常，何以不發軍械，一定束手待敵，令俄可勝而我必負也！此第一接濟俄人之要着也。

再，鐵路未經奉旨以前，國人皆曰鐵路一日不拆，即留俄人後來添兵運械之大患，而長帥猶將鐵路附近之兵紛紛調遠，故俄晝夜往來，毫無攔阻，以致長春阮營官陣亡之警。〔既〕已如此，宜速拆之，以絕再來，不意仍行延宕，并有上次保鐵路告示，到處張貼。而老少溝俄馬隊集聚二三百人，竟至殺掠焚燒，逞其凶惡矣。弟一面調隊，一面往捕，幸賴無恙，我兵至而彼遁入哈矣。

至俄人在訥界大放木排，接連橫江，計三十余段，以為長春府往來大路，雖千軍萬馬可作橋渡。弟查明確，電知長帥，恐有軍械等語；而將軍來電故作延緩之詞曰：“俄人木排，按排均有軍械耶？”弟看其延緩待敵，立派兵往擒俄兵二名，斬首，击毙二名，落水，并将木排截斷上岸；恐俄人由火車來大兵，渡木排，越長春府，由熱河長驅寇京，是誰之咎也。故會商硬斷此排。不意此舉竟大拂交涉局員之意。

后經奉旨，令土工仿照義和拳法拆燬鐵路；而交涉委員忽來无名

公談，令弟遣散沿途土工，是恐土工拆毀鐵路也。奉旨之件，尙敢如此，長帥被若輩之蒙蔽已可見矣。然該員等計無所出，既不能保護鐵路，又無以對俄人之餽，只能勒措訥城軍火不發，不能接仗，自然束手待斃，以釋若輩之恨。現在呼蘭告急，弟欲派兵往援，而無措手之兵，徒喚奈何耳！肅此，敬請勛安，卽祈捷照不旣。

嵩崑致長順、成勳電〔七月初五日〕

鶴帥、成大臣鑒：微電悉。兵臨城，始發械。械先到，或支持；械后到，无可說！已將來電轉倭都護矣。崑。微印。

長順、成勳為派義和團百名往援呼蘭致倭克金泰電

〔七月初五日〕

嵩大臣請轉倭都護鑒：頃將吉林各邊各處危急、無兵救援、實難分兵協助情形，電達清听。現已由省城挑選義和團百名，交彭圻長帶同前往呼蘭協助，明日卽可起程，先此電聞。順、勳。微印。

長順為擬派兵援訥、軍火卽將撥運，及琿春、三姓危急，寧古塔被圍事致嵩崑電〔七月初五日〕

嵩大臣鑒：微電悉。現值水漲，俄輪暢行，凡瀕江各城均屬可慮。前已飭新募銳勝五營開赴阿什河^①，現擬飭分赴伯〔都訥〕雙〔城〕〔阿什〕河三城，以資扼守。至〔軍〕器軍火一節，因明總統向充翼長、統領，于地方情形熟悉，是以歸總統經理。近來各營、各城、各民署、各民團請械者，紛至沓來；并奉省、江省亦屢來電商接濟，几至不敷分撥。現又从總統處要到公事，飭機器局通籌分撥矣，不日卽可撥運。新軍攻哈，開仗數次，斃俄七八十名，我兵陣亡二十余名，現尙嚴陣相對，急待添兵協助。塔城^②被圍。琿春已開仗數次，先后斃俄二百余名，不

① 阿什河卽今之阿城，在哈爾濱東南八十二里，阿克楚喀副都統駐此。

② 塔城，卽寧古塔，今黑龍江寧安縣。

料中路炮台震裂，几至不守；頃电綫忽絕，不知何故。姓^①防已失，勇搶良民，統領受伤（原注：周宝霖伤，勇入城搶鋪之时），城亦危在旦夕。实深焦灼。順。微印。

長順、成勳为已給伯都訥义和团筹銀三千兩致嵩崑咨文

七月初三日

吉林將軍長、副都統成为飞咨事：案查前奉諭旨：“著派吉林副都統成、伯都訥副都統嵩，充义和团練大臣，会同长招集民团，認真操練，妥筹办理”等因。欽此。当經恭录咨行在案。查天津、大沽、紫竹林之战，所有助战之义和团民，不用国家一兵，不糜国家一餉，以卫社稷，业經奉旨嘉奖。其忠义之忧，昭昭在人耳目。今既奉旨招練，虽为各处营勇不敷战守，借此以輔兵力之不足，无须按名給餉，与練兵情形不同。惟設坛祈祷所需銀两等件，均須筹款置买，所有应需一切經費，自应由省筹拨以济要需。除札飭戶司筹銀三千兩，派員解往呈交外，相应备文咨行。为此飞咨貴副都統查照，于接收銀两到日，望速見复，須至咨者。（編者按：嵩崑在书眉批曰：“將軍为义和团筹銀三千兩，甚妥。”又批曰：“派員解銀送訥，恐无此事。”）

吉林將軍衙門为三千兩銀子抵賸事致伯都訥副都統衙門咨文

〔原注〕七月初六日

將軍衙門为咨行事：戶司案呈：于本年六月二十九日适奉軍、副宪札开：“案查前奉諭旨：‘著派吉林副都統成、伯都訥副都統嵩，充义和团練大臣，会同长招集民团，認真操練，妥筹办理’等因。欽此。当經恭录札飭在案。查天津、大沽、紫竹林之战，所有助战之义和团民，不用国家一兵，不糜国家一餉，以卫社稷，业經奉旨嘉奖。其忠义之忧，昭昭在人耳目。今既奉旨招練，虽为各处营勇不敷战守，借此以

① 姓指三姓，今黑龙江依兰县。

輔兵力之不足，無須按名給餉，與練兵情形不同。惟設壇祈禱所需食物等件，均須籌款置買，所有應需一切經費，自應由省籌撥以濟要需。除飛咨副都統嵩查照外，合亟札飭。札到，該司即便遵照，作速籌銀三千兩（編者按：嵩崑在書眉批曰：“將軍給銀，何等忠悃！”），呈請派員解交伯都訥副都統衙門查收，勿稍遲悞，切切特札。”等諭，札飭到司。奉此。遵查現在北路洋人遍處紛竄，道路不靖，若派員解送此項銀兩，恐有疎虞，遲悞應用，關係非淺。查伯都訥副都統衙門庫內尚有收存大租銀七萬兩，應請先飛咨該衙門，即由庫存大租銀內提墊銀三千兩（編者按：嵩崑在書眉批曰：“戶司抵賬，省城將軍不能自主可知。”），以濟急需，一俟便中由省解往，再行歸款，以免遲悞之處，相應呈請各行查照等情。据此，擬合飛咨貴伯都訥副都統衙門查照辦理可也。須至咨者。

嵩崑為請長順發給軍火事復宋渤生函 七月初五日

頃接華函，過承藻歸。恭維渤生仁兄大人勛隆日茂，政祉時亨，引企云光，良殷露頌。弟戍守訥郡，無善足錄。近以俄夷猖獗，訥處江通黑河，界連哈地，又與鐵路相離咫尺。弟練兵籌械，胥形棘手。前著西協領在省就近請領器械，乃蒙將軍擲減發撥，實堪浩嘆！現在哈地開仗，各處急危，敵訥無械練兵，曾又具文請領，倘能格外周旋將軍照准，訥城尚可支持，不然束手聽天而已。專此泐復，敬請勛安。敬璧芳衡，維希雅照不備。

嵩崑為責罵長順致壽山函（七月初五日）

再啟者：聞得海口鎮口大炮，長帥早經撤回，運至半途而棄，又不知是何主意。琿春有山，三姓、寧古塔均有山，何不山石塞江、以擋其輪？應防之地，均不布置（編者按：嵩崑在書眉批曰：“緩以待俄！”）。若非奉旨，鐵路尚在不拆，仍以保護為詞，以致俄人遠來，重兵到哈，辦理棘手，實堪浩嘆！又及。

再，长帅所派統領博多罗，带兵千名往剿老少沟，追捕俄人，在大荒地实毙俄人十六名，报將軍四五十名，遂报全胜。实则追俄逃兵往北，不往下追，任兵搶当鋪、住戶而回（編者按：嵩崑在书眉批曰：“統領兵搶鋪”）。現长帅仅撤去統領之差，着塔尔幹暫行代理。电局张乙山誤迟电报，暫行革职；此我等有事无电之蔽也。一人精神为众所蒙，所以自批之件，他人敢于改換之故也。奈何！奈何！前因俄人在老少沟盘踞，將軍令博多罗往剿，俄北逸，不即尾追，致有田家燒鍋之役。博兵不去追俄，竟在珠尔山地方搶劫鋪戶，現撤統領矣（編者按：嵩崑在书眉批曰：“周統領兵又搶鋪。”）。昨又接文，內称姓城后路統領周公，在哈迎敌已敗，其勇带枪分逃，随又搶当鋪，周遣勇弹压，竟敢对敌，遺笑俄人。此二統紀律之严若此！

再，昨又去电云云，旋接复电內云云；而与洋人存銀之事不答。現据成都护函云，系道胜洋行之款，刻虽失和，亦难遽动。弟查道胜洋行，乃俄人修路所設，今成都护回信不云俄人存銀，乃云道胜銀行之款，殊不知俄人設此銀行，以“道胜”命名者有用意焉。所謂“道”者鐵道也，“胜”者以鐵道冀日后胜我大清意也。今既云存道胜銀行之款，与存俄人之款无异耳，又何辯哉！

至軍器长帅措留不发，迄今来电云及，新者无多，旧者尚在擦拭（編者按：嵩崑在书眉批曰：“临陣磨枪。”），岂非故意延緩而何？时在刻不容（緩）之际，而犹如此，弟实不能（解）矣。又及。

長順、成勳希望“彼此和衷共济”复嵩崑函〔七月〕

书农仁兄都护麾下：

昨复蕪函，計登籤閣。頃奉惠翰，敬悉籌碩画，精詳尽善，不胜欽佩。貴城土夫业經遣散，鐵路亦經拆毀，消除隱患，幸何如之！承示筹款一节，弟等亦有此意，容即議办。刻下哈尔滨事頗危急，各处俱形吃紧。我輩仰承付畀之重，敢不竭尽心力，保守疆土，彼此和衷共济，庶期稍裨大局。尙望时加指示，俯匡不逮，是为深幸。专复。敬

請勛安，不具。愚弟長順、成勳頓首。

嵩崑為責罵長順及交涉委員，并挑撥成勳與長順之關係復成勳函〔七月〕

建甫二弟都護大人麾下：拜啟者：

适接來函，敬悉一切。長帥接到公信，自應送閱。然內有領械一节，恐吾弟台從傍以理襄助，諸多碍難出口，故不送閱。訥城有兵有械，必要前往助剿，倘若傲倖得手，省功減色。吉省諸事遲延，外城使之掣肘，自然之理，俄人定然逞志，涂炭生靈。禁拆鐵路一节，兄已計及訥城之械不發矣。弟向各屬員屢言之，后果不發。禁拆告示，盛京俄堂鐵路公司燒后方來，非失和之先也。長春接仗時并未見將軍來咨先拆鐵路之文，及木排橫江，兄已電知將軍，而來電內稱“排排均有子母耶？”延緩之意，見于言表。故兄派兵往剿，果系洋兵。至道勝洋行存銀之事，三省均有道勝洋銀行，乃洋人修路所立，故命名大有深意。“道”者鐵路也，“勝”者言此路必得勝也。省城之存此銀也，訥城來往省城買賣之家，回訥均云，將軍與達呢爾借兵餉打洋人矣。兄已以為不經之談，今見吾弟來信，不料果有此事，豈得謂之謠言耶！訥城未聞職官暗通洋人之謠，然有交涉委員得洋助薪水之語。

吾弟台在省之難，兄豈不明，將軍之委員視弟亦不過以將軍屬員目之，不過有此一官無印耳！交來文兄之稟，則老弟台勝兄多矣。居然上款稱敬稟者，第一榮也；又稱先台，第二榮也；又稱軍先，與將軍以平行目之，第三榮也；后銜又稱“卑府謹稟”，此第四榮也。雖與將軍同印，而有四榮，何修得此。而文兄稟內稱張公之信，誤繕；張公号小川，兄号書衣，封筒錯裝，而号亦錯耶？令標朱筆亦錯耶？直耍戏兄耳！兄豈不明。然兄素無開罪交涉委員，諸公均未晤面者，平空无故戏耍，不過代將軍示尊大之威耳！天下通行，各省得意委員，如出一轍，無足為奇也。

嵩崑致長順、成勳函 七月初七日发

鶴汀將軍仁兄、建甫大臣二弟麾下：

捧讀來示：哈尔滨事在危極，保守疆土，我輩世受朝廷高厚鴻恩，均應同心共濟。敵城土夫來往絡繹，弟派兵終日招呼過江，已過萬數千矣。幸托福，並未滋事。多者給其頭目護照，保其過江回籍；典衣賣襖，情實可憫，現諭北渡口善為分渡。前經奉旨，諭以令土工照拳民之法拆燬鐵路，而省城交涉委員來無名公啟，令弟遣[將]鐵路相近之土夫遣散。奉旨令土夫拆路，公啟令遣散近路土夫，是恐拆路也。弟昨諭知市老少溝之兵隨拆矣。

前聞博多羅之兵搶東荒地之鋪，昨又接姓^①文，周寶霖之勇，又因敗仗搶鋪。（編者按：嵩崑在書眉批曰：“博、周二位大統領兵，兩搶商鋪，良民何辜！”）弟想此事有關大局，黑龍江兩勝仗，吉林兩統領之兵，或敗而搶鋪、逃散，或不追敵而搶鋪；入奏措詞恐亦不易，相形之下，未易辦理。

籌款之議，弟言其事，因同事一省，不敢觀望，救正衣冠之意，愚直淺見，仍望二公詳酌之。保守疆土，弟早向訥城寅友聲稱：“城存與存”。此信中前有激烈之詞，因不發批准之械，訥城無所倚傍，焉能保護疆土耶？若非因保守疆土，誰敢得罪朋友耶！忠直事君，不能回護朋友，故未免書言激烈耳。祈恕，祈恕。

魚電，六十一令赴訥，甚妥。所賜之械，由局籌備交來弁運送。弟有械可能招兵，或能保守疆土。先為頂禮，代萬民感謝二位兄台之德。又和拳公費不必遣送，亦交去弁永恩等一併帶回訥城，以備應用，以免遲延。專此。（編者按：嵩崑在書眉批曰：“此信六日無回信。”）

^① 姓指三姓。

嵩崑为怀德援軍无信，農安界有俄人及教民复寿山电

〔七月〕初八日

寿帅鉴：弟遣探往奉界接探，怀德三营无信。惟据該探称：农安界有俄人及教民百数名，現被兵困。崑。庚印。

嵩崑为老少溝俄人已灭复寿山电〔七月〕初八日

寿帅鉴：庚电悉。老少沟俄人已灭，弟已电达伊通矣。（怀德援兵三营），候到訥，弟再电达。崑。庚印。

吉林新陈边練各軍总统金州副都統明順为軍火事致伯都訥副都統衙門咨文〔七月〕

奏派总统吉林新陈边練各軍金州副都統斐凌阿巴图魯明为咨行事：

本月初四日准貴副都統咨开：“照得俄逆在长春与兵打仗，又在訥境盘踞多名，兼教民随同起乱。且由江省回籍土夫数万，从訥絡繹經過。加以众言訥郡有兵无械，仅聞由省已請大炮，未見領到何械，地面如此紧要，不知官常何以守城卫民，等詞，紛紛議論，人人惊慌，个个浩叹。随以婉言开导，安撫民心，并督飭統領西隆阿，率同护城官兵，不分昼夜，严加防守。如遇土夫，本副都統大臣亲加劝慰，令其安分过境，所幸未生事端。惟現当吃紧之际，前随續領各枪千杆，尤恐赶办不及。此次关大軍情，曷敢稍懈。若再延緩，必招众怨畏怯。倘致奸党乘我空虛，勾結成患，坐視无策应敌，害及民生，实非浅鮮。是以祈由省机器局速先发给开斯枪五百杆，带子母五万顆，洋抬枪二百杆，洋药一万五千斤，鉛丸一万粒，銅帽一万个；毛瑟子母五万顆；法得力子母三万顆；两磅克虏伯鋼炮二尊，带开花子一千个，水平尺一架，拉火一千支，銅五件一千付；噶尔薩炮二尊，带羣子一千个，实心子一千个；飭交差員云騎尉順福、永恩星夜运解来訥，便即添兵，以应急需，而資防守，俾保民命之处。相应再由六百里加紧飞行咨請查

照，希爲飭局照咨領軍火，如數速急備齊，差到卽交領回，望勿稍緩”等因，准此。

查貴城所請各項槍炮軍火，向非敵總統所敢主持，至能否照數撥給，均由軍帥酌奪。前次請領槍械，現未解到，應俟至日，查其能否敷用，倘再不敷，徑請軍憲添撥可也。除分行外，相應備文咨行貴副都統，請煩查照施行，須至咨行者。

吉林將軍衙門致伯都訥副都統衙門咨文〔七月〕

將軍衙門爲咨行事：兵司案呈：“本年六月二十六日准督辦軍務處札開：‘光緒廿六年六月初十日欽奉旨諭，設立軍務處，所有各處文報有關涉軍務者，均應另各咨文知照本處，以免錯悞。現在派有文報處文報委員，在東華門外兵部捷報處常川值班，專收軍報。相應札行各直省將軍、都統、督撫照辦可也’等因。奉此。相應呈請咨行伯都訥副都統衙門查照可也。”須至咨者。

壽山爲堵塞江流等事致嵩崑電〔七月初九日〕

嵩大臣鑒：奉天仁軍已抵寬城，并聞奉軍三營亦抵黑林子。老少沟現無俄人。已商增、長兩帥，仍飭并力向前，與蘭軍聯絡。昨接尊函，堵塞江流最爲上策。三岔口地雖平衍，若用坏船填石，或柳條編筐，中填碎石，或用木排緊捆，扎住江面。敵部續拔該處之營，一二日必到，惟系新招土夫，器械亦不精利。敢乞麾下就近督飭，會同貴部，或多招民夫，無論如何總宜速爲塞斷。切盼，切禱。前飭敵部會同三姓，將俄遺鉄軌大船，裝沉江底；呼蘭木植分董，亦飭編排塞江，但恐緩不濟急耳。山。佳印。

嵩崑擬用木排塞江復壽山電〔七月初九日〕

壽帥鑒：佳電悉。三岔河平衍缺石，弟擬木排塞江，亦可阻輪。〔崑〕。佳印。

吉林新陳邊練各軍總統明順致伯都訥副都統衙門咨文〔七月〕

吉林總統明為飛咨行事：于本年七月初六日准伯都訥副都統嵩密速飛咨前來：“適准江省將軍壽電開：‘逐俄歸哈，聚而殲旃，甚善。但慶都護、定統領業已開仗，江軍渡江夾擊，首尾恐難兼顧；已飭駐扎三汊河子一營，帶炮前往援應矣。惟哈爾濱俄既據我腹地，死守勿窺，均屬堪虞。尚乞轉催吉軍，合力攻擊，不勝切禱’等因，前來。除已先行電達將軍，并飭統領西隆阿督飭護城隊嚴加防守外，第所有吉省邊練陳新各軍，及新募各項抬炮各隊，均在省會各處扼要駐守。今准來電，將哈爾濱如何固守，不令俄逆逃窺，及如何轉催吉軍合力攻擊之處，理合備文固封，由六百里加緊密速飛咨，奏派吉軍總統明查明，希速相度妥辦。仍祈飛速撥隊在訥東北江沿一帶擇要駐守，嚴加防堵，以遏逃窺，切要，切盼”等因。飛咨前來。

詳查前飭在該城佐近駐防各軍，就近馳往哈爾濱一帶擇要嚴加防堵，并飭各隊會同江省各軍，相機進剿，并飭陳新各軍，擇要堵御嚴防外，理合由六百里飛咨貴副都統衙門，請煩查照，就近調遣，望速施行。須至咨者。

壽山為建議如攻下哈爾濱請將財物分給各軍事致增祺等電

〔七月〕初九日

增帥、晉帥、長帥鑒：倭、慶都護鑒：哈爾濱俄兵實在不多，而銀錢無算。請飭各軍并力合剿，如能掃除淨盡，所有該處銀錢貨物，由官清查，按營分賞，官中不取分文。惟不准各軍互相爭奪。倘清查官員隱匿不報，私自肥己，准各營呈控追究，仍加等治罪。如此傳播，使將弁兵勇各有希圖，或不难一鼓蕩平。尊意以為然否？乞速復示。山。佳。

長順為“軍事不利”，未可輕戰致壽山電〔七月初十日〕

壽帥鑒：庚佳各電均悉。三姓失守，此間未據報到，想非訛傳。聞璦（春）亦同日失守。軍事不利，未可再事輕戰。現已飭謝守轉商德統領，到老少溝后，務〔勿〕再前進。攻哈一节，俟兵力集，定期會攻。以敵資作犒賞，使將弁兵勇有所希圖，洵屬上策，自當遵辦。銅帽前為苟航盡數要去，現始造成十萬，當交餉車搭解。機器局原撥本系車床，非創床也。順。蒸印。

吉林將軍衙門為勸教民悔過事致伯都訥副都統衙門咨文
〔七月〕

吉林將軍、副都統為咨行事：照得本年六月二十日奉上諭：“教民如果改過自新，自應網開一面；倘仍聚眾抗拒，形同叛逆，即著激勵兵團，嚴行剿辦”等因。欽此。合行出示曉諭閭省教民人等知悉：無論天主教、耶穌教民，務宜幡然改過，或投義和壇中自陳悔意，或在各廟焚疏懺悔，如是則身家可全，性命可保。倘仍執迷不悟，聚眾抗拒，甘為叛逆，定為遵旨，激勵兵團，嚴行剿辦。除刊刷告示，分發通省旗民各署，于所屬地面徧行張貼曉諭外，相應將鈐印告示，包封遞發。為此，合咨貴副都統查照，將發去告示，轉飭于所屬地面，一体妥為張貼。是為切要。須至咨者。

嵩崑令屬下張貼勸教民悔過告示札〔七月〕

本大臣為札飭刻即張貼曉諭事：案准吉林將軍來咨：奉上諭：“教民如果改過自新，自應網開一面，倘仍聚眾抗拒，形同叛逆，即著激勵兵團，嚴行剿辦”等因。欽此。欽遵前來。除將發到告示廿張，內在本處街市張貼四張，剩餘十六張，相應札交管番役總理章京等，选派妥干票役，協同各村屯鄉地，將告示張貼各屯，曉諭教民一体周知，趕緊改過可也。特札。計札交告示十六張。

寿山为用木排截江事致嵩崑电〔七月〕十一日

嵩大臣鉴：昨电木排截江，其法誠善。敝处呼兰木植分董許兆文前已稟請，业飭照办。惟須用电綫多根捆綁，并下沉荆筐，装滿碎石。两岸仍須生根，駐炮扼守。該員因僱夫不易，迄未办成。尊处如能办理，碎石不便，用拆下鉄軌沉江亦可。务乞通力合作，为感。聞三姓竟有媾和之說，确否？乞探示。山。眞印。

嵩崑复寿山电〔七月〕十二日

寿將軍鉴：訥用船装沙沉江，三四支木排在后塞堵江面，两岸伏兵。三姓媾和，未聞，容探。此时和局万不可准，后患无穷矣。〔崑〕。文印。

長順为轉錄六月二十四日上諭致嵩崑咨文〔七月〕

欽命吉林將軍长为咨会事：光緒二十六年七月初二日承准：“軍机大臣字寄吉林將軍长、署黑龙江將軍寿：光緒二十六年六月二十四日奉上諭：‘寿山奏，密陈江省布置情形一折。俄兵大队陸續整备，自不可不先事預防，惟該省兵力尙形单弱，务須知彼知己，計出万全，方为胜算。該將軍所陈备战各节，是否确有把握？中、俄处处接壤，果能羈縻勿絕，朝廷亦不欲大开边衅。如果敌兵闖入边界，自当迎头截击，力遏寇氛，不可畏縮示弱。但不必先为戎首。勿謂天津业已开战，便（原稿作但，誤）当处处先发制人也。黑、吉两省，唇齿相依，总須謀定后动。著仍会商长〔順〕，相度机宜，妥为因应。总以保守疆土为第一要义。至所請拨給餉項之处，著戶部酌量筹拨，以应急需。将此由六百里加紧各諭令知之。欽此。’遵旨寄信前来。”（編者按：此上諭亦見《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三四七頁。）准此。除分咨外，相应恭录备文咨会，为此合咨貴副都統，請煩欽遵办理施行。

長順為轉錄六月二十六日上諭致嵩崑咨文〔七月〕

欽命吉林將軍長為咨行事：光緒二十六年七月初四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盛京將軍增、吉林將軍長、署黑龍江將軍壽、盛京副都統晉），光緒二十六年六月二十六日奉上諭：‘現在中外開衅，將來收束地步，亦不能不預為籌計。前據長〔順〕奏，修路監工與敵人不同，傳教各國與俄無涉。持論極有分曉。（現）奉天業經拆毀鐵路，自系拳民所為。江省所奏备战（原稿作兵，誤）情形，亦尙未能通籌兼顧。要之，現在辦法，總以保守疆土為第一要義。如果敵兵大隊直入，自當極〔力〕抵禦，認真防剿，不准稍有疏虞。至此次衅端，本由拳民而起。拳民首先拆毀鐵路，我仍可作彈壓不及之勢，以明其衅不自我開。各該省如有戰事，仍應令拳民作為前驅，我則不必明張旗幟，方於後來籌辦機宜可無窒碍。增祺、長順、壽山、晉昌，務當隨時會商，統籌全局，不可各存意見。于明為保護之中，寓密為防范之意，方為妥善。將此由六百里加緊各諭令知之。欽此。’遵旨寄信前來。”（編者按：此上諭亦見《義和團檔案史料》上冊，三六〇頁。）承准此。除分札外，相應恭錄備文咨行。為此，合咨貴副都統，請煩欽遵辦理。須至咨者。

吉林將軍衙門為轉錄長順六月二十六日奏折致伯都訥副都統衙門咨文〔七月〕

將軍衙門為咨行事：兵司案呈：本年六月二十日，本將軍由驛恭折具奏：“為吉林拳民無多，現已燒燬長春、伊通等處俄房及英、法教堂，戰事在即，兵力尙單，擬請各城分練旗隊，以資守護，恭折馳陳，仰祈聖鑒事：

竊〔奴才〕前因中外開衅，海氛不靖，請暫事籠絡俄羅斯，以安邊境，業於本月十五日馳奏在案。蓋其時俄人散寓吉林腹地，猶日以修工為事，且深慮拳民之擾，時求保護路工故也。

詎拜折後，探聞奉天鉄嶺俄人為拳民所困，勢欲東竄。旋據署伊

通州知州朱乘槐稟称：十三日巳刻，有义和拳小孩二名，在城西天主教堂門首，各用双手（原稿作刀，誤）向空扇鼓，頃刻火由內发，焚燬淨尽，并未伤人及延烧民房。十七日又据长春府知府謝汝欽电称：府西小孤榆树俄修房屋，午后突然焚烧，至夜救熄。訪查起火之由，均称屋闌忽响一声，繼見火焰，人近火前，不觉其热，亦未延及民房，距民〔房〕数尺，有紅綫在地环绕。各等語。十九日該府电稟，又有城内天主堂、城外耶苏堂、二道沟俄房，均于今日先后被拳民数人用扇向〔房〕扇动，起火焚烧之事。当詢以拳民何往？則已无可蹤迹矣。（奴才）查拳民如此神勇，故属可喜，然行蹤甚秘，不聞兵备之有无，到处起衅，亦甚可忧。

吉林自兴修鉄路以来，俄站不下十余处。而我兵力甚单，除防軍分守各边，練軍新軍扼要散布外，省城久練之兵，仅止靖边〔亲軍〕三营，实属不敷分拨（原稿作佈，誤）。长春仅札新軍后营一营，护城者不过一二哨，余俱沿途散布。若俄出长春、昌图两車站之兵以相攻取，則府城危矣。（奴才）現于无可抽調之中，拨出靖边后路左营、驍勇右营前往帮同护守。一面与寿山約，俄如由三姓水路进兵，則以吉、江两省之兵，合力迎剿。如〔由〕宁、琿各边进兵，則惟恃吉林現有之兵，尽力堵御。惟新練之兵，現仅挑足旗队五营，其靖边強軍二十营，虽已招募大半，尙未全行成軍；即使速成，亦須練作战兵，断不能分拨各城护守。再四筹維（原稿作思筹），只有令宁、姓、琿、阿、伯五城副都統、烏拉总管，各練旗队一营，双城五常两堡协領、伊通佐領，各〔練二〕哨，专作护城之兵。合无仰懇天恩，俯准所請，以資防守。并准将所需餉項，动用公款，作正开销。至各府厅州县，每属于团練外，添練步队百名，前已附片陈明，此时半已报明募齐，所需餉項，亦請一并作正开支（原稿作銷）。

除咨部查照外，理合恭折由驛馳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訓示〕。謹奏。”（編者按：此奏折亦見《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三二二——三二三頁。）

茲于七月初五日奉到朱批：“著照所請，該部知道（原稿作到，誤）。欽此。”欽遵前來。相應恭錄朱批，呈請咨行伯都訥副都統衙門查照可也。

寿山为江省西北兩路吃緊致嵩崑电〔七月〕十二日

嵩大臣鑒：敝省西北兩路万分緊急。貴治与茂兴唇齒相依，如兰城^①万不可守，已囑倭、庆都护分抵茂兴，以便彼此聯絡。怀德三營現住老少沟。無論如何总要該統領移扎貴治，以壯聲勢。弟与兄生死相共，祈互相援应，为愚。山。文印。

齐齐哈尔副都統薩保^②为請代延义和拳師數人致嵩崑电
〔七月〕

嵩大臣鑒：刻下所屬慎海兩城，俄攻甚急。昨聞貴城來有义和拳師數人，仰懇代延，飭派妥差护送茂兴，接替星夜來江，以便分往救援，是禱。薩保叩。印。

嵩崑复薩保电〔七月〕十二日

薩都护鑒：訥城义和拳已往苏〔家〕窩鋪攻教未回，仅有三人稍通，回城請神示。〔崑〕。文印。

嵩崑致寿山函〔七月十三日发〕（据《嵩崑日記》）

眉峯仁兄將軍麾下：

适接眞电，訥城木排堆积毛柴，拟輪到火攻。現又以船排岸，兩岸深濠伏兵以待。仅能如此办法。来电謂三姓燐和之事，或系傳聞。前有三姓后路周宝林失營受伤，伊兵入城搶鋪，見諸阿城來人矣。后聞三姓、琿春俱有失守之說，未見明文，或无此事耶。

① 兰城指呼兰。

② 黑龙江齐齐哈尔副都統薩保，字午桥，号吉亭，滿洲廂江旗人。

昨有自哈爾濱內逃出之士夫云，听俄兵說，茹格惟志等深恨長帥，報怨不休，云：“我等因大沽開仗，只得棄路回國，可逃性命。不料長將軍再三告知：我必竭力保護鐵路，交涉委員亦語保護鐵路之語，我等放心。孰意奉旨令士夫拆路，將我等困于此地，性命可虞，我回國必有以報”之語。後登輪而逃，行至三姓，江有碎石填底，不能行駛，被姓城將其輪五只打沉兩只，俄人入江將石拉開船道，逃去滿載之輪三只而去。此系錫伯屯之人回家所述，哈爾濱內士夫均聞其說。

弟昨接長帥來咨：俄人道勝銀行存款入奏，來文內稱云云等情。若非弟激烈之信，此銀恐不為公家充餉（原注：仍實藏留待俄取，或和局因此）。今既入奏，然入告稍遲矣。然果如傳聞哈爾濱之謠，後患曷可勝言耶！專此肅函，敬請勛安。

再啟者：吉省兵事始興，想俄人早經大局已定，所以諸事從緩，或按兵不動，或不發器械，恐與俄戰，想為今日代俄人乞請也。天心國運，數應如此！倘姓城一經主和屬實，俄之要求鐵路兵費、大沽各國鐵路兵費、各國遺失物費，其款之巨，傾我國之土，恐未必可償。留此後患，無費之害，然定有天数，或不能由人耳。弟（崑），又頓。

再啟者：三姓自周寶林失營，伊兵搶城內各鋪，其無紀律可知。俄人窺其不能用兵，必取三姓如探囊取物。三姓一失，呼蘭亦急。琿春在准東傍海，定必失矣。琿失，塔城^①順手可圍，一定之理。鈕都護來文亦云，并無應手利器之語，足見五城一體掣肘，只能束手任俄人如入無人之境。今而城下求盟，恥孰甚焉！昨日長探回云，老少溝無營，或未到。臨穎不勝浩嘆。又及。

壽山致嵩崑電（七月）十三日

伯。嵩大臣鑒：所辦塞江之法，甚佩。駐隊共計若干？炮有几尊？是否三岔口，抑系下游？敵處飭赴三岔口之隊，已到否？均乞示知。再沿江柴拌凡可資敵者，務飭焚淨。敵處已電呼蘭照辦矣。山。元印。

^① 塔城指寧古塔。

嵩崑复寿山电〔七月〕十三日

寿帅鉴：訥只有馬步队九百余，分布守城各事。炮領未发。长帅久无信。〔崑〕。元印。

嵩崑致寿山函

眉峯仁兄將軍麾下：

昨接元电，敬悉一切。适据运送貴軍兵糧富亮回稟：在三岔河待七日，貴軍未到。弟仍飭守候呈交。惟弟前派往三岔河一哨，与貴軍联络。緣因江水涨发，寬闊十数里，兼无大炮，难以扼守，当相地势，择其下游窄处，訥之东北达戶屯江口駐守。該处与貴屬泖洲斜对，实觉兵单。現又派統領六十一帶領馬步練軍四百余名，亦往达戶、长春岭一带駐巡。貴屬泖洲若有駐队，可即飭知联络一气，俾厚兵力。弟用船排塞江，拟在新开江地方南岸，訥界北岸。貴屬可否添兵在彼守候？望祈示知，为禱。专肃，敬請勛安，維希鉴照不备。

嵩崑为拳壇等事致柳曼清函〔七月〕

頃接瑤章，极承篆飾。敬維曼清仁兄大人鼎祿增豫，泰祉凝祥，为頌。适奉手书，敬悉貴治有拳重三十余名，并神圣降灵各节。逃听之下，足征閣下虔誠感神，实为国家干济。貴处既有拳坛，弟亦可分东壁之光，借叨庇佑。現在弟亦設有拳坛，从习者五十名，朝夕虔練，甚著灵应。已将城內教民拿禁，又〔将〕屬屯苏家窩堡教堂燒燬，教民共拿百余名。值此中外开衅，凡我寅僚，自宜合衷济时，务須彼此声势联络，竭尽血誠。加以上神灵佑，俾期扫蕩妖氛，庶我儕无忝厥职矣。专此复楫。敬請勛安，并璧台衡，即希爱照不一。

練軍統領六十一为报告軍隊駐扎情况呈嵩崑文〔七月〕十七日

練軍統領六为呈复事：窃职于月之十五日准伯都訥都护嵩会文

內开：“照得屢接江省將軍來電，總期派隊聯絡聲勢，堵滅俄逆，等因。緣敵訥有兵無械，萬分無策，亦難束手坐視。是以由敵訥挑備保安左營馬隊一營、右營步隊一營，先行操備兵馬，專候由省領到軍械，再行配齊軍火，扼要分守。并因吃緊，電准來咨，已飭統領六十一赴訥戰守，現于七月十二日抵到。隨飭該統領六馳往長春嶺東北一帶，水旱兩路分隊扼要駐巡，嚴加防守。其吉林四七、伯都起營總等，悉歸該統領節制。并飭該統領轉札營總依升阿之馬隊，駐扎五里坨子，作為在達戶屯江口駐守之保安營步隊哨官永慶之接迎[應]。惟該營官常貴一營，應赴遜札保站至臭水甸子一帶分扎聯絡，以護站路。仍飭幫帶金貴所帶炮船，距訥沿江佐近上下游巡。并飭護城統領西，令保安營馬步隊分扎達戶屯、大溪河及三岔江口等處，實力堵御。責令保安營馬隊署哨官金海，作為駐扎新江口之營官阿勒錦布接應，以昭聲勢，而期聯絡之處。除飛咨吉林、黑龍江將軍查照外，相應照會練軍統領六遵照可也。”等因。准此。職隨即札飭四起營總，遵照文內指撥處所，刻即開拔，嚴加堵緝。惟查哈爾濱與三姓等處，且近江口，系與訥城一水相連，若不擇其水路隘口防堵，尤恐彼击此窺之虞。而況時值江水漲發，再再[在在]均關緊要。職遵飭帶領差占官兵，并訥起營總巴英額，帶領頭扎蘭官兵，屯扎長春嶺，嚴加偵探，迎頭堵击，以遏其旱路。暨飭二、四兩個扎蘭馬隊官兵，拔赴伊家店地方，擇要防堵沿江口面；其三、五兩個扎蘭步隊官兵，調撥黑沙坨子一帶江口駐巡防守，與四起營總及保安營馬步官兵，皆能一并聯絡，合力攻剿之處。除呈報翼長鑒核外，合將職分布各隊、水旱各路擇要防堵各緣由，理合備文呈復。為此，合呈欽差都護大人麾下鑒核施行。

壽山為調動三岔河駐軍致嵩崑電〔七月〕十六日

嵩大臣鑒：敝部前往三岔河之恩營官，因該營有義和拳三哨在省演練，頃因北路緊急，又將該三哨調回、湊足一營，前往北路抵御。另飭張營官填扎三岔河。此營俟奉隊到后，仍須調回。德統帶三營，即祈

再催前進。軍事旁午，改調紛歧，愧對之至。弟處西北兩路，萬分吃緊。仍祈偏勞，飭隊嚴扼江面，為懸。山。諫印。

嵩崑為解釋誤會致交涉局委員王昌熾函〔七月〕

古愚仁兄大人閣下：

適奉來函，敬悉壹是。內云暗通洋人消息各情，屈辱閣下，弟實覺報顏。然亦未指閣下一人而言，禁止拆燬鐵路亦非閣下一人所能行。給公信及諸公之信，信尚存將軍處，可考。擅作威福一說，保護鐵路之初，將軍來文：洋人告知有偷拆者，我即出告示禁止，并拿偷拆之民懲辦之。示后將軍來示，又派行知張貼。后諸公來信，又傳諭各路严查電杆鐵路。諸公信以副都統平行，降為將軍屬員，非示威福而何？後來排單之信，直令弟代標朱筆。諸君與弟均未謀面之賓友，竟視我為將軍屬員，直目我為委員屬員矣！平空抑勒，而將軍不知，其委員威福若此，不得謂蒙蔽耶？將軍先見此信，必令更改，足見未看。

況未奉旨為義和團之差，該團等散處各方，弟未能識訖，從何而喻也？滿街屯尋團、而喻以不可拆路，國人見之，能不以奉洋教而稱之耶！且謠傳仍有將軍與交涉局委員謀，願與俄人講和之說；未見實行，故未信知成都護，似此逆言亦能信耶？若弟遵示喻義和團，國人必謂弟亦奉洋教矣。阮營官陣亡之后，仍有公啟之信；乃以奉旨拆路，令附近土夫照義和團法拆路，而諸君公啟有令弟將鐵路相近之土夫遣散。以上各情，均于洋人有裨益，足滿洋人之意。未悉洋人當中之消息自何處通來？

當此中外決裂，弟忝膺封疆，當思國家疆土尺寸為重。我軍與俄已開衅端，哈爾濱等處與訥相離咫尺；寧、姓、琿、阿四城，均屬危急；訥亦險甚。欲招兵請械，將軍許而減發。又屢令保護鐵路，任俄人來往。是以于諸事掣肘之中，出一时无情之語，吾兄細思之，總祈原恕。然為國家而失賓誼，敢問孰重孰輕。淺見之論，兄台作逆言亦可，不作逆言亦可，焉用辯為！此次軍事倥偬，无暇細論，若必以榆

厅^①喧传之語作証，成都护已經料及无差。

誠兄台謂妄陷者二則，〔崑〕胆大一言，吾兄德政，今已拜讀矣。稍有招尤之处，〔崑〕敢不明言：一为奉办股票，集派捐民几成控，幸〔崑〕、李丽卿詳商二次，巨噴始息；又何发身死、未驗，反押尸子各事，榆厅称之。此乃弟未到任之事，將軍派〔崑〕詳查此案，始知其冤。然奉將軍之命，又系伯都旗人，責无傍貸。然仅录实在口供，并未言及兄台有过，仅称书吏稅达經手而已。今来华函大发憤言。公牒俱在，俟軍事稍定，将案卷、捐票股分传质，即明兄招尤在先，弟到任在后，何必借題發揮耶！二事能否字字确凿，非弟經手，若均传质前后原委，不难相符也；或能字字确凿。魯莽之言，望祈恕罪，实感寬量涵容矣。专此敬請勛安不庄。

嵩崑为解釋与王昌熾之誤会致成勳函 七月二十一日发

建甫二弟大人閣下：

昨接王守昌熾来函，因弟与閣下信內，叙該交涉局員等暗通洋人消息、奉教等語，有該員之名，致有憤言。弟实愧謝不遑。乃該員在榆屯^②任所，民心欠服，以致謠传。尤以何发冤案，聞有換案之議。最招尤者，集派股票，办理未免太促，几酿訟端。兄昨已致函該員，謝魯莽之罪矣。并声明非奉教之人也，均因鐵路起疑。兄心直口快，急躁悞事，悔不应信致弟台，以致得罪朋友。祈弟台面王古愚代兄謝罪为要。此次軍事得罪將軍，并得罪交涉局員，皆以不发器械、保护鐵路而起。弟实为保守疆土，迫于情急，虽得罪于人，而无愧于己。縱王古愚結怨于兄，于我何哉！专此，敬請勛安，余唯靄照不宣。

再启者：訥城均知招兵有械。乃虛张声势之举：兄立令铁匠打刀，各鋪始知招兵有刀；又令人喧传：將軍已发火药枪炮多件，人心稍

① 榆厅，指榆树厅，即今吉林省榆树县。当时伯都訥厅同知駐此。

② 榆屯，指榆树厅，該地土名孤榆树屯。

安。現在日盼械到。終日謠傳琿、姓二城因后路丟營搶鋪，三姓失守，琿春隨之；又謂失守二城后便可求和矣。然謠傳雖不足信，終日聒耳討厭煩心。

現蘇家窩鋪、韭菜坨子、五里坨子各教堂，均為義（和）團去拆燬，甘心蓋廟，願為良民。內患已除，謹防外侮而已。

嵩崑為義和拳事復張渭函〔七月〕

小川仁兄大人閣下：啟者：

茲接華函，欣悉貴治教民悔過。尤欽佩者，以牛頭山一帶挖立卡壕、備藏兵勇、能避槍炮等事，足征閣下運籌帷幄、克臻全等。

承詢拳法系何代何人傳授一節。曾憶古有神拳咒，弟知其語系“啄木錫坦多木達”七字，教（原稿作交，誤）童子默念四十九遍，即能揮拳如式；教大人則遲些，須念數日，驗否不定。然此刻之拳法與古是否相同，未敢預定。總系神聖顯靈，伏降邪教、掃滅洋夷，我儕竭誠而已。專此復械，敬請勛安，即希大照不備。

壽山致嵩崑電〔七月〕二十一日

加急。嵩大臣鑒：頃據北路急電：“俄人今日包抄過嶺，勢不可當”等情。查倘已過嶺，大局不堪設想！請飛催懷德三營，并敕省軍械星夜前來勿悞！切盼。山。養印。

黑龍江省阿勒楚喀副都統鈕祜額（駐阿城）致嵩崑函〔七月〕

書農仁兄大人閣下：敬啟者：

七月廿一日丑刻接到長帥來書，俄約八條均尚可行，而我止擬二條：一、還東三省所失之地，一、彼調兵隊全行退回，該國鐵路仍歸中華保護。必須三省聯銜會陳，候旨遵行。往返多需月日，仰彼寬期以待等云。當經依飭具函、遣差送哈去訖。是日午刻接奉惠寄電抄，誦同前因。是以將已經具函答复該俄茹總監工緣由，合肅奉聞。尚

乞南針時錫，俾得有循為禱。專泐布復，敬請助安，余希愛照。愚弟鈕楞額頓首。

長順致嵩崑函〔七月〕

书农仁兄都护麾下：

頃准奉天增帥来电，內詳各节，中外似有弭兵之意。謹將原电抄呈台覽。惟原电稍有錯落之处，依文繕写，会意可耳。专此敬請助安，惟照不具。愚弟长順頓首。

盛京將軍增祺致長順、寿山电（內轉李鴻章及駐俄公使楊儒致各將軍督撫电）（原注：奉天來电，无藉之談）

万急。吉林长帥、齐齐哈尔寿帥鑒：茲准直隶廷方伯六百里排递来电二分〔份〕：千急。將軍、南京將軍、九江將軍、福州將軍、杭州將軍、太原將軍、西安將軍、兰州將軍、成都將軍、广东將軍、盛京將軍、齐齐哈尔將軍、伊犁將軍，各位將軍鑒：亥密內开云云。頃接駐俄楊使咸电：頃外、戶两部面告，此次东省进兵，实非得已，专为剿平乱匪，并不与兵民为难。如各將軍肯合力助剿，事平之后，俄兵即行撤回。否則兵連禍結，生民涂炭，将来不知是何結局云。覈轉三省將軍云。务乞分別妥办，免酿大祸。鴻霰。

比駐俄楊使諫电：頃初七軍机处交出国书一道，囑电楊大臣欽遵。茲將国书照录于下：“大清国大皇帝問大俄国大皇帝好。中国与貴国邻邦接壤，二百数十年来，敦睦最先，交誼最篤。近因民教相讎，乱民乘机肆扰，各国致（原作舛，誤）疑朝廷袒民嫉教。貴国使臣格尔思（原作犯松思，誤）曾向总理衙門請速剿乱民，以解各国之疑。而其时京城內外乱民（原作九城）蔓延已遍，风声煽播，自兵民以及王公府第，同声与洋教为仇，势不两立。若操之太蹙，既恐各使館保护不及，激成大祸；又恐各海口同时举事，益复不可收拾。所以不能（原作得）不躊躇审顾者以此。乃各国水师不能〔相〕諒，致有攻占大沽炮台之

事。于是兵連禍結，時局愈形紛擾。因思中外論交，貴國之與中國絕非尋常鄰誼可比。前年曾授李〔鴻章〕為全權專使，立有密約，載在盟府。今中國為時勢所迫，几致干犯眾怒。排難解紛，不得不惟貴國是賴。為此開誠布臆，肫切致書，惟望大皇帝設法籌維，執牛耳以挽回時局。并希惠示德音。不勝激切翹企之至。〕”（按此電亦見《義和團檔案史料》上冊，二二八頁。）〔我〕軍萬勿越俄〔境〕肇衅，致生枝節，〔為〕要云。增祺。養印。

齊齊哈爾副都統薩保致嵩崑函（請協助眷屬回京）

書翁姻叔大人麾下：

前接舍弟函，知到新多蒙關照。茲又接來函，云出城廿里，竟遇兵阻，復回新矣。望祈指示舍弟携小兒急速前進，或添一護照令其闖行，物件實不足念也。兩次系累，多日騷（原信作遭）擾，當軍務吃緊之際，姪甚不安耳。惟有遠望拜謝、俯首萬萬也。

剡江省甚為緊要，愛、墨、海三處失守，敵人近在四、五百里，實為可慮。只有待拳民一助，共仰天命而已。忽忽不工，即請捷安不具。如弟等盤川不敷，仰求借墊，俟回京奉趙。姻姪婿薩保夫婦頓首。廿四日早。

吉林將軍衙門為轉寄軍機處寄盛京將軍增祺等電旨致伯都訥副都統衙門咨文〔七月〕

將軍衙門為咨行事：兵司案呈：本年七月十一日准錦州副都統承咨開：“本年七月初六日酉時准山海关副都統富〔順〕電開：七月初六日辰時由六百里加緊承准軍機大臣字寄：本月初四日奉有電旨一道，令即轉電貴副都統，接到時即由六百里加緊馳遞三省將軍，幸勿稍有刻延。奉旨：‘前據壽山電奏與俄兵開仗情形。曾經兩次寄諭增祺、長順、壽山等，穩慎辦理，以保守疆土為第一要義。現據楊儒電，俄人已陸續調兵，以平亂為名，勢甚憤張。東三省大局可慮。增祺、

长(順)、寿山等,务当懷遵前旨,通筹全局,断不可越境構衅。各处铁路,亦不可稍露不禁拳民拆创之意。兵勇尤应严加約束,不准随声附和。总于明为保护之中,寓暗为防范之意。毋致一发不可收拾。是为至要。欽此。’(按此电旨亦見《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四〇三——四〇四頁)等因。电咨前来。除分咨外,相应由六百里加紧飞咨貴將軍欽遵办理施行”等因。前来。相应呈請咨行伯都訥副都統衙門查照可也。須至咨者。

統領六十一稟嵩崑帖〔七月〕二十九日

統領六十一报称：窃取前經派往哈尔滨偵探俄逆去之驍騎校明伦,于二十八日由双城旋回抵营。据該員声称：“于二十三日有驍勇練軍各队,与洋人接仗,未分勝負;于二十四日复与俄逆开仗,自朝至夕,俄逆猖獗,各軍抵敌不住,业已退守城南。时有阿城副宪,业已奔往拉林。訖于二十五日,俄逆更凶异常,南門进城,烧毁鋪商房間为数无多,随由北門竄出距城十二里黄土崗地方一带盘距[踞]”等情。职查阿城失守,彼軍失利,該俄逆更属驕张。除飭各起馬步各队,一体严加防范不时(原作失)偵探,并移付保安营統領查照,自应严备相机进攻外;可否由职处再行添拨另軍,协力战守,絕其来路之处。备文由六百里飞报欽宪都护麾下鉴核施行。

寿山为請照料子侄致嵩崑电〔七月〕二十九日

嵩大臣鉴：前电囑儿輩赴訥暫避,感激无似。山以疆土不保,負罪甚深;惟有全家殉以报国而謝桑梓。区区愚悃,非矫情也。乃五司三处及幕友人等,咸大謂不然,环集哀恳,以为不孝莫大于无后,亲亲而后能仁民;并謂山同姓骨肉在軍者現有十人,死事者已三人,受伤者三人,断不可再为此过激之举,致乖天和。山此时亦不能自主,只好听之。茲遵前囑,赴貴治,尚冀飭屬照料。惟时局至此,何处是乐土乎!西望宮闈,可胜痛哭!山泣血。艳印。

嵩崑复寿山电

寿帅鉴：艳电悉。崑有三子，两世兄来訥，弟視如五子，倘歧視寄子之重，明神殛之！速派妥人送来，在弟府中住，同桌而飯，兄請放心。崑。艳印。

寿山請嵩崑轉漠厂錢督理电〔七月〕二十九日

嵩大臣鉴：請轉漠厂錢督理。頃据都厂曹牧电：七月初二日俄攻太平沟，东商观厂合兵守险。初三日陈令、惲令各带兵数千到都东厂，見兵无故起衅，被都厂打退。惲、陈术出沟，观厂各沟胡匪齐至都厂。东見势不支，初五出沟。請飭錢道、金守、飭惲、陈速到省。等因。惟金守現在何处，来电未詳。除电查外，陈、惲两令如何，望飭知为要。山。艳印。

寿山复嵩崑电〔七月〕三十日

嵩大臣鉴：两电均悉。敝眷已于廿八日晚起程。行止并无定所。兄高义云天，惟有泣感。弟惟死守疆土而已。弟山泣复。卅印。

吉林將軍衙門为轉寄軍机处寄盛京將軍增祺等电旨致伯都訥副都統衙門咨文

欽命吉林將軍長、副都統成为咨行事：本年七月二十二日准盛京將軍增、副都統晉咨开：“案准山海关副都統富咨开：‘本年七月初十日巳时，由六百里加紧承准办理軍机处为咨行事：‘本日奉有电旨一道，希即轉电盛京將軍增祺、副都統晉昌，相应咨行貴副都統遵照办理，幸勿刻延’等因，前来。正在恭录諭旨轉电間，据电报局委員声称：关外电杆損坏，梗阻不通，一时难以接递。等情。事关軍务要件，未便稍延。除呈报軍机处查核外，相应由六百里加紧飞咨查照办理’等因，准此。除分行外，相应恭录咨行查照欽遵施行”等因，咨行前

来。准此。除分行咨札外，相应恭录抄粘，备文咨行。为此合咨貴副都統查照，欽遵施行。

計抄粘电旨一道。

奉旨：“晉昌奏：‘育字各营，分路攻毀洋城，前队現扎海城，相机进剿’等語。东三省兵单餉絀，处处与俄接壤，迭經諭令該將軍等通筹全局，預为收束地步，諒能仰体此意。如果敌兵闖入边界，自当迎头截击，力遏寇氛；倘境内关涉洋务之处，尚可設法羈縻，仍以保守疆土，勿先構兵为上策。增祺、晉昌务当懷遵迭次諭旨，相度机宜，穩慎办理。晉昌尤当量力审势，不得逞一时之快，鹵莽图功，先开衅端，致誤国家大局。懷之！慎之！至所請添募营队各节，著照所請行。其餉項，应由該將軍等就地筹备。欽此。”（按此电亦見《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四二二——四二三頁）

吉林双城廳撫民通判柳大年^①稟嵩崑帖

敬稟者：

窃于廿四日申刻据探称：么統領培珍，在好驛子屯与俄接仗受伤。亥刻探称：赵統領德庆全队接上，率义和拳勇堵剿。二十五日辰刻又探得鈕副宪^②弃城南走，而阿城失守矣。現阿城已被賊踞，么、赵两軍退駐河东岸，余軍悉散。卑厅先只义勇一营，文統領祥西丹两营，馬队一营，不过数十人，軍械均不足。二十六日德統領胜率銳胜三营来。現德分兵守东南两路，文守东北两路，卑职义勇守城，在在异常吃紧。据此，馳稟宪台俯察。务乞速发重兵赴堡，协謀守战，不胜惶亟待命之至。肃稟，敬請崇安，伏希垂鉴。卑职大年謹稟。

嵩崑复柳大年函

曼卿仁兄大人閣下：

① 柳大年，字曼卿，湖南长沙县人。吉林双城厅撫民通判。

② 指阿勒楚喀副都統鈕楞額。

頃接來函，驚悉阿城失守。貴處吃緊，理宜撥兵援助。惟訥城兵亦無多，雖由省撥銳、勝二營，均撥往江濱扼要駐守；六統領所部各隊，亦在拉林河一帶堵御；城內只有一營，實系不敷分布。況江省亦屬危急，與訥一江之隔，敵訥現時雖無警作，亦不可移緩就急，致蹈顧彼失此之虞。時局至此，徒增浩嘆，務望速向軍帥處請兵為要。專此復陳，敬請助安，敬璧芳板，余希朗照不庄。

壽山擬赴俄營議和致嵩崑函 八月初二日

嵩大臣鑒：現在俄兵已到拉哈站，距省不過二百卅里，省城仁字三營到齊後，共不過湊足五營；而仁字營尚不得力，五司八旗更無固志。再四籌酌，與其一戰瓦解，無益大局，多戕民命，弟亦露醜。即不如拚弟一人，以贖萬人。刻擬於初四日親赴前敵，與俄面議，勿害我官兵，勿傷我商民。弟以一身報國，印信交薩都護，請其攜帶旗兵暨步敕練兵，以及官民人等，返回內地，俾令各有着落。并囑姚福升、程德全、張心田、于鵬興諸人佐之。各該員將來過訥，亦可为麾下幫忙。由奉運來槍械，請截留。連侍衛亦請飭守訥，俱勿前進。惟仁字三營，習氣太壞，留此必為難民之害，希速電增帥調回；或由麾下調守訥亦可，望速施行。

壽山致嵩崑電〔八月初二日〕

嵩大臣鑒：現在俄兵日逼日近，不稍停候。我軍兵單力弱，勢難再戰，如果和議可望，山自當勉力守土，否則擬即親赴前敵，以弟一身贖萬人之命。敝省由奉運來槍械、餉項，乞留尊處，勿資敵。連侍衛各營到日，亦乞電示候信。山。冬印。

嵩崑復壽山電〔八月初二日〕

壽帥鑒：兩電悉。貴省雖難守，亦不可以命抵敵，徒勞無益。貴省隊伍散布，自應退步收眾，以待援（原作緩，誤）兵，再圖恢復。況庆楨等

帶隊四百余名，卅日起程；今日連侍衛帶隊亦渡江赴卜去訖；該二員到時能助燃眉，萬勿一戰竟成瓦解。至禱。〔崑〕。冬印。

崑崑致長順電〔八月〕初二日

鶴帥鑒：江千急電：卜省危。訥城須撥大隊保護為要。〔崑〕。冬印。

長順為派達桂赴哈爾濱議和咨崑崑文

欽命吉林將軍長為咨行事：案據邊防營務處呈：奉憲諭知悉：照得本將軍現派花翎協領達桂，帶領隨員，前往哈爾濱，與俄總監工茹格惟志商辦三省事件。特發令箭一支，交該協領收執。所有沿途邊練各軍，均歸節制調遣；或戰或守，亦聽該協領裁酌。如各統領營官，以及哨官長兵勇人等，有各存意見不服鈐制者，即由該協領就近懲辦。合行諭飭，為此諭仰邊防營務處立即札飭各軍一體知照，切速特諭。等諭，奉此。理合呈請咨札等情，到本軍督大臣。据此，除分行外，相應備文咨行貴副都統，請煩查照施行。

長順為轉寄軍機處七月十一日寄盛京將軍增祺等上諭致崑崑咨文

欽命吉林將軍長為咨行事：准奉天軍督部堂增、副都統晉咨開：“光緒二十六年七月十五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盛京將軍增、吉林將軍長、署黑龍江將軍壽，光緒二十六年七月十一日奉上諭：‘壽山兩電，均悉。東三省逼近強鄰，兵力不厚，是以迭經諭令該將軍等以保守疆土為重，不得越境構兵。蓋兵事在知彼知己，尤貴能發能收也。現在俄攻受環甚急，則衅自彼開，自應激勵戎行，悉心擇御。惟倉卒添募，能否得力，餉項亦須就地通籌。京師援軍四集，需餉浩繁，部款斷無余力外撥。至所需軍械，吉林如有積儲，即著長順酌量撥濟。長順不肯會合攻哈爾濱，自是老成持重之見。惟边防急需嚴備，如果敵兵內犯，即迎頭截擊，以遏其鋒，不得稍存畏葸。總之，三省相依為命，當

此時勢艱危，自應聯絡一氣，彼此詢謀，和衷共濟；不可各存意見，致誤大局。輕開邊衅與臨機退縮，厥罪維均。該將軍等仍當懷遵節次諭旨，詳慎辦理，是為至要。將此由六百里諭知增祺、長順、壽山一體知之。欽此。”遵旨寄信前來。（按此上諭亦見《義和團檔案史料》上冊，四三四—四三五頁）等因，承准此。除欽遵分行外，相應恭錄備文飛咨請煩查照，欽遵施行”等因。到本軍督大臣。准此。除分行咨札外，相應備文咨行貴副都統查照，轉飭所屬各隊欽遵施行。

長順為轉寄軍機處七月十二日寄盛京將軍增祺等上諭致嵩崑咨文

欽命吉林將軍長為咨行事：准奉天軍督部堂增、副都統晉咨開：“光緒二十六年七月十六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盛京將軍增、吉林將軍長、署黑龍江將軍壽〕，光緒二十六年七月十二日奉上諭：“壽山奏，愛琿各營戰勝，並布置各路防務情形一摺。東三省邊防同一緊要，目前黑龍江尤為吃重，所有一切戰守機宜，于昨十一日詳切訓示壽山，並諭知增祺、長順一體遵照矣。仍著該將軍等悉心體察，穩慎辦理。另片奏，餉械短絀，請飭部臣等源源接濟等語。現在京師戒嚴，部庫支絀，斷無余力可以外撥。據稱，該處練餉等項尚存銀五十餘萬兩，著即移緩就急，先盡軍需動用。俟報明確數，再行由部籌款撥還。鳳翔等戰守尚屬得力，著壽山先行存記。（嵩崑在書眉批曰：“鳳翔已故矣。”）將此由六百里各諭令知之。欽此。”遵旨寄信前來。（按此上諭亦見《義和團檔案史料》上冊，四三六頁。）等因，承准此。除欽遵分行外，相應恭錄備文飛咨請煩查照，欽遵施行”等因，到本軍督大臣。准此。除分行咨札外，相應備文咨行貴副都統查照，轉飭所屬各隊欽遵施行。

長順致嵩崑電〔八月〕初三日

訥。嵩大臣鑒：冬電悉。江省請停戰，俄隊仍前進，以帶兵官不能主

也。前月望，茹总监工致书鈕都护，意在重整路工，以八条为約。弟处均照行，以为从此罢兵矣；不料鈕派人递回书，茹派兵送成使人，該俄兵为我营勇所伤，以致俄队进攻，阿城失守。現复派員前往哈尔滨，重申前約，先商停战，未知能成否。近接各处电，奉天折差廿二出京，廿一見派人入京，乘輿尙駐万寿山，廿日奉旨：“李鴻章著授为全权大臣，便宜行事，欽此。”中外和局定矣，未知如何了局耳。省中无队可拨，貴处此时只有归攏队伍，择城外要隘深沟高垒，并力扼守，不輕出战，最为上策，胜于添兵多矣。順。江印。

嵩崑致寿山电〔八〕月初三日

寿帅鑒：适有茂兴站营务庆差人来文，拟将留訥軍械整兵赴援，并向弟請兵助剿。奈弟城之兵，前遵示外开防江，城中仅六百卅名守城，不能再开。〔崑〕。江电。

黑龍江茂兴站营务处幫办慶山致嵩崑电

嵩都宪鈞鑒：窃庆山系黑龍江省营务帮办，只緣敝省軍械等項缺乏，派領之員沿途迟緩，所以各处告急者竟无枪械援应。故寿帅发令飭职来茂探催。所幸奉天三营已到，日昨領智利快枪之庆楨早晨到茂，随时督令起程奔省。电达寿帅后，乃今卯刻接奉寿帅复电：所有运到枪械子母，均著統行运回訥城。并张营官队亦归都宪听候調用。盖緣敝省被俄人日逼日近，兵队疲憊，实难与之再战，敝寿帅定于初四日亲赴前敌議和。如大局难挽，以死报国云云。聆悉之下，悲憤焦急。随差人飞迢过去軍械車队，以便听命办理。无如敝省势局既已如此，职惟有将此追回軍械官兵整备，拟即赴援。然人数尙不滿千，似乎迎敌过单。合无仰懇都宪代为多筹兵馬，垂念邻封国家世仆，以援危局，庶国家之事，江省生灵不独今日幸甚，倘能由此得手，归复旧业，邻封平靜，天下共享大福也。情迫不已，直求拯拔，千禱！万禱！候示。叩电。

嵩崑復慶山函

為復知事：

頃据茂兴站馬差于今日申刻持呈黑龙江营务帮办庆鈴片，閱悉。惟多籌兵馬，敵訥兵亦无多，通盘不过二千之数，除护城一营，余皆遵依寿帅来电，均拨北江一带屯（原作邨）扎御堵。現下敵省各处危急，与訥接壤之阿城亦失守矣。彼此同病，万无代籌兵馬之策。至貴省餉械，虽經寿帅电著留訥；时局至此，本大臣亦未便擅主。前已由敵处电达寿帅，設法恢复，不可一战瓦解。好在庆委員并奉天三营已抵茂站，尚冀并力合师援剿，仰托神祐，亦不难一鼓蕩平俄逆矣。是所祝盼。

嵩崑為請領軍餉咨長順文

欽派义和团練大臣鎮守伯都訥等处地方副都統加六級紀錄三十二次嵩為咨明事：案查前于本年六月間接准省文，因外夷起衅，由訥选練兵丹五百名，作为保安一营；又挑护城步队百名，四出分路远探軍情馬队五十名。复因吃紧，挑練保安右营步队一营，左营馬步一营；緣无軍械，以致未能及时挑齐。屢經由省咨領軍械。前于七月二十八日續領軍火到城，始將馬步各队陸續挑足，业經扼要分扎各处防守，并与各营官兵初发小口分。嗣因俄逆至琿春、三姓放火，攻我疆土，軍队未能得手，以致失守；及宁围未解，边境腹地处处戒严，已有省文。又經翼长文內，据六起四扎兰委參領承銓报称：哈尔滨俄逆所到村屯，悉行焚燒，凡遇華人，不論男婦大小，尽行屠戮，遭害者不下数千村，被燒者不下万户。又据陶驛探报：江西太平庄等处洋人，及天主（原作誅）教与官兵打仗，焚燒民房不計其数。各等情。第該俄寇到处橫行，杀人放火，猖狂至极，全賴各队敌打，保守疆土。兼省挑各軍薪水，是否悉照边軍章程开支。是以將敵訥保安中右步队两营、左营馬队一营、亲軍一哨，所有該官兵应支薪水，应否均照边軍开支各

緣由，先后备文咨省，均在案。

惟思前經將軍奏折內，于外五城各挑旗隊一營，專作護城。第訥地系在奉、吉、黑龍三省適中，兼三面濱臨大江，又有教匪，各盜乘危萌亂，若无兵力，以何彈壓保守地面。而虽挑兩營步隊，馬隊六哨，乃緣水旱兩路甚屬辽阔，頭頭是道，隨飭各隊擇要分守，尙不敷用。復又由省咨撥銳、勝兩營來訥，與各隊分扎沿江要隘，堵御俄逆來路。虽屬稍可分布，總不如多練隊伍，方能固守疆圉。但念需項虽艱，故未加添。現在敵訥挑足步隊兩營、馬隊六哨，除一營業已入告；下挑之步隊一營、馬隊六哨，攸關日支口分，應否奏明？理合备文飛咨欽命吉林將軍大臣長、副都統大臣成查照施行。

壽山准备自殺致嵩崑電〔八〕月初三日

嵩大臣鑒：江電悉。今日之事如萬一可為，豈不欲背城一战，無如地方人心已散，新營兵力太單，而俄人有言，如我不開一槍，彼亦決不傷害一民。無問此時言戰勝否難定，即使能勝，亦無后繼；而一經失信，江省無數生靈，皆盡置之死地矣。再四籌酌，只好以弟一人而贖萬人。俄人現已逼近，無庸弟往。弟趕緊料理未了各事，稍有頭緒，即當永訣！軍械、連營仍請留訥慶委員處，已另飭矣。山。江印。

双城堡協領玉崑呈嵩崑文〔八〕月初五日

双城堡花翎協領玉崑為飛行移呈事：左司案呈：現查阿城被俄兵攻陷，該逆將哈爾濱老巢接連阿城西北一帶盤踞，聲勢聯絡，業在堡之迤東西，出哨探，焚燬村屯，烽火四起。復據探兵回報：已焰至三家一帶，相距堡城覺近，而彼俄逆倘有猖獗西向。今堡屬平坦，虽將要路分兵堵擊，及城中嚴加防守，實恐不虞。再前守阿城各統領所帶各軍，均退過拉林河西南一帶屯駐。現堡屬勢孤兵單，值此強敵西犯，則堡城危在頃刻，萬難保全。惟思訥城系與堡境鄰封，仅恃蘭河環繞之障；倘唇亡齒寒，恐有防不勝防之虞。望速撥隊來堡救援之處。除

飞报將軍衙門外，理合由八百里备文飞行移呈貴伯都訥副都統查照，速拨納軍来堡应援剿击施行，須至移呈者。（按：嵩崑在书眉批曰：“双城告急，訥亦无兵可拨。”）

嵩崑致長順函

鶴汀仁兄將軍麾下：

至契不套。同事軍务，同袍患难，同舟共济，同心协力，于朝廷大局方能有济，疆土或者可保。昨有由省来商人传言，明月川总统与兄台因整顿营规不允，月川一怒而去之語。月川老于戎行，頗有名望，既經奏明任为总统，何以不听其整顿营中之不肖耶？既以重任倚畀，千万不可掣肘。营中統領不能約束兵丁与营哨各官，非止今日。无事則不过惰軍，有事若仍泄踏，此初后路失营，因三姓城失守，銳气一敗，琿、富繼之，大荒地之搶已驗。今日俄到，阿城必然难守，搶市則能，御俄則散，此情接仗，焉能有济！此昨接来电有和議之事，弟复电有免得生灵涂炭之語也。明知兵不能恃，一經見仗，遣笑外国，不如何待？以弟愚見，如果有其事，吾兄仍須急将月川兄請出，先办軍务，俟請見之旨回省，如着来見，再交卸进京。現营中賞罰均听其主裁，或营中素无紀律之官兵，令知五月卅日之上諭，稍知畏惧，不敢疏泄放恣也。藉言之献，望其采择。此請升安。（原注：抄上諭一紙）

敬再啟者：当經查点运到枪械，惟林明敦枪配带子母，与文不敷，核計共少子母五千顆，据差員稟称，机器局赶办不及，未知是否确实，望祈分神查明示知，以免舛錯是禱。

長順致嵩崑咨文

將軍衙門为咨行事：兵司案呈：本年七月十八日准署黑龙江將軍寿咨开：“案照光緒廿六年六月初五日具奏，为兵事日迫，亟宜拟定办法，等因一折。除俟奉到朱批，再行恭录咨行外；相应恭录原折备文咨行。为此，合咨貴將軍請煩查照施行”等因，前来。相应抄单呈請

咨行伯都訥副都統衙門查照可也。

寿山折

奏为兵事日迫，亟宜拟定办法，恭折密陈，請旨遵行事：

窃前据受琿防营电禀，俄界有天津拳匪肇乱之說。当經电詢北洋大臣裕祿，粗悉顛末。其时各国兵輪已集沽口，自派队伍入駐京津，聞之不胜疑慮。正探訪間，电报中梗。自是传言不一，有謂英法联九国之师，以四款相要挾者；有謂英人已据唐山，法人已据大沽，并提督董福祥、馬玉崑等軍已与开仗者。虽不审所言确否，然武卫左路一軍，已由錦州等处調赴畿輔，則非徒匪乱，必有外衅可知。各国覬我积弱，謀之已久，則一旦开衅，极口要挾，亦可知。

愚以为时势至此，有不得不战者一，有不可不战者二，有不可失机会者亦二，請为皇太后皇上略陈其概。彼族既以全力相压，不餒其欲，必不止。姑無論他項要挾，即以賠款計之，为数必不能少。現在度支竭蹶，財力已殫，賠茲巨款，自非添借洋債不可。江海各关、淞沪等处盐厘貨厘，皆已押抵；添借洋債，又非出押內地厘稅不可。利权尽为他人所据，如此尚能自振乎！且我愈退而人愈进，我愈畏人愈欺；再有似此之事，又将何以应之乎？此不得不战者一也。从前承平日久，民不知兵，故甲午一役，营勇見敌輒潰。今日情形，稍不同矣。前事未远，負痛方深，將士半系閱历之人，各省亦多精練之卒，正宜及其鋒而用之，此不可不战者一也。以拳匪之多，可以覘民心之忿；以洋人之橫，可以覘敌人之驕；以我之忿，当彼之驕，故華盛頓起而逐英，普魯士用以破法；此不可不战者又其一也。

从前外洋失和，皆系一国专心一意与我为难，今則各国皆为謀利而来，一有挫衄，各生疑忌，其势可乘，此不可失之机会也。且彼远涉重洋，我不与彼爭于洪涛之中，而陆路截击，以靜待动；彼既悬軍深入，前后不能相顾；此又不可失之机会也。伏乞圣明毅然內断，決定大計。

京師為天下所系，尤乞皇太后、皇上示以鎮靜，万万勿動搖以固根本，而安人心。至於東北邊防，自履江任則已逐事整頓，其要隘向未設防者，亦經移緩就急。近並將臨敵戰守之要道，分段策應之機宜，時與諸將弁討論而講求之。蓋中俄建修鐵路以來，強鄰日逞貪謀，每借運料運物之便，夾帶軍器，雅克以西工作，近多揀用俄人，俄商捆載貨物、携眷來往者，日絡繹不絕于道，故不得不早為之計，非因津沽事起而始然也。現因風鶴告警，頗有急撥重兵保護鐵路之說（原作所）；彼之觀衅而動，可概見矣。惟三省必須互相聯絡，不分畛域。竊謂京師緊急，應由奉省撥兵入衛，以期速捷。吉省由驛路，江省由草道以次遞進，奉省緊急亦如之。江、吉緊急，奉省亦撥兵援救，庶几首尾銜接，一氣卷舒。比已商之增祺、長〔順〕，酌度見復。是否有當？恭求明訓指示，俾共遵守。江省備調之軍，業飭預備，如須撥兵入衛，一奉諭旨，立即接續成行。除另電奉省飛馬遞送各國事務衙門代奏，並將到任后體查一切詳細情形趕緊奏報外，謹再專弁恭摺密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請旨。（按：嵩崑在書眉批曰：“此件因驛不通，未去。”）

銳勝中軍統領德勝稟嵩崑帖

都護大人麾下，敬稟者：

竊職前奉軍憲札飭：銳勝中軍統領德勝，速帶所部前往双城三營、伯都分扎二營，是為至要。職接奉之下，隨飭前后營管帶等督帶隊伍，開往伯都填扎在案。職于月之十九日帶中、左、右三營陸續由省開拔，二十五日行抵双城防所。隨派妥實弁兵，暗為偵探。復據探稱：阿什河二十四日業經失守。職思阿城已失，双城即為前敵之師，其双城旗民新成各營，實難倚靠，恐誤軍情。為此仰懇憲台恩施格外，可否將職軍前后兩營飭令填扎長春嶺一帶防守，不但各營遇事聯絡一氣，而免俄兵窺越，以備堵御；其職軍官兵皆系初次入伍，大半旗仆鄉愚，事事多有未周，望祈大人分神格外指教，勿相觀望，則感大德

无極矣。

再，取甫經到防，諸事未就，阿城失守，而双即為前驅，不然則取即匍匐到訥，虔請寃安。取所陳各節，系為軍情吃緊，顧全大局起見，可否之處，伏乞憲裁指示遵行。取德勝謹稟。

再，謹將取軍探報各統領管帶現扎處所，繕單呈閱。呈開：么統領現扎對店；鈕都護、趙統領、穆統領現扎青山堡；果幫統領扎大嶺；后路前營管帶富、王現扎牛頭山。

嵩崑致長順電〔八月〕初八日

長帥鑒：适姪愛心太來見，說其家與倭色二家眷，在北渡口被仁字軍搶去車馬，堂客步行在半路；西統領已派車去接矣。仁字軍如此凶惡，可否轉致增帥？崑。庚印。

嵩崑致增祺、晉昌電〔八月〕初九日

增、晉帥鑒：庚電悉。〔懷德〕三營初四日由卜奎失后潰，統帥各將就近過江西，大隊由站道回訥，絡繹不絕，搶車奪馬，勢凶，速設法來救。〔崑〕。佳印。

長順為義和拳不可信致嵩崑咨文

將軍長咨開：案准琿春副都統咨：以前准奉天來電，揀派法師郭仲三帶領拳勇三百餘名赴琿助剿，屈計即可到吉。該拳勇需用刀布等項，現在烟集岡無從購買，希由省城代為備辦等因。到本軍督大臣。准此。

查近來義和拳民多系假冒，即如前從奉省派來法師敬際信，其在沿途經過地方，竟借查拿教民為由，百般騷擾，稍不遂意，立加殘害。迨至吉省，又不自赴前敵，逐日縱令拳民披發持刀游行街市，將反教之張姓醫生捉殺剥皮支解。當經省城旧有拳民試其毫無法術，于七月二十日夜將敬際信殺死，並將余黨悉數拿獲。並在敬際信箱內搜

出銀兩洋元、首飾、女衣、洋槍等物，訊據余党供，系在途搶來之物。現均監禁，俟訊明首犯，再行懲辦。

奉省亦以義和拳派為前敵不去，百般擾民詐財，不服管束，向总局勒索物件，繼在店鋪私賣槍械。經清、溥兩大臣將北團法師劉西祿等綁縛，令其請神，不來，立斬十三名。并派隊到北關天后宮、三皇廟、龍王廟三處，擒斬六十多名。獲小孩百餘名，念其年少無知，准原家領回。起出財物無算，余均逃散。前擬由鉄嶺派赴琿春之常法師等，聞其逗留不走，亦經該處地方官派兵法辦四人，余亦驅逐無存。各等因，電函知照前來。

是拳民諸多假冒，大抵游匪逃勇潛迹其中，所云臨敵不惧槍炮，如何法术神奇，要皆輾轉傳聞，究竟無人目覩，轉不若无此拳民，方免為害地方。所有郭仲三等，自勿令其前往，刀布亦勿庸備辦，以免滋擾。除分行咨札外，相應備文咨行貴大臣，請煩查照，希即轉飭各營，一體遵照，望速施行。（按：嵩崑在書眉批曰：“似此咨文，其不信心可知。然義和拳果否神驗，在誠心則靈。”）

增祺致嵩崑電〔八月〕十一日

嵩大臣鑒：電悉。仁軍潰隊，已派員速往接收。并電長帥先派員就近截籠，方不致散而為匪。再卜奎是否為俄所據？示復為盼。祺。真印。

嵩崑復增祺電〔八月〕十二日

增帥鑒：江省初四失守，壽帥殉。仁軍潰，無統帥，霸渡不散，亂搶難民；速派員來救。（崑）。文印。

長順為與俄人議和致嵩崑咨文〔八月〕十二日

吉林將軍長為咨會事：照得本將軍前因俄監工茹格維志函請保路停戰，當派花翎記名副都統協領達桂，領委員往議；并屢飭各處暫

行防守，勿遽（原作据）开仗，在案。茲于本年八月十一日据协領达桂电称：“职昨抵拉，有先派往哈尔滨通事貴祿由滨旋（原作施）回，并带回俄提督沙哈罗甫俄文照会一件，大意謂保鉄路而来，两国开仗，均由我兵招衅，至于停战，由伯力总督作主，須职自往商办。并据沙面称，如华兵不动，俄兵决不前进开仗。請速办照会伯力总督公文，飞递。职即由滨乘船赴伯。并請通飭各兵团一律停战，勿再开衅，俾免棘手”等語。

本將軍查現既派員开議，自不能不停战以待。誠恐未及周知，自应通行各处，免致再起衅端。除电复該协領，并分别咨札及照会俄伯力总督外；相应由六百里加紧备文咨会。为此，合咨貴副都統，立即严飭各軍，实力防守严堵，毋得开战，亦不得見有些少俄兵，希图便宜，貪功邀击，致障大局。望速施行。

長順为停發官俸、公費致嵩崑咨文

吉林將軍长为咨行事：照得吉林各营薪餉，多仰給于京师，官兵俸餉亦半由內省协济。現在中外开衅，京师戒（严），西道梗阻，餉源已絕。宁、姓、瑄三边寇深，哈尔滨腹地患大，前敌后路各軍，紛紛請餉，日不暇給。当此大敌在前，餉无后继，甲丁虽壮，庚癸頻呼，其何以克敌而制胜哉！

前奉諭旨，飭令就地筹餉。至今尚无可筹。因廉俸一項，本系頒自朝廷，以之报効充餉，分所应尔。公費一項，本归营中公用，近来統領、管帶竟視爲应得之款，据为己有，亦应移緩就急，充作餉銀。自本軍督大臣、副都統、团練大臣以下，無論滿汉文武大小各官廉俸，自本年七月起，一概停支；各統領、营官公費，自八月起，一概停发；均充餉需。为款虽微，不无小补。除出示晓諭外，相应备文咨会。为此，合咨貴副都統，請煩查照施行。

長順为与俄人議和等事致嵩崑函

书农仁兄大人麾下：

頃据前途报称：宁古塔已于初五日失守，想麾下已得确聞。惟思貴城各营零星分扎，相离較远，深恐敌兵大股来扑，一时驟难調集。倘有一处失利，必致掣动全局，不可不先事預防。况兵力分之則单，合之則厚，与其分布各处，呼应不灵，不若联络一气，互相应援。务乞費神，赶紧設法将分扎較远各营，調就近扼要駐扎。一营有事，則各营往救。务使声气相通，严密防守，是为至要。

再，昨派达协領桂前往哈尔滨議和，茲接来电，据俄沙提督云：我兵不往挑拨，彼必不与我战。至于停战一节，仍須伯力总督作主，等語。現已飭达协領由哈〔尔〕滨径赴伯力矣。尚望麾下通飭各营，約束兵勇，不准輕自出营，致启衅端。当茲和局已有端倪，万不可稍事张皇，致坏大局也。特此布聞。敬請勛安，惟照不具。愚弟长順頓首。

再启者：昨接热河来电：“傳聞洋人于七月二十一日进都，占据京城，董軍駐守西城。是日圣駕改装西幸，究往何处，何人保駕，毫无确耗。聞崑中堂、崇公爷、徐中堂在朝，并聞有裕寿帅陣亡之信。洋人进城，搜搶各府，并不杀害，官民逃避約有十之七八。”又据山海关来电：“李傅相业于七月二十六日入都，定于二十八日开議，若我吃亏，和局可成。京言如此，未知确否。”各等語。并风聞康有为亦到都中，传諭居民人等，各于門首豎立白旗，上书“康王大皇帝”伪号，即不杀害云云。若果如此，則大局何堪設想矣！知关錦念，用敢附聞。弟順又頓。

程德全稟嵩崑帖

都护大人麾下敬稟者：

俄兵于初四日至卜奎，眉帅殉节。現在城外尽扎俄人，文报不通。茲特专丁，将金藏入衣内，繞出，报递一切細情，均詳增、长两帅

稟中。敬求鈞閱，加封轉遞，為叩。其大局應如何議和辦理之處，尤祈俯念億兆生靈，速施法力為禱。肅稟。敬請崇安。卑職程德全謹稟。八月初六晚。

程德全稟增祺、長順帖

督帥、將軍大人麾下敬稟者：

竊卑職一介寒儒，蒙眉帥恩遇，于七月廿一日派赴愛琿前敵督隊。（下略，按此稟亦見程德全著《庚子交涉隅錄》中）。程德全謹稟。八月初六日晚四鼓。

崑崙復程德全函

雪樓仁兄大人閣下：

頃于八月十六日接得來函，始詳近日俄情。所寄增、長兩帥之稟，已竟加封轉遞矣。弟處人民不甚惶恐，現在地面安靜。其應如何議和之處，昨奉長帥來文，已派達協領桂在哈爾濱與俄開議，已有端倪，先行停戰。謹此泐復，敬請升安。

黑龍江將軍衙門為攔截壽山靈柩致伯都訥副都統衙門咨文

黑龍江將軍衙門為飛速咨行事：查俄國大兵現已抵至省西，依水扎營，正擬求和間，而署黑龍江將軍壽山被逼殉難，靈柩乘車下行。現在俄帶兵官要求非見本尸不能相信。查由車乘尸，派員追趕不及，惟有札飭路記防禦，會同茂興站駐扎之義勝軍官兵一體速查，如有壽將軍靈柩，或由船行，或由陸道而走，即行阻止，不得擺行，以解危局為要。倘護兵不允，即硬行由船將棺柩取下。現在俄統兵官若不見尸，必疑詐死避事，決不輕饒省城。千萬攔回，是為至要。相應由八百里飛咨貴副都統煩為查照，尅即逐回施行。

齐齐哈尔副都統薩保致滿崑函

五叔大人台覽：

江省战事始終皆將軍壽主持，一字姪不得知。及俄人逼城，方与姪一商。本月初四日俄城南扎營，于將到時，壽云：親見俄人商和，以救眾生，令姪辦理一切后事，并留三大處而自盡忠。不料安心害眾，于午前在府自盡。竟早已安排眾親兵保護出城，俱帶快槍，三大處亦均同逃矣，無人敢阻。現姪与俄商和，以救合城萬萬之眾，而俄必要將軍之死尸為証。姪令人趕至頭站，壽子七哥命眾兵開槍打回。現眾生保得否不敢知，姪生死更非所知。壽手下有人，生前必將折做得，難保不仰五叔代奏。見其折務勘酌為禱。

再，此次起于他一人，兵權一人專，至此蓋棺逃走，一兵皆無，印信堂司找來。姪困一空城，三大處連兵代餉，同他全去。初三日晚上尙言留三處總理言明矣，余兵亦留于姪，令五司八旗相幫，以了后事，或能留城，或暫退；言之似真。今遺害于姪，假全露矣。如此安心，折奏又不知如何做，有遺害矣。姪此中冤枉，一言難盡。倘能保全生民，姪生死無恨矣！詳細如能再叙，即為幸也。姻姪薩保匆匆拜具。

薩保致滿崑函

書翁姻叔大人麾下：

接信，知舍弟等于廿八日起身赴省，一切關照，感佩銘心。江省已至垂危，敵距城四五十里。此禍端實眉峯一人主使，姪并未與聞，一者不掌兵權，二者壽亦自專。自四月聞警，即紛紛調兵，日日繁忙。

至六月初十，堂齊，忽對姪言，已發六百里文，著各路十二日准開仗。姪勸以勿急，置若罔聞，藐視之形，見于顏色。十一日忽又追文不打矣，姪言極是，必三省聯絡，此時謹守可也。壽亦云如是。十三日忽又發八百里〔文〕，十五准打；眾人無不焦急，壽又以軍令吓之，無敢勸者。十四日忽又追文，近則追回，遠者不及。俄在大嶺，一知此

信，立打電到國，停工逃走。此時尙不至大壞。壽十五日忽又遣兩營兵官到富拉〔爾〕几云，請蓋監工，不來，則捆至省中。此言一出，金祥、吉祥同兵與土夫，將富拉〔爾〕几已搶劫火燒矣（旁注：十五晚間）。卽如是，尙不大壞。又屢催愛璦開仗，打了俄弁兵空船，并打死郭米薩爾；俄又不肯失和，執白旗，亦打之；洗沐在江，亦打之；又催過江去打；由是惹惱俄兵，大隊一至，愛璦卽失。連三攻打，我兵喪亡大半，中人在黑河者數萬，皆死，金礦三處，中人几十余萬盡喪矣。幸鳳集亭^①老成有守，退而堅守，敵不易前進。不幸集亭因晝夜操勞，器械全失，兵單，亦無接應，生將一好人急累而死矣。從兵無紀律，一報而統領陣亡，再報而全軍盡沒；敵人無阻，海拉〔爾〕、墨爾根均失，三路皆將逼城。至七月十五日，雖遣人請停戰議和，亦不允矣。

七月廿六七日，省中商民慌慌，壽尙不自悔，仍然假爲忠勇，裝出殺妻絕子之事，要赴前敵；夜間合家搬走。眾人聞之，商民不二日均逃矣，城中一空。壽至此悻憤不堪言矣！廿八日忽云不到前敵，領五司八旗進京，匡王保駕；第二日乃言酒醉混言，能死也不出城。八（原稿作七，誤）月初一、二、三日俄兵將到，又言到敵自見俄人。初四日，俄城南扎營，竟入棺而死，一人不知。朝令暮改，一意百回，忽而定打，忽而欲殺妻子，忽而棄城勤王，忽而以一生救萬民；至此，竟如此害人，其心不可問矣！遺折生前做好，其必拉姪于禍中，斷然也。倘能于長帥、增帥處代爲剖析，則虽死無憾矣。

再，糧餉未必不到訥，三次總理，言留與姪共事，乃同逃于棺出之時；又帶衆兵；想其生前與衆共謀，可知素日待衆一心，倘臨分用，姪孤人而已。今困空城，難保衆生不受炮裹，一死尸猶不留之，爲正誠心害人也。此天數耳，尙何言哉！姪婿薩保，便草此。

嵩崑致長順電〔八月〕十八日

長帥鑒：昨日晚遵電示，遣通事李福喜執白旗往北江見洋人，告知和

^① 黑龍江副都統兼北路翼長鳳翔，字集亭，漢軍廂黃旗人。駐齊齊哈爾。

局已成。該通事去后，于今日申刻返回稟称：俄馬队百余名，后仍有步队，已过江，来訥界北下坎扎营；声称，訥兵枪械均交彼手，則不进城，由訥路过往赴奉天、旅順。弟已备牛一条、白面茶叶等物，遣人送去款待，未知其意果否不扰訥城。或将我队調城东十余里，严陣以待。〔崑〕。巧印。

長順为与俄人和議已成致嵩崑电〔八月〕十九日

登依勒哲庫占轉達伯都訥嵩都护鑒：頃据达协領电：“十七日午刻晤沙提督、副監工，鐵路和議已成。濱聞东路有俄提督爱固斯脫夫、池查闊夫、吉林格羅斯三員，已由塔西去。依、沙等云，专为勘路平乱先导，我兵不动，决无战事；达聶尔、李佑軒所云皆同，断无攻取之意。速請宪台飞飭各处官兵，遇見俄兵，派人先执白旗，免帶軍械，万勿妄动，民莫惊惶搬移。如离省較近，派員于百数十里外先执白旗迎接，免战，城外采办备俄兵栖止处所，并与俄官爱、池、吉等预备住处，优为款待，以篤邦交，而全民命。职等十八由滨回省，令貴祿星夜馳驛旋省，面稟一切。如在俄兵以前到省，更好安置；否則，切請如此办理，免启衅端”等語。希麾下飭知各营照办。长順，效印。

俄軍官連年剛波夫致嵩崑函

海拉耳馬队官第五十五号。伯都訥副都統鑒：請大人飭令与四屯民等，如有誰家藏匿鐵路物件，或者材料，应急速送至鐵路总管，是矣。切切。海拉耳帶兵官馬队連年剛波夫。

吉林將軍等致嵩崑咨文

欽命吉林將軍、副都統为咨会事：案据委員达协領桂电称：“十七日午刻晤沙提督、依副監工，鐵路和議已成。濱聞东路有俄提督爱固斯脫夫、池查闊夫、吉林格羅斯三員，已由塔城西去。依、沙等云：专为勘路平乱先导，我兵不动，决无战事。达聶尔、李佑軒所云皆同，断

无攻取之意。請飞飭各处官兵，遇見俄兵，派人先执白旗，免带軍械，万勿妄动，民莫惊惶搬移。并与俄官爱、池、吉等預备住处，优为款待”等語。和議已成，中俄万无战理，彼此往来，必当执用白旗，免带軍械。惟此系哈尔滨沙提督及总监工等所說之言。其东北两路俄兵，尚未知曉，各营如用白旗接俄官时，务先将此意向其告知，免致彼此誤会。务須严飭各营，万勿輕出开枪，致酿衅端，不可收拾。相应备文咨会，为此，合咨貴副都統，請煩查照、轉飭施行。（原注：八月廿日来文）

嵩崑为伯都訥被俄軍侵佔致長順函

鶴汀仁兄將軍麾下：

前寄悬函約已接到。廿七日洋查街官百过尼木克住衙門，弟想衙門已占，似不用清官矣。弟病纏綿，气弱已极。吉林五城均皆如此。不知英都护①、鈕都护②、依协領③、署缺宁古塔双都护④，伊四位均在何处？想五城情形仿佛，究弟等应否回省，抑和約八条中有此一議否？有官无权，无人办事，官役均散，无从着手，倘洋人以事来交，如何办法？若办不行，伊仍到省麻番商催。弟再四思維，无計可施，究应如何，惟悬吾兄台大人詳細指示，以便有所遵循。弟痰嗽稍觉輕減，現又痢泄，气弱体瘦，終日困臥。惟悬吾兄大人早为示下，如何安置弟等，实为德便也。专此草泐，恭請勛安不庄。愚弟嵩崑頓首。病弱手顫，草草不恭，望恕。

伯都訥副都統衙門印务处致吉林將軍衙門咨文〔十月〕

印务处呈为先行咨报事：窃緣伯都訥前被俄兵进城劫庫放獄、作

① 英都护，指璦春副都統英联，滿洲正紅旗人。

② 鈕都护，指阿勒楚喀副都統鈕楞額。

③ 依协領，指依英阿。

④ 宁古塔副都統双齡，滿洲正白旗人。

踐倉廩糧石、以及銀錢軍械火藥各庫，衙署、文案、捐稅兩局賬目等項，蹂躪不堪，勢甚猖獗，合城旗民男女東奔西逃各情；除俟查明另文咨報外。再俄人將本副都統于八月二十八日夜與隆盛號商人許著一同乘坐洋車，曉行露宿，閏八月二十六日至呼倫貝爾地方，于九月初三日由海拉爾起程，送至齊齊哈爾城。經敵城官商將本副都統往接，于十月初二日抵訥。往返六十余日，一路辛勞，莫可言狀。

惟本副都統前因痰喘瀉痢，辦事維艱，曾經函請將軍代奏，并懇由省遴員署理等情去后，旋准示復，因省垣不得其人，未蒙允准，不料被俄官脅去未回。適經統領左翼協領西隆阿回城護理副都統事務，招募隊伍，招集兵勇，保卫城池，借資彈壓，地方尚屬安靜。本副都統旧疾未愈，帶病行走，在途又受風寒，日漸增劇，力疾到城。下車伊始，又加痰喘，骨肉如拆，四肢孱弱，精力益微，不能久坐辦事，若非靜心調養，難期就痊。所有印務、保護城池一切事宜，仍着該統領西隆阿暫行護理。遇有緊要事件，副都統不能不幫同商辦，保守地面為要。是以具情仰懇將軍鑒核俯准，據情代奏，候旨遵行。副都統調養疾病稍愈，即行函商辦理。須至咨者。

嵩崑為報告被擄經過致長順函 十月初六日發

鶴汀仁兄將軍：敬啟者：

訥自俄兵占踞，一切情形，曾于隨時肅膜咨報，已荷青鑒，去后。于前八月二十八日，俄弁突將弟擄送彼國，沿路披長途之曉風，寒侵蓆帽，掛樺林之殘日，影逐絲鞭，一切苦況，不堪枚舉。于閏八月二十五日行抵海拉爾地方，適與江省候補縣程德全號雪樓者，同住十字醫院。后八月二十九日，有俄大員舉酒大教場，似乎祝告將弟與雪樓令回，云均無事。從此無羈禁之態。

九月初三日遣車送回，十六日至卜奎，送至薩吉亭府。是夜吐泄不止，調養七八日始痊，起程。然周身弱不可支。訥城官商往接到江，廿四日起程，至十月初二日到訥城。又沿路風霜，大病臥床，現延醫

調治。据云：年近七十，血痢百余日，不易調理；兼弟甫經到訥，一切心緒未定；自應先為懇祈吾兄，惠將弟之一切被擄、往返情形，具折代奏，候旨遵行。惟副都統印務，現為協領西隆阿護理。該協領尽心地方，整頓營務。現訥人心安定，鋪面漸均開市。護理此缺，人地相宜。弟病軀延纏，血泄仍舊，日須五六次，瘦如柴立，心氣不接。現服溫補小劑，似乎稍愈；然氣敗若此，非一半月可望痊也。該員乃將軍陶鎔之才，深知有素，亦望鈞裁。除備公牋咨報外，是以肅懇敬請勛安，鵠待復玉，維照不宣。愚弟嵩〔崑〕頓首。

敬再啟者：弟前因病劇，函請派員接署，不意被擄走后奉到復函，选派乏人。現在將軍札委護理副都統印務協領西隆阿，老成穩練，办实事心，整頓地方，不遺余力，足能勝任；惟望鈞裁派署為禱。弟〔崑〕又頓。十月初六日發。

長順復嵩崑函〔十月〕

書農仁兄大人麾下：逕復者：

專弁來，賫到手畢誦悉。以違和之軀，应付洋人，甚費苦心。弟處前來俄官瓦西利業甫，帶兵數名，住恆升慶，尚甚安靜。三十日又來俄官一員，帶百五十馬隊，住轅門內，將弟及所屬旗民各員馬匹，強牽殆盡；其驗銀庫、點隊、拋軍械子藥于江中，與尊處略同。所幸兵及器械，率多早為掩藏者。昨復裏壞火藥局，并搶銀元廠，以致人心皆甚驚惶，今晨始去。訥通額之兵，即飭全營翼長調回。至派員接署一節，敝屬人員亦大半逃匿，難為选派；惟望吾兄耐心調養，天相吉人，定與勿藥，以符俄官之祝。和局有緒，事亦不繁，未便更易生手也。泐此布復，敬請痊安，統希亮照不備。愚弟長順頓首。

伯都訥副都統嵩崑告示

為曉諭事：

竊本大臣此次遠行邊城，兩月之久，昨于十月初二日回城，始知

新城住戶鋪商各家，均被流民散潰各兵實為飢寒所迫因之搶奪，并非不得已之舉。本大臣深明此情，頗為矜恤。而被搶失物之家，因劫自尽之命，深為痛惜。無辜遭慘，天理世界何在？然該匪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天道循環一定不爽。伏思不教而誅，豈稱聖道。今本大臣諭知搶人流民、潰勇人等：從此諭后，務各速將所執槍械利器交來本城存庫，庶免各團長等望而生疑，致戕生命，本大臣心實不忍。倘該流民散勇等讀此告示依然不改，乃為劫內之人，非本大臣力可挽回，只能听其罹劫。若从此滌慮洗心，為安善良民，歸入士農工商，仍安本來之業，毋得久假不歸，尚不失晚節知悔；本大臣定赦前愆，從寬免前罪。爾流氓等倘仍怙惡不悛，依然強悍妄為，本大臣與俄國大兵約會，四面環攻，芟除盡淨；毋謂本大臣殺法太嚴，不肯網開一面也！切切特示。十七日發長春嶺十六張，本街貼四張。

協領西隆阿為請求解除護理伯都訥副都統職務上嵩崑稟

〔十月〕

護理副都統印務掌左司關防頭品頂戴花翎左翼協領西隆阿謹稟
欽差都護大人麾下，敬稟者：

竊職于六月二十六日馳抵訥郡，當即謁見我憲，多蒙格外栽培，即日視事。所幸一切尙無隕越。茲于八月十八日陡有俄兵若干，竄至訥城，將我馬步官兵傳齊點驗，逼收軍械炮位；潰散眾兵搶掠府庫衙署，所有文武官員一概全無；是職之不能全顧，應議處者一也。嗣于二十八日晚，俄心叵測，將我欽憲逼携，時不准一人投見，聲傳搜取之信甚緊，無法，隱匿北門外民戶家，于又八月初一日只身潛迹江南，覓人抵省，將此情形稟明軍帥；是職之未能隨從，應議處者二也。惟此次俄人作亂，擾害地方，潰散官兵，實非一城；職虽只身潛往他處，染病二十余日，逐日覓人魚貫偵探，俄兵出入訥城，絡繹不絕，實無法补救耳。

于九月朔日間，始探得俄兵陸續退出追盡，初八日職即由三盛玉起程回歸訥城本任。十二日至牛封蛤勒地方，得悉城內賊匪竄入，各

乡練兵邀会俄兵拒敌二日，賊匪胆怯逃窜。十三日取即抵城，安查一切，得悉掌右司关防，将被携潜隐各情形，預为稟明軍宪在案。嗣奉札开，将副都統印务着取暂行护理。仍将賊匪入城搶掠并护理印信日期招队各情，亦报明在案。

伏思取一介庸夫，智識淺陋，吏治官民何得而有之。幸于十月初二日我先回归，俾取喜出意外，当即呈交印信，推却不受，是以无奈，敬謹护守。惟查此刻交涉事繁，力难支持，倘有貽悞，应議处者三也。忽于十三日偶染时疾，延医罔效，迄今数日，又触前在新疆軍營各路二十余年感受风寒潮湿复作，实难膺事；恳請欽宪速即接收印信，并将左司左翼保安統領各关防派員祇領，俾取得以靜心回籍就医調养，俟稍痊可再行匍匐崇轅，驅馳左右。是否之处，理合惶恐，将副都統印信呈交，并各关防及回籍就医各緣由，肅具寸稟，恭候批示。敬請鈞安，伏乞慈鉴。取西隆阿謹稟。

〔嵩崑〕批：閱呈已悉。所陈均系实情，应候將軍来文派署有人，再为酌核办理。况当日乃省將軍札行之件，应候將軍示下为妥。十月廿五日

吉林將軍衙門復嵩崑咨文〔十月〕

將軍衙門为咨复事：兵司案呈：“于本年十月十四日准伯都訥副都統嵩咨报：（中删，請參看本书 284 頁《嵩崑致长順函》）等因，前来。查該副都統既已回訥，自应仍接本任，俾資整頓。除俟驛路疏通，再行附片奏明外；相应呈請咨复伯都訥副都統嵩查照可也。”須至咨者。

交涉总局致伯都訥副都統咨文〔十月〕

总理交涉总局兼木植公司庆等为咨会事：案查前因軍务繁兴，交涉事务清簡，当奉軍副宪札飭，改为团練总局，办理通省团防一切事宜。現在中外和好，交涉事务殷繁；复蒙軍副宪奏請，將交涉局規复旧制，并派敝总理、协理、会办、督同各提調委員，专司經理。等因。茲

于十月二十七日擇吉開用關防，接收視事。除分行外，相應備文咨會，為此合咨貴副都統請查照。須至咨者。

吉林將軍衙門復伯都訥副都統衙門咨文

將軍衙門為咨復事：兵司案呈：“本年十月二十五日准伯都訥副都統嵩咨開：‘照得本副都統經俄官逼脅、患症、及行程回訥各日期，前已咨省在案。第自本年六月起奉文挑兵，將江省累累解餉、運械，或派兵接送，或收納庫寄存，加以土工并逃難閑雜人等，不下數萬，屢由訥郡經過；更兼俄與江省開戰，諸凡一切麻煩至極。當經本副都統督飭所屬，極力巡防彈壓，晝夜分心勞碌，致染痰喘、痢瀉之症。彼在吃緊，焉能以病推諉，隨奮力保守疆界間，接准將軍來咨：和約已妥。續于前八月十八日俄兵抵訥。自問心性素本庸愚，若會俄官面談兩國和好，乃病體動轉維艱，倘稍慢待，致招生疑，恐誤事局，亦難保一方生靈；是以函請由省派員代理。旋准示復，並無其人。卽力疾支持，與俄會面，言及敦睦邦交，設欲爭戰，先以本副都統作樣，萬不可遽傷我軍民。詎俄官回答，卽我將軍和約，決不開仗等語。隨加意恭而優待。無如至二十八日夜，十餘俄國官兵忽至寓所，言詣旗署有議商事件。揆度其勢不詳，當卽查訊文武各官，並無一人，故將印信令隨从小心看守。隨至署中，經俄官將本副都統立用洋車帶走北行，夜宿荒郊，晝夜飡風，身受飢寒，苦之極矣。而病體天煖稍輕，天寒卽重，百般焦灼，无可奈何。幸上天默佑，仰賴國家洪福，苟延殘喘，至海拉尔，俄官告知均已無事，始得本副都統送回江省。旋又吐瀉，大病數日。九月二十四日由江省起程，于十月初二日到訥。症仍未痊。幸蒙將軍已派員護理印務，故而咨明照情入奏。本副都統一面覓醫調治。惟查詢訥城自本副都統經俄帶走后，該國官兵占居衙署等處，搜去庫存銀錢軍火，及倉糧，并放獄、蹂躪署中檔案、捐稅局賬簿。該官兵盡數由訥將庫中銀錢載去。經署協領成林報省。后至九月初九日，突有逆匪二百餘名，冒入訥城搶掠，經俄兵同練勇攻打逆匪逃走之情

形，經協領西隆阿詳省矣。乃本副都統到城伊始，觀街市鋪戶全行關閉，軍民受害不堪言狀，舉目傷懷，隨力疾安撫難民，并飭護印協領西隆阿等，帶兵竭力守城。后經巡檢郭家樹與眾商邀請之俄兵三百余名至訥，本副都統勉強會面款待，婉言商妥，准訥練兵一百五十名，令通事盧國邦管帶兵勇，所使槍械經俄烙印情節；亦經護理協領西隆阿具文詳省。而本副都統之症，現仍未痊。維思訥屬軍民，前畏俄兵遠避，嗣聞无害歸家，又被逆匪搶擾。現有兵守城，乃地面遼闊，鞭長莫及；兼時值封江道通，盜匪四起，人心慌慌，晝夜驚忱，若不照旧派隊扼要分扎，實難安生。再東三省皆有洋人往來，現既和約，尤當撥隊保護，俾敦和睦，借資鎮靜地面，可安生業。應否布置，全賴我將軍主宰。其前經俄兵至訥，并未開仗，是我將軍和約周詳，始致軍民未受涂炭。第本副都統恭膺簡命，鎮守一方，遇此非常荒亂之難，曷敢病軀以染症貽大局。除飭已回該管各官，趕緊整理，將俄搜去各項，及逆匪入城搶擾、練勇陣亡、商民殉難身故各節，確切查明；容俟該員等稟報到日，暨未盡事宜再行咨核，并設法籌項，湊械練兵守城外；相應備文飛咨欽命吉林將軍大臣長鑒核施行’等因，前來。

當奉憲批：‘來咨以訥城始遭兵燹，繼被匪擾，近時江面封凍，盜匪充斥，人心仍屬驚惶。如果庫儲余裕，自當照旧派隊分委駐扎，以安民業；奈自夏間軍興以來，用度浩繁，而秋季邊練各餉，絲毫未領，苟非萬不得已，亦何肯驟將新陳邊軍盡行裁撤。似此力求撙節，尚屬左支右絀，是練兵之議不特餉項無出，軍械難籌；更恐俄兵因而生疑，諸多不便。為今之計，惟有勸諭就地紳商，多辦團練，自相保卫。姑俟京中和局大定，再行奏請撥款，重整練隊。至貴副都統前赴海拉尔，道途往返辛勞，自不待言。第際此時勢艱難，自應加意調攝，趕緊將病治痊，照常視事。諒貴副都統素著公忠，定能力維大局也。仰兵司即行備文咨復。’等諭，奉此。相應呈請咨復伯都訥副都統衙門查照可也。”須至咨者。

吉林將軍衙門致伯都訥副都統衙門咨文

咨送事：案照中俄和局已定，前与俄提督高面訂，凡吉省各屯練会所用抬槍火槍，遇見俄國官兵，須將槍械呈驗報明數目，俄官驗后仍行發還，俾資御盜。倘有不遵，如被搜出，反致損壞，且將團民捆綁來省，徒滋拖累。除已曉諭省屬居民知照外，誠恐各處未及周知，合將繕就告示三張，隨文咨送。為此，合咨貴副都統，請煩飭屬照錄多張，迅速分投張貼，俾眾周知，望即施行，須至咨者。

吉林將軍長順等致滿崑咨文

欽命吉林將軍長、副都統成為咨行事：案照中俄和局已定，俄員來吉極欲重修旧好，所有鐵路料件，以及電杆電綫，自應照章保護，而敦睦誼。曾与俄提督面訂條約十四條，除已曉諭省屬居民遵照外；誠恐各處未及周知，茲將繕就告示四張，各文咨送，為此，合咨貴副都統，請煩飭屬照錄多張，迅速分投張貼，俾眾咸知，望即施行。須至咨者。

吉林將軍長順保護鐵路告示

出示曉諭事：

照得中俄和局已成，俄員亟欲重修路工；所有鐵路電綫，均責附近居民看守保護。今將俄提督面訂條約，有應告知通省居民者，逐條開列于左：

一、松花江第二站蒸汽車之機器與電綫、電杆等物，均被人竊去，須找在一處，歸還鐵路公司。

一、嗣后鐵路如有損壞之處，惟附近居民是問。如該民能將損壞鐵路之人指出，管鐵路之人必與以賞賜。

一、嗣后倘有人損壞電綫，在附近某居民地界上，即惟某居民是問。倘能將損壞電綫之人拿住，獻與鐵路公司，亦有賞賜。

一、鐵路分出段落，以便居民容易代為看守。倘鐵路電綫在某段損壞，即惟此段居民是問。

一、所有鐵路監工，以及當差人等，與電報局員，各段居民均應保護。倘伊等有受傷情事，即惟此段居民是問。

一、所有鐵路監工以及工人等所需糧食肉面等物，附近居民務須按照官定市價，賣與伊等食用。

一、嗣後各段所來之俄員、以及鐵路當差人等所需房間，應飭地方官代為尋覓。

一、鐵路所需劈柴，亦須官為代辦，按照將軍所定價值給錢。

一、曉諭居民：俄兵不惟不欺辱伊等，且加保護居民，務當安分輔助俄國官兵，遇有匪人，知會往拿。

一、所有从前未領地價之人，均須赴哈爾濱見茹總監工，以便補領。

一、居民應輔助鐵路當差之人，載運木料等物，並求代尋以前之攬頭，送與公司。

一、从前在鐵路作工之人，凡領錢米作工者，代為尋找其人。

一、中國地方官必須妥為設法，將鐵路丟失材料找着，送回方好；否則遣派俄兵，前往自行尋找。

一、地方官須幫助鐵路車馬，倒裝物料，公司必按照將軍所定價值給錢。

以上共十四條，皆係俄員與本軍督大臣當面訂定。除派員分往各處傳諭外，合亟出示曉諭。為此，示仰通省鐵路附近居民，一體知悉，務須遵照辦理。倘有匪徒不顧大局，仍敢鐵路電綫毀壞，定行拿究，從嚴懲辦，決不姑寬。其各凜遵、毋違！特示。

吉林將軍長順等征收捐稅告示〔十月〕

欽命鎮守吉林等處地方將軍長、副都統成為出示曉諭事：

照得現據戶司稟稱：“本年五月間遵旨查明吉省厘稅變通酌增稅

則、剔除中飽、酌提歸公等因，恭摺具奏，奉部復，曾經出示曉諭通行遵辦在案。旋值猝起兵端，隨致寧、姓、琿相繼失守，各府廳等處，漸遭潰散，兵勇紛竄滋擾，人民流離顛沛失所，以致各處稅局員書拋而逃避，稅課皆無收項。現在中俄和議已成，屢經出示曉諭各處軍民商賈，各復本業；并分派大員撫綏各城；并議揀留練軍隊伍分派各處，以裨鎮緝。乃聞各處城鄉人民，迄今尙有未能歸復者。遭此突然之慘，民間之殘蔽，公款之竭蹶，實難言狀。現將應用隊伍已經籌定，尙須籌備餉項。所有本省歲征抵充俸餉雜支之地丁、租賦，皆有定數，照旧征解。惟通省稅課，亦歸抵俸餉正宗。本年五月間甫經具奏增加稅則，酌剔歸公，始經舉行，即罹兵端。現時和議已成，亟應依就經征，以濟餉需。奈時下民情異常殘困，所有通省各處稅課，擬請暫照以前旧則經征，行飭各處，實征實解，俟大事平定，地方安然，諸事就緒，再行改照奏定新章征收。并請將賓州、五常二廳所征雜木稅課暫免征收，庶期借以安撫、而紓民困。并令各就收稅地方明彰稅則，務使城鄉人民比戶皆知納稅章程，俾得裕國便民”等情。到本將軍副都統。

查屬地方經兵燹之后，民情困苦，自屬實情，所有本年应征各項稅課，自應仍照以前旧章征收，一俟平定后，再照新章征收，以紓民困。除通行所屬各就地方抄錄以前稅則張貼，俾使家喻戶曉外；為此諭仰合省軍民商賈人等一體知悉：自示之后，倘有不肖書役从中舞弊，借端勒索，許被擾者指名扭控，定必从重懲辦，決不姑寬！其各懷遵，毋違！特示。光緒二十六年十月 日。

謹將吉林通省旗屬經征山海土產各宗稅課民署經征牛馬牲畜等物雜稅照旧征收數目開列于后。計開：牛鹿筋十斤，稅銀一錢二分；鹿角一斤，稅銀三厘；綫蔴百斤，稅銀九分；礬蔴百斤，稅銀四分五厘；蔴油百斤，稅銀三分六厘；牛油百斤，稅銀一錢零四厘；花蔴十斤，稅銀四分五厘；榆蔴十斤，稅銀九分；雜魚十斤，稅銀九厘；魚骨一斤，稅銀三分；海茄十斤，稅銀三分三厘；海菜百斤，稅銀六分；豹皮一張，稅銀一錢二分六厘；水獺皮一張，稅銀九分七厘；貂皮一張，稅銀三分；

貉皮一張，稅銀二分五厘；羊皮十張，稅銀九分；狗皮十張，稅銀六厘；狐皮一張，稅銀四分；狼皮一張，稅銀三分二厘；虎皮一張，稅銀一錢零四厘；獾皮十張，稅銀四分五厘；鼯鼠皮百張，稅銀二錢六分；灰鼠皮百張，稅銀一錢二分；芝麻一斗，稅銀九厘；青靛百斤，稅銀六分；苏油百斤，稅銀三分六厘；豆油百斤，稅銀三分六厘；瓜子十斤，稅銀九厘；大鹽百斤，稅銀九厘；凍蘑百斤，稅銀一錢五分；木耳十斤，稅銀五分五厘；蟹肉十斤，稅銀三分；海參十斤，稅銀一錢五分；鹿茸每吊，稅銀一分五厘；虎骨每吊，稅銀一分五厘；土面碱百斤，稅銀三分；牛、馬、駟、騾，每頭匹按賣價銀一兩，收稅銀三分；錢一吊，收稅錢三十文。燒酒每百斤，銀款收稅銀四分；錢款收稅錢八十文。宰豬、羊每口，銀款收稅銀三分；錢款收稅錢六十文。黃菸每百斤，銀款收稅銀二錢；錢款收稅錢四百文。活豬每口，銀款收稅銀五分；錢款收稅錢一百文。當舖每座，收稅銀五十兩。店行每座，收稅銀二兩。香磨每盤，收稅銀二兩。秤每杆，收稅銀一兩五錢。牛皮每張，收稅銀三分。

應征木植稅則列后：杉松解木、杉松過樑、杉松櫨子、杉松椽子、杉松檣子、杉松長條、車料、大件木器，以上八宗，均按十抽一，照時價變銀解交。其餘零星木植，概不抽收稅課。

嵩崑諭保安營軍官文 十一月二十一日

本大臣示諭保安營各官知悉：現聞往卜奎拉運貨物之車，回脚頗有（原作必）私販槍械火葯子母之事，實屬胆大妄為，接濟鬍匪，以致任意搶屯綁票，民遭慘害，不可勝數。自示諭各營速即严查。外來之車，藏槍之法，奇想設法，或掩入草底，或凍塞牛皮。該營等切須加意留神。此諭。十一月廿一日申刻交兩營官，由左司速轉兩營官。

保安營統領西隆阿為報告與鬍匪交戰情形稟嵩崑帖

伯都訥保安營統領西隆阿謹稟欽差大人麾下鈞安。敬稟者：

窃职于月之二十三日躬亲带领馬步队一百余名，抵至郭家窝堡住宿，职偶受微疾，不觉沉重，探詢此股賊匪杳无信息。于次日黎明时由彼馳往祥发号屯，正要探詢間，突遇馬步鬍匪三十余名，职带队实力向前迎头攻击，立將該匪陣斃二十名，夺获枪械馬匹車輛，其余夥匪敗逃潰散。职即查点队伍，惟有右营左哨正兵廂白旗披甲魁升，被賊將左腿打伤，不致甚重，令派該哨正兵將伊送防調治。职立即起队奔赴六家子迤东，偵探別股賊匪，如有警信，定必搜剿；三四日若无信息，不日旋回。攸关宪念，謹此先行布聞之处，理合备稟陈明，伏乞鉴核施行。

西隆阿为报告与鬍匪交战情形再稟嵩崑帖

伯都訥保安营統領西隆阿为呈报事：窃职带队出城，遇賊打仗，陣斃盜匪二十名，夺获枪械馬兵，余匪敗逃各情，前已速先报明去后；职即督队正在追剿在逃各匪間，据民間声称，尚有盜匪与敗逃者現据別屯，約有四五十名，等語。随派兵偵探，該匪等果然在馬长腿窩堡地方盘踞。职即整頓队伍，奔抵該处扑拿，而匪等胆敢列陣抗拒，我兵奋不顾身，向前攻緝两时之久，該匪等力不能敌，紛紛敗逃。当經五品頂戴补用防御驍騎校委哨官富亮、五品頂戴披甲委哨官富景阿，不避鋒鏑，奋勇直前，各先带兵赶賊剿杀，职督队追捕。当經我軍枪斃盜匪十余名，复經哨官富景阿等擒获盜匪七人，又夺获枪炮車馬等物。余剩逃賊庶屬无几，仍行追捕，天已昏黑，而逃匪无踪，是以收队；幸甚未伤我兵一名。随飭各哨割取沿路枪斃盜匪耳級。先后与賊打仗，共斃盜匪三十余名，生擒七名，理应帶案法办，用示警戒，俾安人心，借杜盜匪复萌。随割取伤重該匪等首級，連枪斃各匪耳級，一并送署呈驗，以昭信獻；夺获枪械車馬等物，留营候示。

此次与賊打仗，勇敢获胜尤为出力官兵，可否保奖，恩典出自上裁，如蒙允行，再将出力者繕单請獎。

职思此次乘隙带队各处搜剿三四日，賊匪虽未淨尽，而余党夤夜

远颺分甯，距城佐近稍覺安謐，應即轉回護守城池。理合將得獲贓物、車馬、抬槍、洋炮、火槍各數目，分晰繕具清折，備文呈明，伏乞欽先鑒核批示遵行，須至咨者。

吉林將軍衙門為查找鐵路木料致伯都訥副都統咨文

將軍衙門為咨行事：照得前因軍務繁興，鐵路停工，所有沿江各存木料，民間乘勢紛紛取用，甚至藏匿、鋸截，轉售得價，種種損壞，深堪痛恨。現在和局已定，鐵路急待開工，自應派員代為查找，以濟要需。當經札派佐領錫恩、防禦景亮、王成全、張祥、張永福等五員，帶同木把，循江按號查找。無論旗民撈獲，或用價買鐵路各項木料，即由委員飭傳該處屯達鄉地，勒令交出；倘有損壞，即行勒令包賠。并責成附近該管衙門，以及屯達鄉地等，妥為看管，以免再有損失之虞。除分札外，相應備文咨行貴副都統，請煩查照。俟委員到日，遇有查獲料件，務當妥為照料，不得再有遺失。切切！須至咨者。

吉林將軍長順為查找鐵路木料致嵩崑咨文

將軍長為咨會事：交涉總局案呈：“准鐵路公司單開：據木把張祥、王成全、張永福等報稱：本年夏間，運送哈爾濱大小木植二十二牌，行至訥城，被該城都護衙門將木排并器皿等項，概為截留。開單懇請照數發還等情，到局。查新城截留牌木，前已開單呈請咨查在案。茲又續報。截留各項料件，自應代為查還，方昭大信，理合呈請咨查”等情。到本軍督大臣。据此，相應抄粘原單，備文咨會貴副都統，請煩查照，將此項牌木，并一切器皿找查一處，以便照復鐵路公司派人前往訥領。望速見復施行。

嵩崑為鐵路木料等事復長順函

鶴汀仁兄將軍麾下，逕啟者：

據通事李壽丰由哈執茹監工函，來訥面遞，弟閱悉該通事在訥庫

寄銀各情，当即复函交該通事帶去。合將茹監工來函，及弟所復之函，一并抄呈奉閱。專此敬請勛安，統希霽照不宣。

再啟者：昨接來文，據木把張祥等報稱，夏間运送哈尔滨大小木植二十二牌，行至訥城，被該城都護衙門派烏委員，將木排并器皿等項，概為截留等情。弟查夏間軍務繁興，長春開仗，阮營官陣亡，人心惶恐，該把头早已奔排遠逃，又值江水暴漲，將排漂散，以致流落各處；該把头何謂弟派委員截留？現又接來文，仁兄已派員赴訥查找漂流各木，弟甚欣慰。而木排漂散，沿江各戶撈獲偷賣者在所不免，弟實未派員截留。俟仁兄委員到日查訥，涇渭可分矣。

再啟者：前由將軍發給義和團練之銀三千兩到訥，適招至五十五名，置鍋刀、籠屨、号衣、刀矛、燭香各物，又置棉衣褲等項，統共用銀八百四十七兩八錢七分，下存二千一百五十二兩一錢三分，幸存弟府。及洋人、鬍匪兩次犯城，弟之家人均藏入鹽菜破缸，竟自未丟。現將此項存入交涉局，應候洋人往來茶水飲食器皿禮物應酬之款，當務之急也，可否作正開銷？弟又啟。

嵩崑請求代為索還俄軍所掠銀兩等事致俄國茹總監工等函

茹、依總監工二位閣下：

昨據通事李壽丰來訥面遞華函，誦悉。七月間，敝訥接據水師幫帶金貴送到通事李壽丰，及鎔銀七塊，內有結監工銀五千五百兩，照數還交給該通事等語。惟此項銀兩，當時金幫帶送案時，除賞該幫帶銀二千兩，所贖五塊，如數存庫。迨于前八月十七日，貴國大隊至敝訥北江，本副都統遵依和約之文，并照以前所定條約，以禮款待，隨遣通事李福禧攜帶牛條、白面，前往迎接；于十八日大隊陸續抵訥，在官倉處扎營。隨又遣統領帶隊接見，款待，候點隊數；而貴國隊官將訥隊馬匹留下，并各兵槍械收繳。后又到署，經貴國馬隊統領來車剛甫大人，帶兵將銀庫門鎖鑰劈開，庫內所有抵充官兵俸餉銀二萬七千四百九十九兩四錢二分三厘五毫一絲三忽七微五紆三沙，又應存备用

四八季办公、副都統津貼等項，錢一万一千四百四十吊，又江省委員佐領庄善寄存銀十一箱，三万三千余兩，又庫存銀功牌大小三十八面，及李寿丰寄存銀兩五大块，悉数搜取一空。且当日李寿丰曾向貴国之官求取时，未允准；此乃人所共知，亦經李寿丰所目睹者。务祈閣下函致貴国队官詢取，不惟此項得有着落；今已两国仍修旧好，訥城办公万分拮据，仰叨邻誼及敝訥庫內之項，俾得惠还，則感謝无极矣。专此复械，敬請勛安，統希朗照不庄。（嵩崑）。

嵩崑查找鐵路木料告示

为晓諭事：

現接將軍來文：“吉林將軍長、副都統成咨开：照得前因軍务繁兴，鐵路停工，所有沿江备存木料，民間乘势紛紛取用，甚至藏匿、鋸截，轉售得价，种种損坏，殊堪痛恨。現在和局已定，鐵路急待开工，自应派員代为查找，以济要需。”等因，咨照。夏天江水泛漲，洪浪滔天，水到城濠，冲散各排，沿江而下。当日正办江防，恐木排橫江，于兵防不利，派人传知各排木把，均靠江守候。并有照称，把头已逃，无飯食可領，官处若借給飯食，可以看守，免致不利江防等語。是以由司借給飯食。俟洋人大兵一到，船、排、舵各工，均弃船、排逃走，从此任其漂去，順流而下。今將軍派人來查，尔旗屯人等，倘有私卖偷售各事，速即將所买之木交出，送該火車总公司，決不与尔等为难；若含糊訛賴，本管旗务大臣，定将尔等送交將軍处，与洋官定罪懲办，決不寬貸。至訥城民戶，应由地方官传知乡地，諭知民戶，一体遵办，是为至要。此示。除照会孤榆树撫民厅^①訥城分防巡檢^②等照办外，合亟出示晓諭合屬城乡旗屯人等，一体知悉：如有偷买私售排木者，即遵諭而行；倘或执迷不悟，胆敢故作无事者，或被查出，或被告发，定必重懲不

① 当时伯都訥厅撫民同知李鶴亭(汉軍正紅旗人)駐孤榆树。

② 訥城即伯都訥，亦名新城，即今吉林扶余县城。当时分防新城巡檢郭家樹(順天府宛平县人)駐此。

貸！勿違，切切！特示。

嵩崑查找木排告示

为晓諭事：

伯都訥合城乡旗員兵等，均为本副都統管轄，七月中俄开仗，洋人华商各木排，均因长春界开仗、阮营官陣亡，华洋各兵四竄，沿江船戶、木把，均弃业逃命，以致木排順流而下，江面壅塞，洪水泛滥。本城正值江防吃重之际，恐木排橫江，为敌桥道，派人查告木把，各守各排，不可擅离；并无札飭晓諭称令委員截留洋人木排之語，有文札可証，岂能牵扯含糊张冠李戴！現奉將軍来諭，派佐領錫恩、防禦景亮等来訥查找此木，尔旗人等，若貪利私买者，立即照数交出；倘已經私买木植，今被查出，仍然无恥狡賴者，本副都統定必从重办罪！勿謂言之不預也！特諭。

嵩崑为伯都訥增添練軍等事致長順咨文

欽派团練大臣伯都訥副都統加六級紀錄三十二次嵩为咨請事：案准吉林將軍长、副都統成咨开：“案据全省营务处总理庆祿稟称：‘窃职遵奉宪諭，以餉无来源，存款支絀，边防新旧各軍，业經一概裁撤，練軍各队所存无几。今值大乱初平，弹压地面、緝捕盜賊，处处皆需兵力，应就本省筹款添挑捕盜队伍，以資保卫。惟时艰餉絀，必須撙节开支，方能源源有济等諭。奉此。仰見宪台慨念时艰，痼恤民隱之至意。遵查吉省原有馬步練軍四千四百三十八員名，自各城失利后停餉裁撤。謹按現在通省新定額数核減餉項，計通省应添馬步官兵什勇共四千三百一十一員名，每年按六大建、六小建，共約需銀二十九万一千三百九十两零五錢九分六厘，遇閏加增。其历年应需旗纛、号衣、車馱脚价，并現經改設营务处应支各項銀两，不在此数之內。拟請照章核发。所拟是否有当，恭候鈞裁。如蒙允准，再行呈請分別咨札照办。省城前已挑成各队，即由十一月初一日按照新章起餉。其未

成營者，分飭趕緊挑募，一俟挑齊呈報起餉。惟新定內外城捕盜隊數，委因餉項奇絀，无可展布，設有大股賊匪，實覺兵力單薄，設餉源稍益，勢須隨時酌添。合將內外城擬添官兵什勇數目，以及酌減餉章，分晰粘單稟請先鑒核奪，伏候批示遵行。等因。當奉憲批：“稟悉。准如所擬辦理。惟民署各衙門捕盜官兵數目，及應支餉項，不必仿照新章，仍遵旧制，歸吉林道辦理。仰即叙稿呈請，分別咨札。此繳。”等因，奉此。除省城應添馬隊一起，由職拆挑成起，另文呈報外；理合呈請分別咨札各該衙門照辦，以資緝捕。等情，到本軍督大臣、副都統。据此，相應抄粘咨行貴副都統衙門查照辦理。計粘單內載伯都訥應添練軍馬隊一扎蘭、步隊兩扎蘭，營總一員，月支薪水銀二十兩，心紅銀四兩；筆帖式二員，各月支薪水銀九兩；參領三員，各月支薪水銀十五兩；防禦三員，各月支薪水銀十一兩；驍騎校三員，各月支薪水銀十兩；馬兵四十八名，各月支鹽乾銀七兩；步兵九十六名，各月支口糧四兩。以上隊伍，歸副都統節制。遇事由營总分報營務處備查。拆挑齊楚，造冊報省，再行起餉。”等因，准此。當即遵文照辦。

惟查前因俄兵抵訥，擄掠庫款，嗣即退出；訥城又被騎匪入城搶掠。其時本副都統被俄官逼脅北行，經協領西隆阿操練馬隊三哨，步隊兩哨，共三百五十余名，具文詳省，應否准練；未奉指示明文。所有該練隊官兵日支口分，悉由剩存各公款設法搜刮動用，若不开餉，无兵护城，究以何保守疆土、安撫难民？而附城佐近盜匪充斥，任意搶掠，加以外來者及游勇均在訥城內外浮居，人烟繁雜至極。兼轄境遼闊，實系鞭長莫及。如不照旧撥隊扼要分扎，難安生業。及距城不远，聚有盜匪數百，分占村屯，綁人勒贖，或火烤逼財，受害之鄉民，躲避來城告急，出隊往剿，各情節詳省，均在案。嗣因年終岁暮，盜匪飄忽靡定，而民間朝則聲報有賊若干在某處搶掠，暮又報到賊欲进城，屢出惊信。虽令所練之隊分路往剿，委因非常荒乱，兵力單薄，實系不敷遣用，更难鎮靜，以致人心慌慌，昼夜不安。

正在請省撥隊前來彈壓間，由省按現定額數核減餉項，通省共添

馬步練兵四千三百員名，內仿照令訥應添三個扎蘭約外，五城副都統處，統共應練兵不過七百餘名之外，省城剩兵不下三千餘名，亦未必足資彈壓。第訥邑南北西近依三蒙，毗連江省及長春廳各界，皆系匪窺之路，東至拉林河，離訥四百餘里，更屬空虛，雖有地方官保卫，乃一有惊信，民等俱至本副都統處求救，何忍置之不理。滿擬多派官軍，分往保守，不但款械無湊，又恐外國生疑，若不稍顧燃眉之急，尤恐貽誤地方大局。刻下盜匪充斥，民不安生，只有督飭已練，及奉文添練共五百餘名官兵，僅可力保城池，聊安民生而已。

再自夏間遵文挑兵守城，動支公款，非本副都統擅為，有將軍電示，始敢開用。現在地面荒亂，軍民危急，若不據實聲明，預為布置，倘賊突來侵城，倉猝之際，究以何御敵？是以不得不于我將軍詳陳之。

更有所請者：將訥邑所有應送省捐稅各款，除查明被搶之外，均作練餉之用，以濟急需，而省又送又領往返之徒勞。其省会于下邑籌款練兵保卫地面，豈非事同一律。但本副都統自本年六月間遵文操備防守軍事後，即被俄官脅去兩月之久，以致體弱力微染症，時下比前猶加，未便以公分爭，亦難強詞多[奪]理，惟有勉力任事。至應如何緝賊、保安地方，及如何固守城池，通省權衡，悉由將軍總裁。理合備文飛行咨請欽命吉林將軍、副都統大臣鑒核，希即示復，俾資遵辦，庶免民間受害，借保訥郡無虞。望速切盼。須至咨者。

吉林將軍衙門為西隆阿獲勝等事復伯都訥副都統衙門咨文

將軍衙門為咨復事：刑司案呈：“光緒廿六年十二月初七日准伯都訥副都統衙門咨：‘據練軍統領西隆阿帶隊在馬長窩堡地方遇賊，接仗獲勝，陣斃盜匪二十名，當經驍騎校委哨官富亮、披甲委哨官富景阿等備勇帶兵剿殺盜匪十餘名，生擒盜匪楊奎綽号扫北、林明德綽号軌立脚、孟洗志綽号打五省、徐泳綽号十三站、王曾、趙海、郎三字等六名，送案法辦。將击斃盜匪首級，連割取耳級，均令在于犯事地方懸杆示众。夺获枪械收庫备用，車馬脏物变价充賞原拿’等情前來。當

奉憲批：‘此次協領西隆阿帶隊出城緝賊，先後击毙盜匪三十余名，生擒六名，并起获脏物多件，辦理尙稱妥速，不无微勞足錄。惟查該協領前值俄兵進納城時，并不設法保護地方，乃竟逃避安農縣境，隱匿多日，始行回納，以致納城重遭土匪扰害。似此擅离职守，本應照例參辦。姑念近來击斬盜匪，數为之奪，勉从寬免其查議，以贖前愆。至其余获盜哨官員弁，應由貴副都統擇其尤為出力者，酌保數員，借示鼓勵。所有此次生擒法辦盜匪楊奎等六犯，仍飭錄供補報，備查。均如咨辦理。仰刑司備文咨復（原作付）可也。’等因，發交到司。除將获匪數名、原拿官弁銜名，飭交練軍文案處外，理合呈請咨復”等情。據此，相應咨行。為此，合咨貴副都統衙門查照：刻將已正法盜匪楊奎等六名，仍飭錄供補報、備查可也。須至咨者。

吉林將軍衙門為查找木排等事復伯都訥副都統衙門咨文

將軍長為咨復事：交涉總局案呈：“准鐵路代辦米里臥蘭斯基函稱：‘据包攬王成全、張祥、張永富等声称：“前者包送水脚之木植共二十二排，外有王成全包砍木植五排，計張祥包砍木植七排，統共三十四排，均有家俱墊鋪，于今歲六月初十日運至伯都訥地方，經該處副都統飭派西統領、滿大人、庆占爷、德魁五、烏順、吳金才，并民署郭家樹等，將木排如數扣留，遂時轉賣，當將把头等打罵交加，飭令回吉”等情前來。查該包攬等声称，委屬实情。現際鐵路需木孔急，仰懇貴將軍轉飭該處副都統，迅速照數交還，勿稍延緩’等情。正拟備文咨查間，适据包攬人王成全、張祥、張永富等联名呈復：‘窃身等于光緒二十五年冬，包送鐵路公司自买杂号木植大小一万八千余根，約定運至哈爾濱，每根脚价錢三吊六百文，共串成二十二排，又張祥包砍公司木植七排，王成全包砍公司木植五排，于本年六月間運到新城，即值中俄失和，當經新城副都統派員數人，隨將鐵路木植共三十四排（原作簾），并各排家俱，均已徑行截留。及和約后，身等曾經開單呈報交涉局，請究查還在案。今蒙訊知新城副都統函復，并未截留，并飭開

具木植斧号。身等駭異之至。伏思新城截留木植，均有鐵路公司鉄号，不难辨認。且木植早已出水上岸，轉賣燬銷大半。此事該处人所共知，有目共睹，即洋人亦有知其情者。副都統衙門以前不能妥为看管，思及后事，已为失計之甚。今見查究，又不速为設法弥补前錯，顾全大局，而竟希图誣賴，何益于事！将来不仅貽誤事机，尤恐貽笑于人。現有送木植各把头可証。抑或請派委員前往查訪，自能水落石出。今奉訊及，据实声复。伏乞酌奪办理施行’等情。据此，理合呈請咨复”等情。到本軍督大臣、副都統。据此，相应备文咨复，为此咨貴副都統，請煩查照，將此項排木，迅速飭令經手員弁認真查还。事关鉄路要需，毋稍推延。切切！須至咨者。（十二月二十六日接到）

伯都訥副都統衙門为木排事再复吉林將軍衙門咨文

十二月二十九日又复

为咨复事：本年十二月廿六日接到將軍來咨复內称云云。查該把当日乘乱弃排、偷賣木器具，訥城均有所聞；因洋野之排在江，并未奉有將軍來文，託本城照应，亦未接有茹总监工來照会，託訥城照应洋排之事。况訥城向无木稅，亦无木植应办公事，故置之不問。今云“副都統事前不能妥为看管，已为失計”；查伯都訥副都統向不管木植之事，木稅均在省城收納，与副都統何干？今曰“失計”，可笑之甚！又“今見查究，又不速为設法弥补前錯，顾全大局，而希图誣賴”；把排賣木，与副都統何干？排木到城，又不报官，又不請驗；今排木丢失、漂沒，为副都統失計，大局与副都統并不交涉，不知从何說起？徒然貽笑通省！又云“排木統共卅四排，于六月初十日行至訥城，經該处副都統飭派西統領”；既曰飭派，何不將札文底子抄來为据？空口說“飭派”，能為凭乎？又称“西統領等”，查協領西隆阿本年六月初十日尚在省城，每与將軍晤面，而省城大众各官亦未嘗不知西隆阿在省；該木把妄口誣賴在訥截木，誰人肯信？又为誣賴可笑！待至六月廿六日辰刻，西隆阿始压軍火槍械到旗，訥城軍械庫点交軍火，本副都

統始與西隆阿協領面見，議及防堵各事，廿七日始派西隆阿為統領。今該木把誣稱六月初十日截留木排，有西統領等；其為誣賴妄舉，不辨自明矣。而居然稱“如數扣留”四字，既無其人，從何扣留？既曰“如數”，必有合同清單為據；今將軍均未行來作証，誣賴二字尚有何說！

又查六月初十日中俄并未失和，是日夜兩點鐘始接到將軍來電，沈陽得旨失和，而我吉省依然與俄和好，至十八、九日，長春府界有自南來俄兵，與阮營官開仗，後阮營官陣亡，則吉林始與俄為失和矣。然與初十日相差十餘日矣。十八、九失和，初十日截俄國交木把送哈之木排，木排之件均系大物，截留何用？當于長春開仗之先，訥城木把縱燬舊排，人皆傳說，來往土工日數千名，眾口難防，該把當日棄排偷竄，均有傳聞。今和局已成，恐木植公司向該把等追詢，故生凭空誣賴之計，又不將失和月日、西統領到城、到任、派充統領各日子查明，而遽然隨意亂寫日月，全行不符，空口誣賴，能照辦乎！

況昨接南郭爾羅斯公來文內稱：“于本（年）十二月十四日准貴副都統衙門咨開：‘咨請貴公將該管旗界居人留有俄人木排，及屬界江沿所有木排，一併查明咨報’等因，准此。查據本處以前特派往查委員旋稱：‘屬界自萃薈塔屯起，至塔呼屯止，查得共計大小木植二千四百卅五根。詢據佐近屯人聲稱：所拾木植，皆系今秋江水泛溢漂流木植，無有訖主。惟有東塔庫屯所有木植，系台吉奈滿吉蘭太奴丁七十三等價買放排民人張富之木，等情前來。當即仍令附近村屯屯達等嚴加看守，不准丟失去訖。嗣經農安縣官車將所查木植，有載運拉去者。茲准將軍衙門咨飭，凡有俄人木植，無論價買撈取者，一律勒令交還等情。應即遵辦。合將查出江沿所有有主無主之木，并台吉奈滿吉蘭太等價買木植，以備查交，暨將俄人木植，仍飭出派官員在於江岸一帶，再行細加查察’，等情。合併咨復等情，咨行貴衙門查核。俟文到日，應如何辦理之處，希即示復，遵辦施行。”第木把張富偷賣木植，訥城只管北江岸，（南岸）乃蒙界，非訥應管之地，今南公來文亦稱七十三買自木把之木，其為木把自行借亂偷賣，毫無疑義矣。今該把

等誣賴情節，種種顯然，若不由我將軍及早將此確據實情行知總監工及鐵路公司代办，恐該把希即無恥誣攀，妄造非言，調唆是非，關非鮮淺。雖則誣賴顯然，既奉到將軍來文，仍應嚴飭各沿訥界之江，如有存留洋人之木，速為交出，勿使該把等有所借口也。相應咨報將軍衙門，謹請查核辦理施行。（十二月二十九日又復）

滿崑為木排事復長順函 十二月二十九日發

鶴汀仁兄將軍麾下，拜啟者：

木排一事，前已肅函，諒蒙鈞鑒。惟於本月廿六日接准大咨，弟詳閱之下，更為詫異。文內叙及於六月初十日經西統領截留各情；弟查西統領今年春間軍先飭赴本任，因軍務繁興，訥無槍械，經弟飭令由省就近請領軍械，弟處有文稿可稽。六月初十日該員正在省之際，并未到訥，何得截排？再因木排，前已兩奉大咨，均系據該把一面謬妄之詞。初次來文，內叙嵩都護派烏委員截留大小七排，粘單內指有截排之人數名；二次來文，又多廿二排之木，粘單內開截排人八名；前後情節不符，數目不符，指截留之人，此次有而彼次無，更屬不符。弟雖不敏，以將軍印文不敢視為故紙，然朝令夕改，弟實無所遵循。揣此，請安不庄。

再啟者：弟與將軍服官一省，同舟共濟，遭此次兵燹大劫，可謂難兄難弟，不得不謂真交情也。今木把張祥、王成金等暗中包攬眾人之木，挺身出頭，大言不慚；而將軍亦不查該員何日到任，何依其誣賴之呈，行文（敝）處。文到訥，故眾語譁然，均謂現在強鄰在邇，設遇交涉之事，若仿此凭一面之詞、不加詳查，照會外國，被其據理來詢，其將何詞以對？弟雖未識荆，同舟已年余矣，將軍慈善忠厚，交友情長，浩已奉公，此弟所欽佩者也。今若以羣小朦蔽令德，（崑）既有愚悖，敢直言奉告：張祥系訥城回民，招搖妄稱交涉委員，意在消弭賣出之木及運哈腳價；現聞站丁及蒙界均稱，買自木把張富之手；該把暗中賣出，今勒令要回，居心尚可問耶！弟與（其）素不相識，該員亦与其

毫无仇隙，何其忍心害理，移祸于人？然竟无确据。总祈詳查。大清国向无管木之副都統，所以木把并未到旗署呈报，木排来訥，亦未过問。因兵事猝起，木排塞江，七月廿二、八月初九等日，恐奸細偷渡，曾派巡江各員昼夜留神，并非六月未失和以先之事；若以失和之事論及，議和之时尚可問耶！然严堵江防，亦系奉將軍之文，非己之所擅为者也。弟又頓。

吉林將軍衙門不許伯都訥增添練軍復伯都訥副都統衙門咨文

將軍衙門为咨复事：兵司案呈：“于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准伯都訥副都統嵩咨开：‘案准吉林將軍长、副都統成咨开：案据全省营务处总理庆祿稟称：（中刪，見 298 頁《嵩崑为伯都訥增添練軍等事致长順咨文》）須至咨者。’等因，前来。当奉先批：‘查訥城續挑練队三百五十名，前据西协領暨准貴副都統咨报，拟将本地厘稅捐款拨充前項練餉；当以时艰款絀，事多窒碍，应照新章办理，先后咨复在案。乃現接来咨，前練兵队不但未照新章裁減，反拟添增馬步队一百五十名，共成一营之数。在貴副都統以地方經兵燹之余，盜匪充斥，必須多練兵队，方足以資保卫；即本將軍亦明知新定練軍，統省仅止四千三百余名，如在承平之时，尚嫌兵力单薄，何况值此荒乱之际，更觉不敷分布。无如京中和議未定，俄人特于兵械二事，最为留意，动辄[輒]心生疑忌，势难理喻。所有訥城練队，未接新章以前，仍照一百名发给口粮。其接新章以后，即按馬队一扎兰、步队二扎兰起餉；余多队伍，就地能以筹款，不妨改为团練，以掩外人耳目。倘当地力有未逮，应仍查照迭次咨复，如数遣散；断难作正开支。非本將軍固执成見，实緣定此練队数目，前与俄員往返筹商，已属費尽唇舌，始行議妥。且餉无来源，用項愈鉅，近据四司十旗会稟，将岁出岁入款項，通盘筹画，吉省一年应发官兵俸餉等項，共需銀六十七万余两；应征地丁租稅仅銀六十二万余两；彼此抵充，已不敷銀五万余两。加以新定練队，每年約需銀三十余万两，总计不敷銀四十余〔万〕两。际此道途梗阻，内

省既不能拨款协济，而本地租赋缓征，厘税又复减收，种种支絀，亏短愈多。以故新定练餉尚在虚悬，若在额外加增，不特餉更无出，尤虞为彼觉察，責我失信。設彼亦因此反复，是以三百余名之兵，掣动通省全局，其中孰得孰失，諒貴副都統智珠在握，定能洞悉也。仰兵司备文咨复’等諭。奉此。相应呈請咨复伯都訥副都統衙門查照可也。”須至咨者。

吉林將軍衙門为已代奏俄兵搶掠伯都訥情形致伯都訥副都統衙門咨文

將軍衙門为咨行事：戶司案呈：“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本衙門附片具奏：‘再，准伯都訥副都統嵩崑咨称：“本年八月十八日俄兵抵訥，照約款待。二十八日夜，副都統为俄官邀往呼伦貝尔，十月初二日旋回，十一月二十日回任。察看署中蹂躪不堪，档案概行遺失，軍火悉被占用。所有銀庫贖存号荒大租、备用义仓巢谷，并扣存減平发商生息利銀等項，共銀二万七千四百九十九两零；隆科城压荒大租、号荒小租、四八季办公，并津貼等項，共市錢一万一千四百四十千；又黑龙江領餉委員佐領庄善寄存原封銀十一箱；又寄存通事李福喜銀五块，計重五千两；全行搶去。至公仓及前后义仓廩門柵板、門窗器具，均被燒尽。現時盘查公仓，短谷一千五百七十九仓石零；义仓前仓少谷七百七十六仓石零；后仓少谷三十九仓石零；其余未尽事宜，查明再报”等因。咨明前来。除咨該副都統造册送核、再行报部外，謹先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謹奏’等因。具奏之处，除俟奉到諭旨再行恭录咨报外，相应呈請咨报查核”等情。据此，拟合咨报，为此咨戶部，請煩查核外，暨咨行伯都訥副都統查照可也。須至咨者。

長順为查找铁路木料等事复嵩崑函

(光緒二十七年)正月二十四日发，二月初八日到

书农仁兄都护大人麾下，敬启者：

昨展惠翰，如接雄談。慨時事之变迁，叹危疆之莫补，撫衷循省，寢饋难安。比以鐵路木植一事，远承責备，益用悚惶。惟前咨內叙各节，皆俄員呼哩窩兰斯基函內之言，列叙文內，不过欲使尊处知彼族办事恣肆情形，将来办理此事，必多費手。至切要关键，可以一言赅括：在于找还木植而已。我处果能将木植如数查还，在彼自无可向我再行饒舌。此时惟有耐心忍性，力維艰局，一切瑣屑不关輕重之詞，似可概置不較。时事如此，夫复何言！吾兄气节助名，炳鑠遐邇，明机审变，何待贅言。总之，弟幸叨列同舟，又复遭茲时局，窃愿遇事和衷共济，不敢稍存私見，以言語間或挾气忿，尚希原鉴为荷。木植一事，此时但能多找一根，即多占一分理，少惹一分气。吾兄見事明决，或不以鄙言为謬也。茲据达聶尔又复文催，敝处現在派出富协領蔭、赵牧仙瀛，前詣新城，办理找查木植一事；仍望麾下就近拣委委員，帮同查办，俾得从速蒞事。交涉幸甚，大局幸甚！除备公牒咨行冰案外，专此泐复，敬請助安，諸希爱宥为禱。愚弟长順頓首。

（二月初八日到，委員帶來）

敬再啓者：正封函間，适接惠毕，祇悉，以开江在即，所有訥界鐵路木植，应飭把头王成全、张祥等速即赴訥料理，免致江开冰解，漂泊难寻。展誦之余，俱見慮周詳，莫名欽感。弟因木植一事，关系鐵路要工，非期水落石出，不足以折服把头，而昭示大信。敝处业派富协領蔭、赵牧仙瀛，携带放排把头前往查訊矣。該員等不日到訥晉謁台端，尚祈不厌精詳，开示办法，俾該員等知所趋向，庶木排易于查齐，是为切禱。余詳前函。再請助安。弟順又及。正月二十四日

长順为派兵保護俄国繪圖人員致嵩崑咨文

將軍长为咨会事：光緒二十七年正月初三日，准俄国武廓米薩尔，会办吉林交涉事务大臣馬那金照会內开：“前因伯力总督飭办事务各节，于俄历一千九百零一年二月下旬，派进滿洲俄官數員，亲历吉林各屬，詳画地图，务須載明生植物产等項，約期十个月蒞事。但此次

所派俄員，必須與紳商百姓以及山內民人，均宜常相問訊，以資考核。如果紳商百姓以禮相待俄員，親如手足，不相隔閡，則交涉事件自然水乳交融。以上情形，業經本大臣詳切面陳，永敦和好之意。務請貴將軍深體此意，揀派委員，優為保護，以固邦交。”正核辦間，續于正月初九日復准照稱：“茲准伯力總督電稱：已派俄員七幫，准于華歷正月中旬到吉。其每幫應請貴將軍揀委委員，同作有益之事，每幫護兵不得過五名，應需薪費口糧暫且未定。相應照會貴將軍，請煩查照，迅即派員開單見復，以備俄員到日，分別辦理”等因。先後照商前來。

查中俄現既重修舊好，所有此次來吉繪圖俄員，無論經過何處，文武地方衙門，均應妥為照料，期保無虞。聞繪圖俄員分作七幫來吉，原擬由省派員分起常川保護，惟馬那金兩次來文，并未指明趨向。因繪圖一事，系伯力總督主政，即馬那金亦不能指出地方，應即從權辦理，曲顧邦交。除府廳州縣各衙門，及沿途各站并無委員可派，責令妥為照料，并預先派妥向导（原作道）人，一俟委員等到日，即可前往外；其經過琿春、寧古塔、伯都訥、阿勒楚喀、三姓等處，應由各副都統衙門預派熟悉道路委員一員，束裝以待。如繪圖俄員到境，或請派員保護，即飭派定委員帶兵五名，常川隨護。除分別咨札外，相應咨文咨會貴副都統，請煩查照文內事理，望速施行。須至咨者。

嵩崑致侵占陶賴昭站某帝俄軍官函

大俄國駐扎陶賴昭站司參戎麾下：

頃接華函，知前寄之械已蒙青睞。惟云前經至訥采買東物貴部官兵，弟未派兵幫同采買，至茂興站滋事，弟未攔阻等情；接閱之下，不勝詫異。查前于正月初六日來之統領阿發那西也夫、哨官滿過夫四克等率兵多名，由江南至訥，聲稱查拿賊匪，未言買物。次日，弟在府款待，視其情意急忙，言立即起身北行拿匪，亦未叙說根由，弟殊不解其意。迨其旋回，弟始訪知，系有无業華民賭棍任姓，與茂興站素有仇隙，在于貴官兵處巧言誣說茂興站尽是鬍匪，因而貴官兵前去搜

查。弟思隔省不能干預，事后虽有所聞，亦未便函達；尙祈原鑒，莫信傳言以疏睦誼。至貴參戎赴塔，弟不能躬親往送，實深戀戀，仍望不棄，時錫教言，為禱。泐此敬請大安，唯照不備。

敬再啟者：去歲九月十一日本城鬍匪进城搶奪，占踞鋪戶，有貴國洋兵代為保護，將鬍子打跑，洋兵受傷陣亡二名，現埋葬東門外北上坡地，今本副都統辦理恤賞陣亡兵丁，給其立石表功，永傳不朽。祈貴參戎將此二兵之名姓開來，以便刻石旌表為要。〔嵩崑〕。

長順等為俄軍官強佔木商木料事致嵩崑咨文

欽命吉林將軍長、副都統成為咨會事：交涉總局案呈：案據新城木商同合成等十四家來省在局聯名喊控，據稱：“商等均在新城開設木鋪，情因去夏來省，在江買得大小木植，隨各穿排，運回新城。正在出岸間，乃值中俄失和，故未出齊、開鋸。比及九月間，聞中俄議和已成，小的等始各出岸開鋸。至冬月二十六日，所鋸無多，即奉新城副都統衙門傳諭，一概不准鋸截出售。緣為鐵路木植，亦于變亂時攏在該處，嗣有丟失情節，恐小的等鋸截後無從辨認，致有牽累情事。令候鐵路公司查驗畢，再行開鋸，等諭。小的等遵即停鋸。惟思前遭變亂，已屬虧累，今復停鋸數月，尤覺難堪。是以屢在副都統衙門呈請先行開鋸，未蒙批准，故至今未敢擅鋸。不意于二月到去洋人布拉多拉尼夫依萬尼完一，帶同通事呂應昌一名，洋兵二十余名，將小的等十四家自買木植，共過梁改木六千一百余根，椽櫓長條四万余根，統計四萬六千一百余根，全行號去，聲言均為鐵路官木，不准出售，不日即往哈爾濱運送，等語。小的等無奈，復到副都統衙門聲訴前情，未蒙准理。是以來省投首，只求發還原木，就是恩典”等情。据此。當經回奉憲諭：查此案前派富協領蔭、趙牧仙瀛等前往查辦，尙未據報如何辦理情形。何以哈爾濱遽派俄員，帶兵將各該木鋪自買木料全行號留。如果屬實，殊欠平允。除照會鐵路總監工達代辦轉飭俄員，將號留新城木商木料，暫緩下運，并札富、趙兩委員查照外；相應備文咨

會貴副都統，請煩查照此案確情，究竟俄人到訥強號商木，其中有无別項情形？該木商等有无偷買鐵路木料之事？鐵路停泊訥城木排，究竟丟失若干？現在可以查還若干？并望詳細咨復，勿稍延緩。須至咨者。

長順等為官軍出城須持俄軍所發護照等事致嵩崑咨文

欽命吉林將軍長、副都統成為咨會事：案准俄國駐吉辦理武事交涉大臣馬那金來轅聲稱，請通行各城，凡派帶械捕盜兵出城辦理各項差務，均須持有三色旗，由各該處駐扎俄官繕給准帶槍械護照，槍上必須烙印號目，必有俄字，以資辨認，而免悞疑等情。查各城駐扎俄隊，因見華兵号衣顏色不齊，旗幟互異，往往有因疑搜索槍械之事。馬那金所請華兵出差持旗起照各節，自是從權辦法，不為無見，應即照照辦理。除分別咨札外，相應備文咨會，為此合咨貴都護，請煩查照文內事理，核辦施行。（初九日）

吉林將軍衙門為奏摺事致伯都訥副都統衙門咨文

將軍衙門為咨行事：兵司案呈：光緒二十六年十月十八日本衙門恭摺具奏：“為專弁探詢皇太后、皇上聖駕巡幸所在，并續陳吉林變計停戰與俄議和情形，恭摺仰祈聖鑒事：（中略。參看《義和團檔案史料》下冊，八一—八一六頁《吉林將軍長順等折》。）謹繕折具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等因。茲于二十七年二月二十日奉到硃批（《義和團檔案史料》下冊，八一六頁云：“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奉硃批”）：“覽奏已悉。東三省，俄國已許交還。著仍竭力維持，隨時補救，俟和議大定，分別辦理。欽此。”欽遵前來。相應照抄原折，恭錄硃批，呈請咨行伯都訥副都統衙門查照可也。

暫署黑龍江將軍薩保為曾代奏嵩崑被擄情形致伯都訥副都統衙門咨文

欽命暫署黑龍江將軍印務齊齊哈爾花翎副都統薩為恭錄咨行

事：兵司案呈：“为照得本署將軍于光緒二十六年十一月初四日附片具奏，为伯都訥副都統嵩被俄逼赴該国，复經送回，并护送回任日期。等因，一片。茲于本年三月初四日遞到回片，奉硃批：‘知道了。欽此。’欽遵前來。合請补抄原片，分行查照”等情。据此，除分报外，相应咨行。为此，合咨貴副都統，請煩查照施行。須至咨者。

計抄原片一紙：

再，查伯都訥副都統嵩，前于俄兵抵訥，以礼相迎，頗有彼此相安之意。忽于八月二十九日逼赴俄国，单身去訖。行至呼伦貝尔地方，遇見俄官，当令其出具情形，后于本年九月初四日，同程德全并經俄兵护送返回，于是月十六日抵到齐齐哈尔城。查該副都統年已老迈，遇此辛險，苦累难堪，是以妥派兵役，即于二十四日由齐齐哈尔起程，护送回伯都訥副都統任所。理合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謹奏。

長順等为抄錄上諭事致嵩崑咨文

三月二十六日准欽命吉林將軍長副都統成和碩庆亲王直隶总督部堂李咨开：“案查和約大綱十二款，業經奉旨照允，画押盖印。該約第十款內載：中国国家务須在各府厅州县，將載明下开两端之諭旨張貼两年，俾众周知，永禁軍民人等入仇視諸国会，违者問死。至开列各犯所定罪名，及杀害凌虐各国人之城鎮，停止各項考試，亦在此列。中国皇帝务頒諭旨一道，通行布告，以及各省督撫文武大吏及有司官，于所屬境內，皆有保持平安之責。如复肇伤害他国人民之乱，再有違約之行，必須力[立]时弹压懲办，否則該管官員即行革职，永不叙用，亦不得借端开脫，別給獎叙，等諭。旋于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三日欽奉上諭两道，業經发抄。嗣因各国使臣堅請更改字句，复經本王、大臣据情电奏，奉旨照准。相应恭录咨行貴將軍，务照此次所录諭旨，刊刻謄黃，通飭所屬府厅州县，無論大小城鎮村落，偏行張貼两年。两年期內如有剝落損

失，仍随时补行张贴。事关和議大局，勿稍延誤，致貽口实。并将遵办情形，先行声复本王、大臣备案。是为切要。附录送諭旨三道。”同日并准吏部咨同前因，等因，准此。除由省刊刷謄黃，偏行张贴，及分別咨札外；相应抄粘备文咨行。为此，合咨貴副都統，請煩欽遵办理施行，須至咨者。

計抄粘諭旨三道：

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內閣奉上諭：“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經……”（下略。見《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九一四——九一六頁。）

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三日內閣奉上諭：“中外定約以来，各国民人准入內地，載在条約，朝廷慎固邦交，迭經諭飭各省实力保护。乃地方官漫不經心，以致匪徒肆行滋扰，伤害各国人民之案，屢見迭出。朕維薄德，无以化导愚民，良深引疚。而地方各官，平日于洋务不知耕求，于交涉罔知大体，以至燎原引火，貽害君国，撫心自問，当亦难安。自今以往，其各振刷精神，捐除成見。須知修好睦邻，古今通义，远人来华，或通商以懋迁有无，或游历以增长学識，即传教之士，亦以劝人行善为本，梯山航海，备极难辛。我中国既称礼义之邦，宜尽宾主之誼。况近年华民出洋者，不下数十万人，身家财产，悉賴各国保全，即以报施而論，亦岂得稍存歧視。著再責成各直省文武大吏，通飭所属，遇有各国官民入境，务須切实照料保护。倘有不逞之徒，假託义憤，凌虐戕害洋人，立即馳往弹压，获犯懲办，不得稍涉玩延。如或漫无觉察，甚至有意縱容，酿成巨案，或另有违約之行，不即时弹压，犯事之人，不立行懲办者，將該管督撫文武大吏，及地方有司各官，一概革职，永不叙用，不准投効他省，希图开复。并将此次諭旨，一并刊布，出示晓諭，以期官民交警，永革浇风。欽此。”（編者按：此上諭，亦見于翦伯贊等編《义和团》第四册，第八十三頁）

上諭：各省会徒，借灭洋为名，糾众立会，攻击各国人民，迭經

降旨嚴禁，不啻三令五申。乃近年山東各屬，竟有大刀會、義和拳等名目，到處傳習，肆行殺掠，蔓延直境，闖入京師，以致燒焚教堂，各國人民房產等業，圍攻使館，開罪鄰邦，貽誤大局。朕以保護未至，負疚滋深。爾百姓平日食毛踐土，具受國恩，乃敢逞其好勇斗狠之心，習為符咒邪妄之術，拒捕戕官，殺害各國人民，肆無忌憚。遂爾肇此奇禍，上貽君父之憂。追念之余，尤深痛恨。業經嚴飭各路統兵大臣，實力剿辦，務淨根株。並將緝庇義和拳之王大臣，各照應得之罪，分別輕重，盡法嚴懲。殺害凌虐各國人民之各城鎮，概停文武各項考試五年，以示懲儆。惟恐鄉僻愚民尚未周知，特再嚴行申禁，以免不教而誅。爾軍民人等，須知結黨入會，例禁甚嚴，列朝辦理會匪之案，從未稍寬。況各國皆屬友邦，教民亦系赤子，朝廷一視同仁，毫無歧視。無論教民，即或果有被欺情事，亦應呈報官司，听候持平判斷，何得輕听謠傳，借詞報復，託名義憤，藐視刑章，迨事敗之後，黠者遠颺，懦者受戮，法所難容，情實可憫。自此次嚴諭之後，各宜悔悟自新，痛改舊習。如再有怙惡不悛之徒，私立擅入仇視各國人民各會，持械格斗，公然劫掠，除將首犯各犯嚴密查拿，盡法懲治，決不寬貸。各省將軍督撫大吏，均有牧民之責，務即嚴飭所屬，剴切曉諭，並將此次諭旨，刊刻謄黃，偏行張貼，務使家喻戶曉，勉為善良，以無負朝廷諄諄誥誡、辟以止辟之至意。將此通諭知之。欽此。

吉林將軍衙門為抄錄招撫降“匪”等事致副都統衙門咨文

將軍衙門為咨行事：照得本將軍、副都統于光緒二十七年七月二十六日附片具奏，為招撫各股降匪連壁等情形一片，除俟奉到批，再行恭錄咨行外，相應照抄原片，備文咨行。為此，合咨貴副都統衙門，請煩查照施行。

計粘抄原片：

再，吉林剿撫土匪情形，業經〔長〕等于前月二十日專折具陳

在案。嗣俄提督高哩巴尔斯由奉界带回連壁、邹殿升等五六百名，即前折所称該提督邀往击賊者也。又在奉省招撫陈得胜等五千九百余名。該提督因陈得胜招降有功，将其所部带回吉林南山。其余各股降匪，半留奉界海龙厅、通化县等处，半来吉林磨盘山一带屯扎。〔长〕等当派营务处委員隆魁，会同磨盘山州同〔长〕庚^①、营总富德，先将連壁等部点驗，愿散者，收其枪械，資遣回籍；愿留者編伍归营。其陈得胜一股，責成賑撫委員、分省候补知州方朗，会同俄員分拨安插；并先由俄人垫发口粮，俾資接济。自陈得胜等收撫后，而首匪楊玉林、刘单子均愿投誠効力贖罪，〔长〕等已派員前往查看，相机酌办。又据捕盜水师营总主得凤稟报：賊首郭振貴等九名，共带匪一千五百余名，在松花江北岸黑龙江地面盤踞已久。現聞設立水师，均来投降。查其情出至誠，过江查点人数相符，当将胁从土著悉行遣散，尙贖无可归附者八百余名，請示遵办。等語。随批：“暂时籠絡，发给小口粮，以免窜扰。”此近日收撫各匪之实在情形也。〔长〕等查上年扰乱，散勇土匪勾結为患，至今未已，現既舍剿用撫，而匪众款絀，亦属将从难为继，将来另筹安插之法，方免猖獗。是否有当，謹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謹奏。

吉林將軍衙門为抄錄嵩崑等免职上諭致伯都訥副都統衙門咨文〔光緒二十七年七月〕

將軍衙門为咨行事：兵司案呈：“本年七月十八日准兵部咨开：‘武选司案呈：內閣抄出：光緒二十七年四月二十八日，內閣奉上諭：‘长順奏，副都統因病籲請开缺一折。宁古塔副都統双龄、三姓副都統明順，均着准其开缺。欽此。’又抄出同日奉上諭：‘伯都訥副都統嵩崑着开缺，回旗。欽此。’又抄出同日奉上諭：‘宁古塔副都統着协

^① 吉林伊通州磨盘山分防州同长庚，字西垣，蒙古正白旗人。

領全福補授。協領依英阿着補授三姓副都統。琿春副都統着協領春陞補授。欽此。”又抄出光緒二十七年四月二十九日奉上諭：“伯都訥副都統着打牲烏拉總管云生^①補授。欽此。”抄出到部。相應由驛行文該將軍遵照可也。’等因，前來。相應呈請咨行伯都訥副都統衙門查照可也。”須至咨者。右咨伯都訥副都統衙門。

打牲烏拉總管衙門為云生赴伯都訥副都統任致伯都訥副都統衙門咨文〔光緒二十七年八月〕

二十四日，准打牲烏拉總管衙門為咨行事：印務處案呈：“于本年八月十三日，本衙門恭折具奏，‘為恭報奴才交卸總管印務、啟程日期，恭折具陳，仰祈聖鑒事：竊奴才于本年六月十七日准將軍長文開：光緒二十七年四月二十九日奉上諭：“伯都訥副都統著打牲烏拉總管云生補授。欽此。”當即恭折叩謝天恩，懇請陞見。嗣經將軍長奏請，飭令奴才先行赴任，俟東三省和局大定，再行循例辦理。等因，行知前來。奴才接奉之下，隨即商妥長，遵將總管印信文卷檔案等項，于八月十三日暫交右翼統領台春，妥慎署理。奴才即于是日交卸，趕緊束裝于八月十八日由烏啟程，馳赴新任。除俟到任再行恭報外，所有交卸總管印務、啟程日期，理合恭折具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等因。具奏之處，理合備文咨行。”等情。据此，擬合咨行貴副都統衙門知照可也。為此合咨。須至咨者。

^① 云生，字奇峯，漢軍正白旗人。

嵩崑庚子日記

編者案：《嵩崑庚子日記》手稿現藏北京圖書館，原名《光緒庚子辛丑日記》，起光緒二十六年（庚子）正月初一日，止于光緒二十七年（辛丑）四月二十九日，長約一萬七千余言。我們從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至八月二十八日的一段日記中，選錄了約四千字。

嵩崑的日記雖簡略，但與《洋事記冊》參看，則可互相補充發明。如《洋事記冊》中的一些函電，有的缺少收發日期，但在日記中却有記載。又如《洋事記冊》中只提到俄軍侵占伯都訥時曾大肆搶劫，但此日記中却還記載着嵩崑極力巴結洋人的情形。

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廿六日，設壇求雨。大风。到各庙行香。將軍^①來信，兵事。

廿八日，求雨，微雨。維周來談義拳事。又畫稿。見黃瓜。晚又雨。

廿九日，求雨，三壇一祀，共一百九十二叩，尚不覺乏。將軍來電：天津洋人敗。即復電。

三十日，奉到謄黃。半陰。加紀錄二次，又加一級。

六月初二日，半陰。維周來，寫留信^②。將軍來電：京教堂為义團燒，教人被殺困。即復電。又写信，留維周辦洋務。

初三日，寫亨九號信。派密探委員各札。

初五日，進署。維周來，積谷事。八點，蔭園來，談奉電已斷、不通矣。

① 將軍，指吉林將軍長順。

② 五月十四日記云：“維周來，已調敦化县巡檢；本城調王叔〔字〕子鈞。”嵩崑為暫留郭家樹致長順函，見本書 202—203 頁。

初六日，晴，紅日。蔭園來，送將軍電，保護事。已復。

初七日，半陰，日色紅，午雨一小陣。兩司議團防事。

初八日，晴。維周來。又團到寬城，住財神廟。兩司來議事。

初九日，打到文。晴，風。進署。將軍回電：無論何款，先用。維周來談。晚雨。

初十日，早晴，涼。進署驗軍器。又到維周處，議團防事。晚接將軍來電：藩已奉旨：無論何國，痛擊。吉省尚未奉旨，只嚴備。維周來。

十一日，晴。到教場點兵。置銀合馬一匹，二百卅千。維周來。

十二日，晴。維周來議事。又和團到。

十三日，將軍來信二封，已准留維周任；大喜。

十四日，早，雨、風。寫家信。維周來，民團事。

十六日，封家信。接英佐領京信。維周來，各處均有來探報：奉天教堂各處均燒，又和團英勇異常。晚，神拳在上房院二人。

十七日，晴。謠言最多：奉天增祺袒護楊統領，私接濟洋人軍火槍炮，晉昌^①參出；京中由裕祿宅搜拿着康有為，裕祿交部治罪；又皮硝李^②害上，事發，毒死；又李鴻章吞金死。以上各謠如果屬實，尚可問耶！晚又和拳來府演習。維周來。

十八日，晴。晚，神拳來。維周議公守助約。

十九日，卜魁^③電：愛渾[琿]十八日開仗。

二十日，將軍來電：寬城子洋人開仗。本城又和團已拿教堂洋人。左右司來回事。晚雨，夜雨。蔭園來，維周（來），公事。

二十一日，晴。卜魁來電：大獲全勝。左右司來回事。維周來。晚雨。交派各營，防教民生事。

① 晉昌，盛京副都統。

② 即李蓮英。

③ 卜魁，亦作卜奎，見本書 208 頁注①。

二十二日,各营、維周来議事。省信:增祺已收獄;鉄岭县刘被义和团杀死;奉天五部參增祺,交部議处。

二十三日,接到廷寄,〔被任为〕欽差义和团練大臣;文武各官来道喜,各营水师营均来見庆。营官已将拦江木排洋人奸細二名首級拿呈。晚,大雷雨半夜。

廿四日,行香关帝庙,送駕各营摆队。晴。蒙古船房稟知,拿奸細十二名,訊明非是,已释矣。

廿五日陶站报:洋队果扰,已派兵往剿。維周来。传苏德胜派拦江索差。

廿六日,朝賀,进署。晴。早西协領到,軍火到。

廿七日,早,拜客。西統領来,各委員司中来回事。又奉旨:派拆鉄路;已派唐潤田去打鉄器。

廿八日,文武来議兵事。热。

廿九日,文武議軍事。晚,雷雨。統領来談。永海稟:陶站俄去。

七月初一日,行香城隍各庙。統領带各营稟安。陶驛俄逃、路拆。又唐以仓往拉林拆路起身,又散土工事。

初二日,极热。文武来办事。寿帅^①来电,又复电。明月川来信,又回信。夜,寿、长二帅电:哈〔尔〕滨开仗。夜,大雨。

初三日,文武議事。定折底。給寿帅兵米电。閩商团甚齐整。晚,將軍来支吾器械电。夜大雨。

初四日,早,风。議兵。得土煤四船。

初五日,晴。議防事。

初六日,議事。將軍来电,許械,准調六統領队。

初七日,議事。給將軍信。写折,当日发。

初八日,拆来鉄路到府呈样。封家信。发折謝恩。各官、各营均

① 寿帅,指署黑龙江將軍寿山。

一律伺候。

初九日，办軍事。統領議北江防。南公^①蒙官色勒等來見。阿營官、金管帶水師營拿李通事來，得銀七千兩，充餉。晚雨。給壽將軍信，少逸信，建甫謝信。

初十日，各官議軍事。蔭園來。晴朗。將軍來信：俄銀入奏，惜迟矣。金水師營福田來，金呈擒獲俄通事，起俄餉銀七塊；已賞伊二塊，約二千兩。統領來。下余五塊交戶司收庫，以備奏聞。

十一日，打到文。又和團上蘇窩鋪。統領來。伊營總來見。

十二日，開用關防，統領各營文武各官，均來賀。又出門拜客。

十三日，晴。又和團由蘇家窩回。教民拿回后，求老師令，到廟跪香。六統領來。發壽帥、薩大人信。晚壽帥來電，奉軍三營事。

十四日，議教民事。壽帥來電。統領來議事。

十五日，釋非教民。邵老爺來，求護照。晚雨一陣。統領來。

十六日，統領來。金幫帶大船作埋伏。未，大雨一陣。釋教民。批呈。

十七日，早，韭菜坨子來代教民求釋呈，已准。邵爺又來，驛子事。

十八日，壽帥來電。制衣矛。教首正法，又和團獲來。晚干石橋延大爷、鐵匠（胡同）奇外甥由卜魁來，進京，談許久。晴。

十九日，請奇、延二位飯。祭江水。又去拜談許久，奇、延二位晚飯。紅燈照小姑娘家來，請去焚香，云哈（爾）濱已完。

廿二日，晚，聞省城又困捆官之說。

廿三日，晴。王統領來。奉（天）又和拳舞刀街市；省城捆官并無其事。

廿四日，早，大霧。王統領來辭，往黑龍江開；壽帥來電催。大嶺戒嚴。徐夢祥道台來請護照。仁字軍已開。

^① 南公，指郭爾羅斯公奇木特色木普。按郭爾羅斯在伯都訥之南。

廿五日，晴朗。省報有義和團殺藥鋪奉教之人，剝皮剜眼之事；又有大團由奉天來者六十人；又云省城已殺此人矣。

廿八日，卜魁張營官來見。阴天。夜，六統領來文，阿城^①失守。

廿九日，晴。張營官來回買面事。統領來。夜，壽帥來電，八九兩少爺來。

卅日，壽帥六姪慶楨來，談省、長事：奉營到一營後，聯侍衛在後尚有二營云。奉省增祺仍與洋人私通信息，喪盡天良，不知將來作何了局之語。

八月初一日，壽帥來電：棉衣、械等。奉餉，庄善來抵餉價。統領祭纛，申時演炮。

初二日，早微雨。壽帥來電：庄善餉到，存庫備用。

初三日，早晴。維周夫人仙逝。極暖。統領來。長帥來電：與俄講和，已遣人去。統領來。

初四日，祭昭忠祠。遣人。仁字營王統領（字識孫）華光來見。統領來。

初五日，進署。到維周署行情，擋駕。卜魁哨官永祥來領烏拉。大风。

初六日，陰。卜奎陳委員來。卜奎庄佐領善到。統領來。夜，毛遂老師到，傳詩四句云：“俄人生來藝不高，千條妙計逞英豪；黎民死了無其數，到此後來得安牢。”

初七日，庄委員交卜奎寄餉五萬兩，除還棉衣、軍械等項，尚存庫四萬余；有公事。

初八日，壽將軍太太到，住和成店，往拜見；八九少爺又來回拜。長帥來電，商卜奎事，所有軍械餉項交訥存庫。

初九日，庄委員來。長來電：奉催仁字軍回奉。

初十日，卜奎各委員來，已為設法歸吉。卜輪到。訥電不通省。

① 阿城，在哈爾濱東南。

雨。

十一日，早陰。众議卜奎事。晚雨。

十二日，晴。众議卜奎事。长帥来电，办卜奎事，間綽薩家眷事。

十三日，換季，晴。办发卜奎軍餉运車脚价，卜軍火上船送省。

十四日，文朗臣等来。半琴、凌幼甫均来談。办寿帥信。

十五日，行香火神、龙神祠。文武均来賀节。长帥来文，停战矣；俟伯力回信。适聞金場人均到，俄国逃去矣。

十六日，文朗臣来，唐营官来。晚，朗臣又来吵餉，令找庄善佐領。

十七日，聞热河电：京中英已和約。晴。祭武庙。城內安堵矣。又拜文朗臣，送行。晚，俄兵到，扎东門外府門；章京戈什全散。

十八日，俄查街官来談，名尼各来也夫，設酒，談許久。署中无人，两庫均开。

十九日，催大会送物。俄官找船。統領来。廣音布送信未回。

二十日，仍催物，晚始送去。統領来。

二十一日，楊鑣、刘福回来。俄統領进城看。接將軍电。

廿二日，統領来談。尼果来也夫来，看病，又送其茶奶、小皮袄、参膏，极乐，云：“放心养病，我定护保无事。”富隆額递折未到京，回来。

廿三日，洋將軍俄众官均来，談許久。晚九点，請在府吃酒，大乐，令其兵唱寿歌云：“你好好养，我們虽来，三五日去，你副都統照常办事，与你官的榮耀，絲毫不錯”等語。

廿四日，俄官将所买各物，均照市价发清；各商安乐。郭維周送菜四碗，来拜寿。晚，請通事李寿峯、卢通事、于晓峯飯。

廿五日，洋人来，查街官来見，又搬大会住。海拉耳馬队官連年刚波福来文。

廿六日，海拉耳之文，廿五日复。李寿峯、孙掌柜来。

廿七日，洋查街官留过尼木克住衙門。晚，于小峯来。

廿八日，塔庆恩等来，庄善来，于通事来。晚洋人来，挾往海拉耳，二更起程，往海拉耳，直至十月初二日回新城。

自八月廿八日晚由訥起程后，八月廿九日到水师营，卜奎地界与訥交界，意想从此不能回城矣，望闕行礼。夜上車北行。〔閏八月初六日到富拉尔磯〕，廿五至呼伦贝尔城，即海拉耳。廿六日住施医院。廿九日，俄巡撫因和約已成，举酒祝天，将余与卜奎候补知县程德全号雪楼者云，現均无事，同天共事矣，各听其便。至〔九月〕初三日遣洋車一并往火車道送还。十六日至黑龙江省城，住薩吉亭^①府，吉亭姪婿与三姑太太夫妇款待极优渥。十六日夜，大病，吐泄不止，病不能支者五六日。廿四日始将車置齐起身，薩大人派官护送，一路均平安。卅日过江，住伯都訥站，住公所。又大病，腹泄，住二日。〔十〕月初二日由站起〔程〕，本城官兵均到站接。离城十余里，文武各官均来接，合城百姓、回民、奉教各民万余人，男女老幼均来路傍跪叩，欢喜来接。午刻到府，軟弱已极，延医調治。据云，风寒辛苦，气血均亏，症不易治，須緩用葯。自初三日臥病，筹画善后事宜，日与护理印务西协領商办。

① 薩保，字吉亭，时任黑龙江齐齐哈尔副都統。

庚子交涉隅录

程德全等撰

李 璠編輯

編者案：《庚子交涉隅录》宣統二年鉛印本，民國二十三年重印。程德全原系安徽候補知縣，光緒二十六年任署黑龍江將軍壽山幕中辦理文案。是年七月下旬，奉壽山之命由齊齊哈爾省城赴博爾多（今黑龍江訥河縣）前綫督戰。其時，北西兩路清軍節節潰退，北路帝俄軍隊先後攻陷瑯瑯、墨爾根（今黑龍江嫩江縣）等地，兵臨訥謨爾河畔，向齊齊哈爾進逼。程氏又奉命向俄軍求和。

本書輯錄程氏在博爾多等地與壽山往來書信二十餘件，另附程氏上盛京將軍增祺等人書數篇。這些文件反映的情況包括：博爾多前綫清軍不戰而潰，程氏向俄軍妥協求和，對堅持抵抗反對妥協投降的義和團的鎮壓，以及壽山惊慌失措，忽而打算親赴前敵與俄軍決戰，忽而又打算親赴俄營求和，忽而打算率兵勤王，忽而又決定自殺，最後在俄兵炮轟省城時終於自殺。

本書可與《洋事記冊》、《嵩崑庚子日記》以及《義和團檔案史料》諸書互相參閱。

奉劉赴前敵途中上眉帥^①書 光緒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二日

將軍鈞鑒：

自叩辭後，以人馬新挑，初次上道，未便操之過盛，只令按轡徐行，于日暮行四十五里至馬蹄崗住宿。今晨行十二里至塔哈站早膳，探問前途泥濘，擬再行七十五里至寧年站住宿，俟人馬習慣風霜，由漸而入，即兼程前進，庶不致有疲乏之患。惟自瑯瑯遷徙者絡繹于

^① 署黑龍江將軍壽山，字眉峯。

道，詢知我兵尽屯大岭关帝庙一带。聞該处往北十余里有茅道，輕車可以来往，向南二十余里亦有間道，可通二三站等处，悬电恆翼长先为設卡。全拟抵墨城，即派探分出，候到彼詳查敌人虛实，探子亦必回来，地利形势了然于中，即可随时稟承方略，相机办理，請紓宪履。又聞墨尔根亦有間道可以行車直达叶家屯，較之常云所称可以直达胡馬尔者，尤为捷便；祈先飭墨城派兵不时梭巡，或多作疑兵以壮声势。至沿途經過村屯，全皆传該屯长詳悉开导，令其挖壕；尤乞通飭各处，随时兴工，庶无貽誤为叩。

眉帅七月二十三日來函 附录

雪哥大人如晤：

接哈站來书，具悉种切。昨晚接北路急电：昨日寅刻，敌已包抄过岭，势不可当，崇統領、瑞营官陣亡，其余伤亡甚多，我軍退守四站等情。正詫异間，今日又接墨城电局來电：墨城已先自乱，紛紛搶掠，都护畏避逃走，电局退至博尔多。如此大局何堪設想？除电飭严加弹压，并飭前敌多出哨探外；請吾哥飞速前往，沿途何处得形势，何处应如何守法，即密記之，以备临时扼守。昨飞咨博尔多业都护^①，囑該衙門于訥謨尔河多备渡船，以便大軍到时径渡。此事关系紧要，吾哥过該处飭令速备，切盼，切盼！盖我軍过博尔多，尚可扼守訥謨尔河南岸也。省城壕沟，已託薩都护^②加价僱人，勒令一二日內竣事，不审如何？吾哥沿途劝挖壕沟，甚好甚好，現已飭由兵司通飭矣。

駐博尔多营次上眉帅書 七月二十六日

將軍鈞鑒：

昨与恆翼长、富統領晤于博尔多，据云：前敌不满千人，又皆疲乏

① 布特哈副都統业普春（駐博尔多），蒙古正黃旗人。

② 齊齊哈爾副都統薩保。

不堪，板桥子有馬队五十，喀米尼哈有步队数百，博大人在此，业都护昨日清晨亦起身逃避喀米尼哈。博尔多街上大乱，全督飭馬兵十余名，立将搶劫当鋪者斬二人，始稍靜謐。未刻，博、业二公均到，当将各情拟电交紀东甫，紀云，报生等在河南安局。并商恆翼长今日仍赴前敌，富在此收队。戌刻，据差官弹压河岸者回称：河水陡涨，摆渡无人料理，难民数万，号哭震野，等語。全以日間站丁人等本已逃散，其在船摆渡者系全哨队兵等强支，而两只渡船先坏其一，一只又被难民推上河中沙滩，不能转动。前日尚有舢舨数只，今仅两只；如此忙乱，难民尚不得了，而前敌官弁，不将尽为河魚乎！全等万分焦急。当由职鶴督队在街上摘取各鋪門板等物，全带十余人尽力拿麻繩至河岸，堆在船房，亲告难民人等：有車者出車，有人者出人，前往博尔多取木板繩索等物，以备扎筏；面許今夜扎好，明日准該难民等往站在各鋪自取米面。周历河千七八里，諄諄告諭，人人乐从。并备灯籠十余分，以队兵执灯，督难民合作，均各允許。全至船房坐未稍定，而差官来称：难民允許者又各四散，不肯前去；全又遍加劝諭，并令差官强拉壮者前行，湊足二三十人，派兵一名执灯前导，湊得三五輛車，亦派兵一名前押而去，計至半夜，約去可百余人，車二三十輛。全困极假寐，倏已惊醒，聞卸板声，据云已拉至数車矣。未及天明，急起查驗，而板片仅到三車，繩子一大堆，而难民四散；聞該民等有一拉而走，有半路折回，任呼罔应。全焦急无法，而来伴琴亦至，眼見难民无数，无如都不动手；仍飭队兵自扎，并将繩子拖至对岸，拴在柳条丛中，不意水流太急，繩子虽已套穩，而板片太小，人不敢上。福齡來說，万不可行，另用車輛排入河中，或足济事。全又飭队兵将沙滩坏船拖出，收拾应用，而旋即沉沒；至排車渡河之說，虽湊車数十輛，竟无人下手，难民呼天号地，惨不忍聞！

正在設法，而随恩祥前往喀米尼哈之哨官回称：义和团昨夜声称偷营，带小孩八人出門，不知所之，等語。可笑可叹！又据板桥子撤回馬队声称：俄人現未来攻，但队单馬乏，不敢久住；但見俄人西去者甚

多，等語。又据难民自墨尔根逃者声称：俄人入城不过五百余人，真正俄人不过百余，其他皆山东民人。当入城之初，难民不得逃去者暗藏草中，亲见俄人大家欢舞痛饮，沉醉如泥，始得乘间逃出。又云：闻山东人有称，拟向西路会攻云云，餘不敢扯谎，等語。

查恩祥二哨、恆軍馬步在喀米尼哈者不过五百人，不能再战，博尔多旗丁、站丁无一存者，河之两岸，难民遍地，目不忍睹。昨商韞山，虽云凑足三营，其实殘疲不堪，不足一战。东西两路，不知情形如何？此刻墨城俄人实在不多，不知作何詭計？仍从大道长驅直入，毫无阻滞，固属可虑；若撤回璦琿，用輪船駛入松花江，并力攻我呼兰，截断新城大路，腹背受敌，逃生无路，疆土既失，江省百万生灵，不将尽入网罗乎？涉思及此，万死不足蔽辜。

增帅会同五部电奏，长帅会同三省电奏，帅宪請旨交刑部治罪电奏，均已奉到上諭否？应如何处置？念念。京城有无动静？此外有无良法？万乞赶紧定夺。如京都危急，自应照原禀会同增帅先行陈奏，以便临时赶赴行在。倘神天加护，匕鬯无惊，江省惟有効死弗去而已。惟生民如何拯救？照会該国无伤我民，此一紙空談，万不中用。請和一节，非我輩所能言；然时已至此，长帅如能保护江省人民，亦是莫大功德，不妨仍商长帅，悬代設法。前电长帅有“万不可由我輩露出請和”字样一語，恐长帅必不愿听，盖我不請和，彼亦未尝請和也。再发长帅电，务将此意說破，不可再有异言，致貽长帅口实。再此刻兵已頽靡，不可整頓，而恆統領、来总理仍立意要強，不肯作退后一語。全思东西两路如能支持，北路自当仍应強支，作恢复地步。倘情形竟同一律，或京都有警，則我兵亟应集聚一处，撤归省城，并力死守，再作打算。乞速示复，以便遵办。

眉帅七月二十四日兩次來函 附录

雪哥大人麾下：

敌既过岭，他无可守，惟查博尔多河水势尚大，可以借扼賊之

来路，望麾下詳审图之。如果奉天三营能速到，定即派往援应。万祈激励諸軍稳守为要，并多防其抄袭也。切切！

雪哥大人麾下：

大岭既失，事益危急；弟一身不足惜，惟合省商民，不忍令其再罹兵革，而一經迁徙，又震动人心，应如何办理？祈速示复。查西路各队，若有不支，尚可相繼南行；若东路再有紧急，将如何是好？并望兄一代图維，速即告我。事急，草草。

又上眉帥書 七月二十七日

將軍鈞鑒：

屢探敌情，尙复如故，只有五百余在墨城；板桥子偶有探子，人数不多，随来随去；其西行者，亦属无几。敌在墨城左近各屯，或数十人分头搜寻；幸未大加杀戮，其实各屯亦并无多人也。

囑办照会，昨夜未能过河，今早天甫发亮，即飞行前往矣。全又派善走者步行前探，务得确情，昨夜、今日分两班前去，明日或可得确信。我兵現在河南屯住扎，多半馬队，博、业两都护均在河南，今日来見，議定由伊两人寄信与武固毕尔那托尔，大意謂民皆离散，瘡痍滿目，請他暫行退兵，俾民間得以收获，不然，人皆餓死，等語；已由全派人送去。东、西情形如何？奉、吉、京师有无回信？乞速示知为盼。羊羣尙存七百余只，惟設法运至河南屯，实在不能，已飭队兵分投捆綁，按二十人賞一只。难民現幸渡竣，其零星来者，亦可随时渡过，悬释慈念。穆总理、西协領等亦在此处。烏拉、棉衣均在此分发。来总理明日起程回省，面稟一切。余容再稟。附繳电报二份。

眉帥七月二十五日兩次來函 附录

雪哥大人如晤：

頃接唐书勛稟：奉省拳民，有真有伪，真者难得，伪者百般騷

扰，无恶不为。現增、晉^①两帥已經窺破，設法驅逐，皆陸續投奔吉、江两省云云。茲將原函抄稿奉閱。現已張貼示諭，并分电東、北两路，大致謂：此項拳民，無論具何本領，必視其人是否正派，如果正派，必能為我出力；否則徒具邪術，有損無益等語。竊謂不独偽义和团有損無益，即系真者，恐亦徒乱人意，无裨实用。今日根喜及山海关富都护^②电称：“洋队十七日至通州，宋、馬二將进京，京師城門緊閉，槍炮對击。又逃兵潰勇到处皆是，沿途大不安靜，數次电奏，均不能寄，由驛遞回。”大局如此，奈何！奈何！

雪哥大人如晤：

昨晚接拉哈两书，已另复矣。頃接电局电称：“前敌官兵所剩无几，恆翼长、来总理已退至喀米尼哈站。省中二十二等日电諭，无人敢送。卑局复移河南屯”等語。該局既无人送电赴前敌，則所聞者必不甚确，应請吾哥星馳前往。如立脚不住，可先为权宜之計，由吾哥照会該国帶兵官，告以官兵实在不支，請緩五日限，将难民赶紧送回，我軍从此亦决不再战矣。募人迅速送去。

再长帥今早来电云：“昨承轉到楊使电称：俄外、戶两部仍以剿平乱匪为名，进兵实非得已。国书亦言中俄邦交最篤，东三省何妨遵国书命意，照会俄帶兵官，言彼兵既为平乱而来，現在乱匪亦将剿灭，无煩彼国兵力。若仍然进兵，非平乱民，是扰我良民也。如此立說，或者可以阻止”等語。又李相及楊使电，茲另抄附閱。

詳陈在博尔多与俄人交涉一切情形上眉帥二書 七月二十八日
將軍鈞鑒：

韓广业送照会，今午回来，据云：行抵喀米尼哈前二十里双泉眼地方，即遇俄探，韓即手搖白旗，奔馬前往。俄以馬队二十余名將韓

① 晉，指盛京副都統晉昌。

② 山海关副都統富順。

圈住，引去謁俄軍主將，据称：“两国如何失和，我們不知。但停战与否，我速寄信黑河，俟得回信，再为定夺。此刻我飭各队，不即前进打仗”云云。此語系两个官阶稍大者同声如此。有一小官在旁，声称：“你們打白旗，我們不打；我們在黑河执白旗送信者，却被你們打死。”两大員怒目向之，不准再說，小官即不言語。两大員又云：“你們文书說匪乱已平，是义和拳否？”韓云：即是。又云：“义和拳是否已經正法？”韓云：“將軍已將該匪等收捕监禁。又奉皇上諭旨，不准义和拳妄打。”俄大員又云：“你們既不打很好。若說难民及受伤兵勇，我亦收养。但民間执械与我为难者，不得不仇讐相視。”現发来安民告示，大致謂“民須安业，毋稍惊慌”云云。时有俄兵等見我白旗，皆脫帽跪地，称从此得生路矣。以上皆韓广业回营后面呈一切情形。但韓系称由省派来者，故所回之信，問交何处。信面系书明宪台，查系一面俄文，一面法文，祈速繙示。

韓到后困乏已极，問其大致，即飭歇息，速繕稟知。旋又称：俄带兵官业已跟随前来，称来河南与全相見。全思敌兵过河，又深一层矣；草此稟訖，迅即渡河，俟俄兵官来，即与会晤，免彼过来。原信系全拆閱，恭此奉呈，余容晤俄官再稟。

再，恆翼长先在河边对岸，面談俄兵官云要見全，恆飞飭馬队来迎。时富統領、桂营官、福帮办俱至，均愿前往。全思人多不便，且恆、富等系带兵官，更不宜見，是以只带随同笔帖式及戈什二人前往。現商恆翼长等赶紧預备，俟两日后再为相机办理，伏乞迅为指示。

將軍鈞鑒：

申刻俄兵到博尔多，即拟渡河，全赶紧前往，該俄官已在河干守候。晤面方說数語，旋赴至帳棚內，席地而坐，餉以酒茶点心等物，带兵官有十余員，均在帳棚內同坐。全称：“議和停战，系貴国外、戶两部商之我欽差，轉电我国索取国书，并称如匪乱已平，三省將軍愿和，即速具国书彼此再議等語。我国即发国书，命楊欽差向外、戶两部面

議，是以一面傳知卽速撤兵至博尔多河南岸，照會貴國帶兵官停戰候旨。業將前情照會，承允回書，當卽飛馬遞送省城。應請卽在河之北岸候信，不能渡河一步。”俄官云：“我們并未奉旨。軍規甚嚴，不敢停留，兵馬已臨河岸，卽當速渡，若稍遲延，我們卽担不是。”且云：“貴國北京，前四日我已接電，業被各國占據。貴國皇上不知現在何處。”全云：“北京无恙。假使真正失守，則東三省皆貴國兵力所到，何勞前進。若我北京尚在，兩國大皇帝如何商議和局，我等打仗之人，皆不能預聞。卽貴國之兵力所到，為進境地步，北岸卽是博尔多，為布特哈城治所，該城南界尚多，你既得我三城，亦不過如此，更不必前進。”辯駁再四，俄官仍稱非渡河不可。全誓死不令渡河，俄官云：“連今日候兩天何如？”全稱：“你既寄照會回黑河候信，明天一日如何能到？且照會系我給你，你回信乃給將軍，我卽不敢拆閱，無論如何，总要彼此候到回信。”俄官堅執不允，只許候明天一日。往復辯論，全稱：“彼此打仗，勝敗本所常有，我之兵士不敵，卽全軍盡沒，亦不能怨你。何故將華民之在貴界者，無辜小民，忍心殘害？璦琿城池既為貴國兵力攻破，房屋人民皆貴國所有，何故任意殘殺焚毀？”俄官云：“我們所殺所燒之人，皆系執械與我為仇者。”全云：“老幼婦女，豈亦執械攻击乎？萬國公法，恐無此例，不意貴俄大國，乃為此傷天害理之事！”俄官詞窮，乃云：“我之接統兵隊，在兵到貴國二站之後，攻殺璦琿，并非我手之事。自我接統後，所過墨爾根各處，并未傷害一人。”全云：“百姓聞你們殘忍不仁，扶老携幼，流離滿途，先期逃散，你卽欲妄殺，亦无从下手。今河南難民，不計其數，皆我近日親督渡去，你若渡河，伊等聞風必尋自盡，否亦飢寒困踣，必死道路，貴帶兵官如稍有人心，想亦不肯出此。”俄官力辯不忍傷害百姓，又將告示取交二紙云：“叫百姓回來，卽在博尔多照常生理，公買公賣，決不傷害一人。”全當飭帶去之站丁二名向俄官訴說苦狀云：“此刻卽捆綁亦不能回來。且去此甚遠，何能速回？”俄官云：“你說百姓在河南屯，何以又說去遠？”全云：“有力之家，早已逃散。其貧苦及墨爾根逃來者，今午才過去。”俄

官仍叫站丁劝回。該站丁云：“我們愿死在河南，万不回来。”全云：“所謂停兵二三日者，不过謂候信耳，若二三日无信，岂即不候乎？”俄官云：“明日无信，定即渡河。即看貴大人面子，我不开炮开枪，亦应过河。”全云：“我們軍規亦严，現奉旨只准退至河南，照会貴国彼此候信，若无旨意，我軍岂敢由大岭退至此乎。現既奉旨守此，即不能再退一步。你兵过河，即不开炮开枪，我亦并力抵御。即貴国兵強器利，我兵如尚有一人一枪，亦当攻击，决不准任意渡河。”俄官又云：“我为难民起見，渡河好为安撫。”全云：“無論不受安撫，如我兵不敌，民即你国之人，我既不能护庇，杀与不杀，任你所为。”言至此，俄之头目即出帐棚，与通事密語。全在棚內与諸帶兵官閑談。須臾复入，謂全：“究竟是何主見？”全云：“我所爭不在难民不难民，惟在貴帶兵官愿和不愿和。”俄官云：“深愿两国和好，彼此免遭涂炭。”全云：“既是愿和，即当候信，若不候信，径行渡河，即明明不愿和矣。既不肯和，何必候明天一日，不如即行开炮，反为痛快。若将我在此杀戮，尤为成全。”俄官云：“万不至此，只須候明天一日即可，否則再候一日。”全云：“本已說明只爭候信不候信，若二日信仍不至，岂非空談。”俄官云：“候至三十日晚八鐘，彼此再晤一商。”全云：“既是两日，我即在你营內守候，决不回去。”此話申說十数次，俄官不允，始議俄住北岸，我住南岸，彼此不准妄渡一人，妄发一枪。南岸河边帐棚，全当指令两人空手住此，借探信息。如明、后两日无信，七点鐘时仍渡河在你营候信，你若渡河，仍先杀我，不然仍当在你营候信也。彼此击掌为信，握手而散。合肅恭录問答大致，伏乞鈞鉴，迅速賜示，以便遵办。

請密撤兵队并惩治拳匪各情上眉帥書 七月二十九日

將軍鈞鉴：

奉諭后，細商，各营总宜暫退，若径撤回省城，更恐人心惊惧，且俄人明見我兵撤退，亦屬非宜。現拟由富統領、桂营官等督飭各队于今晚暗撤至拉哈，分道至楊家屯、小榆树一帶住扎，再听消息。或調

宁年、塔哈尔或省城均可。翼长及全仍住河南屯。明日虽約候八鐘，然須早去，恐天黑不能辨認，反多窒碍也。河干所弃之米，昨早赶运五十余袋，此刻分发各营，尚可敷衍。此处所留，仅凑成馬队約二百名。如俄人必欲过河，只要議定不伤百姓，我軍亦可緩撤，俟我退一步，俄进一步方好。万一和議不成，逼人太甚，只好死守省垣，背城一战。此語最关紧要，乞先与各司旗說明，如跪求仍不饒命，大家务須拼死一战，不得借口和議，人各分散也。

至义和团沿途騷扰，不受約束，一味妖言惑众。昨日已議与俄停战，該拳师张某乃故意奔突，口称必与拼命，可恶已极。兵勇等以二龙一役，因义和团狂奔前往，致伤亡二百余名，怨恨不平，在翼长处传該拳师試枪，意在击死其人。全思昨与俄約，彼此不开一枪，若有枪响，恐資借口。惟此等妖孽，已誤大事，未宜姑容。因传該团民等审讯如何設教，如何練習；据称：我等并不愿学义和拳，拳师不能避枪炮，我們早已識破，仍求当兵，謹守营規等語。查此等无知愚民，实为拳师煽惑；因令众曰：用枪試不如用刀試。当飭將該拳师綁住，列队押赴西屯，一斬而誅，人人称快。团民等跪求仍入队当兵；即飭恩营官带回編入队伍，不准再穿該团号衣。省城此項拳师，万不可纵，务乞除此孽种，以息浮言为愚。

复眉帥書 七月二十九日

將軍鈞鑒：

三示讀悉，痛极无泪！只有办一日算一日，万乞不必悲伤。慷慨赴难，从容就死，惟宪酌之。京师失守，据俄人称，前四日已接电报，是实不虛矣。河北之羊千余头，費尽力量，只捆送二百余头过河，現存八百余头，权宜設詞，謂系特留河北为犒賞俄軍之資。博尔多街上烧酒甚多，昨聞有人加入毒药，全因明告俄人，謂此間匪人太多，街上百物可动，惟酒不可飲。俄官称：百物俱不准动。时有俄軍围住黄牛数只，当被俄官面加重責，牛交河干，囑全收回，全不肯收，亦作犒軍

之用。俄人初不肯收，再三推诿，始极口称謝，并謂該軍远来，无物回敬，俟他日酬答；并当面諄囑站丁，誓不宜伤害人民及受伤軍士。据韓广业称：俄見白旗后，旋将我伤兵数名、妇人数口均已收撫，以后想不至再有殘害。刻下河干难民均已渡尽，其落后者，俄允不伤。全亦云，如我不能护庇，民即貴国之民，杀否听其自便；俄人似极愧悔，但云：“墨尔根何以又将我民杀伤二名，抛置城内？”查此二俄人，即巴营所解者，博大人云，不知被何旗何佐无知之輩，妄將該二人殘害不堪，又未将尸首掩埋。全云：“墨城聞大岭既失，官民早已逃散，我軍奉旨撤队，亦并未入墨城；系何人所害，实在不知。所有省城收养之人，万万无虑。”俄官当詢系何名姓，全称：实在不能記憶。惟西路监工敦汗必拉及兵役人等四五千，实系未伤一人，已保护送出境外。俄意稍解。省城收留之俄人，务乞曲加安撫，或使分途告知停战，以免惊扰。

至撤兵回省垣并力守御一节，伴琴屢来相商，全非拘泥，以若不詳說明白，胡乱退去，恐多伤損，决难瓦全。况难民如此其众，何法保之？現拟明日商酌恆翼长等，俟两日限滿，俄如无信，全仍渡河面議。尙必欲將兵馬渡河，亦必婉言說明，我們不再打仗，总要使我兵保送难民，一步跟一步，容我退一站，准俄进一站，或可全队回城；不然，将无一人可保，不能回見我宪，同死一处矣。

敝眷未行甚好，前与內子商議，与其走而被辱，仍不能保全，不如同死城内为是。想內子必認明此义，乞飭人撫慰，不必妄求偷生苟活也。东西两路若能同时停战，并将难民官兵議定不再伤害，則宪与全死无遺恨矣。事至于今，只此办法。

眉帥七月三十日兩次來函 附录

雪哥大人如握：

頃接二十九日丑刻來書，所辦一切，甚妥甚妥。惟刻間又接拉喀電局來報：“我兵已退至拉喀”，豈俄兵已過河南耶？竊思前敵之兵，既不可戰，省城又不過曹、陳兩營、懷德三營（懷德左營今日可

到省，中營明日可到，後營後日可到），實在無能為役，與其強戰，徒致多戕民命，無濟大局；即不如拚弟一人，而保全無數人。刻准于初二日親赴前敵，大約初三必到。到時面與俄約，如能如約不再前進固善，否則以身殉之，決不再活。蓋無論如何退社，亦難保全省城；是弟始終仍須一死，與其遲死令人議論，何如早死為痛快乎！況弟既殉國，餘人皆可告無罪，即俄人亦不至再加傷殘，所保全者甚眾，當不止商民已也。我哥以為何如？飛此布聞。

雪哥大人如握：

頃接電報：本月二十日上諭：“李鴻章著授為全權大臣，准其便宜行事。時事艱難，該大臣公忠素著，必能保全大局，以慰廑念。將此由六百里諭令知之。欽此。”伏念朝廷既已派有全權大臣與各國議和，則俄自在其內；京師既已與俄議和，則東三省亦自在其內；請兄將此旨宣示，囑令俄人靜听朝議。

現在省中五司八旗，亦一再電催長帥，請其電商茹格維志，如能於一二日內即有回信，先行停戰，則省城自可保守；否則人心皇皇，恐有難於一戰者。現在五司八旗公議，謂京師不守，又應勤王。身屬旗仆，斷不能改隸夷籍，反顏事虜；而婦孺大小百萬口，亦无一律殉節之理；如本省不支，情愿退社，但求攜帶遷避。

弟早間擬赴前敵一節，大家尤不以為然，以為和與不和，非該帶兵官所能主持，徒去無益，徒死亦無益。而將軍一走，省城先亂，某等不死於賊，先死於土匪也。仍宜商由程總理與彼婉商，能听固佳，否則即便退去。且謂省城存兵無多，各路之兵，疲憊萬狀，即使并力一戰，亦不過多戮生命，仍須奉社。且謂京師既已如此，將來議和，亦必割土，東三省必割與俄無疑，此時不社，將來終須退社各等語。再四籌酌，弟此時實亦不能自主。

現由弟辦一照會，致黑河之武固畢爾拉託爾，到時請兄速即派人送去。該帶兵官見此照會，或可稍候，亦未可知；總以商令暫不

过河最为要著。一面再由五司八旗电催长帅，速与茹格維志开議。如侯得及，自当力謀守土；否則即由五司八旗公商奉、吉两省，为并力勤主之举。弟再具折专弁入告，其五司八旗亦公具一折，随同进呈。

窃思东西两路以及省城，此时尚可凑出二十余营，携以入卫，尚属大枝，借此将旗丁全数迁出，亦是正办。惟須和議速成，乃可成行耳。吾哥以为如何？飞此布聞。

再，頃又接到来函，内有办理义和拳一节，若輩之不可靠，弟早知之，因在朝諸臣及各省大吏，人人重視，以致决裂如此。現在团民众多，誅不胜誅，已一律严飭，不准再以妖言惑众。外侮方逼，未可更酿内乱，似不必与此項人为仇也。

密陈战和事宜請眉帅从速决議書 七月三十日

軍帥鈞鉴：

今丑刻电复一切，諒登宪覽。惟忆前稟，由草道赴热河一节，宪似未明全意。盖京城稳固，应与省城共存亡。現既失守，未卜至尊确耗，是宜分探詳情，收合余烬，并与敌人約明，只要不伤百姓，尽可飭愿留本地者，仍安居乐业；其愿随宪节者，赶紧由草道直达热河，趋赴行在待罪，此“子在，回何敢死”及“归死司寇”之义也。背城一战，試思八旗五司尚有血性男子可以激励士卒与城俱尽者乎？

此事宪可传集一議，大意謂：“諸人皆有生理，惟我万死难辞。若能与俄商妥，你們仍是安业，不走亦是正理，不必拘执。我所以不敢遽死者，以天子蒙尘，一息尚存，亦当与同休戚。倘皇上不諒苦衷，謂我不应偷生，即立正典刑，死亦瞑目。否則率諸人同死，徒伤生灵，或被俄凌辱，徒伤国体耳。但我之言，原为大家生命起見，若大家欲死，我仍督飭一战，与城存亡，决不弃諸人远去也。”等語。反复速議定夺，战則不准一人退后，一人独生；和則俄人既不伤害我人民，当带愿走者馳赴皇上行宮，不得故意阻拦。全意如此，伏乞宪夺施行。

敬再稟者：俄之兵卒，一聞停戰，无不欢喜。若我訖之再四，彼仍不肯，是俄之驕橫已極，兵心必不听用。先可以傳諭司、旗，以我之忿恨拼死，當彼之驕蹇不睦，天誘其衷，得一大勝，再與議和，事機或有挽回之象。祖宗深仁厚澤，綿延無窮，于此兆之，亦未可知也。

與俄人議訂大概辦法上眉帥書 七月三十日

將軍鈞鑒：

今午渡河面議，求俄不必渡河，仍在此候信，再三不允。乃議定：將留省之俄人老幼男婦，一併派人送來。俄明日渡河住拉哈，我兵住榛子街，相距十八里。俄允：如省留俄人送到，一名不傷，必不以炮攻城，并不傷害黎民等語。乞速派員保護送來為要。

全三十日酉刻在河北岸發稟，正回走十里許，奉電各節，已詳叙之，不必再贅。全誓死抵禦，空言竟屬無補，奈何！前電議未妥先發，今議定矣。

退駐榛子街請眉帥速籌馳赴行在預備各節書 八月初一日

軍帥鈞鑒：密稟者：

全昨亥刻由河南屯啟程，黎明至拉哈站，已將昨日面議各情馳稟去訖。早飯後西行，午刻已抵榛子街，擬即歇宿，乃與敵約住之所也。

惟查此次我之挫辱已極，敵之驕蹇特甚，孤軍深入，在彼是取敗之道。若以異族利害，激勵士心，众志成城，不難背城一战。至我五司八旗，皆屬土著，身家念重，畏戰樂和。如曉以大義，于事克濟，固屬甚善。否則聽其請和，我帥只有親率願隨者，由草道馳赴行在，叩闕請罪。事不宜遲，亦不宜露；望即拿定主意，與西樵、振甫諸人密商，切不可使外人知覺。智利快槍如到，務選擇親信諳練之人帶兵往取，各執一杆，住扎左近，以听消息。蓋此器进城，恐愿降者慮敗和局，走漏风声，則誤事不淺也。

東西兩路如何布置？是否歸并一處？望速定奪。嫩江船隻大橋

有无预备？全意人心已散，恐不能激励，故不得不留退步；且一面議和，一面严防，亦事所应为，想宪台必見及此。城存与存，此为人心团聚同拼一死之謀；若諸人瓦解，帅独殉难，弃天子于不顾，亦非計之得者，祈熟思审处为叩。

眉帅八月初二日兩次來函 附录

雪哥大人如握：

三十日酉刻、朔日已刻各函均到，讀之涕零！省城五司八旗，均无固志；怀德三营，亦实不能得力；其余新营，更无把握。再四筹酌，万难再战，战則徒戕民命耳。現在长帅已一再照会茹格維志，請茹轉商停战，如能有成，大約一二日內必有回信。否則弟于明日一准亲赴前敌，面与俄約，以弟一身而贖万人之命。

吾哥忠肝义胆，欽佩无似。惟閣下无地方之責，弟一切未了之公事、私事，均望代为收束。姑不言其他，即以合省軍民論之，戶口数十万，性命数十万，于无可如何之中設法保全，此事重大，决非苟且所能了。弟苟延殘喘，絕无別端之希冀，邀天之福，得以保此子遺，与世长辞，便可瞑目泉下。方今众人恃弟为安危，弟恃足下为左右手，倘吾兄不能忍受暂时之耻辱，殉沟瀆之小节，为兄計固善矣。留弟未死之身以支持殘局，遇事將誰与謀？弟褊急之性，惟有速死以相从于地下，其如羣生何？其如大局何？且弟之以身殉，各由自取也，职分应尔也。兄虽曾任差事，同处患难，然无应死之責。况千秋万世后，弟須求一立脚地步，幸而我朝有福，运合中兴，弟身后未了之事，与夫生前支持危局之苦心，备尝之磨難，非兄之眞知灼見，誰为泉下人表彰者？自念締交以来，两心相印，一力扶持，舍兄外更无二人，异姓同胞，神天共鉴，惟望詳察鄙言，毋視為泛泛寬解之辞，則弟受賜多多矣。

近来办理洋务，当局无有不受气者，万望苦心磋磨，极力对付，柔克刚克，高明必有定見，忍辱負重之言，惟足下深念之也。

頃又接王延祥探報：俄兵已由火了沟前进，將西路各軍隔絕，腹背受敵。照會業已言明，彼此不再開仗，該帶兵官又何必務勞兵力，以激困兽之斗，而坏目前之和局耶！此層亦懇與彼痛切陳說，以冀解此倒懸之急，是所至盼。

現在城中人心皇皇，商戶亦多閉戶逃命去者，幕中各位，均已紛紛作行計，弟均酌給川資，听人自便，只胆大者數人尙相隨辦事，此極可感。伴琴、全齋均已到矣。草草奉復。

雪哥大人如晤：

此番赴敵，足為江省吐氣，感嘆曷極！弟一生知己，今于死生之際，僅有兄一人是真朋友，是真丈夫，弟之瞎眼，借兄一人可以睜開，思之肝腸痛斷，無可為詞！事已至此，惟賴吾兄指教，使弟稍得免萬一之罪，虽死犹生。

前擬初二赴敵，繼思未便如此，仍擬忍恥，暫顧目前。現定仍請吾兄與俄酋力請候我朝旨，大致已另函陳明。弟非徒苟延一時，恐弟一死，敵人猝至，不但全省歸人，可惜所有後來隊伍及軍械，必盡委敵，更慮兵潰為匪，不得不勉強支持，報顏籌布后事。故擬收拾余灰，將本省所有旗仆及現有各隊，招集一處，盡令趨赴行在，以保危局。統俟安排妥協，迤邐西上后，請兄幫同薩都護收尾，庶不致有潰亂之虞。一切完畢，弟再从容殉難署中，以為解嘲之計；此刻萬勿宣露。更求兄務允弟請，助薩西行，否則此心白費矣。千萬不可執定同死之見，使弟冤沉海底，無人剖白，萬望格外成全。況兄又無守土之責，大可圖展鴻謨于他日，并可代弟吐氣于將來也。千懸萬懸，俯從弟請；如蒙金諾，弟當啣感于生生世世。余詳另函，書不尽言；好在晤談在邇，諸望珍重。弟方寸虽尙未亂，而心氣似覺不佳，乃致語无倫次，未能詳陳顛末，統希神會鄙意而已矣。

赴俄軍議事上眉帥書 八月初二日

將軍鈞鑒：

今早連奉三十日兩示，敬悉一切。李相全權、照會議和、集兵入衛各節，頗得要領，即求如此辦去，作為定議。至全之與我帥，由交契而堂屬，誼同生死，神人共鑒。然必諸務就緒，行者無阻，止者無傷，方為了事。至我帥從容殉節，固屬千秋佳話，但無闔家共難之理，敬求將先眷委全，則幫薩都護收尾之命，自當竭盡心力，以圖報稱。否則先眷不出，全亦又不獨生也。

昨晚韓廣業回稱，俄已至拉哈，囑全速往。今早馳抵寧年站，已刻遵派韓廣業執照會往迎，全隨後親往阻攔。俟會議情形如何，容再續稟。

現雖能聚二十營，必須聲望素著統將，方足勝任，愚以為非恆翼長不可。并望飭五司八旗頭目，速馳前來，以凭商辦為叩。

致于振甫、張西樵兩君書

振甫、西樵兩兄大人如晤：

全之此行，自幸頗得死所，眷屬去留存亡，早已置之度外。幸好助帥先嚴密固守，必到省城危急之際，或如弟稟，亦是一辦法。諸侯失國，收合余燼，翼戴天子，此亦光明磊落之事，未識高明以為何如？会同增、晉、嵩三大臣先行電奏，最為要緊；然必京師萬分吃緊，方可如此，否則迹近借口矣。前途戰守，相機為之，決不退縮，使本地人謂我輩盡說空話。以後賜示，并懸將京師、奉天、吉林撮敘一二，以便統籌。切懸，切懸！

寄呈 奉天將軍增 吉林將軍長 瀝陳俄軍入境眉帥殉難後省城危迫情形稟

敬稟者：

卑職一介書生，蒙眉帥禮遇，于七月二十一日派赴瑯璁前敵督

隊。二十三日，行次拉哈站，即接前敵敗潰、俄人抄过大岭之報，當督飭隨帶親兵馬隊五十名，兼程前進。二十四辰刻，馳抵博爾多站，探聞俄兵已入墨爾根城，沿途潰卒難民，逃竄紛紛，哀鴻遍地，觸目慘心！即一面收集余燼，並預備戰壕及撫恤傷勇、賑濟難民各事。廿五日，恆統領至，來鶴由前敵亦旋，面商暫移營至博爾多河南屯駐扎，會同点名，勉成四營，隊伍不足五成，潰敗之余，軍械缺乏。

正籌辦間，俄兵馬隊四五千，于二十八日忽至，只以我兵實不滿千，且無軍械，何能御此強敵？惟有暫作緩兵之計，以待後援。即輕騎徑入敵營，與伊帶兵官連年剛博夫晤面，說以中俄和好鄰邦，何故殘殺至此；並以我國駐俄楊大臣來電，並准伊外、戶兩部停戰議和之約，並我先會奏停戰等因，陳說再三，伊方允歇兵三日，在河北岸扎營候電。卑職即行回營，一面布置防守，一面請示救援。

二十九、三十等日，迭奉眉帥電函，後路無兵，令即撤回同守省垣等諭，復于三十日晚間再與俄議停兵，不允，抵死相阻，且哭且詈，萬難阻止。始與議定不攻省城，不殺無辜，不掠財產，俄兵駐扎城北江岸十余里，彼此候電再議。一面飛報，一面撤隊，初二日抵寧年，奉眉帥諭，仍飭面見俄酋，再議停兵。復于二十里台地方接見，而俄已長驅直入，雖馬上與卑職婉言，須臾即抵寧年矣。是夜俄住寧年。卑職星夜馳回，初三抵省，始知眉帥因眾人阻止，不許赴敵，服毒一次。正勸解并籌商間，眉帥只言人無固志，萬難一戰，飭卑職仍須見俄官，阻其進兵；且囑後事，萬不准拘執同死，以致生靈無恃，盡被殺戮等語，卑職唯唯而退。乃商之營務、糧餉各員，速將軍火、餉銀運送出城，倉卒之際，雖竭一夜之力，僅將奉省援隊撤出省城，余竟無濟。

先是卑職在博爾多，見俄兵甚強，我兵甚弱，屢奉帥示，飭勿速死，務須保全後事，已知事無可為。早經稟明，先將軍火、糧餉運到頭站，援隊及奏招之隊，並新購之槍，均齊集頭站，西北兩路撤回之隊，亦萃集于此，駐出省城，嚴陣以待。謂彼此既已停戰議和，即應候信，如迫人太甚，即須拚死一戰。即有不能，早與嵩大臣議定，互相聲援，

緩緩撤退，以圖恢復。不意潰敗之余，人心瓦解，一至于此。然仍謂俄兵只扎省北，趕緊收撫，亦不难聚集。

乃初四清晨，卑職留住塔哈爾之委員、差弁等飛步回報，始悉卑職與俄軍分手后，即有通事姜某向俄稱：卑職故設圈套，將俄官誘入省城，備大炮數十尊、精兵數十營，為聚而殲旃之計。俄將大罵卑職奸猾，誓必攻城，並將所留之人馬槍械，一概拿去；飭報卑職速來送死。卑職當即飛馬出城，迎面而辯，而俄兵已由城東南下，阻撓不聽，至五里墩地方始停。而我兵南面營房內高懸紅旗，撤退之際，又各嚴列隊伍，大張紅旗，向南開拔。俄見此愈謂中卑職詭計，登時開炮，並將卑職派兵看守，卑職拚死向前，幸我兵并未回炮，俄炮始息。俄猶飭馬隊數百，馳往圍住，我兵盡棄槍械号衣而散，是役計死傷數十人。而眉帥當俄炮猝發之際，身病垂危，不能赴敵，竟吞金二次，復飭戈什用槍連击而逝。

是時，城中大亂，全協領彈壓甚嚴，幸得稍靖。卑職仍隨俄隊至船套子地方安營，細揣俄意，疑猶未釋，口稱必得眉帥甘心，即死亦須親視尸首，否則仍以大炮襲城。卑職是以不離俄營一步，堅臥俄營帳中。初六，俄派員與卑職寬解，一面即派兵入城，將倉庫火藥、糧餉及節署各物，一概搬運彼營。薩都護及八旗五司各官，皆以為無兵可御，莫可如何。現在雖無動靜，而勒索馬牛，強要糧草，多出情理之外。

卑職初意只要保全生靈，他非敢議，事畢即可抽身赴新城辦理眉帥身后之事，而五司八旗哀求不放；俄營亦稱無人辦理交涉。此刻省城，萃四城十餘站難民，不下數百萬，恃卑職為生，去則不忍，留則無顏，且亦無計。而人心惶惶，均謂卑職一走，則死且無日；進退失據，為之奈何！惟望我帥念此間棠蔭桑梓之地，和議如何定局，迅速示知，以解閭閻倒懸，是為至盼。

并抄錄迭稟眉帥稟稿，伏維垂察，萬勿浪戰。一面趕緊派員前往俄營，傳宣諭旨，並將卑職所說各節，依樣告知，當可保全生靈，尤為

至要。忽具蕪稟，专丁至新城加封递呈鈞覽。（程德全謹稟，八月初六日晚四鼓）

拟呈俄国伯力总督請代遞上俄国皇帝書

大清国安徽候补知县程德全茲有上貴国大皇帝書一件，伏乞大俄国伯力总督阿穆尔省武固毕尔拉託尔麾下轉奏，不胜叩禱之至。

程德全謹上大俄国大皇帝陛下：伏以国无盛衰，非信不立；民为邦本，自古皆然。中俄二百余年交好，万国皆知，凡属下风，罔不欽佩。

今岁中国拳匪作乱，致启祸端，他处德全不知，惟黑龙江一省开仗之由，彼此互有曲直，茲不具論。

德全于去岁八月，蒙前任將軍恩泽，奏調来江，办理文案。本年七月二十一日，將軍寿山派往前敌議和停战。二十八日，在博尔多河畔，与帶兵官連年刚博夫晤面，其时帶兵官因未奉大皇帝停战之旨，不能擅专。德全見博尔多河南搬家难民，不下数十万，携老扶幼，情殊可怜；恐俄兵渡河，难民惊扰，悬緩二日，准其远徙道旁，詎出大路，与俄兵行走。

八月初四日，大兵已至省城，將軍寿山自戕。省中人民及璦琿、呼伦貝尔、墨尔根、布特哈四城并台站二十余处，所有人民，均迁徙在此，露宿风飡，瘡痍滿目，慘不忍睹！况值秋成之际；亟宜收获，喂馬秧草，亦須此时預备，再延十余日，則冬間毫无盖藏，不惟本地人民牛馬必皆餓死；即大俄国兵馬在此，轉运恐亦不易。民人仓皇失措，大半离散，商賈远逃，懋迁无人，自应由大皇帝速撤兵队回国，以靖地方而振商务。

日昨帶兵官奉到伯力总督来电：称奉大皇帝諭旨，欲以德全担任將軍职务；聞之悚惶万状。德全以羈旅之人，寄居江省，值此变乱，初意本以保全生灵为主。今荷大皇帝篤重邦交，省城得以安然无恙，德全受賜已多。今乃以將軍殉难，主任无人，欲德全便宜从事。無論德

全未奉我敵國大皇帝諭旨，固不敢自專；而自思失律之臣，偷生人世，已屬厚顏，有何面目冒居將軍之任？反復思維，萬無生理，是以投江自盡，而帶兵官復設法將德全救活，并派人多方勸解，妥為照料，務使德全不再尋短見而后已。但此刻敵國大皇帝消息不知，德全椎心泣血，忧惧昏迷，苟延殘喘，何能辦理地方政務？惟念黑龍江全省尚未大定，呼蘭、巴彥、蘇北林子尚有兵隊，貴國必須力保平和，免致開仗，再傷生靈。其關於地方官一切應辦之事，仍祈責成各該員與帶兵官妥為辦理，則將來大皇帝與敵國之交誼，可永保親睦于萬世也。

如蒙依允，尚有要求數事條具于左，事關兩國邦交，德全敢為大清國數百萬生民九頓首以請：

- 一、求不傷害生靈；
- 一、求不奪人財產；
- 一、求毋奸淫婦女；
- 一、求中國人民照舊優待；
- 一、求毋更張大清國政令；
- 一、求官員人民有愿遷徙者，發給護照；
- 一、求發給各城、各站人民執照，飭速歸業；
- 一、求前往呼蘭等處收撫，不必多帶人馬，免民間驚恐；并求先發告示，大張曉諭，俾眾周知。

上俄國兵部大臣書

大清國黑龍江省銀圓局總董兼辦將軍文案安徽候補知縣程德全，謹呈大俄國兵部大臣閣下，敬稟者：

本年七月二十一日，因奉旨停戰議和。又因瑗瑣失守后，民人旗仆盡遭殺戮，慘不忍言。其流離于道者，携老扶幼，日行十余里不等。亟宜飛速派人，前求俄官停戰，緩以時日，俾道途難民得以遷徙；省城商人好為安撫，照舊生業。或可保全民命，地方元氣，不至大亏，俄兵入城，鐵路、商務、秋收、糧米均有裨益。否則大兵一到，無論攻城與

否，商民人等鉴于璦琿之慘，逃散一空，秋收无望，地方涂炭，不堪設想。因此，特悬將軍派德全为行营营务处，星夜前往。

二十四日，抵博尔多河，見难民之临流待渡者，呼号震天，不下数十万口。德全一面飭韓广业設法搶渡；一面自办照会。二十六日，难民过渡大半。二十七日，韓广业執照会清晨赴喀米哈站，二十八日，在該站之北十余里投遞，大队旋即南行。申刻，德全面晤前鋒領隊官連年刚博夫于河北，并将奉旨緣由及將軍囑咐一切情形恳求停兵候信，承允两日。三十日，德全再見連，以未奉大俄国大皇帝停兵之詔，不敢自专。德全求之再四，謂大兵前进，不过为城池地方起見，然地方非有商賈居民不可，应仍住兵河北，請將軍或本地五司八旗人等来此面議和約之事。如此办理，不但兵不血刃，而大俄国大皇帝仁风所播，帶兵官声威所及，人人悅服；不惟江省人民感激，即奉天、吉林亦必聞风兴慕。連执意不从。德全无面見將軍及江省人民，拔刀自刺；連急夺刀，竟不得死。始議：不伤人民；不夺財帛；不用炮攻城池；在城北十余里江滨扎营；彼此听候朝命，連給凭据画押。

〔八月〕初一日，德全随大队向省城进发。初三日，奉將軍諭，仍劝連在城外远处扎营，俾免民人惊慌，諸事均可商量；連执前言不改。德全約定，彼此击掌。

回城，先見將軍，本拟次日出城，將軍亲率五司八旗見連面議。不知連因何故，帶兵繞向城南，大有攻城之勢。急命德全往迎，問在何处扎营。德全見連，屢問不理，催隊向南行，至五里墩地方，見我軍撤隊南行，輒开炮二十余响。德全情急，挺身当炮口而立，冀以身殉，以謝闔城生灵。連見我軍弃枪漫散，并未回击，乃止炮不发，自帶馬隊急追；派兵数名，将德全看守。良久連回，飭德全帶領向城西江边扎营，并索將軍来見。

探詢始知当开炮之时，城中大乱，商民紛紛逃竄，將軍无法彈压，又見事难挽回，遂即自尽。又聞我兵及难民被枪炮打死者数十人，服毒投江者更多，德全聞知，心如刀割。維念城中住戶及外来难民不下

数十万，若不力与周旋，并将枪炮收尽，誠恐生事，伤人必多。因即随至江边安营，当有本地官員福全齋同至，德全向連面称：將軍已死，城中幸未伤害，我事已了；所有城中一切官物以及枪炮、粮餉、仓库，均由福全齋稟明副都統，点查清楚。我再領五司八旗一同来見，城池人民，各有专司，我当远去，請发护照。連唯唯。是夜，德全恐散兵滋事，又恐連不放心，是以住連帳中。

初五日下午，进城，邀請副都統及五司八旗，一一說明，称述：俄兵营規甚好，連帶兵官教管亦严，你們放心，决不伤害；又传商人头目，面囑：俄兵买物，均系公平交易，随我明日同去見面，如要买物，尽可面議，以后照常生业，切无[勿]惊恐，逃者速寄信叫他回来。初六日辰刻，副都統及商人等同去見連，枪炮粮餉，业已一一点清，大家見面，均各无詞。德全又求护照，連欣然应允，当即給发。少頃，連复謂諸事尚未就緒，囑幫同料理，暫留数日何如。德全謂：地方事件，現有官員，我即无事可办。但人心未定，暫留以安众心，未始不可。不过我亦有家眷，不知逃至何处，急須寻着，我既不死，又不得听其逃散。連称：前途荒乱，即有护照，恐亦不能暢行，不如遣人寻找，仍回齐齐哈尔，由黑河、伯力、海參崴至上海南归，甚为妥当等語。德全以为如此便是两全，言訖入城。初七日，派人執照往寻。

初八日，連至富拉尔基。初九日，德全与福全齋議，拟往見連，商量呼兰各城办法。初十辰刻，連遣通事王良貴来邀德全及副都統、八旗等入营議事，据称要一万人修铁路，車二千輛，米面荅当麦称是，馬三百匹等語；又称奉伯力总督来电，要德全担任將軍事务。德全謂：“既未奉我国大皇帝諭旨，万万不能代办。惟随同赴呼兰各城，安撫难民，乃我应尽之責，事属可行。但須貴国兵官不伤生灵，不夺财产。他事我便不問，亦不能办。”連固执不允，德全一时无法，遂起短見，投江自尽。連急派人救起，遂将德全在江边看管，不准离营，并要将护照繳回。連又往富拉尔基去訖，十一日回来，将帳房拔去。十二日，連开队向新城进发。

德全屢求先行出示曉諭，自繳槍炮，免傷人命。德全又一函求轉呈伯力總督轉奏大俄國大皇帝陛下，連不肯收。又求西路官員轉呈，亦不敢收。德全困守江邊，二十日，與福全齋往見干密丹，求辦理安民之事。干密丹稱：“富拉尔基有上司傳諭，我們皇上要你赴森彼得堡，你們今日即去商量，不可遲延。”當即起程。

二十一日早，到富拉尔基，又聞德全為人告發，提往七都，實屬不知何者為是，隱忍偷生，只求得見大俄國明理之人，逐一聲叙。我本為江省數百萬生靈起見，別無他意。今中國不振，自應早死，免貽笑話。無奈江省人民，因我此去，哭泣恐懼，慮遭瑗瑋之慘，再四哀求德全毋死，連向七都一行，求放江省百萬人民生路。是以忍死來此，幸遇大俄國兵部大臣密訪人員，不啻重見天日。謹述大略，求為轉達，并代奏大俄國大皇帝陛下：俯念兩國二百余年交好，此次打仗，實屬非中國大皇帝及江省將軍本意。今北京不守，天子蒙塵，萬懇矜憐，毋失睦誼，和約未定以前，仍照原約辦理。并飭帶兵官毋傷生靈；毋奪財產；毋奸擄婦女；毋苛虐民人；毋勒改政令；其有外來人民情愿回家，本地官員有愿遷徙者，听其自便。如此辦理，江省人民不啻重生；而俄國大皇帝事事合乎公理公法，五洲莫不稱頌。德全不勝迫切待命之至。惟道中無筆無紙，草率不恭，又心緒繚亂，語無倫次，統乞矜鑒，曲予含容，尤為切禱。右呈大俄國兵部大臣閣下。程德全謹稟。

附書事三則

書瑗瑋失陷事

瑗瑋自與俄划江為界，左岸旗屯六十有四，載在約章，照舊居住，迄今四十余年無異詞。通商既久，礦務、船政、開墾、懋遷及一切苦力諸役，無一不借資華人。鐵路創修以來，俄人自內地招徠，及華人之聞風自往，凡在海參崴、伯力、庫爾、徐爾固、海蘭泡及受僱于各金廠者，奚翅數千百萬。加以火磨、火船，商人之賃屋于海蘭泡及投于俄

人之家者，积財至数十万之多，累日至十年二十年之久，如是者亦不可以数計。是則流民土著，由两国邦交之睦，生于斯、聚于斯、歌哭于斯者，几忘中外之畛域。以故旗屯則辟地日广，服田力穡，以供俄人衣食；流民則服諸般苦工，以供俄人驅使；商人則懋迁有无，以供俄人日用。黑龙江上下数千里，火柴羊草，半皆取給江右。是中国对于俄国，他处姑无具論，独瑗瑄一隅，彼此相依为命，宜乎仰体两国大皇帝好生之意，無論各处如何紛爭，此間万不可自相殘杀，自絕生理。善夫原任俄伯力总督、現任兵部侍郎杜何甫司基之言曰：“江左旗屯，虽属华人，究居俄界，商人、流民远来旅居者，既在俄界謀食，即应一体优待。他处万一不幸，或生衅端，独黑龙江沿江数千里，凡夹岸而居、往来貿易者，俄国均当以全力保护，不使稍有兵革之慘。”此杜何甫司基君去任之日，与中俄商民临別泣贈之語，至今談者无不推为仁人长者，故遺爱至今不忘也。

庚子之乱，我中国大皇帝及黑龙江將軍寿公，均无与俄开衅之意；故当瑗瑄創設俄文学堂，朝廷特飭譯署拣精于俄国語言文字者，来江教授。即阿穆尔省武固毕尔拉托尔設立中文学堂，一紙书来，寿公独捐千金，特命舌人送繳，此六月初旬事也。以故畿津一带，祸乱虽成，沈阳、吉林，警报沓至，而寿公犹鎮靜自持，屡与伯力总督及阿穆尔省巡撫、哈尔滨总监工等电报，力任保护鉄路。凡江左旗屯与华人之旅居俄界者，不准一人渡江，以泯猜忌。即六月十五日，富拉尔基俄国监工人等聞警逃避，西路陆行者約有数千名口，无不保送出境。其流落在后者，均交素識商人收养，毫无凌虐。由哈尔滨乘船順流而下者，听其駛行，不准阻拦。凡此各节，均有电报公文可查；并有送还之俄人足証，一一可以复按，可以传詢也。

不意天不佑我，拳匪遍地，瑗瑄啓衅，兵連祸結，其杀戮之慘，殊难言状。嗚呼！胜敗強弱，自关国势，此次衅由內作，将复誰尤？独惜瑗瑄一隅，江左旗屯，流民商旅数十万众，既惑于杜何甫司基之言，又迫于寿公不准內渡之令，迨俄兵一至，駢首族誅。海兰泡商民，亦皆

俯首就戮。其逃至江干与迫令入江者，又复开枪裹击，僵仆相望。及璦城既陷，城廂屯鎮难民紛逃，未及远出者，尽被俄兵圈去，有杀无赦。尤可惨者，佐領玉庆被擒，生而櫛割，骨肉无存。其他殘刻，笔难罄述。嗚呼！华人何辜，橫遭慘劫，乃至如是之剧耶！間有倖而逃出者，現皆露处野宿，无衣无食，輾轉沟壑，势非顛踏死亡、不遺噍类不止，嗚呼酷已！苟君紀修，江左旗人也，于璦琿失陷情形，知之最稔，言之最詳，特撮叙大略如此。

書黑龍江將軍壽公殉城事

光緒二十五年己亥冬十有二月，黑龍江將軍恩壯敏公出缺，遺疏密保幫办边务黑龍江副都統壽公山奮發有为，奏奉朝旨，权署將軍印务。二十六年春正月六日，自璦琿赴省。余以上年冬十一月到璦，因恩公、壽公奏調来此者也，时亦随节晉省。

壽公以本籍之人，深悉江省弊端；又感天子不次之擢，非常之遇，思欲得当以报，故寢食刻无稍暇。每謂余曰：“人心之坏，习气太深。当此強敌日迫，祸不旋踵，若不逐事整理，必至仓皇失措。”故凡閱伍簡器，必躬必亲。若机器之設备，銀圓之鑄造，輪船之购置，荒务之讲求，同时并举，尤汲汲不遺余力。如璦琿之遜必拉、法必拉，呼伦貝尔之阿力公河，札賚特，郭尔罗斯蒙地，湯旺河、觀音山及各金厂，并統領、营官駐扎附近之所，无不飭招流民，速为开垦。江省俸餉，向恃各省协济，呼兰开荒后，大租可抵全餉之半，而历年水旱为災，协餉积欠者三百余万。边軍之餉，新陈三十六营，专由部庫請領。故江省將軍，敷衍塞責，則安然无事，岁入私囊頗丰。稍一整理，罅漏百出，人多不便，必設法掣肘，而經費又一无所出。

四月中，公擢事之急宜举办者数端，拟为条奏，約計經費非数十万不可；即初年試办，亦非十万金不能举事。計无所出，乃电商奉天督部增公，反复計議，增公亦以无款不能代筹見复。奏疏三四易稿，尚未拜发。

五月十三日，駐扎璦琿之鎮邊新軍后路統領恆玉電稟：由俄人電傳：直隸、山東及近畿一帶，民教為仇，杀伤無算；又有所謂義和拳者，持誦符咒，自謂能避槍炮，所在焚燬教堂，西洋各國，羣起為難，奉旨剿辦拳匪，請酌帶數營入關會剿等情。時省垣并無所聞，乃電詢北洋。十七日回電，語簡未甚明晰。復詢增公，始知奉屬錦州、寧遠、新民、廣寧沿邊一帶，時有拳民出沒，勾結土著良民之曾受教民欺凌者，一唱百和，婦孺皆起。天主堂、耶穌堂，俄人之鐵路公司、煤礦公司，凡涉洋人者，無論何國，拳民皆立與燬壞，其鋒萬難遏抑。是時亂事由天津先起，電音阻隔，山海关以內，音信不通。旋因鐵嶺俄人滋事，奉天亦隔絕不相聞問。公派侍衛連瑞、府經歷唐樹勛恭齎摺件入京探詢，比至奉天，事已決裂，不可收拾。副都統晉公飭連侍衛等不必入京，即在奉招募，以備援應，馳函報公，并盛傳義和拳之可用。

先是五月二十九日，增公轉電：奉到廷寄：“各省將軍督撫，務將和之一字，先除于胸，胆氣自為之一壯。”又稱：“洋債一概不還，趕緊各备战守，旧式槍炮，發交民間，即以義和名團，快槍快炮，留營使用”各等因。六月初旬，電報復通，諸公之稱義和拳民屢著奇功者，不一而足；上諭之通傳者，亦指拳民迭見神效。時亂民遍野，訛言四滋，未知其為真為偽也。于是土夫之營工鐵路者，千百成羣，時欲與監工人等為難，外人紛紛走避；未几而璦琿之禍作矣。

公時內感時艱，外忧強敵，往往中夜徬徨，仰天佗傺。蓋拳焰猖獗，公虽心知其不可，而勢有所迫，未敢昌言。及奉天來電，又有所謂真拳偽拳之說，公輒遍張告諭，微示風旨。并私函告余曰：“不獨偽義和拳有損無益，即系真者，亦徒亂人意，無裨實用”云云。然是時禍亂方棘，已成滔天之勢，公挽救無術，惟志在一死以謝朝廷，其心亦大可哀也！

七月中旬，璦琿、墨爾根各城相繼陷沒，俄軍長驅直入，难民絡繹，枕藉于道。余因請于公，愿躬赴前敵，規度防守事宜。甫行而前軍挫衄，敵已過嶺，險阻全失，省城大震。于是東北數百里土地人民，

糜爛不可收拾矣。是月杪，余在博尔多河營次，得公二十五日函云：“奉我駐俄楊大臣電稱：俄外、戶兩部有意締和。長帥亦電告：俄總監工茹格維志曾來書請和。”因飭余迅與俄兵官交涉，愿各停戰以待朝命。時俄軍與我軍夾河而屯，余屢渡河，親與該兵官會議，仅允暫停三日，容將難民迁徙。

八月初一日，俄軍南渡，余阻之不得，誓以死殉，拔刀自刎，俄官急掣余腕曰：“何至于是！”因與議定：不攻城、不奪財產、不戕生命、人民官吏愿去者不阻、俄軍在城北二十里安營、我軍向南撤退各條，即日飛稟報公。

初二日，公仍命余止俄軍、愿親出與款議，如不得諧，意拚一死，以保全城生命也。俄軍既必欲抵省，余急馳回，而公方以司旗商民等堅挽不听輕出，憤極仰藥，多方救治，死而复苏。余归見公狀，心痛如割，彼此相持涕泣，侍談竟夜。

翌明，聞探報：有姜某者，俄語通事也，私如俄軍密告，謂省城四面有伏兵，余之議和，乃誘令近城，將為聚而殲旃之計。俄官聞之憤極，輒督兵向城南行，勢將開炮。余恐事敗，亟辭公行，公歛歔謂余曰：“如俄人不食前言，幸甚；否則城亡與亡，今為生死別矣。但全城生靈百萬，責在汝身，汝其忍耐，為我保全。”余揮泪拜辭，飛騎出城，詰問俄官違約之由；與之并轡徐行，反復辯論。俄軍至五里墩，甫議安營，瞥見我軍有向南撤退者，輒發炮裹擊。公聞炮聲，以為事已決裂，遂跃身入棺，持槍自击，洞胸而死，時八月初四日也。

先是俄軍南進，公知事不可為，即料理身後諸務，核庫儲，檢文牒，派員賁送王命、旗牌、印信等件于副都統署，草具遺疏，聲明此次開戰，實由廓米薩爾先發難端，非在防文武妄開邊衅。并謂和議定后，如江省仍為我有，亟應以改設民官、振興墾務，為安內御外之至計。至于家人生死，概不置念；可謂從容就義者矣。

余又嘗讀公遺疏，有曰：“或謂將軍統轄全省，不在齊齊哈爾一城之守不守也，不能守亦何不能退？不知西路敵兵既至庫庫爾、科運河

等处，几尽江西之地而有之，是江西不能退；北路敌兵既至訥謨尔河暨莽鼐公地方，稍东即入呼兰东界，附背扼吭，危险略与省城同，是呼兰又不能退；至省南各站，更无形势足扼之地。除越境无可驻足，然越境一步，奴才无死所矣。”余讀至此，輒拊膺叹曰：嗟乎！公临难审慎，神明不挠，倘所謂“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者歟！

書遇俄国紅十字会友得生还事

余尝讀西书，見所謂紅十字会，为世界最大之慈善事业，心窃慕之。謂此会推行既广，将胥天下无量数瘡痍痛苦之人，尽登仁寿之域。即有时两国开衅，兵革繁兴，伤殘遍地，而会中善男信女，不分畛域，救死扶伤，惟日不足。又到处建設医院，診治百病，衣食寒燠，以时調护，虽家人父子，不是过也。推其意必使天下万国，无一夫不得其所，而后其心始安，其情始暢。惜乎吾中国风气未开，不能如法設立，未尝不歎然于中。而余以风尘下走，飢驅四方，未能涉历全球，与会中人晤言討論，私心尤引为大憾。

庚子之变，山左、畿輔各处民教相仇，激成祸乱，浸淫至于东三省，由沈阳、吉林蔓延至黑龙江，而瑗瑋一隅，被祸尤烈。余既承帅檄，与俄人会訂不攻城、不杀戮之約，乃为細人譖构，几坏大局，俄炮一震，疆帅授命，至可痛也！余感寿公知遇之厚，屢思得当一死以报公，值俄炮裹发时，輒奋身当前，迎弹而立，俄人亦不复逞。是夕即堅臥俄軍帳中，盖以释誘敌之疑也。及聞寿公死状，慟不欲生。而省城官商来俄帳視余者不絕于道，咸以为寿公遺命，諄諄以闔城生灵为託，不可相負；余始允复入城照料。

八月初十日，俄官来邀余及薩都护至其江干营次議事，謂奉伯力总督电示，俄廷命余权理將軍事务，并要索种种；余聞之大駭，据理爭辯。不堪迫胁，阴念曰：是我死日矣，輒聳身向江心猛扑，投入中洪。正昏迷間，为俄兵十余人泅水捞救得苏，于是留居俄帳者凡五昼夜。十四日，俄軍拔队他往，余乃入城。

二十日，薩公暨協佐各員，請余見俄留守省城之干密丹，商求安民數事。干密丹謂富拉爾基另有長官，此事當往與面議；并即日派隊送余行；比至，始知須押解七都。又聞有解余赴森彼得堡城之風說。

二十三日，自富拉爾基首途，行三百里至札蘭屯，遇俄馬步隊數起，皆赴桓熊虎之士。忽見有男女各四人，眉宇間善氣栩栩迎人，胸前左臂并有紅十字標記，意必此會中人，喜而就之。談次頗以齊齊哈爾闔城疾苦為念，力任救濟，但中外勢隔，恐人民或不見信，乞余一書為之介紹，余欣然應之。并請薩公張示曉諭，為會友備館舍。難民數百萬，自此或庶有豸乎！

二十五日，至海拉兒城，此城向非繁盛，自經兵燹，居民一空，室廬殘破，不堪栖止，而俄兵之屯住于此者尤伙，余至遂无可安置。俄人畀余一蠡幕，俗所謂蒙古包也，余偕同伴數人，寢興其中，臥起皆席地，躬親爨汲，艱苦萬狀。而朔地早寒，閏八月二日，大雪弥天，狂飈振野，沙砾亂飛，人馬瑟縮。余迭更患難，早置生死于度外，然終日困躓顛連于冰天雪窖中，严寒砭骨，往往僵臥至不能轉側，慨念身世，亦未嘗不泣數行下矣！凡住蒙古包者二十有一日。幸此地有紅十字會友，時來慰問，每以肉食餉遺。一日謂余曰：“時方嚴凍，君歸無期，奈何！”余唯唯。又曰：“城內新修醫院，凡老病廢疾者皆收養之，君有意往與同居乎？”余唯唯。越日，會友以車來約往視醫院工程。又十日落成，因同入院居住。

同余行者，苟君紀修，韓君廣業，皆嫻俄語，明大義，自請伴余北來也；歡然謂余曰：“自省城至此，今日可謂出水火登衽席矣。”余歎歎不自勝！入院之明日，伯都訥副都統嵩公偕一商人許某同來，會友待嵩公如待余，公年已七十，途間風霜困苦，強自支持，故下榻輒病，謔語嘸嘸，情殊可憫。會友親為調湯藥，進飲食，兩日而瘳。迨七都武固畢爾托拉爾節鉞貴臨，會友等代余及嵩公具呈辯訴，余亦同往，當蒙宣示：大俄國大皇帝于我國大皇帝至交，現在和好如初，凡屬臣民，一切如旧，請各任便歸國。因舉酒酌地，免冠稱謝。余亦免冠隨謝

毕，仍回医院。会友等設茗款談，謂余曰：“今君归計已諧，既稔悉予輩會中人之善行，亦知此会之所由来乎？”余举所聞于西籍者以对，曰：“是两国公例，非吾俄国現行之例也。此会主之者为俄皇太后、皇后，我輩皆奉懿旨而来，为皇太后、皇后造无疆之福，专以济困扶危为主义者也。君之得归，乃我皇太后、皇后之賜，非武固毕尔托拉尔所得自专，亦非我会友等所敢擅請也。”余聞之謹識不敢忘。退而书此，交会友設法轉呈，并乞登載报章，以揚大俄国皇太后、皇后之仁风，暨大皇帝繼述刑于之雅化。余今归矣，凡所經歷通都大埠，益将遍登中外各报，俾咸晓然于紅十字会为世界最大慈善事业。一国之内，应悉由皇后躬亲倡率，使男妇各尽其心，各修其职，如大俄国今日之盛举。而我国皇太后、皇后仁心所发，无远弗届，既无一夫之不获，数年后新政勃兴，安見此等慈善社会，不将布满全国，与环球相竞，日躋于优胜之域，此尤草莽羈臣所日夕企禱不忘者也。

是役同行者：伯都訥副都統嵩公崑，字书农，年七十岁，京都滿洲某旗人。許君著，字景堂，吉林伯都訥厅人，年五十五岁；苟君紀修，字庆堂，黑龙江城水师营人，年三十六岁；韓君广业，字子勤，山东萊州府掖县人，年二十五岁；余籍隶四川夔州府云阳县，年四十一岁，上年蒙原任將軍恩公、寿公奏調来江者也。嵩公前以巡撫貴州，因事落职，上年蒙恩簡任伯都訥副都統。許君在伯都訥城貿易，世为农人，其先由山东迁来者。

苟君于俄語甚精，久耳其名而未見。当八月初四日俄兵开炮时，奉寿公之命为余作舌人。时因阻止俄炮，俄兵官謂我兵队、难民、步騎、車行者各止原处，方可不击，否則一命不留。苟君策馬往諭意，而炮弹雨射随之；同时相識者无不謂其必死于难，乃竟生全，亦一奇矣。余初十日投江后，因臥俄帳中，苟君夜間来談，劝慰再四，余良久未答。旋歔歔伏地不起，謂余必不可死，寿公之言尚在耳，百万生命悬諸掌握，誓与余同生死，共保危局。韓君則在博尔多时，冒险往投議和照会者，此君随余未久，因博尔多河畔难民不能飞渡，君赤身入水

曳船以济，独力主持者三日，难民得以无恙，余甚嘉之，不独赏其敢赴俄軍之勇也。余二十日之行，本不知将赴七都，及聞此耗，苟君、韓君皆慨然愿偕行。尚有十余人赶至富拉尔基，揮之不去，随至札兰屯，因俄官不允，乃废然而返，人多故不具书。

黑龍江八旗协佐暨兵民商旅人等函呈二件 附录（删）